

仲夏夜之梦

剧中人物

狄修斯 雅典的公爵

伊齐斯 赫米亚的父亲

拉萨特
狄米特雷斯 } 都爱着赫米亚

费劳斯特拉特 狄修斯的宴乐官

昆思 木匠

斯纳哥 细木匠

鲍顿 织工

布鲁特 修风箱匠

斯诺特 补锅匠

斯塔弗林 裁缝

西博律特 阿玛宗女王，狄修斯的未婚妻

赫米亚 伊齐斯的女儿，爱着拉萨特

海丽娜 爱着狄米特雷斯

奥布朗 仙王

提泰妮亚 仙后

朴克 又名罗宾好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豌豆花	} 小神仙
蜘蛛网	
蛾子	
芥子	

其他一些侍奉仙王仙后的小仙

狄修斯和西博律特的侍从

地点

雅典及其附近的森林

第一幕

第一场 雅典。狄修斯的宫殿

（狄修斯、西博律特、费劳斯特拉特及其侍从上。）

狄修斯 一想到四天后我们的婚礼，以及那皎洁的新月，我就会被幸福的感觉所包围，所沉醉。但是，美丽而高贵的西博律特，这个令人厌恶的旧月亮就像是个老不死的继母一样推延着我的希望，又像是个家财万贯的寡妇准备慢慢地耗尽我的青春。

西博律特 黑夜会很快地把四个白昼吞噬，而美梦也将会使四个黑夜转瞬间消失。那时，一轮银弓般的新月就会把它那华美的月光铺满我们的新房。

狄修斯 从现在起，雅典应当是个欢乐的海洋，年轻人们应当沉浸在欢乐之中，那充满愉快活力的精神应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而充满晦气的忧愁就让它永远地埋葬在坟墓里吧。费劳斯特拉特，去鼓舞雅典的年轻人们尽情欢乐开心吧，那些垂头丧气、面无人色的家伙是不允许出现在我的婚礼之上的。（费劳斯特拉特下）西博律特，我的温情没能打动你，可是我那锋利的剑和充满威力的侵袭却使你为我打开心房；这次与众不同的是，我们的婚礼将在盛况空前的游行、狂欢节和化妆舞会中进行。

（伊齐斯、赫米亚、拉萨特、狄米特雷斯上。）

伊齐斯 祝您幸福、快乐。威名远扬的狄修斯公爵！

狄修斯 多谢你的好意，善良的伊齐斯。我能帮你什么忙呢？

伊齐斯 我心中充满了烦恼，我要控诉我的孩子，我的女儿赫米亚。（狄米特雷斯，走上前来。）尊敬的殿下，这个人是我得到我的允许娶我女儿的。（拉萨特，走上前来。）尊敬的殿下，这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把我的孩子引诱坏了。你，你，拉萨特，你给我的赫米亚写情诗，和她交换定情的信物；月夜里你在她的窗前用虚伪的声调唱着虚情假意的歌；你用那些头发编成的手镯、指环、华而不实的小饰品、小巧的玩艺儿、鲜花、糖果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骗取了一颗单纯的少女之心，换得了她的一片痴心；你用卑劣的手段赢得了她的爱，蛊惑她，使她由原来顺从的小姑娘变得倔强。尊敬的殿下，假如她敢对您说仍旧不愿嫁给狄米特雷斯，我请求您让我使用雅典自古相传的权利。她是我的女儿，所以我可以任意处置她；按照我们的法律，您说在这种情况下，她胆敢不与这位绅士结婚，就应当被立即处死。

狄修斯 赫米亚，你有什么话说？你要好好想想，美丽的姑娘！你的父亲应是你的神明；是他给予你美貌，在他手中你就好比是一尊塑像，他既可以保全你，也就可以把你毁灭。狄米特雷斯确实是位优秀的绅士。

赫米亚 但是拉萨特也不错呀！

狄修斯 他本人自然是很好；但至于做你的丈夫，如果得不到你父亲的允许，那么比起狄米特雷斯来，怎么都差一些。

赫米亚 我多么希望父亲的想法和我一样啊！

狄修斯 你还是应该照你父亲说的去做！

赫米亚 宽恕我吧，殿下！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让我变得胆大，也不知道在这里倾吐我的心声将会对我的美名有怎样的影响，但是尊敬的殿下，请问要是我拒绝与狄米特雷斯结婚，我会遭受什么样的恶运？

狄修斯 要么被处死，要么和男人永远隔绝。因此，美丽的赫米亚，仔细地想一想你自己的心愿吧！权衡一下你的青春和你跳动的血脉；尚若不顺从你父亲，你想你能穿着尼姑的道服，终生幽闭在阴沉的庵院里，在凄凉寂寞的明月下唱着冷淡的赞歌，终生做一个孤寂的修道女。修女们压抑着她们的热情，死时仍是

贞洁的处女，上天自然应当格外眷宠她们，但是比起那无人欣赏独自逝去的花儿，经历过结婚的女子有如提炼过的玫瑰香，暗香浮动，久久不散。活在当世都是凡人，结过婚的女人幸福得多。

赫米亚 我宁愿自开自谢，尊敬的殿下，也不愿把贞操献给心中没有敬意的人。

狄修斯 你回去仔细考虑考虑。等到新月再次出现时——我和我的爱人永结同心的那一天——你必须作出选择，是准备因为违抗你父亲的意志一死，还是如他所愿嫁给狄米特雷斯；否则你就要在狄安娜的祭坛前发誓遵守清规，终生不嫁。

狄米特雷斯 亲爱的赫米亚，醒悟吧！拉萨特，放弃你那无理的请求，不要试图侵犯我的正当权利！

拉萨特 既然你已经得到她父亲的爱，狄米特雷斯，就让赫米亚爱我吧！你娶她父亲好了。

伊齐斯 好个无礼的拉萨特！我喜欢他，一点不假，我甚至情愿把我的一切都给他；赫米亚也是我的，我要把我对她的一切权利都转给狄米特雷斯。

拉萨特 尊敬的殿下，论门第，我跟他一样好，论钱财，我跟他一样多，论对赫米亚的爱，我的却比他的深。我的财产如果不比狄米特雷斯的多，也绝不会比他的少；比起所有这些来更值得一提的是，美丽的赫米亚心中只有我一个。你能告诉我，我为什么没有权利爱她吗？至于狄米特雷斯，我可以当他的面讲，他曾经勾引过奈达的女儿海丽娜，把她弄得神魂颠倒；那位可爱的姑娘如今对他痴心不改，不知自己心中的偶像只是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

狄修斯 这种闲话我的确也听到过一些，也动过和狄米特雷斯谈谈这事的念头；但是我要处的事实在太多，也就忘了。过来，狄米特雷斯；你也来，伊齐斯；你们两人跟我来，我要私下开导劝诫你们一番。你呢，美貌的赫米亚，好好想想，斩断你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情丝，顺从你父亲吧！否则根据雅典的法律你要么被处死，要么发誓永远独身；祖宗之法不可变；西博律特，过来，你还好吧，亲爱的。狄米特雷斯和伊齐斯，走吧；我必须派你们为我们的婚礼做些事情，也有一些和你们都有点关系的事要和你们谈谈。

伊齐斯 尊命，殿下。（除拉萨特、赫米亚亦外均下。）

拉萨特 你出什么事啦，我的爱人！你的脸色为什么如此苍白？你脸上那玫瑰般的红晕怎么会凋谢得如此快？

赫米亚 大概是缺少雨露的缘故，但我滔滔泪水可以将它们灌溉。

拉萨特 唉！无论是我在书上读到的，还是在传说或历史中听到的那些真正的爱情，无不是经历无数的崎岖险阻；要么是因为门不当，户不对。

赫米亚 命苦啊！高贵的人可不能雇就卑贱的人呀！

拉萨特 要么就是因为年龄相差太悬殊。

赫米亚 可恶啊，老牛可不能吃嫩草！

拉萨特 再么就是任由亲友们去做。

赫米亚 可悲啊！选择爱人可不能仰仗他人的眼光！

拉萨特 要么，即使彼此两情相愿；但战争、死亡或疾病却侵蚀着它，使得这段情如声、如影、如梦，就像划过黑夜的闪电稍纵即逝，在一瞬间经历了天堂和地狱，但你还来不及说一声“看啊！”它就消逝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了。光明就在那儿一瞬，很快地就被毁灭了。赫米亚 既然我们无法逃脱，真的爱人注定要受折磨的命运，那么，从现在起，让我们学会忍耐，爱情无法逃脱这种折磨，思念、梦幻、叹息、泪水总是和可怜的爱情如影随形。

赫米亚 你讲得太好啦。

拉萨特 听我说，赫米亚，我有一个孀居的姑母，她的家离开雅典二十里路，很有钱，却没有儿女，她对我就像亲生的儿子

一样。亲爱的赫米亚，我们可以在她那儿结婚，在那里，雅典法律拿我们无可奈何。如果你是真心爱我，请你明晚从你父亲的屋子里溜出来，到离郊外三里的森林里，——五月节时，我就是在那边遇见你和海丽娜的，——我会在那儿等着你。

赫米亚 我的好拉萨特！我以丘比特的最强劲的弓、以他那金镞的最好箭、以维纳斯的最纯洁的鸽子、以那联合魂灵、枯护爱情的力量、以迦太基女王看见她那薄情的特洛亚人扬帆而去时的满腔怒火，以被男子所毁过的一切的誓言——那数目远远超过女子所发过的一切誓言，我发誓，我明天一定会到森林里与你会合。

拉萨特 我相信你不会失约的，我的爱人。看，海丽娜来了。（海丽娜上。）

赫米亚 上帝会保佑你的，美丽的海丽娜！这是去哪里？

海丽娜 你认为我“美丽”吗？请去掉那两个字吧！你的美丽使狄米特雷斯大为倾倒。美丽是多么幸福啊！你的双眼如繁星般明亮，你的嗓音如牧童耳中的百灵鸟的歌声一样悦耳动听。疾病是能传染的；唉！如果美貌也能互相传染，美丽的赫米亚，我希望染上你的美貌。我要用我的双耳倾听你的嗓音、用我的双眼捕获你的凝视、用我的舌头舔尝你那优美的乐韵。如果我拥有整个世界却得不到狄米特雷斯，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只求化身为你。啊！让我像你一样顾盼留恋，你是用怎样一种魔力拨动着狄米特雷斯的心弦？

赫米亚 对他我只有皱眉，但他仍旧爱我如故。

海丽娜 唉，但愿我的微笑有你皱眉的魅力。

赫米亚 我咒骂他，但他仍深爱我。

海丽娜 唉，要是我的祷告也能这样唤起他的爱！

赫米亚 我越是恨他，他越是对我穷追不舍。

海丽娜 我对他的爱越深，他对我的厌恶也越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赫米亚 海丽娜，他这样傻并非我的错呀？

海丽娜 你没错，但你的美貌错了。但愿那错处是我的！

赫米亚 别担心，他永远也见不到我了；拉萨特和我计划远远高飞。以前，对于我来说雅典就像天堂一般；后来，我的爱人出现了，他焕发的神奇魔力，竟使得天堂变得如地狱一样可怖！

拉萨特 海丽娜，我们也不瞒你。明晚，当月亮升起，她那银色的容颜在镜中流淌，草叶上点满晶莹透明的露珠的时候，我就要和赫米亚私奔了。溜出雅典的城门，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赫米亚 我的拉萨特和我将要在林中相会，那里的花坛中盛开着雅致的樱草花，记得吗？你我常常在那边说悄悄话，倾吐心中的柔肠，在那里我就要和雅典道别了，去结交新的朋友，和不认识的人在一起了。别了，我亲爱的海丽娜，为我们的爱祈祷吧！我愿狄米特雷斯重新回到你身边！拉萨特，千万不能失约，即使只是短暂的离别，也让我感到无比痛苦，明晚夜深人静时即是我们相见的时候！

拉萨特 放心吧，我的赫米亚。（赫米亚下）再会，海丽娜，但愿狄米特雷斯能像你爱他一样来爱着你！（下。）

海丽娜 比起其他的人来，有些人是多么幸福呀！我的容貌并不比她逊色，这是全雅典都公认的，但那又有什么用呢？狄米特雷斯并不这样想。除了大家都知道，就他一人不明白。他怎么会知道？正如他说在赫米亚的秋波中一样，我也只是为他的才智而倾倒；不论那些缺点有多么的卑劣，对于恋爱中的人来讲，又算得了什么呢？缺点也变得富丽堂皇。爱情不需要用眼睛去看，而是要去感受，所以生着翅膀的丘比特常被描绘成双目失明；而且爱情排除一切的理性，会飞，却看不见，一味地忙乱急躁，因此传说中的爱神只能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常常弄错了选择的方向。正如顽皮的孩子惯于发赌咒，爱神对于他的誓言也很少往

心里去。在没有遇到赫米亚之前，狄米特雷斯也曾天花乱坠地发着誓，说他今生只爱我一人，但在美丽的赫米亚面前，爱情只是前尘往事，无数的盟言都化为云烟。我得去通知他，美丽的赫米亚就要和拉萨特私奔了；得知这个消息，明晚他一定会到林中去阻止他们。如果我因通风报信，而得到他的感激，我认为是值得的；这个决定对我来讲是多么痛苦呀！但如果能再见他一面痛苦又算得什么呢！（下。）

第二场 同前。在昆思家中

（昆思、斯纳哥、鲍顿、布鲁特、斯诺特，斯塔弗林上。）

昆思 大伙都到齐了吗？

鲍顿 我看你最好还是照着名单点一下名才好。

昆思 每个人名字都在名单上，大家全都承认，这张名单上的弟兄们是最有资格在公爵和公爵夫人成婚的那晚为他们表演咱们这出戏的。

鲍顿 好彼得·昆思，你先说说，咱这出戏的大概内容，然后再把演员的名单念念，让大伙心里都有个数。

昆思 没问题，咱们这出戏叫做《最可悲的喜剧，皮拉摩斯和提斯柏的惨死》。

鲍顿 咱可以担保，那出戏一定是非常出色，并且是非常有趣。现在，彼得·昆思，顺着名单往下念，把你们的角色都说说。好了好了，都站好了。

昆思 念到谁的名字，谁就应一声。织布匠，尼克·鲍顿。

鲍顿 在。先说说各人的角色，然后再顺着名单往下叫。昆思你，尼克·鲍顿，由你扮演皮拉摩斯。

鲍顿 皮拉摩斯是谁？是一个情人呢，还是一个暴君？昆思扮演一个大情人，勇敢地为爱情献身。

鲍顿 要是昆思演得情真意切，那会把观众感动得流泪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是由我来，观众们最好都准备一条手帕；我保管让全场泪如雨下，哭得天动地崩。继续点名。但是扮暴君是我的特长。我会把厄刺克勒斯演得活灵活现，如果是演什么吹牛不打草稿的人，定会把人吓得胆肝俱裂。振山撼岳，牢门都得为之裂开。当太阳在东方升起时，神灵魂魄亦为之降伏。可真是惊天动地！好，现在念下一个。这是厄刺克勒斯的神情，这种神情只属于霸王；情郎则是忧郁的。

昆思 法兰西斯·布鲁特，修风箱匠。

布鲁特 到，彼得·昆思。

昆思 你扮演提斯柏。

布鲁特 提斯柏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浪迹江湖的游侠吗？

昆思 不，是皮拉摩斯心上的姑娘。

布鲁特 别，别这样，我怎么能扮一个女人呢？咱可是长胡子的大老爷们儿！

昆思 那不成问题；给你化化妆，你压着嗓子讲话就行。

鲍顿 把脸蒙上，好，我就演提斯柏。好像个娘们那样讲话，“提斯妮！提斯妮！”“啊呀！皮拉摩斯，我的情郎呀，我是你的小亲亲，你日思夜想的姑娘！”昆思 不好，不好，你必须演皮拉摩斯。布鲁特，你就演提斯柏。

鲍顿 就这样，叫下一个。

昆思 罗宾·斯塔弗林，裁缝匠。

斯塔弗林 到，彼得·昆思。

昆思 罗宾·斯塔弗林，提斯柏的母亲由你扮演。汤姆·斯诺特，补锅匠。

斯诺特 到，彼得·昆思。

昆思 皮拉摩斯的父亲由你扮演；而我呢就演提斯柏的父亲；斯纳哥，细木匠，你扮演一头狮子。这就是这出戏的角色分配。

斯纳哥 你有狮子的台词吗！如果你有，那么赶紧给我，我这个人的记性可是出奇地不好。

昆思 狮子有什么台词，到时吼两声就可以了。

鲍顿 我扮狮子，我扮狮子，我的狮吼保证让每一个人都听得开开心心；我就吼，吼，吼，然后公爵传谕旨说：“让他一直吼下去！让他一直吼下去！”

昆思 你要吼得太恐怖，把公爵夫人和各位太太小姐们吓坏了，吓得她们大声尖叫；那大伙都玩完，让公爵给吊死了。

众人 那大家一块儿给吊死，大家都是娘养的，一个也别想逃。

鲍顿 朋友们，你们说的很有道理；太太们要是给吓晕了，她们一定会三下五除二，分不清红皂白把咱们给吊死。但是咱可以压着嗓子，错了，是提着嗓子，咱的狮吼要比小乳鸽的叫声还要柔美，就像夜莺的歌声那样千回百转。

昆思 你只能扮皮拉摩斯，皮拉摩斯可是个讨人欢喜的俊小伙子，一个上等人，就是夏天在你身边走过的那种人；相貌堂堂绝对地绅士风度；因此你扮皮拉摩斯最适合。

鲍顿 没问题。皮拉摩斯就皮拉摩斯，我应该贴什么须？

昆思 随你的便。

鲍顿 那我要你那种金黄色的胡须，你那橙红色的胡须，你那艳红色的胡须，或者你那法国银白色的胡须，银灿灿的胡须。

昆思 得，你什么都别挂。大伙到我这里来领台词。我要求大伙务必把台词在明夜背熟，借着月亮的光亮，在离郊外一里路的森林咱们要彩排一下；不得已呀，如果咱们在城里排练，肯定有人盯着咱们，这样咱们的计划不就要泄漏了吗？另外咱们这出戏需要什么东西得开张单子。我请求大伙千万别忘了。

鲍顿 大家都别失约，在那边排演，大伙要放心的演，大胆的演。大家都加把劲，排的熟一些。再会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昆思 咱们在公爵的那棵树下再见面吧？

鲍顿 好了，大家都要准时到。（同下。）

第二幕

第一场 雅典郊外的树林

(一小仙从一边上，朴克自另外一边上。)

朴克 你好啊，精灵！你这是上哪儿呢？

小仙 我翻山越岭，

披荆斩棘，

越围场过庭园，

涉水越火，

云游四方，

轻盈、敏捷如月光；

我专为仙后服务奔走，

草地上的甘露即是我洒。

亭亭玉立的莲馨花是她的侍卫，

镶金的华衣上饰着点点玉珠；

在野外有时可见环形的茂草，

传说是有仙人夜间在此跳舞。

那些红玉是仙人们赠送的，

花香怡人，无比馥郁；

我要在这里寻找几滴甘露水，

让它们成为花儿的珍珠耳坠。

再见了，再见吧，你这顽皮的小精灵！

仙后即将大驾光临。

朴克 今晚仙王要在这里大摆宴席，

留神别让他们碰个正着；

奥布朗的脾气可不太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王后的固执使他十分懊恼；
她不知从什么地方偷到了一个小印度王子，
就对他怜爱有加，心疼地不得了；
奥布朗见到不由急红眼了，
想要小王子当他自己的侍童；
可是仙后哪里愿意忍痛割爱，
把小王子打扮得漂漂亮亮，为他戴上花冠。
从此森林、草地、泉边和月下，
他们只要见面，便要吵架；
吓得小妖们心惊胆战，
只想找个橡子壳躲藏起来。

小仙 如果我记得没错，你或许就是名为罗宾好人儿的狡猾顽皮的精灵了。吓唬乡下姑娘，是你的拿手好戏，在别人的牛乳上撇去了乳皮，使那忙得不可开交的主妇就是花上一些功夫也搅不出任何奶油来；有时你能暗地里推动人家磨子，搅坏了谷子，使它们再也不能发酵；你把夜行人引入歧途，却躲在一旁暗笑；要是有谁叫你一声“大仙”或是“好朴克”的，你就给带给他好运，帮他作事，那是不是你？

朴克 小仙，你说得一点不错；我即是那快乐的夜游神。在奥布朗面前我绞尽脑汁想出种种笑话来供他取乐，如果走来一头膘肥体壮的骏马，我就像马那样嘶鸣，把它逗得哈哈大笑；有时我变做一颗熟透的野山果，躲在老妇人的茶碗里，待她刚举起碗想喝时，我忽地一下跳到她唇上，把麦茶洒得她满脖子都是；三脚的凳子我也变过，满肚子典故的大娘刚要神色庄重地坐下来给她的故事起个头，我就脚底抹油，开溜。把她摔个狗啃泥，叫一声“哎哟！”，便咳嗽个不停，把周围的人逗得捧腹大笑，大伙都乐个不停，笑得涕泪横流，肚子都痛了，都说从没碰到比这更可乐的事。喂！小仙人，让开点，奥布朗来了。

仙后 他也来了。他要是不来该多好！

(奥布朗及提泰妮亚和各自的随从自不同方向上。)

奥布朗 真巧啊！骄傲的提泰妮亚！我们又在月光下见面了。

提泰妮亚 嘿，小心眼的奥布朗！小仙们，别呆在这儿；我早已经赌咒誓不跟这人一起生活了。

奥布朗 不说什么了，你这个臭女人！难道我不是你的丈夫吗？

提泰妮亚 亏你还记得我是你的妻子了。但是你还记得你以前溜出仙境所做的丑事吗？穿成牧童的样子，手拿横笛，哼着情歌，调戏那卖弄风骚的牧女，你认为我不知道？这次你从遥远的印度草原上不远千里赶来？无非是掂着你那位身材高大的阿玛宗女王，你那穿靴的情妇，听说她就要和狄修斯结婚了，所以你赶向他们道个喜。

奥布朗 你也说得出口？提泰妮亚，把我和西博律特扯在一块，破坏我们的名声。别自作聪明的认为我就不知你和忒修斯的私情。你趁着夜色朦胧勾引他从他所俘虏的佩丽古娜身边走开？又是谁使他如此绝情地遗弃了美丽的伊葛尔、爱丽亚邓和安提奥巴？

提泰妮亚 你嫉妒我，所以编造这些谎话来污蔑我！今年入夏以来，你无论是在山上、谷里、林中、草原上、滩底的泉畔或是海滨见我，正准备在轻微的风里起舞时，你总是扫我们的兴。风因为我们对于他的伴奏无动于衷，一生气，便把毒雾从海中吸起；然后撒下毒雨，进而一条小小的溪流都会奔腾泛滥，因此牛儿的辛苦白费了，农夫的血汗白流了，田里的嫩禾还没有成熟便在地里烂了；空了的羊栏孤零零地立在一片汪洋之中，乌鸦饱啖着瘟死了的羊群的尸体；原来跳舞作乐的草地上全是泥浆，小径荒芜，乱草丛生，已经无径可寻了。五月的艳阳天人们却要穿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冬装；欢乐的颂歌再也不会晚上响起了。挚爱的月神，因为夜间颂歌消失的缘故，从此变得脸色苍白，空中弥漫着湿雾，这种雾气，人一沾就会生风湿症。天时的不正，引起了气候反常，寒冷的白霜无情地摧残着红艳的蔷薇，本应姗姗来迟的冬天却使夏天芬芳的蓓蕾披上了一层薄冰。春、夏、秋、冬，都改变了他们本来的面目，从大地的面貌上你无法分清这个世界的季节。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于我们的不和造成的，我们是一切痛苦灾难的根源。

奥布朗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补救呢？这点小事你定会力所能及！为什么提泰妮亚总是和她的奥布朗对着干？我只不过要求你把那个孩子让给我做侍童罢了。

提泰妮亚 你别痴心妄想！你就是用整个仙境也别想换得我的宝贝。他的母亲是我的一个虔诚的信徒。印度夜间的芬芳里，我和她常在一起闲聊，我们坐在海边的沙滩上，望着海上的商船来来去去；我们一直嘲笑那些船帆被狂风刮成了大了肚子，帆鼓鼓的，就像孕妇的肚子；她那时也正怀着那个孩子，于是就学着鼓足的船帆，驾风飞行，为我来回奔忙于岸上岸下，她回来时总是满载而归，给我带来无数的小玩艺。但她并非神仙，刚生下这个小宝贝便死了。为着她的一番情谊于是我答应抚养她的孩子，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这样爱他。

奥布朗 你会在这林中逗留多久？

提泰妮亚 大概要到狄修斯成婚之后。如果你愿意心平气和地和我们共舞，和我们一道在月光下游戏，你就留下来。否则，别让我再见到你，我也决不会踏入你的领地半步。

奥布朗 如果你把那个孩子交给我，我就同意。

提泰妮亚 呸！你的仙国也换不来那个孩子。小仙们，我们走！要是我再呆一会，一场恶架绝对无法避免。（率随从下。）

奥布朗 你有种，快滚！我会记得这次侮辱，我一定要在你

离开这座树林之前好好教训教训你。好朴克，你过来。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渡过一个海峡，看见一个骑在海豚背上的美人鱼，她的歌是如此地悠扬动听，以至大海上的波涛都平静了，甚至天上好几个星都不顾它们的运行轨道，只是为了倾听美人鱼的歌。

朴克 我怎么会忘呢！

奥布朗 正在那时，这个你没看见，但我看见了持带着弓箭的丘彼特正从月球飞回地球；这次他的目标是坐在西方宝座上的一个美丽贞洁的少女，“嗖”的一声爱情之箭从他的弓上射出，其威力穿透十万颗心绝对没有问题。但奇怪了，只见小丘彼特的爱神之箭在凄冷月光中变得无声无息，纯贞的女王心地是如此纯净，一点也没觉察到爱神之箭；最后射中了在西方的一朵小花，白色的花，受到爱情的创伤而变成紫红，少女们后来把它叫作“爱错之花”。你能把那花给我摘来吗？我指给你看过，它的花汁如果滴在任何熟睡的人的眼皮上，不管男人女人，都会发疯似爱上他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東西。赶紧把这种花给我带来；在鲸鱼游过三哩路之前，你必须回来。

朴克 没问题，对我来说环世界一周只是四十分钟的事。（下。）

奥布朗 嘿！我只要摘到这种花汁，便用它来对付提泰妮亚。在她睡的时候滴在她的眼皮上；这样无论她醒来第一眼看见的是东西、狮子、熊、狼、公牛、或者多事的猕猴、匆忙的无尾猿，她都会对他们献出满腔的爱。我有办法解这种魔力，但我的条件是她把那个孩子让给我。是谁来啦？凡是看不见我的，嘿！让我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

（狄米特雷斯上，海丽娜跟随其后。）

狄米特雷斯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已经完了，别跟着我好吗？拉萨特和美丽的赫米亚呢？拉萨特我恨不得杀死你，但我的幸福却要由赫米亚决定。你告诉我他们要私奔，会在这座林子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见面，因此我赶来了；可是我的赫米亚呢？怎么不见她？我简直要被逼疯啦。快滚开！别跟着我！

海丽娜 你是别人我才不跟呢？你这冷酷无情的人！可是我的心是铁，一样坚贞。如果你的魅力不是这般致命，我也就不愿这样跟着你了。

狄米特雷斯 我勾引你了吗？我对你说甜言蜜语了吗？我对你说得很清楚了，我爱赫米亚，而不爱你？

海丽娜 这又如何呢？只会让我爱你更深。我像你的一条哈巴狗，狄米特雷斯；你越是讨厌我，我越是要讨好你。我可以请你像对待你的哈巴狗那般对待我吗？打我、骂我、不理不睬，都没关系，只求陪着你，即使那样我也会加倍珍惜的。我知道我比不上她。你难道不能把你对狗的感情施舍一点给我吗？

狄米特雷斯 不要喋喋不休讨人嫌，我一看见你就心烦。

海丽娜 可是见不到你我心痛。

狄米特雷斯 你别太作贱自己，这样跑出城，任凭一个不爱你的人摆布；你的贞操没这么不值钱，你跟着我到这里来又会得到什么呢？

海丽娜 我相信你是君子，每次当我看见你时，黑夜也变得光明，身处夜中我也浑然不觉；你是我的全部，我怎么会感到孤独一人呢？你在，世界与我同在，我怎么会孤单呢？

狄米特雷斯 我真想摆脱你，遁入丛林，任由你去和野兽作伴。

海丽娜 你的心肠比野兽都毒。你要走就走吧；我不拦你，以后，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阿波罗在前面逃，达芙妮在后面追；鹰隼反被鸽子追逐；猛虎反被温柔的鹿捕食；弱追勇，总是徒劳无益。我错了。

狄米特雷斯 别再说了，忘了我，好吗？别再跟着我，我保证你会要被欺负的，如果你再跟着我的话。

海丽娜 嗯，在神庙里，在市镇上，在野外，你从未放过欺负我的机会。唉，狄米特雷斯！我怎么能够忍受你虐待我的耻辱呢？我们女子是不会像男人一样为爱情而战；我们应该被人家追求，而不是追求别人。（狄米特雷斯下）我打定主意跟着你了；我如果死在自己心爱的男人的手里，就算是地狱对我来讲也是天堂。（下。）

奥布朗 快走吧，女郎！如果他不离开这座林子，你就应该躲着他，他就会为你的爱情而战。（朴克又上。）

奥布朗 你已经把花弄到手了吗？过来，浪游仙！

朴克 您看，就在这里。

奥布朗 快快快，给我。

我知道有个山坡开满了香草，
漫山遍野都是樱草和紫罗兰，
芬芳的金银花，怒放的野蔷薇，
好一幅锦绣的画面。

偶尔提泰妮亚会在花丛中小睡，
在轻盈的歌舞中她慢慢睡去；
小花蛇在那里脱下她闪亮的皮，
立即就被小仙人改做了一件合身的外套。

只要我滴洒一点花汁于她的眼上，
恐怖的幻想即会占领她身心。
其余的你收好，在林中仔细访寻，
一个美妙的女郎不能得到情人的心；
如果那绝情的青年在她身边，
就让他尝尝花汁的厉害。

他身着雅典人的服饰，
认准了，别弄错了；
这件事你要给我办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让他对那姑娘变得如痴如狂。

第一声鸡叫之前时我们再见吧。

朴克 您放心吧，主人，我会把一切办得稳稳当当的。（各下。）

第二场 林中的又一处。

（提泰妮亚和小仙侍从们等上。）

提泰妮亚 大家过来，跳舞之后，唱一支仙歌，然后大家各自散开做各人的事；玫瑰的蛀虫去杀虫；和蝙蝠格斗的赶紧去，我要用它们的翅膀来给你们做外套；余下的去赶那些每夜啼叫不停的猫头鹰。他们见到我们总是吓得不得了。现在我唱个催眠曲，唱完后，大家各忙各的，让我小睡一会儿。

小仙们唱道 双舌的花斑蛇，小刺猬球，
别惊扰她的梦！

蝾螈和蜥蜴离她远些，
别打扰了她的宁静。

夜莺啊！放开你的歌喉吧！

为我们仙后唱一首催眠曲，

睡吧，睡吧，睡去吧！睡吧，睡吧，睡去吧！

有害的东西，

别靠近她；

放心睡吧，安睡吧！

结网的蜘蛛，别走近；

长脚的东西快滚开！

黑背的蜚螂，莫靠近；

蜗牛和蚯蚓不许莽撞。

夜莺，这次放开你的歌喉，

为我们仙后唱一首催眠曲：睡吧，睡吧，睡去吧！睡吧，

睡吧，睡去吧！

有害的一切，

别靠近；

放心睡吧，安睡吧！

一小仙 大家散了吧！仙后已经睡着了，留一个人站岗即可。（众小仙下，提泰妮亚睡。）奥布朗上，把花汁滴在提泰妮亚眼皮上。

奥布朗 等你张开双眼，

看见你的爱，

你要为他变疯狂。

狐狸、豺狼、或狗熊，

还是长着硬毛的野猪；

只要你睁开双眼，

不论是什么东西在你身边，

你的心即为他迷醉。（下。）

（拉萨特和赫米亚上。）

拉萨特 我亲爱的，咱们已在林中瞎撞了好久，累得晕头转向。老实跟你讲，我们大概是迷路了。如果你不反对，赫米亚，咱们先歇会儿再赶路。

赫米亚 只有这么办吧，拉萨特。你去找个地方歇着吧，我就在这花坛边躺一会儿。

拉萨特 为什么不一起睡在草地上呢？我们的心是一致的，应该睡在一起。

赫米亚 别这样，亲爱的拉萨特；就算是为我好吗？我的亲亲，咱们别睡在一起，你不要躺在我身边。

拉萨特 啊，亲爱的赫米亚！我并不是那个意思，相爱的人原是应该心心相通的。我的意思是我的心和你的心是一样的，不分彼此，也离不开对方；我们发誓在一起，对方忠贞不二。因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让我睡在你的身边好吗？赫米亚，我的本意是无邪的。

赫米亚 拉萨特你真是好呀。要是我怀疑你有坏心的话，愿我下辈子不再投胎做人。可是好拉萨特，为了我们的爱，也出于礼貌，请你还是睡得远些；根据礼法，任何洁身自好的未婚男女都应该保持这样的距离。好了，现在可以了。晚安，我亲爱的拉萨特！我爱你直到地老天荒！

拉萨特 你祈祷时，我也该说阿门！阿门！如我失去我的贞洁，我也就失去我的性命！（稍微远处睡下）我就在这里躺下了；但愿睡一觉之后，你又能熔光焕发！

赫米亚 你也同样！（二人入睡。）

（朴克上。）

朴克 我已寻遍整个森林，
就是不曾见到任何雅典人，
只要我把花汁滴在他眼上
爱情的浪涛就要迸发。

好静的夜啊！啊，谁在这里？

他的装束显示他是雅典人。

不就是主人所说的负心汉吗？

狠心的人怎么舍得辜负那美貌的姑娘；

她睡得正香，

不在乎草地的潮湿肮脏。

美丽的姑娘！可怜她竟然不敢

睡在这没有心肝的身旁。（把花汁滴在拉萨特的眼上）

你中了我的魔法了，坏东西！

魔法的力量显灵吧！

等你睁开双眼，让那烈火般的爱，

扰得你永无宁日！

再见了，你醒来时我已离去，

奥布朗在等我回去复命呢！（下。）

（狄米特雷斯和海丽娜奔跑着上。）

海丽娜 你杀了我吧！我只求你停下来，亲爱的狄米特雷斯。

狄米特雷斯 我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还不走开？别死缠住好不好。

海丽娜 别这样，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求求你！

狄米特雷斯 别再跟着我！否则对你不客气。我希望你让我一个人赶路。（下。）

海丽娜 天呢！我对他这样痴心地穷追不舍，累得不得了，可是我越是对他低声下气，他越是对我凶神恶煞。赫米亚不管走到那里都是那么快乐，因为她那一双眼睛是那么的迷人。什么使她的眼睛如此明亮呢？一定不是泪水，因为比起她来，我更多的时候便是以泪洗面。不，不，我一定是丑得像一头大笨熊，野兽见了我也逃得远远的；狄米特雷斯怎么会躲着我呢！我比丑妖怪都可怕，丑陋。羞耻啊，居然拿自己和赫米亚的明星一样的眼睛比较？你是谁？拉萨特吗？你怎么躺在地上？你是死，还是睡着了？还好没流血，也没受伤的痕迹。拉萨特，要是你没事的话，我的好朋友，睁开眼好吗？

拉萨特 （醒来）我愿为你赴汤蹈火再所不辞，你是造物者巧夺天工的作品。海丽娜！你是如此的美貌，优雅，上天让我了解你的心。狄米特雷斯那个混蛋在什么地方？嘿！那个该死的，应该被我的剑千刀万剐！

海丽娜 别这样，拉萨特！千万别这样！他的确爱你的赫米亚，可你也不必那样对他。上帝啊！别那样对他。赫米亚只爱你一个，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拉萨特 我对赫米亚满意？呸！想起跟她在一起的日子，我就反胃。我不爱赫米亚，我只爱一个人，那就是海丽娜；乌鸦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白鸽，谁都愿意，我不是头脑发热，理性告诉我你是一位比她更好的女子，比她更值得敬爱。在成长的过程中，人总有不成熟的时候。过去我因为年纪轻，也做了些不太理性的事；但是现在我不再是那少不经事的毛头小伙，我如今是完全理性的，所以我选择你；在你的眼中我看到了爱情，我们在一起定能谱写一曲最柔美的爱情史诗！

海丽娜 请你不要胡言乱语、尖酸刻薄的嘲笑我好吗？我碍着你什么了，使你这样对我，我是个可怜的人，从未得到，或许永远得不到，狄米特雷斯的任何一点儿疼惜的目光，这已经够我受的了，够我受的了！年轻人，你何必这样变着法挖苦我呢？没错，你是在侮辱我；是这样子的向我献殷勤，实际上是嘲讽我！卑鄙呀！亏我以前把你当作一个真正的绅士！被一个男人拒绝还不够，还得忍受另一个男子的取笑。（下。）

拉萨特 她居然没看见赫米亚吗？赫米亚，继续睡吧，以后别再靠近我！一个人吃得太多太腻的甜食，以后见到就会心生厌恶，一个人改依正教后，往往会对自已信奉邪说的过去痛心不已；对我来说你就是甜食和邪说，大家都恨你，而我更甚。我要用我的一切，我的生命，我的一切的一切来爱海丽娜，忠心随她左右！（下。）

赫米亚 （醒来）救命啊，拉萨特！救我！你快来呀，用你的全力，把这条蛇从我胸口弄走。哎呀，天哪！我是做梦吗？拉萨特，你怎么忍心见我被蛇吓得浑身发抖呢！我快被毒蛇吞噬了，而你却袖手旁观，在一旁冷笑！拉萨特！怎么！你不在附近吗？拉萨特！好人！怎么！你听见我了吗？回答我，别不说一句话？唉！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同意我呢，没听见吗？我爱你呀！你说话呀！我快吓晕了。别一声不响好吗？你一定不在附近；要是不来，我一定会死去！（下。）

第三幕

第一场 树林中。蒂塔妮亚还在沉睡

（昆思、斯纳哥、鲍顿、布鲁特、斯诺特、斯塔弗林依次上。）

鲍顿 人都到齐了吗？

昆思 太好了，太好了，这儿给咱们排练用是最方便的地方了。这片草地可用做排练台，这丛山楂可以做为后台。我们得好好扮演；就像公爵殿下在这里看一样。鲍顿彼得·昆思，——

昆思 你说了些什么，亲爱的？

鲍顿 在这部叫《皮拉摩斯和雪斯柏》的戏剧里头，有几点肯定让别人不满意。首先，皮拉摩斯要拔剑自杀，这会让太太小姐们难以忍受的。你说是不是这样？

斯诺特 以圣母的名义，这可确实不是闹着玩的。

斯塔费林 我看我们都演完后，就不演自杀这段戏了。

鲍顿 不用，我有一个好办法。让我来一段开场白，这段开场白就这么说，我们的剑是不会伤人的；确实皮拉摩斯并不是真要结果自己的性命；最好再说明一下，我演的皮拉摩斯，并不是真的皮拉摩斯，实际上是织工鲍顿；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吓着了。

昆思 好吧，咱们就来这么一段开场白，可以用八六体写。

鲍顿 再加两个字在它上头，让它成了八个字那样吧。

斯诺特 女眷们看见有狮子会发抖吧？

斯塔费林 我保证她们肯定会怕。

鲍顿 各位，你们要仔细想想：一头狮子——上天保佑！——被带到夫人小姐们中间，还有比这更荒谬得怕人的事情吗？野兽中，狮子是最凶狠的。我们一定得想清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斯诺特 这么说，我们就得再写一段开场白，说他并非真狮子。

鲍顿 不行，你应该说出他的名字，还要让他露一半脸在狮子头外边；他自己就应该这么说些话：“夫人太太们，”或者“尊敬的

夫人小姐们，请你们，”或者，“求你们，”或者说，“恳求你们，不必害怕，不用颤抖；我可以拿命担保。你们要想我确是一头狮子，那我才是倒霉透顶呢！不，我根本不是这东西；我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人。”这么样让他自己说自己的名字，让她们明白，他是细工木匠斯纳哥。

昆思 好，我们就这么干。不过还有两个难题：第一，我们要让屋子里有月亮光；大家知道皮拉摩斯和雪斯柏是相会在月亮下的。

斯纳哥 演出那天会有月亮吗？

鲍顿 拿日历来，拿日历来！看看日历上说有没有月亮，有没有。

昆思 有，那天晚上会有很好的月亮。

鲍顿 啊，那你把演戏大厅上的一扇窗打开，月亮就能穿过窗子照进来了。

昆思 对呀，不然就要叫个人一手举着树枝，一手举个圆灯笼，上台说他扮成或表示月亮。还有一个难处，大厅里还应该面墙；因为戏文上不是说，皮拉摩斯和雪斯柏应该是凑在墙缝那儿说话的。

斯纳哥 我们又不能搬一堵墙进来。你觉得呢，鲍顿？

鲍顿 叫一个人来扮演墙头；给他身上弄上些泥呀土呀之类，表示他是面墙；再叫他把手举成那个样子，皮拉摩斯和雪斯柏就能在他的手指缝那儿说悄悄话儿了。

昆思 好了，这样一切就都准备好了。过来，每个娘养的儿

子都坐过来，念各自的台词。皮拉摩斯，从你开始；等你说完，就走到那丛树后头去；这样每个人能按尾白依次说。

（朴克自后面上。）

朴克 什么地方的乡下人敢在仙后卧睡之时鼓唇弄舌？哈，演戏呢！让我来看看；有机会，说不定我也能饰一个角色哩。

昆思 开始，皮拉摩斯。雪斯柏，你站出来。

鲍顿提斯柏 花儿怒放臭得很。

昆思 香得很，香得很。

鲍顿 ——怒放香得很；

你的吐气，好鲍顿，也是一样的。

我听到那边有声音，你等等，

我马上就回来。（下。）

朴克 这个皮拉摩斯真是怪异得很！（下。）

布鲁特 现在咱们可以对对台词了！

昆思 好的，你先。你得弄清楚，但他看完那个什么声音，马上就会回来的。

布鲁特 英俊的皮拉摩斯，你的面容如玫瑰般艳丽，
你的皮肤比那洁白的百合花还要白，
活跃的年青人，我心中的宝贝，
像骏马忠心耿耿不知劳累。

皮拉摩斯 宁尼的墓园即是我们相会的地方。

昆思 说错了，是“尼纳斯的墓园树”，老兄。这句话你不必说出来，这句是你答应皮拉摩斯的：你懂不懂尾白是什么，怎么全都念出来了呢？皮拉摩斯，进来呀；你的尾白已经说过去了，你接词的地方是“顶好的马”。

布鲁特 是这样。像一匹顶好的马忠心耿耿，不知劳累。

（朴克重上；鲍顿顶着驴头也上。）

鲍顿 我美丽的雪斯柏，我只属于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昆思 出奇了！出奇了！见鬼啦！大家逃呀！逃呀！救命哪！（众下。）

朴克 我要领着你们绕啊绕，
经过那无数的沼泽、草地和丛林；
我有时变作马，有时变作猎狗，
也变作野猪、或是没头的狗熊或是——
模仿马嘶，犬吠，猪嚎，
像熊吼叫，野火的燃烧。（下。）

鲍顿 他们为什么都逃走了呢？这一定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要吓咱们罢了。

（斯诺特又上。）

斯诺特 啊，鲍顿！你变样啦！你头上顶着个什么玩艺呢？

鲍顿 你看见什么了？你看见你自己变成了一头笨驴，是不是？什么？（斯诺特下。）

（昆思又上。）

昆思 我的老天！鲍顿！天哪！你变样啦！（下。）

鲍顿 他们的这种把戏，我明白得很；把我们当笨驴，要想吓唬我们。我们可不上当，别离开这儿，看他们把我们怎么样。大伙在这儿溜溜；唱个歌，大声点儿，让他们晓得我们一点也不胆怯。（唱）

乌鸦嘴巴黑呼呼，
披着一身黑羽毛，
歌声优美是画眉，
声音细小是山鹪。

提泰妮亚 （醒）把我从百花卧床唤醒来的是什么天使？

鲍顿 梅花雀，雀麻，百灵，杜鹃总是骂骂咧咧，听得大伙心烦，但是无人愿吭声。讨厌，有谁没事跟只蠢鸟逞口舌之利呢？就算它骂你王八，听着呗，别跟他争？

提泰妮亚 我请你温柔的凡人，继续唱吧！你们的歌已使我陶醉了，你的形体也让我大为着迷；虽然我只是第一次见你，你的气质已经征服了我，我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自拔了。

鲍顿 咱琢磨这事也太邪乎了，但是说句老实话，如今世上理性这两字很少和爱情沾边；也没哪位好心肠的邻家大叔把他俩撮合在一起，真是可惜呀！哈，我这人偶尔也比较幽默。

提泰妮亚 你真是才貌双全。

鲍顿 哪里，哪里。如果我的智力能让我离开这座树林，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提泰妮亚 我请求你千万别离开这座树林！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请你务必留下！我并非一个寻常的小仙，夏天都对我俯首贴耳；我是真心爱你的，别离开我好吗？我让神仙们做你的仆从，他们会从海里为你取来无数的珍宝；如果你困了，你可以睡在花丛里，他们会给你唱催眠曲；最主要的是在我给你洗尽俗人的污垢，你就会轻飘飘的像精灵一样飞翔。豌豆花！蜘蛛网！蛾子！芥子！过来！

（四小仙上。）

豌豆花 在。

蜘蛛 在。

蛾子 在。

芥子 在。

四仙（合） 仙后有何吩咐？

提泰妮亚 好好地服侍这位先生，

他到哪里，你们跟到哪里；

用杏子、草莓和桑果款待他，

还有紫葡萄和青色的无花果。

另外到野蜂那儿偷点蜜，

剪下蜜蜂大腿的蜂蜡做烛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让萤火虫们把灯点起来，
让我的爱人醒来睡去时都会记得我；
再借彩蝶的双翅，
拂去他满眼的月光。来，向他行个礼。

豌豆花 给您请安！

蜘蛛网 给您请安！

蛾子 给您请安！

芥子 给您请安！

鲍顿 大家不必多礼，以后在下还要请诸位多多包涵！请问您的大名是——？

蜘蛛网 蜘蛛网。

鲍顿 真高兴认识您这个朋友，好蜘蛛网先生；要是什么时候咱划破了手指就要麻烦您了。这位善良的先生，您的尊姓大名是——？豌豆花 我是豌豆花。

鲍顿 啊，请代我向您父母亲豆荚豆壳问好！好豌豆花先生，与您交朋友真是我的荣幸。这位先生，您的大号是——？

芥子 我是芥子。

鲍顿 敢情好，芥子先生，我知道您饱经了世间的辛酸；大块的牛肉曾害死了您家里好多的人。不怕您笑话，方才您贵亲们还弄得我眼泪直流呢！可否跟您交个朋友呢？好芥子先生。

提泰妮亚 过来，好生侍候着我的贵客，引他到我下榻的地方去。

今夜月亮的眼泪在飞；
小花们也在一旁陪着她落泪，
哀悼有人惨遭强暴失去贞洁。

吩咐那好人啊悄悄走开千万别出声！（齐下。）

第二场 树林里的另一地

（奥布朗上。）

奥布朗 提泰妮亚也不知现在醒来没有；她一觉醒来，睁开双眼就会发疯地爱上她第一眼见到的任何玩艺了。我的使者从那边过来了。

（朴克上。）

奥布朗 啊，我夜游的精灵！事办得怎么样了？魔法都生效了吗？

朴克 主上，咱们仙后恋上了一个乡下人。当她睡得昏沉沉时候，一群村汉不知怎么闯入了她那神秘的闺房，这帮人都是雅典集市上作粗鲁活的手艺人，凑在一块排一出什么戏，预备以此祝贺新婚呢！这帮粗人中的那个最蠢的扮演皮拉摩斯；趁他退场进到一簇丛林中去的机会，我灵机一动，把一只死驴头罩在了他的头上。过了一会儿为了和他的雪斯柏对台词，这个笨蛋又跑了出来。谁知他们一望见他的模样，如同飞鸟看见了举枪驻足的猎人一般，像一群灰乌鸦听见了枪声一般四处乱窜，乱嚷着逃命去了！抱头鼠窜；另外大概是我们跳舞让地震了一下，这帮人更是没了方寸，呱呱叫着救命跑了。本来他们就没多少智商，这下子更是吓破了胆，这下子不管什么东西都来给他们找麻烦了，树枝和荆棘挂破了他们的衣裳；有人没了衣袖，有人帽子掉了，这帮乌合之众，真是无论什么都见之毁之。慌乱中我带着他们在树林里乱兜，这下子只剩下怪模样的可爱的皮拉摩斯；巧的是，提泰妮亚正在这时醒了过来，疯狂地爱上这头蠢驴。

奥布朗 太好了，顺利得超乎我的预料。但是我吩咐的另外一件事办了吗？你有没有把那花汁滴在那个雅典人的眼上？

朴克 您放心，那我也趁他熟睡时办妥了。那个好姑娘就在他附近，因此他睁开眼时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狄来特雷斯和赫米亚上。)

奥布朗 你过来看，我说的就是这个雅典人。

朴克 我见的就是这个女人；但那男的我没见过。

狄米特雷斯 唉！你难道是用咒骂来对待爱你的男人的吗？在我看来，人们对仇敌才会如此。

赫米亚 这算是轻的，现在我不过骂骂你；对你这种人这样算是客气了，因为我相信你是应该诅咒的。如果你在我的拉萨特熟睡时加害于他，那么我也不想活了；既然你的双手已沾上了拉萨特的血，再多杀我一个也无所谓。他对我的忠贞就是太阳也比不上。我不相信赫米亚睡熟时，他会扔下她不管！我就算相信地球的球心被穿孔，月亮从里面钻过去，在地球的另一端和她的兄长白昼追着玩，也不信拉萨特会变心！所以你一定把他杀了；如果你没有，脸色怎会这样苍白恐怖！

狄米特雷斯 被杀的人的脸色就不应该是这样吗？你对我如此的残酷伤透了我的心，因此我就应该脸色苍白！而你这个谋杀者看上去依然是如此圣洁光辉，如天边的明星一样闪亮。

赫米亚 我不要听这些！我只想知道我的拉萨特在什么地方？他在哪儿？啊，好狄米特雷斯，你就把他还给我好吗？

狄米特雷斯 我更愿意用他的尸体喂狗。

赫米亚 你滚，恶狗！快滚，贱狗！我已经无法对你好言好语了！我受不了你了！你真的把他害死了？以后，你在我眼中禽兽不如！啊，看在我的份上，你跟我说句老实话，亲口说，你，一个理智的人，在他熟睡时，把他杀死吗？你狠！你勇敢！蛇蝎在你面前都自愧不如！因为它充其量只分泌毒液，而你却有一颗恶毒的心！

狄米特雷斯 你的这番话可真是没头没脑。我可没伤你的拉萨特一丝毫毛，据我所知他现在还安然无恙。

赫米亚 那么请你亲口对我说他是安全的。

狄米特雷斯 要是我对你说他安全，对我有什么好处？

赫米亚 好处就是从此以后你再也看不见我了。你那张可憎的脸孔将永远从我面前消失；无论拉萨特生死如何，你我永远不会相见了。

（下。）

狄米特雷斯 她现在正在气头上，我还是别激怒她的好。我还是先躺下来歇会儿。

我好长时候没好好睡过了，
这边使得我心中更加烦忧；
我但且好好睡它一觉，
补上我这几天欠下的睡帐。（躺下睡去。）

奥布朗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你犯了个很大的错误，你把爱汁滴在了一个忠贞的恋人的眼上。因为这个错误，原本忠诚的心将要改变，而不忠诚的却依然如故。

朴克 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忠贞不变的不过只有一个；而变心的，用山盟海誓去欺骗一个又一个的人，却有百万之多。

奥布朗 你赶紧到树林里去找找名叫海丽娜的雅典女郎吧，要快，比风还要快！无望的爱情使她憔悴，痴心的叹息使她脸上血色全无。你想办法把她引到这边来，我将在她面前施展我的魔法，你赶紧去办！

朴克 好的，马上就去，我保证立即在您面前消失；我的速度可与鞑靼人的火箭媲美。（下。）

奥布朗 宛如这朵紫色小花，
爱神的箭疤尚未愈合，
就让那花汁的魔力，
浸入他的眼眸。
让他与她相见时，
感到她是那样光艳照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如那照亮天庭的金星，
向她倾诉他的爱。

（朴克又上。）

朴克 报告仙界的首领，
我已把海丽娜带来了，
那少年就尾随着她，
在乞求她眷顾。看他那痴愚的样子，
这些凡人蠢得无法形容！

奥布朗 你往边儿站站；他们的声音，会把熟睡的人惊醒。

朴克 两男追求同一女子，
这下有好戏看了；
最可笑的是错了位，
这样才够过瘾。

（拉萨特和海丽娜上。）

拉萨特 我是真心向你求爱，为什么你却以为我是在取笑你呢？当人嘲讽、取笑之时他是决不流泪；哦！我在向你发誓时是多么的心潮澎湃！这样的誓言怎么会不是出于真心呢？我的诚心确实实日月为鉴，你怎么坚持认为我这一切只不过是取笑你呢？

海丽娜 你越说越离谱了！假如誓言都是自相矛盾的，那么无论多神圣的誓言也只是鬼话连篇。这些话你只应该对赫米亚说，难道你不爱她了吗？把你对她的誓言和你刚才的话放在天平的两秤盘里，一定是不相上下，因为所有的空话都是轻飘飘的。

拉萨特 我是有眼无珠，当初才会爱上她，对她山盟海誓！

海丽娜 可依我想来，你现在抛弃她也不见得有多英明。

拉萨特 狄米特雷斯爱的是赫米亚，不是你。

狄米特雷斯 （醒来）啊，海伦！你是完美的化身！圣洁的仙女！我该怎样形容你的美目呢，我亲爱的？就是水晶也比不上

它的明亮。啊，你的樱唇，如那诱人的樱桃，多么成熟，多么优雅！你的纤纤玉手，光洁美丽，就算是东风吹着的陶洛斯高山上的皑皑白雪，也会黯然失色。我能亲吻你那圣洁的手吗，对我来讲这是幸福的象征！

海丽娜 唉，可恶！晦气！我知道你们都在寻我开心；假如你们还是礼貌的有教养的绅士，绝不会这样侮辱我。我晓得你们俩都不爱我，那么不爱我好了，为什么联合起用这种方式折磨我呢？如果你们都是男子汉就不会这样做，因为真正的男人是不会如此对待女人的。对我发誓赌咒，说我要多好有多好，但我敢说你们打心里厌恶我。你们两个是情敌，都想得到赫米亚的爱，现在也这么一致一起取笑我，这是大丈夫行为吗，大丈夫会光明磊落，不会取笑一个可怜的女人让她流泪！高尚的人绝不会如此轻薄良家妇女，把她的耐性耗尽，只是为了让你们玩笑玩笑。

拉萨特 狄米特雷斯，你太残忍了，别这样；你爱赫米亚？这个我比谁都明白。现在我真心诚意地退出，把赫米亚让给你；但作为交换你要把海丽娜的爱让给我，我真心爱海丽娜，至死不渝！

海丽娜 取笑别人从来就是这样无聊得说个没完。

狄米特雷斯 拉萨特，我不要赫米亚；你自个留着吧，如果我曾经爱过她，那也只是过去。我对他的爱不过是暂时的，就像过客一样来匆匆，去匆匆，现在它已经回到了属于它的家，回到了海丽娜那儿，并且再不会漂泊了。

拉萨特 海伦，他在撒谎。

狄米特雷斯 不要污蔑我！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真心的？要不然你要为你的过失付出生命的代价。看！你的爱人过来了；她才是你的真爱。（赫米亚上。）

赫米亚 夜是这样的黑，我看不到你，但这也使我耳朵的听觉更为敏锐；虽然视觉受到了障碍，庆幸的是听觉大有改善。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眼睛看不见你，拉萨特；但多亏我的耳朵，让我能听到你的说话。你怎能如此忍心地把我一个人扔下呢？

拉萨特 当爱情不再，何必强留呢？

赫米亚 有什么爱情能使拉萨特离我而去呢？

拉萨特 拉萨特心中的爱使他一分也不能久留；美貌的海丽娜，点亮夜空，一切明亮的繁星因而她黯淡无光无色。你找我干嘛？难道现在你还不明白我是再也不爱你了，厌恶你吗？

赫米亚 你撒谎，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海丽娜 嘿！她跟他们也是一伙的。我终于明白他们三个合伙用这种骗人的鬼把戏来捉弄我。好你个赫米亚！臭丫头你的良心到什么地方去了！居然和这种卑鄙人狼狈为奸开这种恶毒的玩笑嘲弄我吗？你忘了我们两人从前亲同姐妹的情谊，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常在一起了，我曾为此懊恼过。啊！你难道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吗？我们同窗学习时的那种深情厚谊，我们一起渡过的天真浪漫的童年，这些你都已经抛诸脑后了吗？

赫米亚，我们两人曾经是如此好的朋友，我们曾在一起绣同一朵花，描同一个图样，我们同坐一把椅子，共同哼唱同一首歌，我们曾是那么的密不可分，身子、声音和心灵，都曾是那么的一致，我们曾是合二为一的！我们一起长大，就像并蒂而生的樱桃，看似两个单独的个体，实则连一起；我们就像长在同一茎上的两颗互相依傍的可爱的果实，身体虽然是分离的，却有一颗共同的心！——我们的身体过去好比有姻亲关系的两个名门，我们的心正如由于男婚女嫁的两家而合为一家。你怎么把我们过去的种种情谊统统舍弃，和这两个人一起演戏来嘲讽你的可怜的朋友？你这样背叛了我们的友谊，也不是你这样的少女应有的行为。不独独是我对你，所有的女同胞都可以得而诛之，你只让我一人受了委屈。

赫米亚 你讲的这番激愤的话，让我太震惊了。你怎么会认

为我在取笑你呢？相反的，这样说倒像是在取笑我哩。海丽娜拉萨特死皮赖脸地缠着我，虚情假意地对我的眼睛和容貌大唱赞歌。这难道不是你指使的？你的追求者，狄米特雷斯，不久以前还对我说要一脚踢开我，现在却奉我为女神、仙女，夸我圣洁而认为我是罕见的、世上最完美的人，这不就是你挑唆的？他讨厌我又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拉萨特的心里一直就只有一个你，现在他却要抛弃了你，转而追求我了，要不是你在背后指使他们，要不是你们早有预谋，事情怎么会这样呢？就算我没你那惹人爱怜，那样被人追求，那样的运气好，就算我是那样时运不济，我爱的人爱上了别人，那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非但不可怜我，却反倒过来捉弄我。

赫米亚 你这样讲是什么意思我不懂。

海丽娜 不懂没关系，尽管假装下去，做出这一副可怜相，待我一转身，就会冲着我扮鬼脸了；你们再在一起挤眉弄眼，把这个绝妙的玩笑尽管开下去吧，说不定以后会因此名垂史册呢！如果你们还有半点同情心，知道做人礼貌的道理，就不该用这种手段来取笑我。再见了；这事也是我的错，但这个错误很快便可以用生离死别来补救。

拉萨特 别走，温柔的海丽娜！听我解释。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灵魂！美丽的海丽娜！等等！

海丽娜 说得可真动听！

赫米亚 亲爱的拉萨特，请你不要捉弄她。

狄米特雷斯 要是她的请求不能让你闭嘴，我会用强制的手段让你说不出话。

拉萨特 一个请求我，一个要强迫我，可是这对我都无济于事。你的威胁和她低声乞求一样软弱无力。海伦，我爱你！我以我的生命发誓，我爱你！谁要是对此有半点怀疑，我愿意用我的生命证明给他看；为了你我是愿意奉献出我的生命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狄米特雷斯 我对你的爱比他的还深。

拉萨特 如果你这样讲，那么你的剑会证明一切。

狄米特雷斯 好，快些，来呀！

赫米亚 拉萨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拉萨特 赫米亚离我远点，你这黑乌鸦！

狄米特雷斯 不，不——你不可能不和我打就逃吧；嘴上说干架，心里却随时准备乘机溜走。你是个懦夫，来吧！

拉萨特 （向赫米亚）你放开，你这猫！别缠着我！下流东西，放开手！否则我要像甩开身上的毒蛇那样甩开你了。

赫米亚 你怎么变得这样暴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爱人？

拉萨特 你的爱人！滚远点，黑鞑子！滚开！可厌的毒物，见你就叫人恶心，给我滚得远远的！

赫米亚 你是和我开玩笑的吧？

海丽娜 是的，你不也是在开玩笑吗？

拉萨特 狄米特雷斯，我是认真的！

狄米特雷斯 你说的话我可信不过，有人还对你深情款款呢！我可不信你是说话算数的！

拉萨特 什么！怎么你才信，让我伤害她、打她、杀了她吗？我虽然厌恶她，我也不至于如此残忍。

赫米亚 啊！没有什么事情比你厌恶我的事实更残忍了？你厌恶我！这是为什么？老天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亲爱的！难道我不是以前的赫米亚了吗？你也不是拉萨特了吗？我现在和以前一样一点也没变。夜里你还对我说你爱我；但也是在夜里你却狠狠地抛下了我。你怎么可以如此忍心，天哪！——怎么忍心如此对待我？

拉萨特 我不再爱你了，我不要再看见你的脸；从此你就断了那个念头，没什么可以怀疑的，我的话是认真的，我厌恶你，

我爱海丽娜，这是千真万确的！

赫米亚 天啊！你这骗子！你这花中蛀虫！你这爱情贼！
哼！你在夜里悄悄跟来然后窃取了我爱人的心！

海丽娜 你有种！你难道没有一点廉耻之心，一点也不觉得
难为情，不晓得要自重吗？哼！你一定要逼我说出难听的话来
吗？哼！呸！你这装腔作势的小人！你这给人家愚弄的小傀儡！

赫米亚 小傀儡！噢，我明白了。现在我全明白了。她为什么
拿她的身材跟我的比较；她一向自诩身材高挑，一定是以她那
身材，她那高挑的身材，获取了他的心。因为我长得矮点，所以
他便把你看得高贵了吗？我究竟有多矮？你这涂脂抹粉的花棒
儿！你说说看，我是怎儿个矮法？我虽然矮，可我的指甲还可以
把你的眼珠挖出来！

海丽娜 先生们，虽然我明白你们都是拿我取乐，但我求你们
别让她伤害我。我一向都是与人为善；也完全不懂怎样和人家
闹别扭；我不想惹出任何麻烦。别让她动手打我。也许因为我比
她高些，你们就以为她不是我的对手了。

赫米亚 我比她高！听，又来了！

海丽娜 好赫米亚，不要这样对我！我一直是那么地爱你，
赫米亚，我有什么事总是让你拿主意跟你商量，也从来不曾作过
对不起你的事；除了这次，因为我太爱狄米特雷斯的缘故，我把
你和拉萨特私奔到这座林中见面的事告诉了他。他就追来了；因
为爱，我就追着他来了；但他一直对我骂骂咧咧，威吓我说要打
我、踢我，甚至要杀了我。现在你就悄悄地放我走吧；我愿带着
我的愚蠢回到雅典去，再也不烦你们了。让我走吧；你看我是多
么傻多么痴心！

赫米亚 好啊，你要走就走，没人拦你！

海丽娜 一颗发痴的心，但我却把一颗痴情的心抛在了身
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赫米亚 噢，留给拉萨特了，是不是？

海丽娜 不，是狄米特雷斯。

拉萨特 别怕，海丽娜，她是不会伤害你的。

狄米特雷斯 她当然不会，先生；即使你们一起上也没关系。

海丽娜 啊，她一发起火来，那可是很凶的。以前在学校里她就是出了名的母老虎；从小便是那样。

赫米亚 又是“小”！总是把矮啊小啊的挂在嘴边！你为什么由着她这样取笑我呢？我要跟她拚了！

拉萨特 滚开，你这矮脚猫！你这发育不全的三寸丁！你这小念珠！你这小豌豆！

狄米特雷斯 她不要你做帮手，你不必乱献殷勤。让她去；我不许你提到海丽娜的名字，不许你来给她出头。你要是再敢对她表示一点点的爱，你就当心你的小命！

拉萨特 她现在已经不再拦着我了；你要是有种，就过来，我倒要看看究竟海丽娜应是谁的！

狄米特雷斯 过来！嘿，我还要过来和你并肩走呢。（拉萨特、狄米特雷斯齐人下。）

赫米亚 喂，小姐，都是因为你才把这一切搞得乱七八糟。喂，别跑啊！

海丽娜 我怕你不行吗，和你这么高大的人呆在一起我害怕。论打架，你反应远远比我快；但好在我的腿比你的长，我要是跑起来你就追不上我了。（下。）

赫米亚 你这些话可真是莫名奇妙，我该怎么说呢。（下。）

奥布朗 这是因为你的大意；你如果犯了错，就一定是故意这么干的！

朴克 仙王，相信我，我真是不知道。不是你告诉我一定要认清那人穿着的雅典人的衣裳吗？如此说来，我一点也没错，因

为我确实是把花汁滴在雅典人的眼上的。如今事情弄到如此地步我是满开心的，看着他们吵来闹去的也蛮有趣味。奥布朗 你的情人去找地方决斗了，罗宾，你快去把天用黑幕遮起来；用冥河水一样漆黑的浓雾蒙住星空，想法子再引这两个气势汹汹的仇人走迷了路，别让他们碰面才好。你可以模仿拉萨特的声音对狄米特律斯破口大骂，气得他直跳脚，有时你也可以学着狄米特雷斯的样子对拉萨特指责不停，这样就可以把他们两个分开，等到他们都疲于奔波精疲力竭时，死一样的睡眠就会拖着比铅还沉的腿和蝙蝠的翅膀爬上他们的额头；然后你就可以把这草里的汁液滴在拉山德的眼睛上，这种汁液能化解一切的错误，他的眼睛就会恢复从前的眼光了。等到他们苏醒过来，这一切的戏谑，对他们就会像是一场梦，就像空虚的幻象那般不真实；这两对恋人就会回到雅典，发下白头偕老、爱到海枯石烂的誓约。你奉我的差遣去办这事的时候，我会去寻访我的王后，让她把那个印度孩子让给我；然后我会解除她眼中的奇怪的幻觉，这样一切事情都将恢复正常了。

朴克 主人，这事我们必须尽早去办，

因为黑夜已经开动了神龙；

晨曦，那黎明的使者，已点亮了苍穹；

一个个如鸟兽散地奔返殡宫；

巡游的幽灵饮恨长终，

路口水底有白骨丛丛，

怕惧白昼暴露丑恶的面容，

早已躲到暗处，相伴着蛆虫；

他们永远见不着天日，

情愿在暗野里凭吊西风。

奥布朗 但你我绝对不能与他们相比；

我习惯在早晨和猎人一道巡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像林居人一样访踏林丛，
即使火红的天门在东方敞开，
千万道灿烂的光芒在大海上闪耀，
青碧的大海的碧涛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
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办妥这事，
千万别把它拖延到天亮。（下。）
朴克一会儿奔到这边，一会奔到那边；
他们就会这样奔来又奔去。
乡间与城市无人不怕我；
我要领他们，踏遍林中每寸土。

（这边来了一个人。）

（拉萨特又上。）

拉萨特 你在哪里，狂妄的狄米特雷斯？你有胆就答应一声！

朴克 我在这儿，你这恶棍！抽出你的剑准备好了！你在什么地方？

拉萨特 我这就过来。

朴克 那么你跟我来，咱们找个宽敞点的地方。（拉萨特应声下。）

（狄米特雷斯重上。）

狄米特雷斯 拉萨特，你哼一声啊！你怎么不出声了？你胆小鬼！你逃走了是不是？你说话呀！你是不是藏在树丛里？有种就出来！

朴克 你这懦夫！你是不是对着星星夸口，对树丛说你要决斗挑战，而你却不敢过来？过来，胆小鬼！过来，你这臭小子！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我真不屑于跟你决斗！

狄米特雷斯 喂，你是不是在那边？

朴克 顺着我的声音跟来吧；这儿并非决斗的理想地方。

(同下。)

(拉萨特重上。)

拉萨特 他的声音老在我前面响，总是引着我追上前；可等我走到他叫喊的地方，他又不见了踪影。这个臭坏蛋脚力真够快，我快追，他也快逃，还害我在昏暗崎岖的小路上摔了一跤。我累了，先歇会儿才好。(躺下) 快来吧，仁慈的白昼！只要你在东方探出一丝身影，我就可以找到狄米特雷斯这家伙向他报仇雪恨了。(睡去。)

(朴克及狄米特雷斯重上。)

朴克 哈！哈！哈！胆小鬼！你怎么不敢过来？

狄米特雷斯 你要是有胆量，就站在原地等着我；你的把戏我都明白，你故意跑在我前面，东窜西窜，到那儿都不敢停下来，也不敢跟我打照面。你现在在哪里？

朴克 过来呀你，我就在这儿。

狄米特雷斯 哼，你在戏弄我。假如天亮后让我看见你，你当心你的狗命！现在，我跟烦了！我累了，地上虽凉也得躺下休息，我要静候白昼的降临。(躺下睡去。)

(海丽娜重上。)

海丽娜 疲乏的夜啊！漫长的夜啊！你为什么不能短一些呢？从东方升起，照耀大地吧！天亮了我就能在晨光中回到雅典，离他们远远的，他们三个都那么地讨厌我。睡眠请你发发慈悲，让我闭上悲伤的双眼，暂时忘却自己的可悲的处境吧！(躺下睡去。)

朴克 两男两女，应有四个才对；

已经有三人，那还有一个在什么地方？

哈哈她来了，愁容满面，

爱神太淘气，总是惹人伤心烦恼！

(赫米亚重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赫米亚 我从未感到如此的疲乏，如此地伤心！浑身沾满了露水，我的衣服也被荆棘挂破了；我一步也走不动了，一步也爬不动了；我的两条腿好像不是我的。一点也不听使唤。我还是在这儿休息一会儿等待天亮吧。如果他们俩要决斗，上天请你保佑拉萨特吧！（躺下睡去。）

朴克 怀心事，昏昏睡，
我有仙药，祛幻觉，
前尘往事云里烟。（把草汁挤在拉萨特眼上）
天明又见旧人脸，
热泪满眶，情不禁，和好如初爱意浓。
俗语说得好，各人都有各自的另一半，
你醒来你就会明白。
四角恋爱，
两对正好；
失爱复得，
幸乎！幸乎！（下。）

第四幕

第一场 树林中。拉萨特、狄米特雷斯、
海丽娜、赫米亚，睡正酣。

（提泰妮亚及鲍顿上，众仙随侍；奥布朗潜伏在他们身后。）

提泰妮亚 过来，和我一起坐在花床上。让我爱抚你可爱的脸庞；在你柔滑的头颅上插朵芬芳的玫瑰；让我亲吻你美丽的大耳朵，我温柔的小乖乖！

鲍顿 豆花在吗？

豌豆花 在。

鲍顿 把我的头搔搔，豌豆花。蜘蛛网先生吗？

蜘蛛网 在。

鲍顿 蜘蛛网先生，好先生，把您的刀取出来，去把那停在蓟草叶尖上的红尾巴的野蜂儿给我杀了；然后面，好先生，你帮我把蜜囊儿取下来。做这事您别急于求成，先生；而且，好先生，留心别把蜜囊儿给戳破了；我可很不乐意见您淹死在蜜囊里头，先生。芥子先生在哪儿？

芥子 在。

鲍顿 请把您的手儿伸给我，芥子先生。您也不要多礼，好先生。

芥子 你有什么吩咐？

鲍顿 没有什么，好先生，只是帮蜘蛛网武士来搔搔痒。咱确实该理发了，先生，因为咱觉得脸上毛烘烘的。咱是头感觉特别敏锐的驴，只要一根毛把咱弄痒了，咱就非得搔一搔不可。

提泰妮亚 你要不要来点音乐，我亲爱的？

鲍顿 咱对音乐还颇有点研究。咱们听听锣鼓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提泰妮亚 那么好人，你想吃点什么呢？

鲍顿 嗯那就来一堆干草吧；要是您有上好的干麦秆，咱也可以饱餐一顿。咱琢磨着，怪想吃干草来着；好干草，真是美味呀，啥也没法比。

提泰妮亚 我手下有个富于冒险精神的小仙，它可以替你到松鼠的仓里弄些新鲜的榛栗来。

鲍顿 咱宁愿吃一两把干豆子。但还是谢谢您，吩咐您那些人下去别惊动咱们吧，咱现在有点睡眼朦胧。

提泰妮亚 好好睡吧，我想让你睡在我的臂弯中。神仙们，散去吧吧。（众仙下）菟丝子就是这样温柔地绕着可爱的金银花；女萝也就这样缱绻着老榆树的粗枝。啊，天晓得我多么爱你！天晓得我多么热恋你！（同睡去。）

（朴克上。）

奥布朗 （上前）欢迎你，好罗宾！你有没有见到这种可爱的景象？对于她的痴恋我开始有些不忍心了。刚才我在树林后撞见她正忙着为那头可憎的蠢驴寻找爱情的礼物，我就骂了她一顿，又跟她吵起来，因为那时候她正把芬芳的鲜花装饰成花环的样子，戴在他那毛乎乎的额角上；原来饱满晶莹、粒大如珍珠的露水，如今却像眼泪一般含在那美丽的花心中，盈盈欲滴，就像痛心着它们所受的污辱。我尽情地把她奚落了一番，然后她低声下气地恳求我别生气，于是我便乘着这个机会向她讨那印度小孩儿；她二话没说就把他让给了我，并且差她的仙侍把他送到了我的寝宫。既然现在我已经得到了这个孩子，我将解除去她眼中这种讨厌的迷惑。好朴克，你去把这雅典乡下人头上的驴头取下，这样他和大家一同在早上醒来时，就会一起回到雅典去，把这晚间发生的一切当作一场恶梦而已。但是先让我把仙后中的魔法解除了吧。（以草轻触她的眼睛）本性回，幻景消。这朵女贞花采自月老的庭园，丘彼特的小花胜不了它！喂，提泰妮亚，你醒

醒，我亲爱的！

提泰妮亚 噢！我亲爱的奥布朗！我看见了曾有过怎样的幻景啊！好像我和一头驴子恋上了！

奥布朗 那边躺着的就是你的心上人。

提泰妮亚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现在觉得他的模样是多么令人厌恶！

奥布朗 别作声。罗宾，把他的驴头取下来。提泰妮亚，让你的人奏乐吧，让这五个人全无知觉的睡去。

提泰妮亚 来，把那催眠的柔婉乐声奏起来！（乐起。）

朴克 等你睡醒了，蠢汉，睁开你的傻眼睛到处看看。

奥布朗 奏下去。过来，我亲爱的王后，让我们携手同行，让我们跳起那震动大地的舞蹈。现在我们已经和好如初了，明天夜半我们一同去狄修斯公爵府中用庄严欢快的舞蹈，祝福他全家幸福安康。而这两对忠心的恋人的婚礼也将在那里和狄修斯的同时举行，让所有的人心中都充满快乐。

朴克 仙王，仙王，注意听，我听见了清晨的百灵。

奥布朗 仙后，让我们静静地，

追随夜的影；

环绕世界，

赛过明月的光流！

提泰妮亚 我的主上，请你一面飞，

一面告诉我这一切，

他们从哪里来，

我怎么会和他们同睡。（齐下。幕内响起号角。）

（狄修斯、西博律特、伊齐斯及随从等上。）

狄修斯 他们俩谁去给我把猎奴找来。现在我们已举行完五月节的仪式，但时辰尚早，所以我的爱人可以听听我猎犬的吠声。把它们带到西面的山谷里；快去给我把猎奴找来。美丽的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后，我们到山顶上去吧！去领略猎犬们的吠声和山谷的回声互相应和的美妙音乐。

西博津特 我曾同赫刺克勒斯和卡德摩斯一起在克里特岛的树林中狩猎，他们用斯巴达的猎犬围猎巨熊，那种雄壮英武的吠声我以前从未听到过；不仅仅是在树丛里，甚至天空和群山，乃至附近的一切区域，似乎都溶入了这种交互的呐喊中。我从未听到过那般和谐的喧声，那般动听的雷鸣。

狄修斯 我的也是斯巴达猎犬，一样下垂的下颚，一样沙黄色的毛；它们长着两扇可以扫除朝露的耳朵；它们的膝盖也是弯曲的，并且它们的喉头就像忒萨利亚种的公牛一样长着垂肉。它们跑起来不是很快，但它们的吠声却高低不一，相和着就像钟声那般协调。无论是在克里特、斯巴达或是忒萨利亚，都找不到我这么一队猎狗能和猎人的号角相互应和，叫得这般悦耳；你听过了之后便知我此言不虚了。但是等一等，躺在这儿的都是何方仙女？

伊齐斯 回殿下，那儿躺着的是我的女儿，还有拉萨特、狄米特雷斯和海丽娜，奈达老人的女儿。我不晓得他们怎么会在这儿。

狄修斯 他们一定是早早的来行五月节的礼，因为得知我们要来，所以想赶到这儿来加入我们的仪式。可是，伊齐斯，如果我没记错，赫米亚应该今天作出她的选择了吧！

伊齐斯 殿下，您说的很对。

狄修斯 让猎奴们用号角声把他们惊醒。（幕内号角及呐喊声起；拉萨特、狄米特雷斯、赫米亚、海丽娜四人均惊醒起）早安，朋友们！情人节早就过去了，你们这几只鸟怎么等到现在才想到配对呢？

拉萨特 殿下恕罪！（余人皆并跪下。）

狄修斯 你们都起来吧。我知道你们两个是死对头，怎一下

子相处得这样融洽，睡在一块儿，再也不互相猜忌，不再作对了呢？

拉萨特 殿下，我现在却不是很明白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怎样回答您的话才好；但是我敢发誓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躺在这里；但是我想——也不瞒您，记得了，对一点不错，我是和赫米亚一起到这儿来的；我们本计划逃出雅典，逃避严峻的雅典法律，然后我们俩就可以——

伊齐斯 行了，行了，殿下；让他们别说了。我请求依法惩治他，他们竟然打算私奔，反了！狄米特雷斯，你听听他们打算用那种伎俩愚弄我们，抢走你的妻子，违抗我的意愿。

狄米特雷斯 殿下，海丽娜通知我他们要私奔的消息，并且告诉我他们要到这树林中碰面；盛怒之中我也就追踪他们到这儿来了，海丽娜因为对我太痴心也跟着我到这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但确实是存在这股力量——现在我对赫米亚的爱就像春日的霜雪一样溶化了，现在回想起来，就好比回忆一段童年时心爱的玩具，我想说我所有的忠诚、所有的心意、所有的情愫，都只为海丽娜一人。其实我在认识赫米亚之前，殿下，就曾发誓和她长相厮守；但那时的我就像生病的人，对这种珍肴提不起任何兴致，可是等到恢复健康，也就回复了正常的胃口。现在我渴望得到她的爱，我会永远珍爱她，永永远远忠心于她。

狄修斯 俊秀的恋人们，在这里遇到你们太巧了；待会儿我再听你们把这段故事讲完。伊齐斯，只好委屈委屈你的意志了；这两对年轻人不久便会跟我们一起在神庙中永缔良缘。现在清晨差不多过去了，我们本来打算狩猎去也只好改天了。过来，年轻人跟我们一道回雅典吧；我们三对，我要大摆宴席。亲爱的西博律特过来。（狄修斯、西博律特、伊齐斯及随从下。）

狄米特雷斯 世事真是难于捉摸，就像远山的云雾一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赫米亚 我觉得现在我双眼所见的事物都是那么模糊，好像一切都是双的。

海丽娜 我也有这种感觉。我终于得到了狄米特雷斯，就像得到了一颗宝石，好像是自己的，又好像不是。

狄米特雷斯 你们断定我们现在是醒着的，不是在作梦吗！我觉得我一切都像在梦里。公爵是不是刚才在这儿亲口对我们说，让我们跟他走？

赫米亚 确实如此，我父亲刚才也在。

海丽娜 西博律特也在。

拉萨特 确实是他让我们跟他一起到神庙去。

狄米特雷斯 那我们确实不是做梦了。他让我们跟他走；一路上向他讲我们的梦。（齐下。）

鲍顿 （醒）轮到咱们说尾白了，请你们跟咱打个招呼，咱就会应声的；咱的下句台词是，“美艳无双的皮拉摩斯。”喂！喂！彼得·昆思你在吗！布鲁特，风箱匠！斯诺特，补锅子的你在哪里！斯塔佛林！这帮混蛋！全都脚底抹油开溜了，就把咱一个人落在这儿睡觉吗？咱刚才看见了一个可真是怪异得不得了幻象，咱大概是做了个梦。这个梦大概也没有人说得清楚；要是谁想试着解释这个梦，那他肯定是头蠢驴。咱好像觉得——唉谁也说不出来那是啥东西；咱好像觉得——咱好像感到——但要是谁能确定地说出那是什么东西，那他肯定是一个蠢货。咱的那个梦啊，是人们的眼睛未曾见过，人们的耳朵未曾听过，人们的手也未曾触摸过，人们的舌头品尝不出什么味道，人们的心怎么也不会弄清那究竟是怎样一个梦。咱回去让彼得·昆思给作首歌儿记载这个梦，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鲍顿之梦”，因为这个梦太神奇了；咱要在戏演完后为公爵大人唱这支歌——唉，干脆等咱蹬腿之后再唱吧。（下。）

第二场 雅典。昆思家

（昆思、布鲁特、斯诺特、斯塔弗林上。）

昆思 你们有没有派人到鲍顿家里瞧瞧？他现在都没回家吗？

斯塔弗林 谁也不知他在哪里。他没准是让妖精给拐了。

布鲁特 要是缺了他，咱们这出戏可就演不了啦；没他就不成，是不是？

昆思 那自然是演不下去；除他之外整个雅典城里就没有第二个人更适合演皮拉摩斯。

布鲁特 无人能演；在所有的雅典手艺人中他真可以算是最聪明的一个。

昆思 没错，而且他这人也是顶好；喉咙好的不得了，吊起膀子来真是没得说的。

布鲁特 不对，你刚才该说“吊嗓子”。吊膀子，哦！老天！犯这种错误可真够难为情的。

（斯纳哥上。）

斯纳哥 诸位，公爵大人和两三位贵人小姐刚从神庙里出来，他们一起结了婚。要是咱们的戏能照样排下去，对咱们大家是好处大大的！

布鲁特 哎呀，好蠢的鲍顿！他这辈子就再不能享受一天六便士的报酬了。他本来可以每天拿到六便士的。我们可以赌咒要是公爵大人见了他扮演的皮拉摩斯，绝对会赏给他六便士一天的报酬。他本应该每天得到六便士的；他扮演的皮拉摩斯，就应该拿六便士一天的报酬，一个子儿也不能少。

（鲍顿上。）

鲍顿 孩儿们这帮伙计们在哪里？好乖乖你们在什么地方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昆思 鲍顿！哎呀，你来得太及时了，这真是最幸运的日子，最快乐的时候！

鲍顿 大伙静静，咱要给大家讲件古怪稀奇的事儿，可你们谁也不许问是什么事；因为要是咱告诉你们，咱就不算得真正的雅典人。但我会如实地告诉你们，包括细节，一点不漏。

昆思 那就开始吧，好鲍顿。

鲍顿 我自己的事我可一个字也不会透露。咱要告诉你们的就是，公爵大人已经正餐完毕。现在把你们的衣服都收拾打点一下，胡须上的绳子一定要坚牢，舞靴的缎带也要用全新的；咱们就在宫门前碰头；各人把自己的台词记熟了；总而言之，咱们的戏批准上演了。不管怎么样，提斯柏可必须穿干净点的衬衣；另外扮狮子的那位可别把指甲给剪了，狮子要有锋利的脚爪露在外头。最要紧的，诸位可得记牢了，千万不能吃洋葱和大蒜，因为那会把人家熏死；我相信看完咱的戏他们说，“这出喜剧可真不错。”去吧！就说这么多，大伙散了吧！（同下。）

第五幕

第一场 雅典。狄修斯宫中

（狄修斯、西博律特、费劳斯特拉特、诸大臣、及侍从等上。）

西博律特 狄修斯，这些情人们所说的话也太出奇了。

狄修斯 奇怪得简直难以置信。我对这些离奇的传说和古怪的神话向来就是不相信的。情人和疯子们都富于幻想，易于想入非非，他们所感受到的一切远非冷静分析和理智所能解释的。疯子、情人和诗人，这三类都是幻想的产物；疯子所见到的鬼，多得广大的地狱也不能容纳；同样疯狂的是情人，他们能从埃及人的丑脸上看出海伦惊世绝伦的美貌；诗人的眼睛在灵感迸发之时，轻轻一转就能从天堂看到人世，从人世看到天堂。想像具有把不知名的事物用一种巨象表现出来的能力，加上诗人的妙笔再使它们具有了如实的形象，这样虚无飘渺的东西也会有了处所和姓名。丰富的想像往往具有这样的本领，一旦领略到一些快乐，便会相信那种快乐的背后有这么一个造乐之人；夜间一旦感到恐惧，一株灌木瞬间……便会变成一头张牙舞爪的熊。

西博律特 但他们描述的他们在夜里的全部经历，以及他们变得跟以前不大一样的事实，又足以表明那绝不单单是幻想。他们的故事确实怪异惊人，但也绝非毫无可信之处。

狄修斯 那一班情人快快乐乐地走来了。

（拉萨特、狄米特雷斯、赫米亚、海丽娜上。）

狄修斯 恭喜你们！恭喜我的朋友们！愿你们心中爱情之花长开不败！

拉萨特 愿更大的幸福长伴殿下左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狄修斯 来，晚饭之后，睡觉之前的三个小时该如何打发呢？是不是应该用戏剧或是舞蹈来助兴？我们的戏乐之宫在哪里？他们给咱们准备了什么消遣来着？有没有准备一出戏剧可消除空虚的时辰里那无名的焦虑呢？把菲劳斯特莱特叫来。

费劳斯特拉特 微臣在，尊敬的殿下。

狄修斯 你说说，你都准备什么节目了？有些什么戏剧或是音乐之类的娱乐？要是你什么都没有，我们怎么打发这段漫长的时光呢？

费劳斯特拉特 这儿有一张预备好的各种戏目的名单，请您过目，殿下自己挑选喜欢的节目。（呈上名单。）

狄修斯 “马人之战，一个雅典太监伴竖琴而唱”那个我们没兴趣，我已经跟我的爱人讲过这一段记载我姻兄赫刺克勒斯非凡武功的典故了。“醉酒者酒后闹事，想杀特雷斯诗人的故事”是出旧老戏，上次为庆祝我征服忒拜凯旋而归时就已经表演过了。“九缪斯神哀悼学术的惨死”。那段戏过于嘲讽尖刻，不适于在婚礼这样的场合表演。“关于年轻的皮拉摩斯及其爱人提斯柏的冗长的短戏，悲哀的喜剧”。悲哀的喜剧！冗长的短戏！那简直是就是在说炽热的冰，滚烫的雪。这种矛盾该怎么样才能调和呢？

费劳斯特拉特 殿下有所不知，这戏总共只有十来个字那样长，当然是可以称作短戏；但即使如此也会让人嫌它过于冗长，叫人看得心生厌倦；因为寻遍全剧，找不到一个字是用得得体的，也找不到一个演员把他的角色驾驭的适如其份的。那出戏确实很是悲哀，殿下，剧中的皮拉摩斯企图自杀。我看过他们的预演，说老实话我确实热泪盈眶；但那都是因为这出戏实在过于可笑，让人忍不住流泪，但那是开心的泪水。

狄修斯 这戏的演员是些什么人呢？

费劳斯特拉特 他们都是在雅典城里作粗活的乡下汉子。在

这以前他们从未动过脑筋，今番为了给殿下下的婚礼助兴，才绞尽脑汁地排演了这出戏。

狄修斯 好，就让他们来表演一下吧。

费劳斯特拉特 不，殿下，那是不配在您面前献丑的。我看过他们的预演，简直是无法登大雅之堂；除非您能欣赏他们的一片诚心和苦苦准备的勤辛。

狄修斯 我还是想看看他们的表演，因为任何出于诚心和忠诚的礼物，总有它的可取之处。让他们上来。各位夫人女士们，大家坐好了。（费劳斯特拉特下。）

西博律特 我不乐意见到卑贱的人作超出他们本份的事，就算忠诚也会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得一无是处。

狄修斯 啊，亲爱的，我想他们不会演得那么糟的。

西博律特 他不说他们对演戏一窍不通吗？

狄修斯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会显出我们的大度，虽然他们的劳动从艺术上讲无甚价值，他们仍能获得我们的嘉奖。他们的错误可以作为我们取笑的谈资。我们不必过于在意他们可怜的忠诚所不能取得的成果，而体谅他们的一番辛勤。我所到之处，那些所谓学富五斗的人为了迎接我，特意准备了欢迎词；但是一见我的面，便浑身发抖、脸色苍白，往往只能说出一半，背熟了的话也全都忘了，吓得什么也说不出，到头来一句欢迎我的话都没有说。但是相信我，亲爱的，我已从他们的无言中领受到他们欢迎的一番诚意；他们的诚恐忐忑不安表现出，并不亚于任何口若悬河和毫无忌惮的雄辩。所以，亲爱的，依据我能体会的，无言的纯粹所表达的情感比什么都要丰富。

（费劳斯特拉特重上。）

费劳斯特拉特 回殿下，念开场白的准备登场了，听您的吩咐。

狄修斯 让他开始吧。（喇叭奏花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昆思上，念开场白。）

昆思 若有得罪，可千万别见怪。咱们绝对是一番好意，只不过想要显显微薄的技艺，咱们那才是本意。咱们因此到宫里。只求让列位乐一乐，否则我们就不来了，如果咱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列位，请多多包涵。演员马上都将陆续登场，让大家看个端详。

狄修斯 这家伙全然不顾句读。

拉萨特 他念他的这段开场白就像头顽皮的小马，到处乱撞，该停的时候不停，不该停的时候却止步不前。殿下，这确实是个好教训，单单会讲话还不成，还必须讲得对。

西博律特 没错，他就像个初学吹笛的小孩子，稀哩哗啦完全没调。

狄修斯 他说的话像是一堆缠在一起的链锁，一点不缺，可是全无章法。接下来谁登场？

（皮拉摩斯及提斯柏、墙、月光、狮子等上。）

昆思 诸位大人，你们大概会奇怪这帮人怎么一齐上台。尽管奇怪吧，但你自然而然就会明白。这位是皮拉摩斯，要是你们愿意认识他；而这位漂亮的姑娘当然就是提斯柏啦。那个身上涂满了石灰和粘土的，是饰演墙头的，就是那堵把两个情人分开的坏墙头；所以这两个可怜的情人只好透过墙缝低声谈话，这个务必要求和大家讲明白。至于这个手提灯笼，牵着小狗，手握着柴枝的人代表月光；你们或许觉得，两个情人在月光下到尼纳斯的坟头谈情说爱这个主意也不坏。而这头凶恶的畜生则是狮子，那晚忠心的提斯柏比她的情人先到约会的地方，却让狮子给吓跑了，也可说是被它吓得落荒而逃；慌乱之中，她丢落了她的外套，因为外套让那只恶狮子咬在了它的血盆大口中，所以弄得血迹斑斑。不久之后，皮拉摩斯，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少年，也来了，一见地上他那忠实的提斯柏的血迹斑斑的外套，二话没说抽

出他的光闪闪的宝剑，对准自己的胸脯不由分说地刺了下去。等到躲在桑树的树荫里的提斯柏发现了倒地而死的情人，使用同一把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至于剩下的一切，我让狮子、月光、墙头和两个情人给你们细细道来，他们上场了，你们就会明白。（昆思、皮拉摩斯、提斯柏、狮子、月光同下。）

狄修斯 我搞不懂狮子要不要开口讲话。

狄米特雷斯 殿下，这个勿用置疑，如果一帮驴子都会讲人话，狮子也不会例外。

墙 吾乃斯诺特，在这出戏里由我扮做墙壁；但我可不是一堵普通的墙，而是一堵有裂缝的墙，皮拉摩斯和提斯柏两个情人常常凑着那条裂缝偷偷地低声交换情话。这石灰、这粘土、这砖头，都表明咱是一堵真正的墙头，而非冒名顶替。这儿呢就便是那条缝儿从右到左，那两个心虚的情人就是在那儿讲悄悄话。

狄修斯 我从未期望石灰和泥土筑成的东西，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难得难得！

狄米特雷斯 殿下，我也不曾听说过比这更富口才的。

狄修斯 皮拉摩斯走近了墙边。听他说些什么！

（皮拉摩斯重上。）

皮拉摩斯 你这黑着脸的夜啊！漆黑的夜啊！

白天刚过去，夜啊，你就来啦！

我的夜！我的夜！唉呀！唉呀！唉呀！

咱好担心咱的提斯柏来不了啊！

贴心的、亲爱的墙啊！墙啊！

你狠心地隔开了咱两人的家！

贴心的、亲爱的墙啊！墙啊！

你的裂缝呢？让咱向里头说句话吧！（墙举起手指叠作裂缝状）

殷勤的墙！你心肠太好了！上帝保佑你！谢谢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是咱啥都看不见、看不到，我的爱人。

墙啊你可恶！虽然不让咱见见可爱的提斯柏。

我诅咒你，因为你居然狠心地把咱骗！

狄修斯 这墙可是没有知觉的，我觉得他应当反驳才对。

皮拉摩斯 没有的事，尊敬的殿下，是的，墙不能回嘴。因为“把咱骗”是提斯柏接下去的尾白；她马上就要登场，咱就可以在墙缝里看见她。你们等着吧，你们会发现我说的一点不错。她从那边过来啦。

（提斯柏重上。）

提斯柏 啊墙！你常常听见咱的呻吟，

却活活将咱俩分开！

咱的樱唇常把你的砖头吻，

你那用泥砌得密密的砖头。

皮拉摩斯 咱那边有声音；咱得去瞧瞧，

或许就是提斯柏呢。

提斯柏！提斯柏

我可爱人儿！我想你。

皮拉摩斯 我的爱，咱是你那痴心的情郎。就像里芒德，咱心里就只有你一个永无变更。

提斯柏 咱就像海伦，爱到死把咱们分开。

皮拉摩斯 沙发勒斯对待普洛克勒斯也没有我这样深情。

提斯柏 你就是普洛克勒斯，咱就是沙发勒斯。

皮拉摩斯 啊，请你从这堵万恶的墙缝中送给咱一个吻！

提斯柏 咱只能吻到墙缝，却一点也碰不到你的嘴唇。

皮拉摩斯 咱们到宁尼的坟头相聚好吗？

提斯柏 我不顾性命也会去，马上就动身。（二人下。）

墙 现在咱扮墙头的任务已经完成，因此咱就可以退下了。
（下。）

狄修斯 现在把这两家人隔开的墙头已经倒了。

狄米特雷斯 殿下，要是墙都像这样不声不响地去爱偷听，那真是没有办法。

西博律特 这是我听到过最愚蠢的一出戏！

狄修斯 就算最好的戏剧也只能展现人生的某个片段，而最坏的只要借助想像，也就不那么坏了。

西博律特 那也一定是你的想像，而不是他们的。

狄修斯 如果我们想像他们就像他们想像自己那样，那么他们也可以算得很好的人才了。看两个好东西登场了，一个是人，另一个是狮子。

（狮子及月光重上。）

狮子 各位太太小姐们，你们如此心软，以至于见到一头小老鼠在地板上爬着就会发抖，那如果你们看见一头凶恶的狮子狂吼时，又会吓成怎样呢？但是请你们不必担心，咱实际上是细木工匠斯纳哥，既没有公狮的凶猛，也没有母狮的剽悍；要是一头真狮子冲进来，那咱才倒霉呢！

狄修斯 这是一头善良的畜生，很有良心。

狄米特雷斯 殿下，没有比它心肠更好的畜生了。

拉萨特 但是论勇气这头狮子充其量也只是一只狐狸。

狄修斯 说得好，而且按他的思虑则跟一只鹅差不多。

狄米特雷斯 这个我不同意，殿下；因为他的勇敢并不带半点“思虑”，而一头狐狸却能把一头鹅给拖走。

狄修斯 我敢肯定，他的“思虑”带不动他的“勇敢”，就像一只鹅对一只狐狸那般无可奈何。好，别争了吧，让我们听听月亮说些什么。

月光 我手中的这盏灯笼代表着一弯新月；

狄米特雷斯 那就应当把角装在头上才对呀。

狄修斯 他才不是新月呢，圆圆的怎会有角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月光 这盏灯笼代表着有角的弯弯的新月；而我则是那月亮里的小仙。

狄修斯 这就大错特错了。那样一来人就应该呆在灯笼里；否则他怎么算得上是月亮里的小仙呢？

狄米特雷斯 他担心被烛火给烧了呗，所以才不敢进去。

西博律特 这月亮真叫人生厌；一点变化都没有！

狄修斯 看他那昏昏沉沉的样子，也只是一轮残月罢了；但是不管怎样为礼貌起见，我们还得忍耐下去。

拉萨特 说下去，月光。

月光 总而言之，就是说这灯笼代表月亮；咱就是那月亮里的小仙；这柴枝是属于我的；狗也是。

狄米特雷斯 嗨，这些东西都应该呆在灯笼里，因为事实上它们都在月亮里。但是静听，提斯柏过来了。

（提斯柏重上。）

提斯柏 我站在宁尼老人的坟前。可咱的情哥哥呢？

狮子 （吼）啊！——（提斯柏跑下。）

狄米特雷斯 吼得好，狮子！

狄修斯 跑得好，提斯柏！

西博律特 照得好，月亮！确实，这月亮的姿态很不错。
（狮子撕破了提斯柏的外套，下。）

狄修斯 撕得好，狮子！

狄米特雷斯 接着皮拉摩斯来了。

拉萨特 然后狮子也不见了。（皮拉摩斯重上。）

皮拉摩斯 亲爱的月亮，咱多谢你和你的月光；

谢谢你，你的月光是那么的皎洁！

在你那温柔闪烁的月光下，

咱要把提斯柏的秀色看个够。

但是且慢，啊讨厌！

老天！可怜的英雄啊！
这是怎样一副悲惨的景象！
眼睛，你可看清？
这怎么可能呢？
我可爱的宝贝，小乖乖！
你的外套上，
怎么沾满了血点？
来吧，残酷的恶神！
快让我的生命早日解脱；
舍弃身后的一切；
了此残生！

狄修斯 这一种深情还有失去朋友的悲痛，怎能不叫人面带愁容呢？

西博律特 该死！我真有点怜悯这人了。
皮拉摩斯 老天啊！你为什么要让狮子存在，
让它吞噬我的爱人？
她在一切活着爱着的人中，是——
一个最美丽最动人最可爱的女子。
眼泪！尽情地流淌吧！
咱要抽出宝剑，
在咱的胸前划过，
当剑刺穿了左胸，
心儿也就不再跳动，
这样咱就——
现在我的生命已经去了，
现在咱已经死了，
咱的魂灵升到了天堂；
停止照耀吧！太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月亮，你也走了吧！（月光下）

咱已死了、死了、死了。（死。）

狄米特雷斯 这不算是双亡，分明是单亡，因为他死时是孤零零的。

拉萨特 他这样死去，非但不能成双，而且成单也没有可能；他已经消亡了。

狄修斯 如果现在去把外科医生请来，兴许他还能活过来哩，就算做一头驴子也不坏！

西博律特 提斯柏还会回头寻找她爱的人，性急的月亮，怎么这会儿就下去了呢？

狄修斯 借助星光她就可以看见他的，现在她来了。等她对她的爱人抹上一把眼泪，这出戏也就结束了。

（提斯柏重上。）

西博律特 对于皮拉摩斯这样一个活宝，她大可长话短说；我希望她的台词别太长。

狄米特雷斯 她跟皮拉摩斯比起来可真是不相上下。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和这种男人结婚，也保佑我们不要把这种女子娶回家！

拉萨特 她那柔美的眼神已经看见他了。

狄米特雷斯 于是悲然放声。

提斯柏 你睡着了吗，我的好人儿？

啊！你不会是死了吧？咱的小乖乖！

我的皮拉摩斯啊，你醒醒啊！

说话呀！说呀！你听见我了吗？

天啊！你真的死了！一堆黄土；

将要覆上你的双目。

你的唇像百合那般苍白，

你的鼻子红得如樱桃那般可爱，

你的黄樱草一般的脸孔，
不在了，不在了，
情人啊，请你哀悼！
他的眼睛如青叶般得绿。
三位命运女神，
请你们来到我身边，
伸出你们白玉般的手，
在血里泡一泡——
因为你们的一剪刀，
他的生命线从此断种。
舌头，别再多言！
我也要用这柄好剑，
刺穿咱的胸膛。（拔剑自刎）
我的朋友们再会了！
提斯柏去了；
朋友们再见了，再见了，（死。）
狄修斯 只有让月亮和狮子来埋葬他们了。
狄米特雷斯 是的，墙头也可以帮忙。

鲍顿（跳起）不对，咱说呀，那堵隔开他们两家的墙早就已经倒了。他们是要听听收场白呢，或是由咱们两个表演一段贝格摩舞呢？

狄修斯 收场白也就免了吧，因为你们的戏剧不必说任何原谅的话；所有演员都死了，这能责怪谁呢？是的，如果由这本戏的作者本人来演皮拉摩斯，并且以他在提斯柏的袜带上吊死收场，那倒是一出不错的悲剧。你们这出戏确实演得很好。收场白就算了，还是跳一段你们的贝格摩舞吧。（跳舞）午夜的钟声已经敲过了十二点；恋人们，回去睡吧，现在也该是神仙们出游的时候了。我恐怕我们明天早晨会睡过头，因为今晚睡得太晚。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粗劣的戏剧中时光不知不觉的消磨了。我的朋友们，快去睡吧。庆典会延续半月之久，每夜都有不同的消遣。（众下。）

第二场 场景同前

（朴克上。）

朴克 我听见饿狮在咆哮；

豺狼对月长号；

农夫们鼾声已起，
结束了一天的劳作。

残火仍在发亮，
枭鸟叫得人胆寒，
愁病的人听起来，
仿佛看见死亡来到。

夜深了，
坟墓张开了它的大口，
千百幽灵在游走，
跟着赫卡忒，
我们离开了赫奕阳光，
梦景幽灵一般，
与黑暗共驰骋。

先把神圣的屋子来打扫，
让大家尽情欢闹；
不再有扰人的小鼠，
还有那干干净净的门户。

（奥布朗、提泰妮亚及随从等上。）

奥布朗 屋中没精打采的炉火，
尚在微微地闪烁；
舞动着的精灵们，

就像花枝上的小鸟；
等我唱起一支歌儿，
大家一起舞起来。
提泰妮亚 先要把歌曲温习好，
每个字都要有味道；
然后大家一起为他们祝福吧！
拉起手，旋转！旋转！（歌舞。）
奥布朗 趁天未破晓，
让我们到处看看；
看一看新床，
赐福它吉祥。
祝愿这三对新婚燕尔，
愿他们白头偕老；
子孙满堂，
平平安安；
相貌堂堂，
没有一点遗憾；
什么黑痣什么缺唇，
什么疤痕。
还有那不一样的胎记，
都不会出现在他们身上。
我要用这神圣的露珠，
去浇灌门户，
祝福你屋子的主人，
永伴健康安宁。
去吧，去吧，莫迟疑；
天明时再会。（除朴克外皆下。）
朴克（向观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是我们这帮小仙
有幸负了诸位的心意，
烦请大家这样想想，
所有都会得到补偿；
种种幻景，
只不过是梦中的想象；
无聊的剧情，
其实也同梦一样荒诞。
诸位，千万别见笑！
如蒙见谅，定有改进。
如果我们有幸而免遭
一番嘘嘘的指责，
我们将会铭记在心，
朴克 生来从不骗人。否则骂朴克我混蛋。
朴克 我谨祝大家晚安。
再见了！蒙您赏光，
请您鼓鼓掌，谢谢您，谢谢！（下。）

威尼斯商人

剧中人物

威尼斯公爵

摩洛哥亲王 } 鲍西亚的求婚者
阿拉贡亲王 }

安东尼奥 威尼斯商人

巴萨尼奥 安东尼奥之友

葛莱西安诺 }
萨莱尼奥 } 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之友
萨拉里诺 }

罗兰佐 杰西卡的情人

夏洛克 犹太富翁

杜伯尔 犹太人，夏洛克之友

朗斯洛特·高波 小丑，夏洛克的仆人

老高波 朗斯洛特之父

里奥那多 巴萨尼奥的仆人

鲍尔萨泽 } 鲍西亚的仆人
斯凡法诺 }

鲍西亚 富家女嗣

尼莉莎 鲍西亚的女侍

杰西卡 夏洛克的女儿

威尼斯众士绅、法庭官员、狱史、鲍西亚家中的仆役及其他
侍从

地 点

一部分在威尼斯；一部分在大陆上的贝尔蒙特，鲍西亚的住宅所在地。

第一幕

第一场 威尼斯。某街道

（安东尼奥、萨拉里诺及萨莱尼奥上。）

安东尼奥 老实讲，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郁郁寡欢。你们说你们见我这副模样，就心生厌烦，可我自己何尝不觉得厌烦呢；可是我怎会任由忧愁上身，而这种忧愁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它从何而来，我却一无所知；忧愁已把我弄得呆呆傻傻，我简直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萨拉里诺 您的心是跟着您那张满了帆的船在海上飘荡呢；您的船恰似海上的达官富绅，大气豪华，面对周围小商船的频频行礼，不理不睬，只顾驾风飞驰。

萨莱尼奥 听我说，老兄，如果我也有这么一笔生意在外头悬着，我的大部分心思也一定会是挂着它的；我一定会不时地拔草观测风向，不住在地图上查对码头港口的名字；凡是与我那些货物命运有关的一切事情我都会关心，担心不已，所有这一切都足以引起我的忧愁。

萨拉里诺 就算是把热汤吹凉的一口气，也会吹得我心惊胆寒，只要我想到海上暴风将会对我的船造成怎样一场灾难。我每次见到沙漏，就会想起海，我好像看见那艘装满货物的商船在滩上搁了浅，船整个倒了过来，它的高高的桅墙吻着它葬身泥沙。每当我上教堂，看见那石质的神圣建筑，我怎会不马上记起？那些危险的暗礁，只消在我那艘船的船舷轻轻一触，满船的香料顷刻之间就会倒向大海让奔涌的波涛披上我的绸缎；转瞬之间价值连城的货物化为乌有，想起这番情景，我怎能不担心呢？或许这种情形会果真发生，叫我怎能不发愁呢？不用说，我也知道安东

尼奥是在担心他的那船货物呢！

安东尼奥 是这样相信我；我感谢命运，我的生意的成败并非全然掌握在一艘船上，也并不仅仅限于一处地方；我的所有财产，也并不会只是因为某年的盈亏而就大受影响，所以我并非在为我的货物忧愁。

萨拉里诺 啊，那么您恋爱了？

安东尼奥 呸！胡说什么呢？

萨拉里诺 那不是恋爱是什么？依我看，您忧虑，是因为您不快乐，就像当您笑笑跳跳，说您很开心，是因为您不忧虑一样，就是这么简单。我以二脸神雅努斯的名义发誓，上天造人，原本就是无奇不有的：有老是眯着眼笑不住的，就像鹦鹉看见吹风笛的一般；而有的人呢则是终日眉头紧锁，即使涅斯托发誓说那是个有趣的笑话，他也不肯露出他的牙齿，扮出一副笑脸来。

（巴萨尼奥，罗兰佐及葛莱西安诺上）

萨莱尼奥 巴萨尼奥，您尊贵的朋友，和葛莱西安诺、罗兰佐都打那边过来了。再会了；既然您有了更好的同伴，我们就失陪啦。

萨拉里诺 如果不是您的好朋友过来了，我一定会把您逗乐了再走。

安东尼奥 我十分珍视你们的友谊。照我看呀，大概还是因为你们自己有事，所以找个借口脱身吧？

萨拉里诺 早上好啊，诸位。

巴萨尼奥 我说两位，咱什么时候才能再聚在一起乐乐呢？你们近来对我们有些疏远了。必须得走吗？

萨拉里诺 只要您有空，我们一定奉陪到底。（萨拉里诺、萨莱尼奥下。）

罗兰佐 巴萨尼奥大爷，既然现在有安东尼奥陪着您，我们也要告辞啦；不过请您可别忘了吃午饭时咱们要在什么地方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会。

巴萨尼奥 我一定不会失约。

葛莱西安诺 安东尼奥，您看起来脸色不大好，您把人生看得太认真了；如果一个人有过多的思虑，也就失去了做人的乐趣。相信我，您近来变了许多呀！

安东尼奥 葛莱西安诺，我也只不过把人生当戏而已，每个人都在这个人生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一个角色，而我分到的则是一个悲哀的角色。

葛莱西安诺 那就让我来扮小丑吧。让岁月在嘻嘻哈哈的欢笑声中悄然无声息地逝去；宁愿用酒温暖我的肠胃，也不要让要命的呻吟冷却了我的心。分明是一个满身热血的人，为什么要正襟危坐，就像古旧的石膏像一样表情木然呢？分明醒着，为什么昏沉地像睡去了一般呢？为什么要为芝麻大的事生气？把自己弄得害一场黄疸呢？我跟你讲，安东尼奥，我之所以对你说这番话，正是因为我爱你：世上有这么一种人，故意在脸上作出一副心如止水的表情，以显示他们的冷静超凡，博得别人庄严智慧、思想深刻的赞誉；他们神情好像告诉别人，“我的话就是天之佳音，只要我开口，不许有任何狗乱叫！”啊，我的安东尼奥，我就晓得这种人，他们只不过是因为说话不多，而得到了聪慧的美名；可是我可以判定，只要是听见他们开口说话的人，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以后有机会，我慢慢给你讲这种人的趣事吧；所以你千万别用这悲哀的钓饵，去钓这无聊的美名了。来，罗兰佐。告辞了；等我吃完饭再来结束我的忠告。

罗兰佐 好吧，吃饭的时候见。我或许也属于他所说的那种寡言少语的人，因为葛莱西安诺从不让我有机会说话的。

葛莱西安诺 嘿，你只要继续跟我做两年朋友，你恐怕连自己口音也辨别不出了呢。

安东尼奥 再见，我会慢慢地学着做个快活的人。

葛莱西安诺 那就太好了；只有千牛舌和嫁不出的老姑娘，才应该沉默寡言。（葛莱西安诺、罗兰佐下。）

安东尼奥 他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

巴萨尼奥 全威尼斯城里就葛莱西安诺最会扯废话。他的理论就像藏在两桶糠里头的两粒小麦，你只有花上一整天的工夫才能把它们寻出来，可是等你找到了，你就会认为费这么大的气力，可真是一点儿都不值得的。

安东尼奥 好，您答应今天要告诉我您发誓要去秘密拜访的那位女子的名字，现在可以说了吗。

巴萨尼奥 安东尼奥，您又不是不清楚，我为了维持我那要命的排场是在怎样的煎熬，以至于把一份微薄的产业挥霍已尽；现在我对于不能再过以前的生活，也不怎么在意了；可我最苦恼的是怎样还清那由于挥霍无度而欠下的重债。无论从金钱或是友谊方面来讲，安东尼奥，我欠您的都太多了；正是因为你我的交情，我才敢大胆地向你倾吐我打算了却一切债务的计划。

安东尼奥 好巴萨尼奥，那您就说吧！只要您的计划和您做人一样光明磊落，那么我的钱就是您的钱，本人也可以由您差遣；我愿倾尽全力，助您一臂之力。

巴萨尼奥 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每当练习射箭时把一枝箭射得不知去向，便会用另一枝一模一样的箭射向同样方向，如果我看准了它落地的地方，这样就可以找回那失去的箭；冒双重风险，寻到两枝箭。我跟您讲件孩提时代的人事用来比喻，因为我下面要告诉您计划，是幼稚、很不成熟的。我欠了您好多的钱，而且像一个浪荡的败家子，把您的钱挥霍殆尽；不过您如果愿对着您射第一枝箭的方向，再射一箭，那么这回我必看准目标，如果不能把两枝箭一同寻回来，也至少可以还给您第二枝箭，我仍然是您感恩不尽、知恩图报的负责人。

安东尼奥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如果您现在用这种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转的话语向我寻求帮助，那只能是白费功夫；如果您怀疑我鼎力相助的诚意，那比耗尽我所有的财产还要让我难受。所以您只需对我说我该做什么，如果哪件事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必定会为您去办。您不妨开口。

巴萨尼奥 在贝尔蒙特有位拥有巨产的嗣女，美若天仙，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她出了名的贤德，在她的眼中，我有时可以感到她对我一片情意。她就是鲍西亚，与凯图的女儿，勃鲁托斯贤德的妻子相比，鲍西亚毫无逊色。而普天之下所有的人也都知道她的美名，声名显赫的求婚者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她长发的光泽就像传说中的金羊毛，而她居住的贝尔蒙特宛如神话中的王国一般，吸引着数不尽的伊阿宋慕名前来。啊，亲爱的安东尼奥！只要我拥有相当的财力，我就可以与他们中任何一人竞争，我相信我一定会达成心愿的，我很有把握。

安东尼奥 你也知道我全部的家当都还在海上；现在我既没有现钱，也没有任何货物可用来交换现款。所以我们只能凭着我的那么点信用，看它能否在威尼斯城里筹到一些款子；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力量去筹款，供你到贝尔蒙特去向那位美貌的鲍西亚求婚去，现在咱们两个就分头去打听谁肯把钱借给我们，我可以我的信用担保，或者是凭我的声望去帮你借借。（同下）

第二场 贝尔蒙特。鲍西亚。家中一室

（鲍西亚、尼莉莎同上）

鲍西亚 真的，尼莉莎，我这弱小的身体对这广大的世界实在是厌倦得不得了。

尼莉莎 我的好小姐，您的烦恼和您的好运一样丰富难怪您会对这个世界心生厌倦；可是依我看，吃得太饱的人，和没东西吃的人都会害病，因此合乎中庸之道才是最幸福的：荣华富贵的人易生白发，布衣素食倒能益寿延年。

鲍西亚 这话说得倒是很有道理。

尼莉莎 您要是能照着去做，那才不会枉费这番道理。

鲍西亚 如果把一件事情付诸实施就跟知道应该怎么做同样容易的话，那么小教堂早就变成了大礼拜堂，穷人的茅屋早就变成王侯的宫殿了。能遵从自己的训诲的才称得上是一个好的牧师；我可以教二十个人并吩咐他们应该怎么做，但如果让我做这二十个中的任何一个，遵行我自己的训诲，我就不能保证自己办得到。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制止感情泛滥，可是人一旦被感情所左右，也就会置严酷的法令于不顾；年少的人就像拒绝拘束的野兔，会跳过任何理智的篱网。可是我只在这边空发议论，对于我选择丈夫没有半点的帮助。唉，我不能空谈选择！我不仅无法选择我的意中人，也不能拒绝我厌恶的人；在世的女儿的心意，却要受过世的父亲的遗嘱所左右。尼莉莎，像我这样丝毫没有自己做主的余地，岂不是太难堪了吗？

尼莉莎 老爷一向贤能过人，大凡善人临终之时，必有神灵相处；既然是他定下的这抽签择婿的法子，让那能够在金、银、铅三匣之中选中他中意的那一只，便可成为您的夫婿，那么有幸猜中的，必定是值得您以身相许的。已经有这么多的王孙公子到来向您求婚，您有没有中意的呢？

鲍西亚 让你就把他们的名字一一道来，你提到一个，我就会对他略下评语；凭着我的评语，你就可以大致了解我对他们每个人的印象如何了。

尼莉莎 第一个呢就是那不勒斯的亲王。

鲍西亚 嗯，他呀，只是一匹小马而已；他不开口则已，只要一开口就会马呀马呀的说个不停，怎么怎么；甚至能够亲自为自己的马装钉马掌，在他看来也算是件足以自豪的本领。我甚至怀疑他母亲是不是跟铁匠有什么关系。

尼莉莎 那巴拉廷伯爵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鲍西亚 这人的眉头任何时候都也未展开过，好像在说，“爱不爱我，悉听尊便。”就是笑话也损不得他的一丁点儿笑容。年纪轻轻，就苦着一张脸，那老了怎么办？天天以泪洗面啊？我情愿和骷髅结婚，也不愿和这两人中的任何一个有任何关系；上帝保佑我千万别落在这两个人手里！

尼莉莎 那您那位法国贵族勒·滂先生如何？

鲍西亚 他妈生下了他，他也勉强算个人吧。我也知道取笑人不是件好事，可是他让我怎么说好呢！嘿！他比那不勒斯亲王更爱讨论他的马，而他皱眉的技巧比巴拉廷伯爵有过之而无不及。别人的缺点他都有，这样一来，甚至坏得也没他自己的特色；画眉一叫，他就跳；甚至会跟自己的影子比剑。我要是嫁了他，等于是嫁给了二十个丈夫；倘若他不爱我，我倒会原谅他，但是如果他爱我如痴如狂，我也是永远不会回报他这番心意的。

尼莉莎 那么您觉得那个英国的少年男爵，福康勃立琪怎么样？

鲍西亚 你知道我跟他一句话也没讲过，因为他听不懂我的话，他的话我也不明白。什么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他全不会至于我的英语程度，你是可以去法庭作证的。模样生得倒还齐整，但是，唉！谁愿意高兴对着个哑巴比划着谈话呢？还有他的服装多么古怪！我想他的衬衣是在意大利买的，他的裤子则是在法国买的，至于他的软帽却是德国货，他的谈吐举止，则是天南地北的都有。

尼莉莎 那他的邻居，那位苏格兰贵族您觉得怎样？

鲍西亚 他倒是深谙礼尚往来的道理，因为那个英国人曾经给过他一记耳光，他便发誓，时机一到，准时奉还；我想那法国人还给他作了担保，他已经签约，声明日后要加倍奉还哩。

尼莉莎 那您看那位年轻的德国人，萨克逊公爵的侄儿怎样？

鲍西亚 他早晨清醒的时候，已经很坏了，等到下午喝醉了，更是卑鄙；就算他好的时候，说他是个人都有些勉强，坏的时候呢，和畜牲也就不相上下。万一我遭遇最不幸的祸事，我也希望自己别跟他在一起。

尼莉莎 如果他愿意抽签，并选中了预定的匣子，到那时您如果不愿和他结婚，那岂不是违背了你父亲的遗嘱吗？

鲍西亚 所以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你要帮我在错误的匣子上放上满满一杯葡萄酒；要是他心中有魔鬼，面前又有诱惑，我相信他必定选中那只匣子无疑。我愿意做任何事，尼莉莎，只是别让我嫁给一个醉鬼。

尼莉莎 好小姐，您就宽心吧，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也得不到您。他们已经把他们的想法告诉我了，说他们如果不能用您父亲所定下的用择匣决定的以外办法得到您，那么他们就会动身回国。

鲍西亚 如果没人愿意猜匣子娶走我，那么我情愿贞洁地老死而终，这群求婚者都这么知趣真是件值得庆幸的，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我不是盼着他们早日离开的；求上帝祝福他们一路顺风吧！

尼莉莎 小姐，您记不记得老爷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文武兼备的威尼斯人曾跟着蒙特佛拉侯爵来过这里的。

鲍西亚 记得，是的，他是不是叫巴萨尼奥？

尼莉莎 正是，小姐；依我来，他是所有男子中间最值得佳人以身相许的。

鲍西亚 你说得没错，我看他也受得起这番夸奖。

（一仆人上。）

鲍西亚 出什么事了？

仆人 回小姐，有四位客人要来向您辞行；另外还有第五位，就是摩洛哥亲王，派人捎信来说，说他的主人决定今天晚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

鲍西亚 要是对这第五位客人的欢迎，就像我对那四位客人离去一样欢欣，那该多好。如果他德性如圣人，相貌如魔鬼，那么我更愿让他听我忏悔，而不是做我的丈夫，过来，尼莉莎。喂，你在我前面走。好不容易送走四个，怎么又来了一个呢？

（同下。）

第三场 威尼斯。某广场

（巴萨尼奥及夏洛克上）

夏洛克 三千元，是不是？

巴萨尼奥 没错，先生，就借三个月。

夏洛克 三个月为限，是不是？

巴萨尼奥 我已经告诉你了，安东尼奥可以签这笔钱借据。

夏洛克 安东尼奥签借据，是不是？

巴萨尼奥 你可以帮我吗？你可以答应我吗？你能不能给我个答复？

夏洛克 三千块钱，三个月为期，安东尼奥签借据。

巴萨尼奥 你觉得怎么样？

夏洛克 安东尼奥是个好人。

巴萨尼奥 难道有人说他不好么？

夏洛克 啊，不，不，不，不；我说他是个好人的意思是说他是个有些家底的人。不过他的家当现在遇到了麻烦：他有一艘商船到特里利斯去了，另外一艘到西印度群岛去了，交易所里还有人，他还一艘船在墨西哥，一艘在英国，此外还有别的买卖遍布海外，但说到底船是木头做的，水手也是些凡人，陆上有旱老鼠，水中有水老鼠，陆上有强盗，海上有海盗，更不用提狂风巨浪和礁石了。不过话虽然这么讲，他这个人的信用我也是信得过的。三千块钱，我可以接受他的借约。

巴萨尼奥 你尽管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夏洛克 我一定要放了心才敢把钱借出去，我不得再考虑考虑。我可以和安东尼奥谈谈吗？

巴萨尼奥 那么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用餐呢？

夏洛克 对了，让我去闻猪肉味，吃你们拿撒勒先知令恶魔附身的肮脏躯体！我可以和你们做生意，谈交易，聊天散步，或类似的事都没问题，但别让我陪你们用餐喝酒做祷告。交易所里有什么消息吗？谁从那边来了？

（安东尼奥上。）

巴萨尼奥 这就是安东尼奥先生。

夏洛克 （旁白）他那样子极像一个卑鄙可怜的税吏！因为他是个基督徒，所以我恨他，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太傻，借钱给人从不收利息，于是把咱们在威尼斯城里干放债这行的利率都给压低了。要是有一天他的把柄落到我手里，我一定要痛痛快快地新帐旧帐一起算。他憎恨我们神圣的犹太人民族，甚至在商人集会时当众污辱我，污辱我的职业，污辱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说什么那都是盘剥而来的脏钱。如果我就这样放过他，就让我们民族永世不得翻身。

巴萨尼奥 夏洛克，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夏洛克 噢，我正在计算我手头的现款呢，我大概地算了算，要一时凑齐三千块，恐怕有点困难。可是那也不要紧，我们族里的那个犹太富翁叫杜伯尔的，可以提供我所需的数目。等等！您准备借几个月？（向安东尼奥）上帝保佑您，好先生；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啦？

安东尼奥 夏洛克，虽然我向人家借钱或借钱给别人，从不讲什么利息，可是这次因为我的朋友急需，我就破次例吧。（向巴萨尼奥）你告诉他你需要多少了吗？

夏洛克 嗯，嗯，三千块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安东尼奥 三个月为期吗？

夏洛克 我忘了，对就是三个月，您对我讲过了。好，那么您的借据呢？我可得看看，您听我说，您好像说您借钱从来就不讲利息？

安东尼奥 对，我从来不讲利息。

夏洛克 当初雅各在为他的舅父拉班放羊的时候——这个雅各是我们圣祖亚伯兰的后裔，他精明的母亲设法让他当上了第三代的族长，是的，就是第三代。他借钱也收利息？

安东尼奥 为什么说起他呢？

夏洛克 不，不是收利息，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直接收取利息。听听雅各都用了什么手段：拉班跟他约定说，只要生下来的小羊带有条纹或斑点的，就归雅各，作为他放羊的工钱；等到晚秋时，那些母羊发情，于是就和公羊交配，这个狡猾的牧人于是就乘着这些畜生忙着交合的当儿，削了好几根木棒，并把它们插在发情的母羊面前，这样怀孕的母羊，到了生产的时候，产下的小羊全都是带斑点的，所以就会归雅各了。这是致富的好方法，上帝也保佑他；不偷不抢，为自己盘算总不是件坏事。

安东尼奥 雅各虽然侥幸成功，但这也是他按约应得的酬劳；是上天成全了他，并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你跟我讲这个，是要证明收取利息是件好事呢？还是要说的金子银子就是你的公羊母羊？

夏洛克 也不能这样讲；我只不过是想让它像母羊生小羊一样地快快越变越多。但是先生，请听我说。

安东尼奥 巴萨尼奥，你听，魔鬼也会引用《圣经》来为自己辩解呢。一个包藏恶心的人引经据典，就像一个满脸堆笑的奸徒，又像一只中看不中吃的烂苹果。唉，奸伪的人表面看来是多么仪表堂堂呀！

夏洛克 三千块钱，这可是笔可观数目。三个月——一年十

二个月——让我算算三个月应有多少利钱。

安东尼奥 好，夏洛克，你现在可以把钱借给我们了吗？

夏洛克 安东尼奥先生，好几次您在交易所里骂我贪财好利，我总是一声不吭，耸耸肩，不和您争辩，因为坚忍向来就是我们民族的特质。您骂我是异教徒，恶狗，甚至向我的犹太长袍吐唾沫，只是因为我把自己的钱借出去收取几个利息。好，现在可是您求我；是您跑来见我，对我说，“夏洛克，我们想借点钱，”您是这样说的。您曾在我的胡子上吐唾沫，您踢我，就像踢您门前的一条野狗那样；现在您却来问我借钱，叫我怎么对您说才好呢？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条狗怎么会有钱呢？一条恶狗能拿出三千块钱吗？”或许我应该躬下身来，像一个恭敬的奴才，低声下气地说，“好先生，您上星期三往我身上吐唾沫；有一天呢您踢我；还有一天您骂我是条狗；为了报答您的诸多好意，我应该把钱借给您？”

安东尼奥 我或许还会这样骂你、唾你、踢你。如果你愿意借我这钱，并不当作借给你的朋友那样——因为朋友之间通融几个钱是不会算利息的——当你把它借给你的仇人了吧；如果我没有能定期还你，你不必留情照约处罚就好。

夏洛克 噯哟，您何必您生这么大的气呢！我愿和您交个朋友，讨您的欢心；您以前对我的种种污辱，我也给以统统完全忘掉；您需要多少钱，我就给您多少钱，并且一个子儿的利息也不收；可是您却发火不愿听我讲下去。我可是一片好心。

安东尼奥 果真如此倒是一片好心。

夏洛克 你们可以自己看看我究竟是不是一片好心。我们去找个公证人，当他的面签好约；您就当这是说笑，人要在约中写明如果您不能如约中规定的条件，在指定的日期、指定的地点还给我一笔多大数目的钱，就得接受我的条件，从您身上的任何部位割下整整一磅的肉，作为处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安东尼奥 很好，就照你说的办；我乐意和你签这么一张约，并对人家说这个犹太人可是生就一副好心肠。

巴萨尼奥 我宁愿继续受穷，也不能让你去和他签这样的约。

安东尼奥 老兄，别担心；我决不会失约的。两个月之内，离约满还有一个月的時候，我就有九倍这笔借款进项了的。

夏洛克 亚伯兰祖宗！这帮基督徒自己待人刻薄，却疑心别人也对他们不怀好意。您倒是说说看，如果他到时候还不出钱来，我如约对他处罚，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从人身上割下来的一磅肉，还比不上一磅羊肉、牛肉或是山羊肉呢？我为了要讨他欢心，卖他面子；他接受我的条件便罢，不接受也无所谓。我这可是一番诚意。你们千万不要误会。

安东尼奥 好，夏洛克，我愿意签这样的约。

夏洛克 那么您就到公证人的那儿等我吧！告诉他咱们的游戏规则怎样写法；我这就去把钱凑齐，还要回家看看，让个靠不住的奴才看家，我还真有点不放心；然后我立刻就找您。

安东尼奥 那你赶紧去吧，好心肠的犹太人。（夏洛克下）这犹太人快成基督徒了，心肠变得这么好。

巴萨尼奥 我对口蜜腹剑的人没有半点好感。

安东尼奥 好了好了，这又有什么关系？两个月之后，我的船就要回来了。（同下。）

第二幕

第一场 贝尔蒙特。鲍西亚家中一室

(喇叭奏花腔)(摩洛哥亲王及其侍从；鲍西亚、尼莉莎及其仆人等同上)

摩洛哥亲王 别为了我黑黑的肤色而厌恶我；我这是骄阳赐给我的黝黑的制服，就算是来自终年不见阳光、冰天雪地的北极皮肤白白的人，与我一起刺血表示对您的爱，看看到底是他的血红还是我的更红些。我跟你讲，小姐，我这副容貌曾让最勇猛的勇士吓破了；我以我的爱情起誓，我们国家里最有名望的闺秀也曾为它动心不已。除非为了博得您的欢心，我温柔的女王！否则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肤色的。

鲍西亚 至于选择夫婿这件事，我也并不仅仅单凭一双太过挑剔的少女的眼睛；我的命运必须要由抽签决定，我自己没有任意选择的余地；因为我的父亲已用他的远见将我束缚，我也只好下嫁按他所规定的方法可以娶我的男子，至于您，一位声名赫赫的王子，在我的心中，您的容貌，比起我所见到的那些求婚者来并不逊色。

摩洛哥亲王 您要是这样想，我就感激不尽了；所以您务必要带我去挑那几个匣子，让我试试自己的命运。我以这柄曾手刃波斯王并使一个曾经三次打败苏里曼苏丹的波斯王子投降的宝剑起誓，我只要一瞪眼就能吓退世上最狰狞凶恶的猛汉，我敢和世上最勇武的猛士较量，从母熊的手中夺走哺乳的小熊；对一头狂吼巡食的饿狮挑逗戏弄，小姐，只是想要博得你的好感。可是！就算英雄盖世如赫刺克勒斯者，如果和他的奴才赌起骰子来，他的运气或许还比不上一个下贱人——赫刺克勒斯就是在他的奴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手中丧了命。我现在任凭命运的摆布，或许我会失望，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比不上我的人把我的心上人带走，自己却悲伤致死。

鲍西亚 您必须认命，或者根本不必一试，要不在您选择以前，您立个誓，如果选错了，终身就再也不能对任何女子提婚论嫁；所以您还是想好了。

摩洛哥亲王 我意已决，没什么好想的；来，领我去碰碰运气吧。

鲍西亚 我们先到教堂去，吃完饭，您就可以试试您的运气了。

摩洛哥亲王 好，但愿有吉人相助！如果不能成为最幸福的人，我就

是最不幸的人。（喇叭声；众下。）

第二场 威尼斯。某街道

（朗斯洛特·高波上）

朗斯洛特 我的良心不允许我从我主人这个犹太人的家中逃跑，可恶魔拉着我的臂膀，引诱我说，“好高波，亲爱的朗斯洛特·高波，好朗斯洛特，拨开你的腿，逃呗！”可我的良心说，“不可以，留心，老实的朗斯洛特；你可得当心，老实的高波；”要不就是这么说，“老实的朗斯洛特·高波，别逃走；用你的脚跟把逃跑的念头一脚踢开。”好，那个勇猛的魔鬼却叫我收拾行李开溜滚蛋；“逃吧！”魔鬼说，“逃吧！你就鼓起勇气，逃跑吧！”好，我的良心却抱住我的脖子，对我说，“老实的朗斯洛特我的朋友，你可是一个老实人的儿子，”——或确切地讲是一个老实妇人的儿子，因为我的父亲确实不太地道，他的那点坏脾气让人很丢脸——好，我的良心又说，“朗斯洛特，别逃！”魔鬼说，“逃！”我的良心说，“别逃！”“良心，”我说，“你说得对；”“魔鬼，”我说，“你说得也不错。”如果照良心说的办，我就应该留

在我犹太主人的家里，上帝恕我直言，他也是个魔鬼；如果从这个魔鬼的身边逃开，那我就要是听从了魔鬼的话，可对不起，犹太人本身就是魔鬼。但我想，那犹太人肯定就是魔鬼变的；如果照良心说的，它劝我留在犹太人那儿，也未免太心狠。还是魔鬼待我像个朋友。我决定跑，魔鬼；我的脚要听从着你的号令；我一定要逃跑。逃跑！

（老高波提篮上）

老高波 这位小先生，麻烦您请问一声，到犹太老爷家该怎么走？

朗斯洛特 （旁白）我的老天！这不是我的父亲吗？因为他的眼睛快瞎了，所以认不出我。我得捉弄他一下。

老高波 小先生，请问，到犹太老爷家该怎么走？

朗斯洛特 转过下一个弯，再往右转；然后再往左转；再转一个弯，然后弯弯曲曲地转转转，就可以找到那犹太人的家。

老高波 哎哟，这可不大好找！您知道不知道有个叫朗斯洛特的住在他家里的，现在他在家吗？

朗斯洛特 你说朗斯洛特少爷呀？（旁白）看我的，现在我要让他掉眼泪了——你是说朗斯洛特少爷？

老高波 他不是什么少爷，先生，他可是个穷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我说，是个本份的穷光蛋，托上帝的福，现在他活得很好。

朗斯洛特 好，咱别管他父亲怎么样，咱讲的是朗斯洛特少爷。

老高波 朗斯洛特是您少爷的朋友。

朗斯洛特 对不起，老人家，我问你，你说的可是朗斯洛特少爷？

老高波 是朗斯洛特，少爷。

朗斯洛特 那就是朗斯洛特少爷嘛。老人家，你别再提那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朗斯洛特少爷啦；因为这位少爷，按照天命运数鬼神阴阳这类的说法，早就不在啦，说得更明白一点是早就一命归西啦。

老高波 哎哟，我的天哪！这孩子是我这老头子的拐杖，唯一的依靠呀。

朗斯洛特 （旁白）我怎么会像根棒，或是根柱子？一根撑棒，或是一根拐杖呢？——父亲，您不认识我了吗？

老高波 哎，我怎会认识您呢，少爷；可是请您跟我说实话，我那孩子——上帝保佑他在天之灵安息吧！——究竟还在不在人世！

朗斯洛特 您不认识我了，父亲？

老高波 唉，少爷，我这个瞎子；怎么认识您呢？

朗斯洛特 哦，也是，就算您眼睛没瞎，也不一定认出我，因为只有聪明的父亲才认识自己的儿子。好吧，老人家，我就把关于您儿子的消息告诉您吧。您给我祝福吧！事情总有一天会暴露，杀人凶手终旧难逃法网；儿子我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

老高波 少爷，请您过来。我相信您一定不是我的朗斯洛特。

朗斯洛特 别废话，给我祝福吧：我就是朗斯洛特，朗斯洛特就是我，从前是您的儿子，现在是您的儿子，将来也还是您的儿子。

老高波 您是我儿子。我不能想像。

朗斯洛特 那我也没办法；可我真的就是那个在犹太人家当差的朗斯洛特，您的妻子玛格蕾就是我的母亲。

老高波 我妻子确实叫玛格蕾。你如果真是朗斯洛特的话你就是我的亲儿子。赞美上帝！你长胡子啦！你下巴上的胡子，比我那拉拖车马尾巴上的毛都还长呐！

朗斯洛特 这么说来，道宾的尾巴上的毛一定是越来越短了；我记得清清楚楚，上次我见到它时，它的尾巴可比我胡子多

得多哩。

老高波 上帝啊！儿子你变样了！你跟主人处得怎么样？我还给他带了点儿礼物呢。你们相处得怎么样？

朗斯洛特 好得很，好得很；可是从我的立场上讲，既然我已经下定决心逃跑，并也跑了这么一程，我是决不会放弃的。我的主人可是个地道的犹太人；送他礼物！倒不如送他根上吊的绳子。我为他做事，他却让我肚子饿；您可以用手摸出我的每根肋骨来。爸爸，您来了我真高兴。把您的礼物送给那位巴萨尼奥大爷吧，他可是会给仆人做漂亮的新衣服的。我要是不能做他仆人，我能跑多远就多远。啊，天助我也！正是他过来了。咱们过去找他，爸爸。如果再继续跟着这个犹太人，我自己不用多久就要变做犹太人了。

（巴萨尼奥率里奥那多及其他侍从上）

巴萨尼奥 你们就这么干做吧，可得赶紧了，晚饭最晚也要在五点钟前准备好。把这几封信给我送出去；叫裁缝赶紧来见我；回头再让葛莱西安诺立刻到我家一趟。（一仆人下。）

朗斯洛特 上去，爸爸。

老高波 上帝保佑您！

巴萨尼奥 谢谢你，您有什么事吗？

老高波 先生，这是我儿子，我苦命的孩子——

朗斯洛特 我可不是苦命的孩子，先生，我是犹太富人的听差，不瞒您说，我很想——我的父亲可以证明这点——

老高波 先生，他跟我说，他一门心思想要侍候——

朗斯洛特 简单说罢，我本是那个犹太人的听差，可是我很想——我的父亲可以证明这点——

老高波 不瞒您说，他的主人跟他有些不合——

朗斯洛特 一句话，老实讲，这犹太人污辱我，他叫我——我的父亲是糟老头子，我想他向您证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老高波 我这一盘煮好的鸽子是孝敬大爷您的，我要想求您一件事

朗斯洛特 别废话，这请求是关于我的，可这位忠厚的老人家也可以跟您讲；我插一句话，我父亲虽然是个老头子，却是很命苦。

巴萨尼奥 让一个人说。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朗斯洛特 侍候您，先生。

老高波 正是这样，先生。

巴萨尼奥 我认得你；我也答应你了；你主人夏洛克今天还向我提起说要把你推荐给我。可你为什么放着有钱的犹太人的跟班不做，反要伺候一个穷呢，这对你可没有什么好处。

朗斯洛特 先生，一句古话用来说我的主人夏洛克跟您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富有钱财，您却富有上帝的恩惠。

巴萨尼奥 你说得不错。老人家，你和你的儿子一道，先去向他的旧主人告别吧，再来打听住的地方。（向侍从）为他做的衣服要比别人的都要鲜艳，快去办。

朗斯洛特 父亲，走吧。这份差使难道不好吗？我长了嘴不会说话？好，（自视手掌）全意大利也没人生得一双比我还好的手，我相信我会交好运的。好，这条生命线这么笔直；表示我可以讨几个老婆；唉！十五个那又算什么，娶上十一个寡妇，九个闺女，也没男人嫌多。还有三次溺水不死，一次在一张天鹅绒的床上有性命之忧，这些我都逃走了，好，如果命运之神是个娘们，那她心肠也倒不错。爸爸，来，让我们闪电般地向那犹太人告辞。（朗斯洛特及老高波下。）

巴萨尼奥 里奥那多，你得记好了，东西买齐了，一切安排妥当，就立即回来，因为今晚我要请我的最要好的相识吃饭；快去吧。

里奥那多 您放心，我一定尽力去办。

(葛莱西安诺上。)

葛莱西安诺 你家主人呢？

里奥那多 他在那边，先生。(下。)

葛莱西安诺 巴萨尼奥先生！

巴萨尼奥 葛莱西安诺你来了！

葛莱西安诺 我对您有个请求。

巴萨尼奥 好我答应了。

葛莱西安诺 您可不能拒绝我；我想和您一道上贝尔蒙特去。

巴萨尼奥 啊，那我也只好让你去了。但听我说，葛莱西安诺，你性情有些莽撞，有时太不拘礼节，说起话来嗓门也太大了；你这样也挺好，在我们看来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可如果是在陌生人家中，就好像有点不太适宜了！所以请你务必留心在你活泼的天性之外再加上几分冷静，不然人家会因你狂放不羁，认为我和您也一样，以至于达不到我的愿望。

葛莱西安诺 好巴萨尼奥，你听我说。我一定会作出一副冷静的样子，说话彬彬有礼，偶尔赌那么一两句咒，口袋里永远装着一书祷告书，满脸的严肃；除此以外，饭前祷告时，我会把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叹口气，说句“阿门”；我一定会谨守一切礼仪，就像那些故意装得循规蹈矩去讨老祖母欢心的人一样。如果我说话不算数。您就再也不用相信我好了。

巴萨尼奥 好，那大伙就看看你到底说话算不算数。

葛莱西安诺 但不是今天晚上；您可不能凭我今晚的表现来评判我。

巴萨尼奥 不，今天晚上就这样也太难为你，不应该了。我倒要让你今晚尽情地乐一乐，我已跟几个朋友约好了，大家都要尽兴狂欢。我现在先去办点事，等会儿见。

葛莱西安诺 我正好也要去找罗兰佐和其他的人；晚饭的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候我们大伙一起来看您。(各下)

第三场 威尼斯。夏洛克家中一室

(杰西卡与朗斯洛特上)

杰西卡 你决心离开我的父亲，真让我很难受；我们这个家是座地狱，多亏你这顽皮的小鬼来了，也让这家勉强能让人接受了。再见了吧，朗斯洛特，这块钱给你，且拿了去；你在晚饭时，见到一位叫罗兰佐的客人，他是你新主人的朋友，帮我把这封信交给他，可别让旁人瞧见。现在你快走吧，我不敢让我的父亲撞见我和你在一块。

朗斯洛特 再见！我无语哽咽。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异教徒，最温柔的犹太人！你如果不是基督徒的女儿，那就算我看走了眼。再会吧！这些愚蠢的泪水，都快把我的男子气概淹没啦。再会！

杰西卡 再会，好朗斯洛特。(朗斯洛特下)唉，我羞耻啊，我竟会耻做我父亲的女儿！但是我从血统上讲我是他女儿，可我的行为却跟他大不相同。罗兰佐！如果你忠于我们的誓言，我也将不再犹豫，皈依基督教，做你亲爱的妻子。(下。)

第四场 同前。某街道

(葛莱西安诺、罗兰佐、萨拉里诺及萨莱尼奥同上)

罗兰佐 不，咱们还是在晚饭时溜出去，到我家去化装好了，一个钟头之内，事情就可以办好回来。

葛莱西安诺 咱们还没准备好呢。

萨拉里诺 咱们还没约好拿火把的人呢。

萨莱尼奥 那必须先经过一番训练，否则让人看笑话；照我的意思，

还是免了吧。

罗兰佐 现在才四点钟；咱们还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作准备。

（朗斯洛特持信上）

罗兰佐 朗斯洛特，我的朋友，有什么消息来了？

朗斯洛特 您看了这封信，就知道了。

罗兰佐 我认识这笔迹；这字写得隽秀整洁；而写这封信的那双手，要比这信纸还要洁白。

葛莱西安诺 噢，那必定是情书。

朗斯洛特 先生们，我告辞了。

罗兰佐 你这是要去哪儿？

朗斯洛特 呃，先生，我要去请我的旧主人犹太人今晚到我的新主人基督徒家吃饭。

罗兰佐 等等，这几个钱是赏给你的，你回去对温柔的杰西卡说，我一定会守约的，当心说话时别让旁人给听见。走吧，朋友们。（朗斯洛特下）你们愿意准备今晚的假面舞会吗？我这儿已经有了拿火把的人选了。

萨拉里诺 是，我立刻就去办。

萨莱尼奥 我也去。

罗兰佐 大约一个小时候后，咱们大伙在葛莱西安诺家碰头。

萨拉里诺 就这么办。（萨拉里诺、萨莱尼奥同下。）葛莱西安诺 那封信是不是杰西卡写给你的？

罗兰佐 这事我得让你知道。她已经告诉了我怎样带她从她父亲家中逃走，告诉我她随身带了多少金银珠宝，也准备好了一身仆人的服装。如果有一天她父亲、那个犹太人上了天堂，那上帝一定是看在他善良女儿份上特别开恩；恶运永远也不敢来纠缠她，除非是借口父亲是一个奸诈的犹太人。来，咱们一块儿去；你可以一面走一面读。美丽的杰西卡就是我说的那个拿火把的人。（同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第五场 同前。

（夏洛克住宅前夏洛克及朗斯洛特上。）

夏洛克 好，你很快就明白，亲眼见识见识夏洛克跟巴萨尼奥的不同之处。——喂，杰西卡！——我容得你这样贪吃，别人家里可舍不得——喂，杰西卡！——我容许你睡觉打鼾，弄坏衣服——喂，杰西卡！

朗斯洛特 喂，杰西卡！

夏洛克 谁让你叫呢？我可没有。

朗斯洛特 您老人家以前不是常怪我做事一定要等人家吩咐吗？

（杰西卡上。）

杰西卡 是您叫我吗？您有什么吩咐？

夏洛克 杰西卡，有人请吃晚饭；我的钥匙在这儿，你收好。但我为什么要去呢？人家也不是真心实意地要请我，只不过对我有所求而已。可是我越是恨他们，越是要去，去吃这个浪子基督徒一顿。杰西卡，我的孩子，在家好好看。我可真不大想去；昨晚我梦见了我的钱袋，大概不是什么好兆头，我心里总不太踏实。

朗斯洛特 老爷，您一定要赏光；我家少爷正等着您呢。

夏洛克 赏光！是等着赏我耳光吧！

朗斯洛特 他们已经在准备了；我本不想现在告诉您假面舞会的事，可您真要是看到了，那就难怪我在上一个黑曜日早晨六点流鼻血了，那一年正是圣灰节星期三的下午，刚好四年。

夏洛克 什么！还有假面舞会呢？听好了，杰西卡，家里的门要锁牢了；如果听见鼓响和笛子的怪叫，千万不要爬到窗口探头张望，也别伸出头去，那些脸上涂得一蹋糊涂的基督傻子们没什么好看的。要把这屋子的耳朵都堵上——噢就是那些窗子；我

讨厌让那些乱音污染我清静的屋子。我以雅各的牧羊杖发誓，我今晚真不愿去赴什么宴会。但就这一次。小子，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

朗斯洛特 那我先回去了，老爷。小姐，您可得留心窗外；“窗外一个基督徒，美满姻缘自此结。”（下。）

夏洛克 嘿，那个夏甲的笨蛋后裔说什么呢？

杰西卡 没有说什么，他只是说，“再会了，小姐。”

夏洛克 这蠢才人品也不差，就是吃得太多；干起活来，慢腾腾蜗牛也没法比；白天睡起觉来，比野猫还胜过几分；我可受不了懒虫！所以才让他走路，让他去跟着那个债台高筑的败家子，正好帮他花钱。好，杰西卡，快进去；我或许很快就回来了。记住了，把门锁好。“锁得牢，跑不着”，这是一句千古不变的金玉良言。（下。）

杰西卡 再见了；如果我的运气好，那么我将失去一个父亲，你也将失去一个女儿。（下。）

第六场 同前

（葛莱西安诺及萨拉里诺化装涂面同上。）

葛莱西安诺 罗兰佐就是让我们在这儿的屋檐下守着。

萨拉里诺 他和我们约的时间就快到了。

葛莱西安诺 他会迟到，这可奇了，因为恋人们总是早到的。

萨拉里诺 啊！维纳斯的鸽子飞去缔结新的爱情契约，比起履行旧誓要飞得快上十倍。

葛莱西安诺 那是自然。谁在酒足饭饱，席终人散后，还有初入座时的食欲呢？哪一匹马在往回走时像它去的时候那样精神抖擞呢？世间无论任何事物，在追求时总比享用时的兴致更浓烈些。当一艘新下水的船只正要扬帆出港，正像一个意气风发的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年，让那轻狂的风儿乱抚乱抱！但等到航行归来，船身已遍体鳞伤，船帆也成了千丁百补的破布，就像一个落魄的公子，任那轻狂的风儿百般欺凌！

萨拉里诺 罗兰佐过来啦；这些咱们以后再讲。

（罗兰佐上。）

罗兰佐 两位好友，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实在是让点事绊住了脚，脱不开身。若你们将来也要偷偷摸摸恋爱时，我也一定像这样耐心地守着。你们过来，这儿就是我犹太岳父的家。喂！请问有人吗？

（杰西卡男装打扮自上方上。）

杰西卡 你是谁？虽然你的声音我听起耳熟，可是为了不认错人，能把名字告诉我吗。

罗兰佐 罗兰佐，你的爱人。

杰西卡 你确实是罗兰佐，确实是我的爱人；除你之外，没人能使我爱得这样疯狂。罗兰佐，除你之外，谁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属于你的呢？

罗兰佐 上天和你心作证，你确实是属于我的。

杰西卡 来，把这个匣子收好，这可是好东西。好在天黑，你看不清我，要不看见我这副怪模样，让人怪难为情的。可是爱情就是这么盲目，恋人们向来对于他们自己干的傻事视而不见；如果他们果真看得见，那么丘比特见我变成了男孩，也会脸红吧。

罗兰佐 快下来吧，亲爱的，你得替我拿着火呢。

杰西卡 什么！我必须举着烛火，把自己的羞耻照亮了让人看吗？像我这种轻狂的样子，本应遮掩遮掩才对，为什么反倒要让别人都来看呢？

罗兰佐 亲爱的，穿上这身漂亮的男孩子衣服，人家早就认不出你了。快下来，夜已经慢慢地深了，巴萨尼奥正等着我们

呢。

杰西卡 我先把门窗关好，然后再带上些银钱，我立刻就来。（自上方下。）

葛莱西安诺 我敢发誓，她不是个犹太人，而是个基督徒。

罗兰佐 天知道！我真地很爱他！如果我的判断力不错，那么她是多么地聪明；如果我的眼睛没有欺骗我，那么她是多么的美丽！她的行为已表明了她的忠贞；像她如此聪明、美貌、忠贞的女子，叫我怎么能不爱她呢？

（杰西卡上。）

罗兰佐 亲爱的，你来了？朋友们，咱们走吧！咱们的舞伴们现在一定都等不及了。（罗兰佐、杰西卡、萨拉里诺同下。）
（安东尼奥上。）

安东尼奥 谁从那边过来了？

葛莱西安诺 安东尼奥先生你好啊！

安东尼奥 咦，是葛莱西安诺呀！其他人呢？现在已经九点了，大伙儿都在那边等着你们呢。今晚的假面舞会已经取消了；风向变了，巴萨尼奥决定立即上船。我已经打发了二十来人来寻你们了。

葛莱西安诺 那再好没有了；我恨不得今晚就上船启程。
（同下。）

第七场 贝尔蒙特。鲍西亚家中一室

（喇叭奏花腔。鲍西亚、摩洛哥亲王各率随从上。）

鲍西亚 去，把帘幕拉开，让这位尊贵的亲王来挑选那几个匣子。现在，就请殿下自己挑选吧。

摩洛哥亲王 第一只是金匣的，上面有这样几个字：“选择了我，就会得到众人梦寐以求的东西。”第二只是银匣，上头刻着这样的诺言许：“选择了我，就会得到他应得的一切。”第三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却是用沉重的铅匣，上头的警告也像铅一样残酷：“选择了我，就必须牺牲他所有的一切。”我怎么才能知道我作的选择是正确的呢？

鲍西亚 三只匣子中的一只藏着我的小像；如果您选中了，我就是您的妻子了。

摩洛哥亲王 求神明帮助我吧！我先看清楚；仔细琢磨一下匣子上的字句。铅匣子上说的是？“选择了我，就必须牺牲他所有的一切。”为什么要牺牲？为铅？为铅去牺牲我所有的一切？这匣子可真有点耸人听闻。人们只有在重大利益的驱使下，才会不惜牺牲一切；一个高贵的人，决不会为那卑贱的外表而委屈自己呢；所以我不愿为了铅这种东西作出任何的一点的牺牲。那个光洁明亮的银匣子又说些什么呢？“选择了我，就会得到他应得的一切。”得到他应得的一切！等等，摩洛哥，把你的价值作个公正的估价。根据你自己的判断，你应该是身价不菲的，单凭你的那么点长处，或许还不配得到如此的小姐；但如果我怀疑自己不够娶这样的小姐，那也过于小瞧了自己了。得到我应得一切！那当然就是这位小姐了；论家世、论财产、论人品、论教养，我有哪一点配不上她？可是比这更重要的是，我对她的一往情深，我还有什么配不上她的呢。别犹豫选这个匣子吧。等我再看看金匣子上都有些什么：“选择了我，就会得到众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啊，那不就是这位小姐么；整个世界都拜倒在她脚下，从五洲四海不远千里，只为见见这位美貌的仙子：就算是赫堪尼亚的沙漠、阿拉伯的广袤的荒野，也无法阻止各国王子们慕名而来；就算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傲慢不逊的海洋，也阻止不了外邦远客的脚步，汹涌的波涛对他们来讲，就如小河里的水花，只为一睹鲍西亚的芳容。三只匣子中，有一只藏着她的天仙般的鲍西亚的小像。难道她会在那铅匣子里？有这种低下的念头是对她的亵渎，这种东西就算用来给她放寿衣，都太粗劣。要么她是藏在那

价值只及纯金十分之一的银匣子里吗？啊，我完全可以这样想呢！这样一颗天下罕有珍宝，怎么会装在价值比不上黄金的匣子里？英国有一种纯金铸币，上头刻着天使的画像；而我面前的天使，却拿金子做床，藏在黑暗的角落。给我钥匙；我选定了。上天保佑我实现希望吧！

鲍西亚 亲王，请您拿好；如果您在里面找到了我的小像，我就属于您了。（摩洛哥亲王打开金匣。）摩洛哥亲王 哎哟，该死！里头都有什么？死人的骷髅头，空洞的眼眶里还藏着一张纸卷。待我仔细读一读。

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
古人的话牢记在心；
多少人穷其一生，
只为追求我的外形，
让蛆虫腐蚀了黄金的坟。

你若是又勇敢又聪明，
四肢壮健，见识老到，
就不会做出如此选择：

再见吧，你还是死了这条心。

死了这条心；枉费我这么多的心思！

再见了，热情再也无法将我点燃！

在寒风里我独自站立！

永别了，鲍西亚；我满心悲伤，

只好匆匆离去。（率侍从下；喇叭奏花腔。）

鲍西亚 他这个人倒还有自知自明。把帐幕放下吧。只愿像他一样黝黑的，没人先看得中。（同下。）

第八场 威尼斯。某街道

（萨拉里诺及萨莱尼奥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萨拉里诺 啊，朋友，我看到巴萨尼奥已登船，葛莱西安诺也要随他一起回去；我想罗兰佐绝对不和他们在一起。

萨莱尼奥 那个讨厌的犹太人气势汹汹地把公爵都惊动了，公爵正跟着他在搜巴萨尼奥的船呢！

萨拉里诺 他们去晚了，船早就开了。可有人报告公爵说，他们曾经见到罗兰佐和他的情人杰西卡一起上了一艘游艇；并且安东尼奥也作证说他们不在巴萨尼奥的船上。

萨莱尼奥 那只犹太狗可真是气疯了，在街上狂呼乱喊，“我的女儿！啊，我的银子！啊，我的女儿！他跟一个基督徒私奔啦！啊，我的基督徒的银子！啊！还有公道吗！还有法律吗！银子啊，女儿啊！我的一袋、我的两袋封好的银子，让我女儿给偷了！还有我的珠宝！我的两颗宝石，珍贵的宝石，都让我的女儿卷去了！公道啊！帮我把那女子找出来！她带着我的宝石，我的银钱。”

萨拉里诺 威尼斯城里所有的孩子，都跟着他，学着他喊着：他的宝石啊，他的女儿啊，他的银子啊！

萨莱尼奥 安东尼奥可得留心那笔债款别出什么差错才好，否则这犹太猪一定会在他身上报复的。

萨拉里诺 没错，你说得很有道理。昨天我和一个法国人谈天，他说起在英、法二国之间的狭小的海面上，有一艘挂着咱们旗帜满载货物的船只失事了。我一听，就想起了安东尼奥，但愿那艘船不是他的！

萨莱尼奥 你最好通知安东尼奥一声；可你别说得太严重，省得他担心。

萨拉里诺 我相信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仁厚的人了。巴萨尼奥在跟安东尼奥道别时，巴萨尼奥跟他说他一定会尽早赶回来，他却回答，“不用了，巴萨尼奥，别为了我耽误了你的正事，你还是等到事情办妥以后再回来吧；至于我和那犹太人签的

约，你不必惦记着，你只管开开心心地、全心全意地去，抱得美人归吧。”说完，眼眶满是泪，他只好背过身去，把手伸到背后，和巴萨尼奥的手亲亲热热地握着；就这样离别了。

萨莱尼奥 我想他只是为了他才眷恋这人世的。咱们马上就去找他，给他讲些开心的事儿替他排解排解，你说呢？

萨拉里诺 很好很好。（同下。）

第九场 贝尔蒙特。鲍西亚家中一室

（尼莉莎及一仆从上。）

尼莉莎 快，快，把那帐幕拉开；阿拉贡亲王已经发过誓了，他愿意来挑匣子。

（喇叭奏花腔。阿拉贡亲王和鲍西亚各领仆从上。）

鲍西亚 尊贵的王子请看，那边就是那三个匣子；如果您挑中了有我的小像藏在里面的那只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结婚；可是如果您猜不中，那么殿下，没什么好说，您就得马上离开这里。

阿拉贡亲王 我已发誓遵守以下三条：一，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所选的是哪只匣子；第二，如果我选错了，则终身不再向任何其他女子求婚；第三，如果我猜不中，我必须立马离开这儿。

鲍西亚 大凡为了我微贱的身子到此冒险一试的人，都曾发誓遵守这三条。

阿拉贡亲王 我是有备而来的。但愿我能达成心愿！金的，银的，和下贱的铅的。“选择了我，就必须牺牲他所有的一切。”你想要我为你作牺牲，那为什么不再好看些呢。那个金匣子说些什么？哈！让我看看吧：“选择了我，就会得到众人梦寐以求的一切。”众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众人”或许是指那愚昧的贱民，他们选择时只知道凭着外表，任由一双糊涂眼睛摆布，却不知道要重视别人的内心，就像燕子自作聪明地把巢筑在日晒雨淋的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外的墙上，却招来了接二连三的灾祸。梦寐以求的东西我是不会稀罕的，因为我不愿随大流和平民一个档次。那么我就挑你吧，你这银质宝库；待我再仔细推敲一下你上头的字句：“选择了我，就会得到他应得的一切。”不错，一个人如果一点优越感都没有，就不可以痴心妄想？碌碌小人原本就享不了荣华富贵。唉！如果世间的荣华富贵，都能够公正的分配，那么那些脱帽侍立的人将会享受高官厚禄，而那些发号施令的人则会听命于人了，高贵的种子中又有多少卑贱的种子，而世俗的糟糠中又隐藏着多少贤德之才，还是别说闲话了，让我仔细想想该怎样选择吧。“选择我，就会得到他应得的一切。”那么我就要来取我应得的东西了。请把这只匣子的钥匙给我，我要立刻打开看看他藏在里头的我的命运。（开银匣。）

鲍西亚 里头都有什么？您怎么不说话？

阿拉贡亲王 这是什么东西？一个眯缝着眼的傻瓜的画像，上面还有字呢！让我瞧瞧！唉！你跟鲍西亚有着天壤之别！我的上帝，我应得的东西难道不应更好些吗？“选择了我，就会得到他所得的一切。”我就只配得到一个傻瓜？这就是我的报酬？我难道只应得到这种玩艺？

鲍西亚 犯罪和审判，则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

阿拉贡亲王 这儿写的是：

这银箱曾在火里烧过多遍；

而那永不出错的判断，

也要经过多次的试验。

终身沉醉于幻影的人，

也只好在幻影里得到满足。

空有华贵外表的傻瓜；

无论你娶到怎样的老婆，

也改变不了这傻瓜的事实；

回去吧，先生，不用迟疑，
如果我继续在这儿傻呆，
越发愈显得我是个蠢才；
前是一个傻瓜来此求婚，
现在却是两个傻瓜同回家。
永别了，我亲爱的美人，
我定能遵守誓言，
强忍心头的怒火。

（阿拉贝亲王领众侍从下。）

鲍西亚 飞蛾扑火反自伤，就像这些傻瓜自作聪明，却自误前程。

尼莉莎 俗话说得好，砍头娶媳全凭命运。

鲍西亚 来，尼莉莎，把帐幕放下吧。

（一仆人上。）

仆人 小姐在哪儿？

鲍西亚 我在这儿，先生您有什么见教？

仆人 回小姐，门口来了位年轻的威尼斯人，说是来通报一声，他的主人随后就到；他说他的主人派他先来向小姐问好，除了口头的恭维客套，还送了几件珍贵的礼物。我这辈子也没见过如此漂亮的爱情的专使；就算是预示富丽的夏季即将到来的四月的天空，也比不上这位主人专使的英俊文雅。

鲍西亚 你不用往下说了；你把他捧上了天，我真怀疑他莫非是你的亲戚？过来，尼莉莎，我倒是很想会一会这位体面的爱情的专使。

尼莉莎 爱神啊，但愿是巴萨尼奥来了！（同下。）

第三幕

第一场 威尼斯。某街道

(萨莱尼奥及萨拉里诺上。)

萨莱尼奥 交易所里有什么消息吗？

萨拉里诺 大伙都在传言说安东尼奥的一艘满载货物的船在海峡里失事了；好像是在古德温，那是一处很险的沙滩，都说有许多大船都曾葬在那里，但不知那些传闻到底可不可靠。

萨莱尼奥 我希望那些传言不是真的，而是那些吃饱没事干、嚼嚼生姜的老婆子或者假惺惺地为她第三个丈夫的去世流着眼泪，而博取别人同情的娘们的疯话。可那的确是真的——不用任何废话，也不说闲话说个不停——安东尼奥真是善良，真是正直啊！——但愿我能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来形容他！——

萨拉里诺 得了，你别说了。

萨莱尼奥 嘿！你说什么！不管怎么说，他可是损失了一艘船。

萨拉里诺 咱只有祈求这是他最后一次损失。

萨莱尼奥 让我赶快说声“阿门”，省得给魔鬼打搅我的祈祷，因为他已经扮成一个犹太人的样子来啦。

(夏洛克上。)

萨莱尼奥 是你呀！夏洛克！商人们都有什么消息？

夏洛克 有什么消息！你们知道的比谁都清楚，我女儿逃走啦。

萨拉里诺 那是自然，我还知道她逃走时的那对翅膀是哪个裁缝给做的呢。

萨莱尼奥 夏洛克自己也很清楚，女儿大了，留不住了。

夏洛克 她做出这些下贱的事，真该死！

萨拉里诺 那是当然，如果魔鬼做她的判官的话。

夏洛克 我自己的骨肉跟我过不去！

萨莱尼奥 真不差！老东西，这么大岁数了，还跟自己过不去呢？

夏洛克 我的意思是我女儿是我的亲生骨肉。

萨拉里诺 你的肉和她的肉相比，就像黑炭和象牙一样；你的血和她的血相比，就像白葡萄和红葡萄一样。可是你说说看，你有没有听到安东尼奥的船在海上失事的事？

夏洛克 提起他，让我想起就晦气！这个败家子，这个浪荡精，现在他也不敢在交易所里露面了；以前他常来的时候，可是衣冠整洁，现在可好，乞丐一个。我可得让他瞧瞧他和我签的借约；骂我重利盘剥；让他瞧瞧他的借约吧；他可是地道的基督徒，借钱从来不收利息的；让他瞧瞧他的借约吧。

萨拉里诺 我想即使他不能按约还钱的话，你也绝不会割他的肉的；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夏洛克 就算用来钓鱼也不错；再说了，就算他的肉不中吃，也可以让我出一口气！他曾羞辱过我，害我损失了几十万的生意，取笑我的亏蚀，讽刺我的盈利，侮辱我的民族，妨碍我的生意，离间我的朋友，挑拨我的仇敌；为什么？没别的，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就没有眼睛么？犹太人就没有四肢五官、没知觉、没感情、没血性吗？他也吃同样的食物，可以被同样的武器伤害，可以被同样的医药救治，他冬天也冷，夏天也会热，和一个基督徒没什么不同。如果你们用刀剑来刺我们，我们能不流血吗？如果你们搔我们痒痒，我们能不笑吗？如果你们用毒药害我们，我们能不死吗？如果你们欺负我们，我们能不复仇吗？如果我们在别的地方都跟你们没什么两样，那在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如果一个犹太人欺负了一个基督徒，那基督徒会怎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做？报仇。如果一个基督徒欺负了一犹太人，那么按照基督徒的榜样，犹太人应该怎样做？还是报仇。这种残忍的手段是你们教给我的，我一定会谨遵教训，并且还要加倍奉还哩。

（一仆人上。）

仆人 两位先生，我家主人安东尼奥想请两位到家里谈谈。

萨拉里诺 我们也想找他呢？

（杜伯尔上。）

萨莱尼奥 又是一个犹太人；世上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三个了，除非魔鬼自己也是犹太人。

（萨莱尼奥、萨拉里诺及仆人下。）

夏洛克 啊，杜伯尔你来了！热那亚那边有什么消息吗？你找到我女儿了吗？

杜伯尔 我所到之处，常常听到人家提起她，却怎么也找不到她。

夏洛克 哎呀，晦气！真晦气！我那颗在法兰克府花了两千块钱才到手的金刚钻也不见啦！现在才遭到诅咒，我从来都没觉出它是这般厉害。那颗金刚钻值两千块，更别提别的贵重珠宝了。但愿我那女儿死在我面前，浑身挂满了珠宝；我会将她就地安葬，把她的棺材里放满珠宝！还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哼，为了寻访他们我不知又得花多少钱。你说说——损失之上又有损失！本来就遭了，还要花钱去寻贼，如果仍旧一无所获，出不了这口怨气。我就只好自认倒霉，独自叹气，流眼泪了！

杜伯尔 倒霉的绝不仅仅是你。在热那亚我听人说，安东尼奥——

夏洛克 什么？什么？什么？他也倒霉了吗？他倒霉了吗？

杜伯尔 听说有艘从特里波利斯来的大船在途中触礁沉了。

夏洛克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消息确实吗？确实吗？

杜伯尔 我曾和几个幸免于难的水手谈过。

夏洛克 好杜伯尔，真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消息，真是好消息！哈哈！在哪里？热那亚吗？

杜伯尔 我听说你女儿在热那亚一晚就花去八十块钱呢。

夏洛克 你这就是当胸捅我一刀，我的银子，我再也看不见他们了！一晚花了八十块！八十块！

杜伯尔 有好几个安东尼奥的债主是跟我同路到威尼斯的，他们很肯定地说他这次要破产呢！

夏洛克 真是好消息，我可要好好耍耍他；让他尝尝我的厉害。很好，很好。

杜伯尔 有一个人曾给我看了一枚戒指，说你女儿用它向他换了头猴子。

夏洛克 可恶！可恶！杜伯尔，你说起的这事，可真叫我伤心；那枚绿玉戒指，是我结婚前我妻子莉娜送给我的；就算用一大群猴子跟我交换，我也不愿意。

杜伯尔 安东尼奥这次肯定劫数难逃。

夏洛克 这就好，这样才好，快去，杜伯尔，现在离开借约期满还剩半个来月，你先给我花几个钱到衙门里活动一下，要是他到期还不出钱来，我要让他好看；如果威尼斯没有他，我就可以随意干了。快去，快去，杜伯尔，咱们回头在会堂见面。好杜伯尔，去吧；回头见，杜伯尔。（各下。）

第二场 贝尔蒙特。鲍西亚家中一室

（巴萨尼奥，鲍西亚，葛莱西安诺、尼莉莎及随从等上。）

鲍西亚 您别太着急，过一两天再试试您的运气吧：因为如果您选错了，咱俩就没法再在一块了，所以您能先缓缓吗？我心里仿佛有点什么——但我肯定那不是爱——让我舍不得失去您；您也明白，如果我恨您，我是不会跟您说这种话的。这种话好女孩本不该说的，但我恐怕您误解我的意思，所以我想留您在这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住上一两个月，然后就可以为我冒险一试。这两个月中我可以教您正确的选择方法；可是如果我因此违犯了誓言，是万万不可的；但如果不这样可能会选错；如果您挑错了，我一定会感到愧疚，懊悔自己因为誓言的关系而忍心让您失望。最可气的是您的双眼，看透了我的心，把我分成了两半：一半属于您，另一半还是属于您——不，我的意思是说有半个我是属于我自己的，可是我的，也就是您的，所以我的全部身心都属于您。唉！都怪那些残忍的世俗礼法，剥夺了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我虽然属于您，却又不属于您。如果结局是这样，那也是命运的安排，不是我的错。我说了这么多，可是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多住上一段时间，别这就作出选择。

巴萨尼奥 还是让我选吧；我现在这样悬着一颗心，才受罪呢。

鲍西亚 受罪！巴萨尼奥！那么您可得老实地告诉我您的爱情里，可有什么阴谋？

巴萨尼奥 阴谋倒是没有，我只是不放心，担心我的一片痴心付诸东流；阴谋和我的爱情就像水火一样，绝对无法相容。

鲍西亚 这还差不多，可我怕你是因为迫不得已，才说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给上了刑，还不是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

巴萨尼奥 您要是饶我不死，我就说实话。

鲍西亚 好，我答应了，您说吧。

巴萨尼奥 “我爱你”这就是我能坦白的一切。多谢我的刑官，您竟指给我免罪的方法！可是我请求您就让我去猜猜那几个匣子，试试我的运气可以吗。

鲍西亚 既然这样你就去吧！三个匣子中间，有一个里面藏着我的小像；如果您真心爱我，您会成功的。尼莉莎，你们都站开点。在他作出选择时，让音乐响起来，如果他猜不中，就让他像天鹅一般在音乐中逝去；或许把这比喻说得更确切点，我

的双眼就是他葬身的河流。或许他能成功的；那么音乐就可以用来……音乐那时候就可以用来象征像忠臣拜迎他们新加冕的皇帝时候奏起的号角，又象征着黎明时分钻进美梦正酣的新郎耳中的，催他起床成婚的柔美乐韵。他现在去了，他是那么的坚定不移，就像年轻的赫刺克勒斯伴随着特洛亚人的呼声，慨然前往拯救献祭海怪的处女一样。可是他却有更多的爱，我就好比那做牺牲的女子，而她们站在旁边，就像那些悲伤的特洛亚妇女们，等着看这场战斗的结果。去吧，赫刺克勒斯！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手里，希望你活着回来；虽然我只是观战但我心中的惊恐比战斗要甚千万倍！

（巴萨尼奥独白，乐队奏乐歌声起）

告诉我爱情生自何方？

是脑海？还是心房？

怎样发生？又怎样成长？

告诉我，告诉我。

爱情的火光在我眼中闪亮，

凝视中我的爱情慢慢生长！

或许它将葬身摇篮。

那么让我们敲起爱的丧钟，

叮当当！

叮当当！

（众和）

巴萨尼奥 外表往往和本质不符，但世人却容易为外表所迷惑。法律上，哪一桩卑鄙邪恶的案情不能以花言巧语来粉饰？宗教上，又有哪一种无耻邪说不能旁征博引假装顺乎天意呢？无论什么罪恶，都能装出一副无辜纯洁的外表，而又有多少懦夫，内心软弱如流沙，肝脏白得如牛奶，却生着勇士那般威武的须髯，单看外表，人们也就以为他们是英雄了！再看而那些所谓的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貌，除去脂粉又剩下什么呢，愈是轻浮越是要借重脂粉来掩盖；至于那些迎风招展蛇样弯曲的金丝髻发，看起来光鲜漂亮，却不知道是从哪个死人的骷髅上剥来的。所以装饰不过是危险的海面上挺立的礁石，又像是丑女掩面的美丽的围巾；总而言之，它就是那奸诈狡猾之人用来欺世盗名的蠢话。所以，夺目的黄金，你是那达斯王坚硬的食物，我不要你；苍白的银子，你是人们通用的下作的奴才，我也不要你；但是你，朴素的铅，虽然你的外表令人却步，没有一点吸引力，但是你的质朴却比任何的巧妙言辞更能让我感动，我就选你，但愿我是对的！

鲍西亚（旁白）纷乱的心情；多余的犹豫、莽撞的失意、颤抖的恐惧、发酸的猜忌，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啊！爱情！节制你的狂喜，别让你的欢乐太过，我感到自己是如此的幸福，让它减少一些吧，免得我因快乐而死去！

巴萨尼奥 这是什么？（打开铅匣）美貌的鲍西亚的画像！这是谁用他神奇的画笔，描画出如此逼真的美人？她的双眼是在流转吗？还是因为我的眼珠转动的缘故才感觉它们也在转动？她口中的幽兰之气吹开了她的两片樱唇；只有如此甜美的气息才能把他们分开。画师为了描绘她的秀发，一定是化为了蜘蛛，织成了一面金丝的网，捕获男子的心；又有哪个男子见了它之后逃得出这面罗网呢？可是她的眼睛！他如何能够睁着眼睛把它们完成呢？画完一只，那逼人的光芒恐怕早就使它睁不开眼了，又怎么能画完另一只呢？可是，我就算穷尽所有的溢美之词，也不足以形容画中人的美妙；但是如果和真人相比，画像又何止差上十万八千里？这儿是一张纸卷，就将决定我的命运。

“你选择不凭外表，
果真让你一举成功！
既然赢得美人归，
也该今生无所求。

如果你心满意足，
就抓紧这份运气，
那么请转身，
给你的爱人深情的一吻。”

真是美妙的诗句呀！小姐，原谅我的大胆，（吻鲍西亚）
我奉命前来交换彼此的深情。

我就像夺取锦标的健儿，
耳边欢声雷动，
虽然胜利在握，
却无法相信这所有的喝彩都是为着我。

小姐，我现在心志恍惚，
仿佛身处梦境；

除非你向我亲口证实这一切，
我才敢相信自己的心愿已成真。

鲍西亚 巴萨尼奥，您看，我就站在您面前，我也不过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我并不奢求自己比现在的我更好；可是为了您，我但愿自己能好上六十倍，再加上一千倍的美貌，一万倍的富有；我希望自己拥有无双的德行、美貌、财富和亲友，为得是在您的心目中的地位更高些。可我现在却是一文不名，我只不过是一个缺少学识、缺乏教养、见识短浅的女子；庆幸的是她的年纪还不算大，还可以发愤学习；她也并不是不聪明，还可以加以教导；尤其值得庆幸的是，她有一颗温柔善良的心，她愿把它交给您，遵从您的教导，您就是她的主人、她的上司和她的君主。我拥有的一切，包括我自己，现在都属于您了；方才我还是这华夏的主人，奴仆的主人，自己的主人，可是现在，城堡、仆人、还有我统统都是您的了，我亲爱的夫君。这枚戒指就是我把这一切完全奉献给您的凭证；要是您有一天脱下了戒指，或是把它丢了，亦或把它送了人，那就是您的爱情熄灭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预示，我会因此责备您的。

巴萨尼奥 小姐，您让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我只有以我奔腾的热血和跳动的心向您倾诉。我精神恍惚，就像一位聆听他爱戴的君王演说的群众，满心喜悦，心神恍惚，除了赞不绝口和内心的欢乐，其他的一切的一切都成一片白茫茫的分辨不清。如果有一天这戒指离开我的手指，那么我的生命也一定是走到了终点；到那时您就可以肯定地讲，巴萨尼奥已经死了。

尼莉莎 先生，小姐，我们在一旁眼见我们心中的愿望化为事实，现在该让我们来恭喜你们了。先生恭喜！小姐恭喜！

葛莱西安诺 巴萨尼奥先生和这位温柔的夫人，愿你们享受快乐和心中期望的一样多！因为我很肯定，你们在享受一切快乐时，也不愿剥夺我的快乐。我请求，如果你们定下了结婚的日子，就让我跟你们一起结婚吧。

巴萨尼奥 那没问题，如果你能够找到你的新娘的话。

葛莱西安诺 谢谢先生，您已经帮我找到了。我的双眼挑起人来，并不比您的慢；您相中了小姐，我也相中了使女；您找到了爱情，我也同样找到了爱情。先生，我的动作也不慢吧！您的命运是由那几只匣子决定的，我的也是如此；因为我在这儿费了好大的劲，好话说了千万句，急得浑身是汗，又赌咒又发誓，才得到这位好姑娘的一句话，说如果您能娶她的小姐，我也可以赢得她的爱情。

鲍西亚 是这样的吗？尼莉莎？

尼莉莎 是的，小姐，如果您同意。

巴萨尼奥 葛莱西安诺，你是诚心诚意的吗？

葛莱西安诺 是的，先生。

巴萨尼奥 我们的婚礼再加你们的喜宴，那就是双喜临门了。

葛莱西安诺 我们要跟他们打赌，谁先生儿子，谁就输了，

就出一千块钱。

尼莉莎 你说什么，打什么？

葛莱西安诺 算了，估计我们赢不了的，还是不赌为妙。那是谁来啦？罗兰佐和他的犹太新娘吗？怎么！我那威尼斯老朋友萨莱尼奥也来了？

（罗兰佐、杰西卡及萨莱尼奥上。）

巴萨尼奥 罗兰佐、萨莱尼奥，虽然我也是初来乍到，让我以这里主人的名义，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亲爱的鲍西亚，请您允许我，让我在这里招待我这几个同乡好友。

鲍西亚 我对他们也是非常的欢迎。

罗兰佐 谢谢你。巴萨尼奥，我原本打算上这儿来看您，只是在路上遇见萨莱尼奥，他不由分说硬要拉我一块儿。

萨莱尼奥 是我让他来的，先生，可我是有原因的。安东尼奥先生让我代他向您问好。（递给巴萨尼奥一封信）

巴萨尼奥 在我没打开信之前，你能告诉我我那好朋友近来可好？

萨莱尼奥 他倒没病，如果心病不算病的话；他过得不好，如果心结解不开的话。您看看信，就明白他近来的情况。

葛莱西安诺 尼莉莎，你去招呼那位客人。萨莱尼奥，把你的手给我。威尼斯那边有什么消息吗？那位好心的商人安东尼奥近来可好？我想他要是知道我们成功了，一定会替我们高兴的；我们两个伊阿宋，都取回金羊毛了。

萨莱尼奥 我但愿你们能把他失掉的金羊毛给取回来，那就更好了。

鲍西亚 信上必定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巴萨尼奥脸都白了；一定是什么好朋友去世了，否则没有什么事能让一个稳重的男子如此。怎么，脸色越来越坏了！别怪我多事，巴萨尼奥，我是您的另一半，如果这封信上有任何的消息造成不幸，你必须让我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担一半。

巴萨尼奥 啊，亲爱的鲍西亚！信里所写的，正是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事。小姐，当我最初向您表达我的爱慕之情，我就向您坦白，我高贵的家世是我唯一的财产，我并没有骗您；可是，我亲爱的小姐，单单这样讲，说我一穷二白，都还略嫌过分，因为我不仅没有分文的财产，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我不但向我的一个好朋友借了许多钱，还连累他为了我借了仇家的钱。小姐，这封信的信纸就像我朋友的身体，每一个字，都是一道伤。可是，萨莱尼奥，怎么会这样呢？难道他的船队都失事了？无一平安抵达吗？那些从特里波利斯、墨西哥、英国、里斯本、巴巴里和印度回来的船，难道就没有一艘能逃过那些专门毁坏商船的暗礁吗？

萨莱尼奥 全军覆没了。而且即使他现在可以还钱给那犹太人，他也绝对不会收下的。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人，长得人模人样，却满肚子的坏水，一心想害人；他一天到晚在公爵面前抱怨，说如果不依法办理，那么威尼斯就不配称为自由邦。有二十个商人、加上公爵自己，还有那些德高望重的绅士，都出面劝他，可谁都没法让他回头，撤消他恶毒的请求；他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按照借约的规定，处罚安东尼奥。

杰西卡 我在家时，也听见他向族人杜伯尔和丘斯，说他宁可要安东尼奥身上的一镑肉，也不愿收二十倍的欠款。如果法律和权威也阻止不了他，那么可怜的安东尼奥怕是在劫难逃了。

鲍西亚 此番遭难的人，是您的好朋友吗？

巴萨尼奥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善良仁慈的人，以古罗马的气度而言，谁也比不上他。

鲍西亚 他欠犹太人多少钱？

巴萨尼奥 因为我的缘故，他向他借了三千块钱。

鲍西亚 什么，只区区三千块？给他六千块钱，把那借约给毁了；还他两倍，三倍或是更多的钱都行，可绝对不能因为巴萨

尼奥的过错，让一位好友受到半点损伤。我们先到教堂去举行婚礼，然后你立即回威尼斯；鲍西亚不愿你心神难安地睡在她的身旁。你可以带上二十倍于那笔小借款的钱；事情办妥了，就和你的忠心的朋友一块回这儿来。尼莉莎和我就呆在家里，就像从前一样，等你们回来。今天就是我们大喜日子，大家开心些，好好款待你的朋友。你既是花了如此的代价才来的，我必会格外地爱你。可是先把你朋友的信念给我听。

巴萨尼奥 “亲爱的巴萨尼奥见信好：我的船只全部遇难，如今债主逼债，日子很是艰难。而和犹太人签的借约早已过期，如果他按约处罚，我怕是生还无望了。你欠我的钱也就全部一笔勾销了，只是希望在我临终之前来看看我，若你舍不得离开你的爱人，也就不必来了。”

鲍西亚 啊，亲爱的，你快把一切事办好，马上就回去！

巴萨尼奥 既然您同意了，我这就动身；可是——我这一去，一定尽快回来，我会想您的。（同下。）

第三场 威尼斯。某街道

（夏洛克、萨拉里诺、安东尼奥及狱卒上。）

夏洛克 长官，把他看牢了；别对他手下留情。这就是那个借钱不收利息的笨蛋。长官，好好看着他。

安东尼奥 你听我说话，好夏洛克。

夏洛克 我一定会按约办事；你要是想毁约，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已经发誓，会照约实行。你曾经无缘无故骂我是狗，既然我是狗，那么你可当心被我的狗牙给咬到。公爵一定会给我秉公办理。你这糊涂的狱官，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答应他到外边来的请求。

安东尼奥 你听我说说呀！夏洛克！

夏洛克 我一定要照约实行，你也不用再废话了；我是一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会这么做的，所以请你免开尊口。我不是那些菩萨心肠的傻瓜们，基督徒的几句话，就会让我摇头叹息，懊悔不已。别跟着我，我不愿听你说，我要照约实行。（下。）

萨拉里诺 这是世上最心狠的狗。

安东尼奥 别说了；我也不会和他浪费口舌了。他无非是要我的命，我也清楚为什么。有好几次，他向人家逼债，还不出时，人家向我来求助，我也就帮了他们，所以他才这么恨我。

萨拉里诺 我相信公爵一定不会让他照约办理的。

安东尼奥 公爵也大不过法，威尼斯之所以有今天的繁荣，全是来自各国的商贾的功劳，如果否认剥夺他们在威尼斯享有的权利，他们就会对威尼斯的法律的效用产生怀疑。回去吧，我已经被这事烦心的事闹得精疲力尽了。或许明天我全身只剩下不到一磅的肉，还不够偿还我这位狠毒的债主呢。狱官，走吧。上帝啊，如果巴萨尼奥能亲眼看看我是怎么为他还债的，我就死而无憾了！（同下。）

第四场 贝尔蒙特。鲍西亚家中一室

（鲍西亚、尼莉莎、罗兰佐、杰西卡及鲍尔萨泽上。）

罗兰佐 夫人，我这样讲并不是要恭维您，但您的善良，识大体已把我深深地感动了，您可以把儿女私情放在一旁，为了让丈夫去履行他的责任，而忍受相思之苦，实在令人敬佩。但如果您知道您的此番好意是给了谁，您所救助的又是怎样的一个好人，他和巴萨尼奥又是怎样的好友，我相信您绝对会为自己这样而感到骄傲的，而这种快乐也不是寻常的事能比的。

鲍西亚 做好事我从不后悔，现在也自然不会。因为大凡朝夕相处的朋友，对对方都有一股深深的友爱之情，他们的容貌、气质、性情，也一定是相差不远的；所以我想，既然这位安东尼奥是我丈夫的最好的朋友，他的行事一定和我的丈夫差不多。如

果我猜的不错，那么救一个跟我的相似的人于水火之间，我付出的这一点儿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呢！可我这样讲，也太像自夸了，所以别提这个，我还有些别的事。罗兰佐，在我丈夫没有回来以前，我想麻烦您照管这里；我已经私下对天发誓，要在祷告和祝福中度过这段日子，只让尼莉莎一个人陪着我，直到我们两人的丈夫回来为止。在两哩路之外有座修道院，我们打算住在那里。我这样请求您，并不只是为了个人私情，还有其他不得已的原因，请您务必答应我。

罗兰佐 夫人，您尽管吩咐，我一定欣然从命。

鲍西亚 家里的仆人们都了解我的决心，他们对您和杰西卡就会像对待巴萨尼奥和我自己一样。那我们就此道别吧！

罗兰佐 愿愉快的心情和快乐的时光永伴您左右！

杰西卡 愿夫人万事如意！

鲍西亚 谢谢你们，我同样祝福你们。再见了，杰西卡。
(杰西卡、罗兰佐下)

鲍尔萨泽 我一直以为你忠诚可靠，希望你继续如此。你给我把这封信火速送到帕度亚，我表兄培拉里奥博士那里，一定要亲手交给他；如果他有什么回信和衣服之类的东西给你，仍然就尽快带着它们去码头，然后乘渡船到威尼斯去。不要多说了，快去吧；我在威尼斯等你。

鲍尔萨泽 小姐，我这就去办。(下。)

鲍西亚 尼莉莎，你过来，我现在要做一件你也不知情的事情；我们要在我们的丈夫还没想到我们之前赶去威尼斯跟他们见面。

尼莉莎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来了吗？

鲍西亚 他们会见到我们，尼莉莎，但我们要让他们认不出我们来。我敢和你赌任何东西，如果我们都着男装，我一定比你更帅，佩起剑来也会比你神气；我会压着嗓子讲话，就像那刚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年的男孩；我会把两步并做一步走；也会像那些夸夸其谈的男孩那样，谈论击剑呀比武呀，再胡诌几句巧妙的谎话，说哪家的小姐爱上了我啦，我又是如何无法接受她的一片真心，而她因我相思而死，我又是怎样心中不忍，后悔不该这样害了人家啦，以及二十个诸如此类的这种无伤大雅的谎话，我还有好多呢？别人听了，一定以为我离开学校还不到一年呢。这些顽皮孩子的小把戏，我心里有的是，这次可都派上用场了。

尼莉莎 什么，我们扮男人吗？

鲍西亚 不好吗？来，车在花园门口等着我们呢；等上车之后，我再把我的计划详细地说给你听。快去准备，今天我们得要赶二十哩路呢。（同下。）

第五场 同前。

（花园朗斯洛特及杰西卡上。）

朗斯洛特 说真的，父罪子偿，老实说我还真的替您捏着把汗呢。我一向对您都是实话实说，所以我现在把我心里担忧的事坦白告诉您；真的，我想您命中注定是要下地狱的。只有一个希望或许可以挽救您，但那个希望也不太大。

杰西卡 那请问你，又是什么希望呢？

朗斯洛特 嗯，您可以有一半的希望，希望您不是您父亲亲生的，不是这个犹太人的亲生女儿。

杰西卡 这确实希望不大；如果这样说，我母亲的罪恶又要报应到我的身上来了。

朗斯给特 那倒也是，您要么因您父亲下地狱，要么因您母亲下地狱；你躲得了这头，躲不了那头。好，这地狱您是去定了。

杰西卡 但我丈夫可以救我呀；他已经使我变成基督徒了。

朗斯洛特 这就是他的错了。世上的基督徒本来就已经有很

多了，再多就挤不下啦；如果基督徒像你这样不断地涌现，那猪肉的价钱一定飞涨，要是大家都吃猪肉，恐怕分到每人手中就只有薄薄的一片了。

杰西卡 朗斯洛特，你如果再这样胡言乱语，我就要告诉我丈夫啦！他来啦。

（罗兰佐上。）

罗兰佐 朗斯洛特，如果你再这样和我妻子说悄悄话的话，我可真的要吃醋了。

杰西卡 不是的，罗兰佐，你放心，我在和朗斯洛特闹别扭呢。他很不客气地对我说，上天不会对我有半点怜悯之心，因为我是犹太人的女儿；他还说你不好，不是一个好国民，因为你把犹太人变成了基督徒，使猪肉的价格上涨了。

罗兰佐 如果有人质问我，我自有辨别的道理。而你，朗斯洛特，你把那黑人女儿的肚子给搞大了，这又是什么罪名呢？

朗斯洛特 那个疯女人让人把肚子给搞大了，这可是件严重的事；但如果她并不是个规矩女人，那我算是看走眼啦。

罗兰佐 看，如今傻子都会讲俏皮话呢！我想不久最有口才的才子，也只好哑口无言了。那时候出风头就是那聒噪的八哥的啦！你给我进去，小东西，让他们准备开饭了。

朗斯洛特 先生，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他们可全是有肚子的呢。

罗兰佐 老天，就你会说话！那么让他们把饭菜准备好。

朗斯洛特 饭和菜，他们全部准备好了，先生。您应该这样说：把饭菜端上来。

罗兰佐 那么劳您大驾传一下：把饭菜端上来。

朗斯洛特 这话我可不敢说，我可不够格使唤人啊。

罗兰佐 要我怎样跟你讲呢！你是准备今天在我面前鼓足了劲要好好显一番，是不是？我求你啦——我这个人，不愿跟你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儿饶舌。快去通知你那些同伴，就说，摆桌子，把饭菜端上来，我们要进来吃饭啦。

朗斯洛特 尊命，先生，我这就去让他们把饭菜摆出来，桌子端上来；至于您进不进来吃饭，那就随您的便。（下。）

罗兰佐 啊，看他多么“细心”，说话多么“恰当”！这个傻子满脑子是“好听的”字眼。我知道有好多傻子，地位比他高，却和他一样，“一肚子的学问”，不管说什么，就只想着怎么卖弄。你好吗，杰西卡？我亲爱的，你告诉我，你觉得巴萨尼奥的夫人怎么样？

杰西卡 好得没法说。巴萨尼奥先生能娶到这样的贤妻，可真是好福气！估计以后应该不会越规了。如果两个天神打赌，各自拿世间的一位女子做赌注，如果其中一个是鲍西亚，那么另外一个必须再加点什么，因为这个鄙陋的世界像她这样的人就只能出一个。

罗兰佐 鲍西亚是个好妻子，我也是你的好丈夫。

杰西卡 这可得我说了算。

罗兰佐 应该的，我们先吃饭。

杰西卡 不，让我趁着胃口还好，恭维你两句。

罗兰佐 不，你还是吃饭时再说吧；那时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能就着饭菜一并咽下去。

杰西卡 好，你就等着听好了。（同下。）

第四幕

第一场 威尼斯。法庭

（公爵、众士绅、安东尼奥、巴萨尼奥、葛莱西安诺、萨拉里诺、萨莱尼奥等同上。）

公爵 安东尼奥到了吗？

安东尼奥 有，殿下。

公爵 我很为你伤心；你是来跟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对质的，一个没有半点怜悯之心、心如蛇蝎的恶棍。

安东尼奥 听说殿下也曾用尽力劝他，可是他一意孤行，不肯作一点的让步。既然我不能依法摆脱他的魔爪，我只有对他的愤怒面前默默忍受了，要杀要剐，就随他了。

公爵 来人，传夏洛克到庭。

萨拉里诺 他就在门口；他来了，殿下。

（夏洛克上。）

公爵 大家都让开，让他站到我面前来。夏洛克，大伙都认为——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你这副恶毒的样子，只不过装装罢了，到了最后一刻，你就会网开一面，发慈悲的，那将比你现在这种残酷更加让人意外；虽然你现在坚持着要依约处罚他，从这个可怜商人身上割下一磅肉来，但到时候，你会不仅愿意放弃自己的这种要求，而且会因为良心发现，或许还会减免他的一部分欠款呢。最近他的巨大损失是接二连三，无论怎样富有的商人也吃不消这样，就算心如铁石，从不知同情为何物的野人，也会对他的境遇心生同情。犹太人，我们大家都等你一句圆满的回答。

夏洛克 我的意思早已经向您禀告过了；我曾指着我们的圣安息日发誓，迷幻时必要照约处罚；如果殿下不许我履行，那要法何用？我也会告到京城里让贵邦特权不保。如果您问我为什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宁愿要一磅臭肉也不愿接受三千块钱，那我可没法回答您，我就是高兴这么做，这个回答你满意吗？要是我的屋里闹耗子，而我愿意出一万块钱让人把它们杀死，这关别人什么事？这就是我的回答。有人见到咧嘴的猪就讨厌，有人见猫就发狂，也有人一听见风笛的声音，就忍不住要小便；因为喜恶支配着人的感情，谁也控制不了。我这样跟您说：为什么有人受不了咧嘴的猪，为什么有人受不了不害人的猫，为什么有人听见人家吹了风笛就忍不住要小便。这些都是没道理好讲的，出于天生的习性而已，一接触这种东西，他们会作出不自觉的反应来；所以我也不能给您任何理由，也不愿给您什么理由，我只能告诉您出于我对安东尼奥的积恨和刻骨铭心的反感，我才会打这场对我自己并没有一丁点好处的官司。现在您得到我的回答了吧？

巴萨尼奥 你这冷血动物，这样的回答并不能作你残忍手段的辩解！

夏洛克 我本来也没打算讨你的欢喜。

巴萨尼奥 难道人们对于他们憎恶的东西，都必须置之死地而后快吗？

夏洛克 有人会恨他不愿杀死的东西吗？

巴萨尼奥 恨它就必须杀死它吗？

夏洛克 什么！你难道愿意被毒蛇咬两次吗？

安东尼奥 算了吧，你跟这个犹太人讲道理，就是面对海滩，让大海的怒涛停止奔涌，就是质问豺狼为什么要残害母羊，就是让山上的松树，在风起时，不要摇晃，发出任何声音。如果你能够让这个犹太人的心软下来——那什么东西比它更硬一些呢？——那么世上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请你不用再跟他讲道理，也不必到处想办法，就让我痛痛快快地得到判决，让这犹太人解解气吧。

巴萨尼奥 借你三千块，现在还你六千块怎么样？

夏洛克 就算这六千块钱中的每一块都可以再分做六份，而每一份又都可以变成一块，我也不收你的钱要它们；我只要求履约。

公爵 你对别人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又怎能希望将来人家怜悯你呢？

夏洛克 我又没做错事，怕刑罚作什么？你们买了那么多奴隶，让他们给你们作牛做马，做各种低贱的工作，只是因为他们是你们买来的。我能不能跟你们说，让他们自由吧，和你们的子女结婚？为什么他们就活该受苦受累，流血流汗？把他们的床也弄得和你们的一样柔软，让他们也尝尝和你们的一样的食物，你们会说：“这些奴隶是我们的。”因此我也可以这样回答你们：我现在要的这一磅肉，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那磅肉是我的，所以我一定要得到它。您如果不同意，那么你们的法律就是狗屁！威尼斯城的法令和一纸空文没什么区别。我在等着您的判决，请赶紧告诉我，我到底可不可以拿到属于我的那一磅肉？

公爵 我已经派人去请培拉里奥了，他是一位有学问的博士，我让他审理这桩案子；如果他今天来不了，我就有权宣布判决延期。

萨拉里诺 回殿下，外头有一个从帕度亚来的使者，说是带来了位博士的亲笔信，等着您接见呢！

公爵 把信给我；快让那使者进来。

巴萨尼奥 打起精神来，安东尼奥！喂，别泄气，不要灰心！还有希望呢！我可以让这犹太人把我的血肉、骨头一并拿去，也决不让你为我流一滴血。

安东尼奥 我是羊群里一只没用的病羊，死是我应该的下场；最软的果子总是最先落地，也让我这样了此一生吧！巴萨尼奥，你要好好活着，如果你能给我写篇墓志铭，我就感激不尽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尼莉莎扮律师书记上。）

公爵 是帕度亚的培拉里奥派你来的吗？

尼莉莎 是的，殿下。培拉里奥让我向殿下您致意。（呈上一封信。）

巴萨尼奥 你干嘛这样使劲地磨刀呢？

夏洛克 磨得快快的，好从那家伙身上割肉呗。

葛莱西安诺 没心肝的犹太人，你这不是在鞋口上磨刀，而是在你的心口上磨；不论哪种铁器，就是刽子手的斧头，也比不上你这恶毒小人的心一半的锋利。你难道对任何恳求都不动心吗？

夏洛克 是的，无论多么催人泪下的恳求对我都没用。

葛莱西安诺 你这只恶狗，死后你会下地狱的！让你这种东西活在世上，真是老天不长眼啊！你几乎使我的信仰也发生了动摇，认为毕达哥拉斯的灵魂附体也是有道理的；你的前辈子肯定是头豺狼，因为害人让人给绞死了，于是你那丑恶的灵魂就从绞架上逃走了，钻进了你老娘的肚子里，所以你才会像豺狼一般残忍冷酷。

夏洛克 除非你的咒骂能让这一张契约不生效了，否则你这样扯着脖子乱骂，只会伤你的肺，又何必呢？小伙子，我劝你还是——一边歇着去吧！省得用脑过度，将来无法收拾。我要在这儿等着法律公正的宣判。

公爵 培拉里奥在信上推荐一位年轻有学问的博士代他出席。他现在在哪里？

尼莉莎 他就在附近等着呢，听信您的回答不知道殿下是否准许他进来？

公爵 当然欢迎之至。来，你们去三四个人，恭敬地把他迎到这儿来。现在让我当庭宣读培拉里奥的来信。

书记 （念）“尊翰到时，接奉尊出，吾抱疾在家，幸有一

罗马青年博士鲍尔萨泽者来此舍间慰问，余具告之犹太人与安东尼奥一案，详加研讨，特荐此人以应殿下之召。凡愚之意见，彼已洞；其才识学问，从穷极赞辞，亦不足以道也，敬祈勿以其年少而疏之，此人及少年老成，况世难求也。如蒙延纳，其必能功德圆满。敬请裁决。”

公爵 博士培拉里奥的来信你们都听到了。这位大概就是信上所说的博士了。

（鲍西亚 扮律师上。）

公爵 把您的手给我。请问您是培拉里奥老先生派来的吗？

鲍西亚 是的，殿下。

公爵 欢迎欢迎；您请入座。您对于我们今天庭上开审的这桩案子都清楚吗？

鲍西亚 这桩案子的详细情形我已经完全明白了。哪个是那商人，哪个是犹太人？

公爵 安东尼奥，夏洛克，你们两个都过来。

鲍西亚 你叫夏洛克？

夏洛克 小人正是。

鲍西亚 你这场官司也够古怪的，但依据威尼斯的法律，你的控诉也不是不能成立的。（向安东尼奥）你现在只能任它宰割了，是不是？

安东尼奥 他是这么讲的。

鲍西亚 你承不承认这借约？

安东尼奥 我承认。

鲍西亚 那么犹太人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才是。

夏洛克 我为什么要对他慈悲呢？您倒是说说看。

鲍西亚 慈悲不是勉强的，它若天之甘霖降临人间；它不但赐福于受施的人，也赐福于施与的人；它的威力超乎一切，无与伦比，它比皇冠更能显示帝王的高贵：御杖只不过代表着俗世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权威，让人民都敬畏君上的尊严；然慈悲的力量却比这权力更大，它在帝王的内心深处，就像上帝的功德，执法的人若能把慈悲公道并称，那人间的权力也就是上帝的权力了。所以，犹太人，虽然你的要求是合法的，可是你好好想想，若是一味地按照公道的原则来行事，人死不能复生；所以我们既然祈祷上帝的慈悲，也就应该依循祈祷的指示，也应慈悲为怀。我这样跟你说，只是希望你能够在你的合法要求上略作让步；但如果你一味坚持，那威尼斯的法庭也只有秉公办理，把那商人定罪了。

夏洛克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只请求法律还我一个公道！

鲍西亚 他是不是还不出这笔借款呢？

巴萨尼奥 不是的，我愿意当庭把钱还给他；加倍偿还也可以；要是他还对此还不满意，那我愿意和他签约，答应还他十倍钱，就用我的手、头、心做抵押好了！如果这样偿还不答应，那就是存心置人于死地，没有天理了。请大法官运用您的权力，把法律灵活变通一下，只犯一个小小的过错，就成就了一件大大的功德，别让这个凶残的恶魔得逞。

鲍西亚 那是万万不能的，在威尼斯谁也无权变更现有的法律；如果我们这次开了这个头，往后谁都可以援引先例，那可就会乱套了。这可万万不行。

夏洛克 一个但尼尔法官来了！您就是但尼尔转世！英明年青的法官啊，我该如何赞美你！

鲍西亚 请你把借约让我看看。

夏洛克 就在这里，尊敬的博士；您请看吧。

鲍西亚 夏洛克，他们愿意出三倍于此的钱呢。

夏洛克 不成，不成，我早已对天发誓，我可不愿让我的灵魂承受毁誓的罪名？不，就算把整个的威尼斯和我交换，我都不会同意。

鲍西亚 既然这样好，那就只有照约处罚了；根据法律，犹太人有权从商人的胸口割下一磅肉来。我看，复活鬼，你还是慈悲一点，接受三倍于原数的钱，这借约我就撕了。

夏洛克 等他依约受罚以后，您再撕了它吧！您确实是位很好的法官；您不仅精通法律，也通情达理，是法律界难得的英才，所以我现在请求您以法律的名义，请您立即宣判，我以我的灵魂发誓，无论谁也不以口舌之利让我改变决心。我现在等着您照约处罚他。

安东尼奥 我也诚心恳求您尽快地宣判吧。

鲍西亚 好，那就这样了：你得准备让一刀刺进你的胸膛。

夏洛克 啊，尊严的法官！您真是位优秀的青年！

鲍西亚 那是因为依据法律这约上所订定的惩罚，是合乎法律的。

夏洛克 是的是的！啊，您真是位既聪明又正直的法官！您比您年轻的外貌要老练多了，真想不到！

鲍西亚 所以安东尼奥你应该袒露你的胸膛。

夏洛克 没错，“他的胸膛”，约上就是这么写的；——是不是，尊严的法官？——“就在心口附近”，约上可是写得清清楚楚。

鲍西亚 没错，称肉的秤预备好了吗？

夏洛克 我已经预备了。

鲍西亚 夏洛克，你去请外科医生来为他止血，费用全归你，否则他会流血而死的。

夏洛克 约上有这条吗？

鲍西亚 约上倒没这条；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随手做件好事总归不会错。

夏洛克 我，可不去；约上可没有这条。

鲍西亚 那商人，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安东尼奥 我无话可说；我已经预备受死了。把你的手给我，巴萨尼奥，再见吧！不要因为我是为你才如此下场而难过，因为命运对我已经很宽厚了：她通常让一个不幸破产的人继续苟活，凹陷着眼睛满头皱纹在穷困中度过暮年；她让我不用再受这种苟延残喘的罪了。替我向您的夫人问好，告诉她安东尼奥的下场；把我对你的爱告诉她，告诉她我是怎样从容地面对死亡；说完这一切，让她说说，我算不算你的真心的朋友。别因为你将失去一个朋友而悲伤，为你还债而死我无怨无悔；我只希望那犹太人的刀子刺得更深些，那所有的债一瞬间就偿清了。

巴萨尼奥 安东尼奥，我珍爱我的妻子，就像珍爱我的生命；可在我看来，我的生命、我妻子以及整个的世界加起来，都不及你的生命宝贵；我宁愿失去一切，把一切都牺牲给这恶魔，只求救出你。

鲍西亚 你妻子要是听见您这样说，恐怕不见得会感激您。

葛莱西安诺 我有一个妻子，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是真心爱她的；但是现在我希望她是归天了，好可以去恳求上帝，改变这恶狗似的犹太人的心。

尼莉莎 幸好你只是背着她这样说，要不然她一定会和你闹翻天的。

夏洛克 相信基督教的丈夫便是如此！我，宁愿我女儿嫁给强盗的后代，也不愿让她嫁给基督徒，别浪费时间了；请您就赶快宣判吧。

鲍西亚 那商人身上的一磅肉属于你了；法庭准许你，法律把它判给你了。

夏洛克 啊！正直的法官！

鲍西亚 你必须从他胸前把这磅肉割下来；法律准许你，法庭把它判给你了。

夏洛克 啊！博学的法官！判得真好！来，准备了！

鲍西亚 慢着，还没说完哩。这借约上并没说你有权取他的一滴血，它只写着“一磅肉”；所以依照借约你可以取他一磅肉，但在割肉时，倘若流下一滴基督徒的血，按照威尼斯的法律，你的地产财物，就要全部没收充公。

葛莱西安诺 啊，正直的法官！听好了，犹太人；啊，博学的法官！

夏洛克 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吗？

鲍西亚 不信，你可以自己看个清楚明白。既然你坚持公道，我就会给你公道，而且比你所希望的还要更公道。

葛莱西安诺 啊，博学的法官！好了，犹太人；好一个博学的法官呀！

夏洛克 既然这样我让他们还钱好了；还我三倍的钱，我就饶了他！放了那基督徒。

巴萨尼奥 钱就在这里。

鲍西亚 慢着！这犹太人必须得到绝对的公正。慢着！除了照约处罚之外，他不可以接受任何其他赔偿。

葛莱西安诺 啊，犹太人！啊！一个正直的法官，啊！一个博学的法官！

鲍西亚 因此你还是准备取属于你的肉吧。记好了不许流一滴血，也不许超过或不足一磅，要正好；如果你割下的肉，不是一磅是比一磅多，即便只差那么一顶点儿，或者只那么一点点，你就必须抵命，你的财产也要全部充公。

葛莱西安诺 但尼尔，但尼尔再世啊，犹太人！你这异教徒！今天你可落在我手里了。

鲍西亚 犹太人你为什么还不动手呢？

夏洛克 还是把我的本钱还给我，让我走吧。

巴萨尼奥 钱我早就预备好了，给你。

鲍西亚 他已经当众拒还钱的建议了；我们现在给他的只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公道，让他照约处罚。

葛莱西安诺 但尼尔，但尼尔再世啊！谢谢你，犹太人，是你教我这句话的。

夏洛克 就算只取回本钱也不可以吗？

鲍西亚 不可以犹太人，你除了冒着生命的危险取属于你的那一磅肉，拿不到一毛钱。

夏洛克 好，那么让魔鬼保佑他去受用那三千块吧！我不控告他了。

鲍西亚 你等等，犹太人，法律上还有一点小问题。根据威尼斯的法律：但凡一个外国人图谋用直接或是间接手段，谋害任何公民，查为属实，受害者有权得到他一半的财产，另外一半充公，其本人悉听公爵处置，他人不得过问。你现在正是触犯了这条，事实已经证明你的确试图采用直接或间接手段，危害他人的生命，根据我刚才所说的，是很险的。还不快快跪下，请公爵恕罪吧。

葛莱西安诺 求公爵恩准，你自行了断吧；但你的财产已经充了公，就连一根绳子也买不起，所以你就是吊死还是得由国家出钱。

公爵 为了让你体会一下我们基督徒的精神，即使你不开口，我也免你的死罪。从今以后你的财产一半归安东尼奥，一半充公；如果你诚心悔改，也许可以减处你一小笔罚款。

鲍西亚 这是指充公的那一部分，不包括归安东尼奥的那一半。

夏洛克 不，还是把我的性命和财产一并拿走吧，我不稀罕什么宽恕。你们拿走了我支撑房子的柱子，就和拆了我的房子一样；你们拿走了我过活的根本，就和活活要了我的命一样。

鲍西亚 安东尼奥，你可不可以对他慈悲为怀呢？

葛莱西安诺 免费送给他一根绳子去吊死自己吧；看在上帝

的份上，不能给他别的！

安东尼奥 要是殿下和法官同意，免予让他的另一半财产充公，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只想接管他的另一半财产，他死了之后，我会把它交还给最近和他女儿一起出逃的那位绅士；但我还有两个条件：第一，他为感激这样的恩典，他必须立刻改信基督；第二，他必须当庭立下文书，答应他死之后，把他的全部财产传给他的女儿和女婿罗兰佐。

公爵 他必须答应这两个条件，否则我就撤销刚才宣布的敕令。

鲍西亚 犹太人，你满意不满意？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夏洛克 我满意。

鲍西亚 书记，起草授赠产业的文书。

夏洛克 请你们容许我先退庭，我感觉不大舒服。文书？写好了就送到我家里，我会签名的。

公爵 让你去吧，可你一定要签名。

葛莱西安诺 受洗礼的时候，你可以有两个教父；如果我是法官，我会给你找来十二个教父，但不是领你去受洗，而是送你上绞架。（夏洛克下。）

公爵 先生，我想请您到舍下一起用餐。

鲍西亚 我要敬请殿下原谅，今晚我必须赶回帕度亚去，现在就得动身了。

公爵 您这样忙，让我表达感激的机会也没有，真是太抱歉了。安东尼奥，快谢谢这位先生，这次可全亏他救你。（公爵、众绅士及侍从等下。）

巴萨尼奥 尊敬的先生，今天多亏您的智慧，我和我的朋友，才能大难不死；为了表示我们由衷的谢意，请您务必收下这三千块钱本来预备还给犹太人的钱，辛苦您了。

安东尼奥 您的这番恩情，我们这辈子也不会忘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鲍西亚 大家满意，就是我最大的酬报；我此番能对两位有所帮助，已经十分满足了，也不用再提什么酬谢了。下次再见的时候，但愿两位还认得我。我就此告辞了。

巴萨尼奥 好先生，我不能不再次恳求您，您就随便从我们身上取点什么，并不是酬谢，而只是留作纪念而已。请您答应我两件事：不要拒绝我的请求，还要请您原谅我的请求。

鲍西亚 你们既然这样坚持，我也不好再推辞了。（向安东尼奥）就把您的手套送给我，作个纪念吧；（向巴萨尼奥）为了纪念您的这番盛情，就把这枚戒指送给我吧！别缩手呀，我就只要这个了；既然您如此的诚心诚意，您是不会拒绝我的。

巴萨尼奥 这枚戒指啊！先生？唉！它不值什么钱；我怎么好意思把这东西送给您呢？

鲍西亚 我不要别的，就要这戒指；我现在非常想要它。

巴萨尼奥 这戒指的本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我不可以把它送给别人。我宁愿征求威尼斯最贵重的一枚戒指送您，但这一枚只有请求您的原谅了。

鲍西亚 先生，原来您的慷慨只是口头的；您先是教我怎样问人家要东西，现在又教我明白了被拒绝的滋味。

巴萨尼奥 好先生，这戒指是我妻子送给我的；她给我戴时，曾让我发誓永远不把它出卖、送人或是丢失。

鲍西亚 当人们舍不得把某东西送人的时候，总会想出这样的借口的。如果您的夫人不是疯子，她假使知道了我是多么配得到这戒指，她是不会因此生您的气的。好了，祝你们平安！（鲍西亚、尼莉莎同下。）

安东尼奥 巴萨尼奥，你就把那戒指给他吧；看他的功劳和我的面子，就违犯一次尊夫人吧。

巴萨尼奥 葛莱西安诺，你去追他们，把这戒指送给他；如果可能，就领他到安东尼奥家去。快去，赶紧了！（葛莱西安诺

下)来,我这就陪你回家;明天一早咱两就动身回贝尔蒙特去。
来,安东尼奥。(同下。)

第二场 同前。某街道

(鲍西亚及尼莉莎上。)

鲍西亚 你去打听那犹太人住的地方,让他在这文书上签个字。如果我们想比我们的丈夫早一天到家,就一定要在今天晚上动身。如果罗兰佐看到这张文书,她会很高兴的。

(葛莱西安诺上。)

葛莱西安诺 好先生,我终于追上您了。巴萨尼奥先生又考虑了一下,决定让我把这戒指交给您,还想请您吃饭。

鲍西亚 那倒不用了;他的戒指我收下了,代我谢谢他。另外请你领我们到夏洛克老头儿家里。

葛莱西安诺 好的,好的。

尼莉莎 大哥,我想和您说句话。(向鲍西亚旁白)我得试试能不能把我丈夫的指环取下来。我曾经令他发誓永不离手的。

鲍西亚 你肯定能行的。我回家以后,他们一定会赌咒发誓,说是把指环送给了男人;可是我们偏不信,要发比他们更严重的誓。你快去,你知道我在什么地方等你。

尼莉莎 来,大哥,请您领我去吧。(各下。)

第五幕

第一场 贝尔蒙特。鲍西亚门前的林荫路

（罗兰佐及杰西卡上。）

罗兰佐 月色真是明亮啊！微风轻吻树枝，无声无息；我想大概就在这样的夜里，特洛伊罗斯爬上了特洛亚的城墙，远望克瑞西达所在的希腊人的营幕，叹息不已。

杰西卡 也正是这样的夜晚，提斯柏心惊胆战地踏着露水，在赴她情人之约的路上，看见了狮子的影子，慌忙地逃走了。

罗兰佐 也正是这样的夜晚，狄多站在茫茫的海岸上手执柳枝，呼唤她的情人回到迦太基来。

杰西卡 也正是这样的夜晚，美狄亚用她采来的灵芝仙草，使老埃宋返老还童。罗兰佐 正是这样的夜晚，杰西卡从她犹太富翁爸爸的家中出逃了。与她的无用情郎离开了威尼斯一直到了贝尔蒙特。

杰西卡 也正是这样的夜晚，年轻的罗兰佐发誓永远爱杰西卡，用山盟海誓偷去了她的心，但却没有一句真话。

罗兰佐 也正是这样的夜晚，美丽的杰西卡如悍妇般毁谤她的情人，但他却原谅了她。

杰西卡 如果不是有人来了，我可以说出比你多得多的夜的典故。但是，你听，有脚步声？

罗兰佐 谁会在这静悄悄的夜里快步跑呢？

斯丹法诺 一个朋友。

罗兰佐 一个朋友！什么朋友？请问您是——？

斯丹法诺 叫斯丹法诺，是来给你们报个信的，天亮之前我

家女主人就要回到贝尔蒙特了；她在一路上所有带有圣十字架的地方都会停步，祷告，祈求婚姻幸福美满。

罗兰佐 有谁陪她一起回来呢？

斯丹法诺 除了一个修道的隐士和她的侍女没别人。请问我家主人回来没有？

罗兰佐 还没有，我们也没听到他的消息。但是，杰西卡，让我们进去吧；按照着礼节，我们得准备一些欢迎女主人回家的仪式。

（朗斯洛特上。）

朗斯洛特 索拉！索拉！哦哈哈！索拉！索拉！

罗兰佐 是谁在叫嚷？

朗斯洛特 索拉！你有没有看见罗兰佐先生？罗兰佐先生！索拉！索拉！

罗兰佐 别喊啦，你，他就在这里。

朗斯洛特 索拉！在哪里呢？在哪？

罗兰佐 这儿。

朗斯洛特 告诉他我家男主人差一个人送信来了，带回好多好消息，天明之前他就可以回家了。（下。）

罗兰佐 亲爱的，我们进屋去，等他们回来。算了，还是别进去了。斯丹法诺我的朋友，麻烦你去通知一下家里的人，就说女主人就要回来啦，让他们奏乐准备到门口迎接。（斯丹法诺下）恬静月光睡在山上多么美呀！我们就坐在这儿，让音乐悄悄在我们耳边响起；这样柔和静寂的夜，最适合衬托最美的音乐。坐下，杰西卡。你看，天空中群星灿烂；我们眼中的每一颗小小的天体，转动时都会像天使般的歌唱，永远和目光灼灼的天使的歌相应。凡人的生命里也激荡着这种乐声，但当它回归泥土只剩一副腐朽的躯体时，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众乐工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罗兰佐 来吧！让圣歌来想起唤醒戴安娜女神；把最动听的乐韵送人你们女主人耳中，让她循着乐声回来。

（音乐。）

杰西卡 这柔和的音乐，不知怎么总让我觉得几分悲凉。

罗兰佐 都是你太出神了。你只要看一群不羁野兽，或是一群不驯服的小马，热血奔腾，狂奔乱跳，放声嘶鸣，但偶一声喇叭，亦或任何的乐调，却会让它们立即入定，而它们狂乱的眼光，也因为音乐的缘故，而变得温和。所以诗中有俄耳甫斯能用音乐感动代木石、让风浪不兴，因为世上万物无论如何狂乱顽固，音乐都可以改变它们；那些心中没有音乐，或是从不为美妙的音乐声所感动的人，都是为作恶的人；他们的内心必如此这样阴沉，他们的感情必如地域一样幽暗；这样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听这音乐！

（鲍西亚及尼莉莎自远处上。）

鲍西亚 那亮光正是从我家中发出来的。蜡烛虽小，可它的光照得真远阿！一件好事也就好比这蜡光，照亮了这罪恶的世界。

尼莉莎 月光明亮时，我们就看不见烛光了。

鲍西亚 更大的光荣也正是这样掩盖了小小的荣耀。国王出巡时代替它的人的权威也和君王差不多，可是等到国王回来，他的威权便顿时化为乌有，就像江河注入海一样。音乐！听！尼莉莎小姐，是我们家在奏乐呢！

鲍西亚 不比较，长处就显不出来；我觉得它所起来比白天时好多了。

尼莉莎 小姐，那是因为晚上更安静的缘故。

鲍西亚 要是无人欣赏，乌鸦的叫声和百灵的歌声也没外什么两样；如果夜莺在白天歌唱旁边是一群鹅在乱叫，其他的叫声也决不会比鸬鹚更美些。世间多少事都是借助有利的环境才达到

完美的境界，赢得一两声喝彩！喂，静一静！月亮和她的情郎美梦正酣，不肯醒来呢。（音乐停止。）

罗兰佐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这一定是鲍西亚的声音。

鲍西亚 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来，我的声音就像瞎子能够很快认出杜鹃的啼叫一样。

罗兰佐 好夫人，欢迎您回来！

鲍西亚 我们这几天为我们的丈夫祈祷去了，但愿他们能够因我们的祈祷而得到幸福。他们有没有回来？

罗兰佐 夫人，还没呢；但刚才有人捎信，来说他们马上就会回来。

鲍西亚 你进去，尼莉莎，吩咐仆人们，让他们别说我们两人离家的事；罗兰佐，您也什么也别说；杰西卡，您也是。（喇叭声。）罗兰佐 您丈夫回来啦，我听见他喇叭的响声了。我们不会多嘴多舌的，夫人，您尽管放心好了。

鲍西亚 今天的夜晚就像阴沉的白昼一样，只是稍微惨淡点儿；在没有太阳的白天，也是如此。

（巴萨尼奥、安东尼奥、葛莱西安诺及侍从等上。）

巴萨尼奥 要是您能在没有太阳时赶路，那么我们就能和地球那端的人共享白昼。

鲍西亚 就让我发光辉吧！但别让我像那般轻浮；因为一个轻浮的妻子，会让丈夫心情沉重的，我绝不愿意巴萨尼奥那样。要把一切都交给上帝吧！欢迎您回来，我亲爱的丈夫！

巴萨尼奥 谢谢，夫人。请您欢迎我这位朋友的到来；他是安东尼奥，我对他感激不尽。

鲍西亚 他确实让您感激不尽，因为我听说您曾让他受累不浅呢。

安东尼奥 已经结束，现在麻烦全都解决了。

鲍西亚 亲爱的先生，您的到来我非常欢迎；可是口头的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意表达不了我的诚意，我们也就不用讲客套的话。

葛莱西安诺（向尼莉莎）我向天上的月亮起誓，你冤枉了我，我确实是把它送给那法官的书记了。亲爱的你既然把这件事情看得这么重，那么我希望拿它去的那个是个太监。

鲍西亚 啊！你们吵架了？出什么事啦！

葛莱西安诺 不就是为了那个金圈圈，那个她给我的不值钱的戒指，上面刻着什么，就跟刀匠们刻在刀上的差不离的诗句，“爱我毋离之类的”。

尼莉莎 你先别说什么诗句不诗句，什么值钱不值钱？我当初给你时，你是怎样向我发誓的？你说你会直到死都戴着它，它会随你一起入坟墓；就算不为我，为了你起的重誓，你也应该珍惜它，好好地保管。居然把它送给一个法官的书记了！呸！上帝作证，拿你指环的那个书记，一定是个没胡子的主。

葛莱西安诺 等他长大一些，自然他就会出胡子的。

尼莉莎 一个女人再长也变不成男子！

葛莱西安诺 我可以发誓，我确实是它送给一个小男孩，一个发育不全的小男孩子；他也就和你差不多高，是那个法官的书记。他是个好孩子，缠着我让我把这戒指给他，我实在没法就给他了。

鲍西亚 宽恕我，别怪我这样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能够把你妻子第一件礼物就这样轻易地给了人呢？你发誓说一旦它套上你的手指，就和你的身体不可分了。我也曾把一枚戒指送给巴萨尼奥，他对我发誓永不把它取下的；他就在这儿，我敢发誓，就算用世间全部的财富和他交换戒指，他也绝不会舍弃它或摘下来的。葛莱西安诺，不是我说你，你竟辜负你妻子了；如果我是她，早就会疯了。

巴萨尼奥（旁白）噯哟，我本该砍掉我的左手的，那就可以发誓说，为了保护戒指强盗连手都也让人给砍了。

葛莱西安诺 巴萨尼奥老爷也让那法官把戒指给拿走了，那法官坚持问要那戒指；事实上他也配得到枚戒指，那个小孩子、法官的书记，因为也出点力，也就让我拿那指环酬谢他。他们主仆两人什么都不要，就单单相中了这两个指环。

鲍西亚 您把什么戒指送人哪？我不会是我送您的那个吧？

巴萨尼奥 如果我想说谎的话，我就会否认的；但您也看见了戒指已不在我手上。

鲍西亚 就像你虚情假意不带一丝真实的虚伪的心里一样。我发誓，除非我看到了那戒指，否则我是不会再跟您同床了。

尼莉莎 要是我看不见我的指环，我也再不跟你同床共枕。

巴萨尼奥 亲爱的鲍西亚，如果您得知我把戒指送给了谁，我是为谁把它送人的，要我为什么把它送人，而我心中又有多么不舍，可是，人家什么都不要，说什么就要这个戒指，那您就不会生我的气了。

鲍西亚 如果您明白这戒指的珍贵，或是晓得赠戒指的那人的一半的好处，或是知道了您戴有这戒指就不会这样了。如果你不愿送人这东西，多向他解释，说得更诚恳些，世上哪有人会这样不讲理，硬要人家把它留下来作为纪念呢？尼莉莎说得很对，我以我的性命发誓，一定是把它送给什么女人了。

巴萨尼奥 不是这样的，夫人，我以我的名誉、我以我的灵魂发誓，它不是叫什么女人给拿走了，我真是把它送给那位法学博士了的；给他的三千块钱，他不收，偏要这戒指，见我不愿意，他就很不乐意地离开了。他可是我好朋友的救命恩人；叫我怎么跟你解释？好太太？我也没法子，那就让人追上去把戒指送给他了；出于做人的道理和礼貌我都应该这样做，我也不能让人说我忘恩负义。饶了我吧！好夫人，我以天上的明月发誓，如果你当时在场，也会请求我把这戒指送给那位好博士的。

鲍西亚 但愿那博士再别上我家附近来。他拿走了我珍贵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宝贝，那又是您发誓永远为我保存的，所以我也像您一样慷慨，把我任何一件东西都给他，就算是我的身子，或是我丈夫的床，我都不会说一个不字。我会认识他的，我相信这一点；您可不要夜不归宿，像个每晚尔格斯那样守着我吧；否则我以我尚存的贞操发誓，如果那天您不在，我是要和这个博士上床的。

尼莉莎 我也要和他的书记同床；所以你当心别把我一人留下。

葛莱西安诺 好，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可别让我看见他；否则我就折断他的笔。

安东尼奥 都是我的错，让你们这样吵吵闹闹。

鲍西亚 先生，这不关您的事；我们很高兴您上这儿来。

巴萨尼奥 鲍西亚，饶恕我吧！这次我真是不得已的，我当着这许多朋友的面前，向您发誓，从您这双美丽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到我自己。

鲍西亚 你们听他说的！左眼里是他，右眼里也是他；您凭您的两重人格发誓，我怎么能够相信您呢？

巴萨尼奥 不，您听我说。就原谅我一次好吗？我以我的灵魂起誓，我以后再不违反对您的誓言了。

安东尼奥 为了他的幸福，我曾以自己的身体作抵押，要不是因为那个拿走您丈夫指环的人，我早就不在人世了；现在我敢和您再立一张约，用灵魂作为担保，向您保证您丈夫再不会有故意背信的行为。

鲍西亚 那么您做他的担保人，给他这个，让他比上回那个更好地保护着。

安东尼奥 拿去吧！巴萨尼奥；您要发誓永远保守这个戒指。

巴萨尼奥 上帝哪！这不就是我给博士的那个吗？

鲍西亚 就是他给我的。原谅我，巴萨尼奥，因为这个戒指

的缘故，那博士已经跟我上过床。

尼莉莎 也请原谅我，亲爱的好葛莱西安诺；就是那个小男孩，那个博士的书记，因为我向他讨戒指的缘故，昨晚也跟我上床了。

葛莱西安诺 噫哟，这就像是在夏天重修刚建好的路！唉！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做王八了？

鲍西亚 别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你们大家都不明白；我这儿有封信，拿去好好读读，它是培拉里奥从帕度亚寄给我的，这封信会告诉你们那位博士就是鲍西亚，而她的书记就是尼莉莎。罗兰佐可为我们证明，你们一出发，我就动身了；我也刚回来，大门也没进呢。安东尼奥，我们很欢迎您到我们这儿来；我还有个意料不到的好消息要告诉您，这封信会告诉您，您的三艘满载货物的商船，很快就要到港了。您怎么也想不出这封信是怎么到我手里的。

安东尼奥 我无话可说了。

巴萨尼奥 您就是博士，我怎么没认出你呢？

葛莱西安诺 你就是那个让我作王八的书记？

尼莉莎 正是，但除非他是男的，否则他是没法让你当王八的。

巴萨尼奥 好博士，你今晚陪我睡觉好不好？如果我不在，您可以睡在我妻子的床上。

安东尼奥 好夫人，是您救了我的性命，又是您给了我生计；这封信很确实地通知我，我的船只已经安然抵港了。

鲍西亚 喂，罗兰佐！我的书记也要送你一件好东西。

尼莉莎 是的，我是要送给他，不收一分钱。这儿是那犹太富翁亲笔签署的一张产业授赠的文书，上头有那犹太富翁的签字，声明他死以后，全部财产都是您和杰西卡的，你们请收好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罗兰佐 两位好心的夫人，你们真是那散布玛哪给饥饿人的天使阿！

鲍西亚 天快亮了，但详细的情形你们还不大清楚。大家都进去吧；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问我们，我们肯定一五一十地回答一切。

葛莱西安诺 很好，尼莉莎我要你答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离天亮只差两小时了，我们是现在去睡觉呢，还是等到明天晚上呢？正是——

不忧天快黑，
只怕它不黑。
俊俏书记在，
共赴好梦遥，
今夕喜同床。
金环指间戴，
光芒闪万丈。
娇妻莫要骂，
小子不敢言。（众下。）

罗密欧与朱丽叶

剧中人物

艾思卡勒斯 维洛那亲王

帕力斯 少年贵族，亲王的亲戚

蒙太古 } 互相敌视的两家家长
凯帕莱特 }

罗密欧 蒙太古之子

毛求希奥 亲王的亲戚 } 罗密欧的朋友
班父里奥 蒙太古之侄 }

提博尔特 凯帕莱特夫人之内侄

劳伦斯神父 法兰西斯派教士

约翰神父 与劳伦斯同门的教士

鲍尔萨泽 罗密欧的仆人

山姆普逊 } 凯帕莱特的仆人
诃莱古里 }

彼得 朱丽叶乳母的仆人

亚伯拉罕 蒙太古的仆人

卖药人

乐工三人

毛求希奥的侍童

帕力斯的侍童

蒙太古夫人

凯帕莱特夫人

朱丽叶 凯帕莱特之女

朱丽叶的乳母

维洛那市民；两家男女亲属；跳舞者、卫士、巡丁及侍从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致辞者

地 点

维洛那；第五幕第一场在曼陀亚。

开场诗

（致辞者上。）

故事发生在著名的维洛那城，
城里有两个声望相等的巨族，
几世的宿怨激发新的纷争，
鲜血把市民清白的双手弄脏。
是命中注定这两家要成仇人，
生下了一对不幸的情人，
他们的悲惨凄美的毁灭，
化解了他们双亲的嫌怨。
这一段生死与共的恋情，
还有那两家父母的宿怨，
把这一对多情的儿女戕害，
才演出了现在这一部戏剧。
陈述过这几句剧情梗概，
请诸位耐心细听详情。（下）

第一幕

第一场 维洛那。广场

(山姆普逊及诃莱古里各自持盾剑上。)

山姆普逊 诃莱古里，咱们可万万不能让人家当做苦力一样欺侮。

诃莱古里 对了，咱们可不是随便让人欺负的。

山姆普逊 我说，咱们要是被惹火了，就会挥剑动手的。

诃莱古里 对了，到时你可不要把脖子缩进领口里去。

山姆普逊 我一发起脾气来，这剑就不认人了。

诃莱古里 可是你并大容易动怒。

山姆普逊 我见到蒙太古家的那个狗崽子就生气。

诃莱古里 有胆儿的生了气就应该站在那儿别动，谁逃跑谁就不是好汉。

山姆普逊 我见了他们家里的狗崽子，就能不跑；蒙太古家里的哪个男女碰到了我，都像是碰到一堵墙一样。

诃莱古里 这恰恰说明你是个软弱可欺的蠢才；只有最没本事的家伙，才去墙底下避难。

山姆普逊 确实不错；所以天生柔弱的女人，就总是被人欺侮得不能动。我如果看见蒙太古家里有人来，是男人我就把他们顺着墙边扔出去，是女人我就把她们冲着墙壁摔过去。

诃莱古里 打架是咱们两家主人和男人们的事，与她们女人有什么关系？

山姆普逊 那我可管不着，我要做一个凶狠的魔王；一旦跟他们家男人们动手起来，对女人们也一点不留情，我一定要她们的小

命。

诃莱古里 要女人们的性命吗？

山姆普逊 对了，娘儿们的性命，或是她们看作性命般的贞操，你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诃莱古里 那就要看他们的反应了。

山姆普逊 只要我一出手，她们就会知道我的厉害：我凭的就是我这一身有名的坚实的肉呢。

诃莱古里 幸好你还不是一身鱼肉；要不然你就是一条可怜的臭咸鱼了。拔出你的剑来；有两个蒙太古家的人来啦。

（亚伯拉罕及鲍尔萨泽上。）

山姆普逊 我的剑已经拔出来了；你去跟他们吵起来，我会在你背后给你帮忙的。

诃莱古里 怎么？你打算转身逃跑吗？

山姆普逊 你放宽心吧，我可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诃莱古里 哼，可我真有点不放心！

山姆普逊 最好让他们先向咱们动手，若打起官司来也是咱们占理。

诃莱古里 那我就走过去冲他们翻个白眼，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山姆普逊 好，试试他们有没有胆量。我要对着他们咬我的大拇指，看看他们能不能承受这样的侮辱。

亚伯拉罕 你是向我们咬你的大拇指吗？

山姆普逊 我是咬我的大拇指。

亚伯拉罕 你是向我们咬你的大拇指吗？

山姆普逊 （向诃莱古里旁白）要是我说就这样，那么打起官司来是谁会占理？

诃莱古里 （向山姆普逊旁白）是他们的在法律上有理。

山姆普逊 不，我不是向你们咬我的大拇指；但是我是咬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大拇指。

诃莱古里 你是要向我们挑战吗？

亚伯拉罕 挑战！不，这打哪儿说起。

山姆普逊 要是你打算跟我们吵架，那么我可以奉陪；你是你家老爷的奴才，我也是我家老爷的奴才，难道我家的主子不如你家的主子吗？

亚伯拉罕 不如，比不上呀。

山姆普逊 好吧。

诃莱古里 （向山姆普逊旁白）说“比得上”；我家主人的一位亲戚

来了。

山姆普逊 当然比得上。

亚伯拉罕 你瞎说。

山姆普逊 是好汉就拔出剑来。

诃莱古里 别忘了使用你的杀手剑。

（双方互斗。）（班父里奥上。）

班父里奥 散开，蠢才们！收起你们的剑；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蠢事。（打落众人的剑。）（提博尔特上。）

提博尔特 怎么！你也跟这些没用的奴才们吵架吗？过来，班父里奥，我要结果了你的性命。

班父里奥 我不过维持和平；收起你的剑，或者帮我拉开这些人。

提博尔特 什么！你已经拔出了剑，还谈什么和平？我痛恨这个词，就跟我痛恨地狱、痛恨所有蒙太古家的人和你一样。看剑，懦夫！（二人相斗。）（两家各有若干人上，参加争斗；随后一些市民持枪棍上。）

众市民 打！打！打！把他们打下去！打倒凯帕莱特！打倒蒙太古！

(凯帕莱特穿长袍及凯帕莱特夫人同上。)

凯帕莱特 因为什么吵成这个样子？喂！把我的长剑拿来。

凯帕莱特夫人 拿拐杖？拿拐杖，你要剑干什么呢？

凯帕莱特 我说快拿剑来！蒙太古那老东西来啦；他还舞着他的剑，这分明在跟我找事逞凶。

(蒙太古及蒙太古夫人上。)

蒙太古 凯帕莱特，你这贼人！——让我走，别拉着我。

蒙太古夫人 你要去跟人家吵架，我一步也不让你往前走。

(亲王率侍从上。)

亲王 目无法规的臣民们，扰乱治安的罪人们，你们的武器都被你们近邻的血玷污了；——他们不听我的话吗？喂，听着！你们这些奴才，这些畜生，你们为了浇灭你们满怀刻毒的怒火，不惜让殷红的血液从你们的血管里喷勃出来；你们要是害怕刑法，就赶紧丢掉你们沾了血的凶器，悉听你们震怒的君王的裁判。凯帕莱特，蒙太古，你们已经三次为了几句话，引起了市民的聚殴械斗，扰乱了我们街道上的和平，害得维洛那的上了年纪的公民，也不得不脱下他们体面的装束，用他们习惯于安乐的苍老衰弱的手拿起生锈的长枪，调解你们间展出不容的争斗。要是你们以后再在街市上寻衅闹事，我就要拿你们的性命作为骚扰治安的代价。现在其他人都给我退下去；凯帕莱特，你跟我来；蒙太古，你今天下午到自由村的审判厅里来，等候听取我对于今天这场争斗的宣判。大家散开吧，假若再有滞留不去的，格杀勿论！

(除蒙太古夫妇及班父里奥外均下。)

蒙太古 这一场怨怒是谁重新煽风点火惹起来的？侄儿，跟我说，他们打斗的时候，你也在场吗？

班父里奥 我还没有到这儿来的时候，您的仇家的仆人跟你们家里的仆人已经打在一起。是我拔出剑来分开他们的；就在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候，碰巧那个脾气火爆的提博尔特提着剑来了，他对我口出狂言，把手中的剑舞得霍霍有声，就像风在那儿嘲笑他的装腔作势一样。当我们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人越来越多，有的帮这一边，有的帮那一边，闹哄哄地互相争斗，直到亲王来了，方才把两边的人吆喝开。

蒙太古夫人 啊，罗密欧呢？你今天见过他吗？我很高兴他没有参与这场争斗。

班父里奥 伯母，在万人崇敬的太阳从东方的那扇金窗里探出头来大约一小时以前，我因为心中的烦恼，想到郊外去散步，看见罗密欧兄弟早就在城西一丛枫树的下边走来走去了。我正想向他走过去，他已经看见了我，就躲到密林深处去了。我因为自己正在心灰意懒，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只想找一个没有人迹的地方躲起来，所以我按着自己的心境揣测别人的心境，也就不去跟他说话找事，彼此互相躲避开了。

蒙太古 有很多天的早上都曾经有人在那边看见过他，他把眼泪洒做清晨的露水，用长叹短叹加浓天空的云雾；可是一等到鼓舞万众的太阳在东方的天边刚刚揭开黎明女神床上灰黑色的帐幕的时候，我那满怀心事、多愁善感的儿子，就逃避开光明，悄悄溜回到家里；一个人关上了门独自躲在房间里，把明媚的阳光锁在外面，关紧窗子，给自己造成一个人工的黑夜。他这一种怪异的行为恐怕不是个好兆头，除非能用良言相劝方可以解除他心头烦恼的根苗。

班父里奥 伯父，您知道他心中烦恼的根源吗？

蒙太古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方法从他自己嘴里打问出来。

班父里奥 那您有没有设法好好探问探问他？

蒙太古 我自己还有他的许多朋友都曾经试过询问他，可是他把心事统统吞进自己肚里，对谁都是守口如瓶绝不泄露，让人家无从窥测他的内心，就好像一个新初生的蓓蕾，尚未迎风舒展

它的柔嫩的花瓣，尚未向太阳吐露它的娇妍，就给妒嫉这条蛀虫咬啮了一样。只要能够了解他的烦恼悲伤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就一定会竭尽全力给他找寻到治疗的方案。

班父里奥 伯父，他来了；请您暂时站在一边，等我去问问他到底有些什么心事，看他理不理我，肯不肯吐露。

蒙太古 但愿你能交好运，能够听到他的真心话。来，夫人，我们走吧。（蒙太古夫妇同下。）（罗密欧上。）

班父里奥 早安，表弟。

罗密欧 现在这还算早吗？

班父里奥 刚敲过九点钟。

罗密欧 唉！沉浸在悲哀里度过的时间似乎总是格外的长。从这里急忙忙地走开去的那个人，可是我的父亲吗？

班父里奥 正是。罗密欧是什么悲哀使你觉得时间变长了？

罗密欧 我未能得到可以使时间变短的东西。

班父里奥 你跌进爱情里去了吗？

罗密欧 我还只是在门外徘徊——班父里奥，在恋爱的门外！

罗密欧 我爱她，可我不能得到我的心上人的欢心。

班父里奥 唉！想不到爱神的样子看上去很温柔，可实际上却是如此粗暴！

罗密欧 唉！想不到爱神可以一直蒙着眼睛，就能径直闯进人们的心灵！我们到哪里去吃饭？噯哟！又是谁在此地打过架了？可是不必告诉我，我早就全听说了。这些都是冲突与怨恨造成的后果，可是与爱情有关的冲突比它还要大过许多。啊，吵吵闹闹的相爱，亲亲热热的怨恨！啊，这无中生有的一切！啊，沉重的轻浮，严肃的狂妄，整体的混乱，铅铸成的羽毛，光明的烟雾，寒冷的火焰，憔悴的健康，永远醒着的睡眠，否定的存在！我感受到的爱情正是这么一种东西，可是我并没有得到满足，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并不喜爱这样的爱情。你不会笑我吧？

班父里奥 不，兄弟，我倒是很想哭。

罗密欧 好人，哭什么呢？

班父里奥 因为你那颗善良的心正在遭受的痛苦。

罗密欧 唉！这便是爱情的过错，我自己的心头已经被太多的忧愁重压着。你对我表示的同情，白白使我在太多的忧愁之上再加上一重苦痛。爱情是叹息吹来的一阵烟；烟消云散后恋人的眼中才会流露火花；恋人的眼泪是它激荡而起的波涛。它又是最理智的疯癫，难以下咽的苦味，是吃不到嘴的蜜饯。再见，我的兄弟。（欲去。）

班父里奥 且慢，我要跟你一块儿去；要是你就这样丢下了我，你未免太不给我面子啦。

罗密欧 嘿！我已经遗失了我自己；站在这儿的不是罗密欧，他在别的地方呢。

班父里奥 老实告诉我，你所爱的是谁？

罗密欧 什么！你要我说出她的名字来吗，在这痛苦的呻吟中。

班父里奥 痛苦呻吟！当然不，你只要告诉我她是谁就行了。

罗密欧 教一个病人郑重其事地立个遗嘱来！啊，对于一个重病在身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刺痛他的心？老实说罢，兄弟，我是爱上了一个女人。

班父里奥 我猜你一直在恋爱，果然猜得没错。

罗密欧 好一个百发百中的射手！我爱上的是一位美貌的姑娘。

班父里奥 好兄弟，目标越明确，越容易射得准。

罗密欧 你这一箭就躲空了。丘比德的金箭不能射中她的心；她有狄安娜女神的圣洁，她不让爱神的小弓箭损伤她的坚不

可摧的贞操。她不愿被那些甜言蜜语包围，也不容咄咄逼人的眼光向她进攻，更不愿接受足可以使圣徒心动的黄金的诱惑；啊！美貌便是她的巨大财富，只可惜一旦她死后，她的美貌也要化为尘土！

班父里奥 那么她可曾发誓终身守贞不嫁了？

罗密欧 她已经发誓了，为了珍爱她自己，她任由美貌在无情的岁月中枯萎老去，不知道让她的绝世姿容传留给后世。她是个太美丽、太聪明的女人，不应该追求她自身的幸福，使我抱恨终身。她已经立誓舍弃爱情，我现在虽然活着实在等于死去一般。

班父里奥 你听我的劝告，别再想她了。

罗密欧 啊！可你教我怎样忘掉她呢。

班父里奥 你可以让你的眼睛多看看别的美人。

罗密欧 那不过使我更觉得她的美艳举世无双罢了。那些吻着美人娇额的幸运的面罩是乌黑的，却常常使我们想到被它们遮掩的脸庞是多么娇丽白皙。突然失明的人，永远不会忘记存留在他消失了的视觉中的那些珍贵难忘的影像。给我引见一位绝代姿容的美人，她的美貌除了使我记起世上有一个人比她更美的人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吗？再见，你不能教我忘怀。

班父里奥 我一定要证明我对你的劝说是没错的，否则我死不瞑目。

（同下。）

第二场 同前。街道

（凯帕莱特、帕力斯及仆人上。）

凯帕莱特 但是蒙太古和我一样负着保证不再扰乱治安的责任，违反时受同样的惩罚；我想，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维持和平亦非难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帕力斯 你们两家都是很有名望的大族，结下了这样不解的冤仇，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可是，老伯，您对于我的求婚有什么意见？

凯帕莱特 我的意思早就对您表示过了。我的女儿今年还没有满十四岁，完全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再过两个夏天，才可以谈到亲事。

帕力斯 比她年纪更小的小姐，有的都已经做了幸福的母亲了。

凯帕莱特 早结果的树木一定早枯败。我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可谈了，只有她是我的唯一的指望。可是向她求婚吧，赢取她的欢心，善良的帕力斯；只要她愿意，我是没有什么不肯同意的。今天晚上，我要依照旧例，举行一场宴会，邀请众多亲友来参加；请您接受我的最诚挚的邀请，您也是我所要邀请的一个。今晚在我的寒舍里，您将见到灿烂的群星翩然下降，照亮黑暗的天空；置身在蓓蕾一般娇艳的女郎丛里，您可以充分享受青春的愉悦，正像盛装的四月追随着残冬的足迹降临人世间，在年轻人的心中撒满生机勃勃的欢欣一样。在这众多的美貌的女郎中间，包括我的女儿在内，您可以听一个够，看一个饱，挑选一个最好的做您的意中人。来，跟我走吧。（以一纸交仆人）你到维洛那全城去走一圈，按着这单子上的名子一个一个地去找人，邀请他们到我的家里来，今晚寒舍将欢迎他们的到来。（凯帕莱特、帕力斯同下。）

仆人 按着这单子上所写的名字去找人！人家说，裁缝是该用针线的，鞋匠缝是该用钉锤的，画师是该用笔的，渔夫是该用网的，各人应司各人的职；可是我们的老爷却派我按着这单子上的名字去找人，我怎么知道这纸上面写着些什么名字？我一定要找个识字的人。啊，他们来得正好。

（班父里奥及罗密欧上。）

班父里奥 嘘，兄弟，新的火焰可以把旧的火焰熄灭，巨大的苦痛可以使微小的苦痛减轻；转得头晕目眩的时候，就要掉个方向来转；一桩绝望的悲伤，也可以靠另一桩烦恼把它驱除。让你的眼睛感受一个新的迷惑，你的原来的痼疾就可以痊愈了。

罗密欧 你的药草刚好可以医治。

班父里奥 医治什么病？

罗密欧 医治你的跌伤的胫骨。

班父里奥 罗密欧，怎么，你疯了吗？

罗密欧 我没有疯，可是比疯人更受束缚；被关在牢狱里，没有东西吃，经受着鞭挞和酷刑——晚安，好朋友！

仆人 晚安！请问，先生，您念过书吗？

罗密欧 是的，这是我在不幸中拥有的资产。

仆人 也许您只会背诵；但是，请问，您能不能读您看到的字，并把它们一个一个念出来？

罗密欧 只要我认得的字，我就会念。

仆人 您说得倒是实话；愿您一生快乐！（欲去。）

罗密欧 等一等，朋友；我会念。“玛丁诺先生暨夫人及诸位令媛；安赛尔美伯爵及诸位令妹；寡居之维特鲁维奥夫人；帕拉森西奥先生及诸位令侄女；毛求希奥及其令弟凡伦丁；凯帕莱特叙父暨婶母及诸位贤妹；罗瑟琳贤侄女；里维亚；伐伦西奥先生及其令表弟提博尔特；路西奥及活泼的海丽娜。”好一群名士贤流！请他们到什么地方去？

仆人 到家里去。

罗密欧 哪里？

仆人 到我们家里吃饭去。

罗密欧 谁的家里？

仆人 我的主人的家里。

罗密欧 真是的，我该先问你的主人是谁才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仆人 您也不必问了，我这就告诉您吧。我的主人就是那个大富翁凯

帕莱特；假若您不是蒙太古家里的人，请您也过来跟我们喝一杯酒吧，愿您一生快乐！（下。）

班父里奥 在这个凯帕莱特家里按照旧例举行的盛大的宴会里，你所热恋的美人罗瑟琳也要跟随维洛那城里所有的令人仰慕的绝色

名媛们一同去赴宴。你也到那里去吧，把她的容貌试着跟别人比较比较，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天鹅原来不过是一只乌鸦罢了。

罗密欧 要是我这虔诚的眼睛会相信这种荒谬的幻象，那么让眼泪变成火焰吧，把这一双罪状昭然若揭的说谎的透明的叛徒烧成灰烬吧！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不曾看见过一个可以和她媲美的人，谁还能比我的爱人还美。

班父里奥 嘿！你见着她的时候，只因为没有别人在旁边，你的两只眼睛里就只有她一个人，所以你以为她是无双的；可是在你那水晶的天秤里，要是把你的恋人跟另外一个美貌的姑娘同时比较衡量，那么她现在虽然仪态万千，到宴会上时可就要自惭形秽了。

罗密欧 我倒要同你走这一趟；不是去看你所说的什么美人，只是要看看我自己的爱人怎样光彩照人，我就心满意足了。（同下。）

第三场 同前。凯帕莱特家中一室

（凯帕莱特夫人及乳母上。）

凯帕莱特夫人 奶妈，我的女儿在哪儿呢？叫她出来见我。

乳母 凭着我十二岁时候的童贞发誓，我早就叫过她了。再叫一遍吧，喂，小绵羊！喂，小鸟儿！上帝保佑！这孩子到什么

地方去啦？喂，朱丽叶！

（朱丽叶上。）

朱丽叶 什么事？谁在叫我呢？

乳母 你的母亲。

朱丽叶 母亲，我来了。您有什么事要吩咐？

凯帕莱特夫人 是这么一回事。奶妈，你出去一会儿。我要和朱丽叶私下谈些话。——奶妈，你回来吧；我想起来了，你也应该听听我们的谈话。你知道我的女儿年纪也不算小啦。

乳母 当然，我把她的生辰记得清清楚楚的，可以按钟头计算出来。

凯帕莱特夫人 她现在还不满十四岁。

乳母 我可以用我的十四颗牙齿打赌——唉，说来好惨，我的牙齿掉得只剩四颗啦！——她还未满十四岁呢。现在离收获节还有多久？

凯帕莱特夫人 两个星期零几天。

乳母 零一天也好零两天也好，只要到收获节的晚上她就满十四岁了。苏珊跟她同年——愿上帝安息一切基督徒的灵魂！唉！苏珊是跟上帝在一起啦，我命里不该有这样一个孩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到收获节的晚上，她就要满十四岁啦；真是的，一点不错。自从地震那一年到现在，已经十一个年头啦；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候她已经断了奶，不先不后，正巧是在那一天；因为在那时候老爷跟您都在曼陀亚，我用艾叶涂在奶头上，坐在鸽棚下面晒太阳；哼，我的记性可真不算坏。但是我刚说的，她一尝到我奶头上的艾叶的味道，就觉得变苦啦，嗟哟，这可怜的小傻瓜！于是她就发起脾气来，把奶头摔开啦。就在这时候地震了，鸽棚说摇晃就摇晃起来啦：说来这话就长啦，算来也有十一年啦；后来她就逐渐地会一个人独自站笔直的，岂止站得直她还会摇摇摆摆的到处乱跑，就是在她跌破额角的那一天，随后我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已经去世的丈夫——上帝安息他的灵魂！他是个喜欢说说笑笑的好人，一下把这孩子抱了起来，“啊！”他说，“你往前扑倒了吗？等你年岁大一点儿，你就要仰面朝天摔了。是不是呀，朱丽叶？”唉呀，我的圣母，谁知道这个可爱的小坏东西忽然停住了哭声，说“我会。”噯哟，真把人都要笑死了！我敢打赌要是我能活到一千岁，我也不会忘记这句话。“是不是呀，朱丽叶？”他说；这可爱的小傻瓜就停住了哭声，说“我会。”

凯帕莱特夫人 得了得了，请你别往下说了吧。

乳母 是，太太。可是我一想到她会停住了哭说“我会”，就忍不住笑起来。不过，说实在的，她痛得放声大哭，因为她撞伤的额角上肿起了像小雄鸡的睾丸那么大的一个包哩；“啊！”我的丈夫说，“你往前扑倒了吗？等你年纪稍大点儿，你就要仰面朝天摔了；是不是呀，朱丽？”她就停住了哭声，说“我会。”

朱丽叶 我说，奶妈，你也可以停住别说了罢。

乳母 好，我不唠叨啦，我不唠叨啦。上帝保佑你！你是我亲手奶过长大的一个最可爱的小宝贝；要是我能够活到看着你出嫁的那一天，也算了结了我的一桩心愿啦。

凯帕莱特夫人 是呀，我现在就是要谈到她的亲事。朱丽叶，我的孩子，告诉我，要是现在把你嫁了出去，你有什么意见吗？

朱丽叶 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光荣。

乳母 光荣！如果我不是你唯一的奶妈，我一定要说你的智慧是从奶头上得来的。

凯帕莱特夫人 好，现在你好好考虑考虑婚姻问题吧。在维洛那城里，比你再年轻点儿的有名望的千金小姐们，都已经做了母亲啦。就拿我来说吧，我在你现在作小姐的这样的年纪，也已经生下了你作了母亲。废话少说吧，年少英俊的帕力斯已经来向你求过婚啦。

乳母 那是一位好小伙子，小姐！像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是天下少有。噯哟！他确实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如意郎君。

凯帕莱特夫人 维洛那的夏天不曾找到过这样一朵好花。

乳母 是啊，他是一朵花，老实说，真是一朵好花。

凯帕莱特夫人 你怎么说？你能不能爱上这个绅士？今晚上在我们家里举行的宴会里你会看见他。在年轻的帕力斯的脸上，你可以读到用优美的文笔写成的迷人的诗句；他那美丽的脸就像是一本书，要是你想探寻这一卷美妙书中的奥秘，那么在他的眼角上就可以找到最精妙的注释。这本珍奇的恋爱经典，这无拘束的情人，要想美化他只缺少一幅可以使它相得益彰的封面；就像游鱼需要活水，美妙的内容也缺少不了美妙的外表装衬。记载着金科玉律的宝籍，锁在镶金的封套里，它的堂皇富丽为众人瞩目；要是你做了他的封面，那么他所有的一切就都属于你一个人所有了。

乳母 何止如此！我们女人一旦有了男人就富足了。

凯帕莱特夫人 简单明了地回答我，你能够接受帕力斯的爱吗？

朱丽叶 看看再说。要是我看见了以后，能够产生好感，那么我是

准备喜欢他的。可是我的眼光的火箭，也不会飞射得太深。假若没有得到您的允诺，我是不敢大胆把它发射出去的呢。

（一仆人上。）

仆人 太太，客人们都来了，餐席已经摆好了，请您跟小姐快些出去。大家在厨房里都在埋怨着奶妈，一切都乱成一团。我要侍候客人去；请您立刻就来。

凯帕莱特夫人 我们就来了。朱丽叶，伯爵在等着呢。

乳母 去，孩子，快去！享天天欢乐，夜夜良宵。（同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第四场 同前。街道

（罗密欧、毛求希奥、班父里奥及五六人或戴假面具或持火炬上。）

罗密欧 怎么样！我们就用这一番话作为我们的登堂入室的籍口呢，还是就这么昂然直入，不说一句抱歉的话？

班父里奥 这种虚文俗套，现在早就过时了。我们不需要那蒙着眼睛的丘比特，背着一张花雕的木弓，像个稻草人似的去吓那些娇娘们；也不需要偷偷地跟着提示人的台词来宣布我们的登场；随便他们把我们当做什么人都行，我们只要跳完一场舞，然后一走就完啦。

罗密欧 递给我一个火把，我不乐意现在跳舞。我的阴云密布的心需要的是光明，给我个火把来照亮它吧。

毛求希奥 不，亲爱的罗密欧，我们一定要你跳舞。

罗密欧 我实在不能跳。你们都穿着轻便的舞鞋；而我只有一个铅一般重的灵魂，把我的身体牢牢地钉在地上，使我的脚一动也不能动。

毛求希奥 你是一个正在恋爱的人，你就凭借丘比特的翅膀，振翅高飞起来吧。

罗密欧 他的利羽之箭已经刺透我的胸膛，即使我借来他轻盈的羽毛，我也不能借着他的羽翼高飞；他已经牢牢缚住我整个的灵魂，我被这爱的重担压得直向下坠落，怎么也逃不出烦恼去。

毛求希奥 爱是一个温柔的东西，要是你拖着它一直就这么沉下去，那么你就尽管往下沉吧。

罗密欧 爱是温柔的吗？它像荆棘一样刺痛人，我觉得它太粗暴、太专横、太野蛮了。

毛求希奥 要是爱情粗暴地对待了你，你也可以如此粗暴地

对待爱情；如果它刺痛了你，你也可以回刺它；这样你就可以战胜爱情了。给我一个面具，让我把我的这份尊容藏起来；（戴假面具）噯哟，好难看的一张丑脸！再给我拿一个面具来把它遮盖住吧。算了，就让人家笑我丑，就让这张鬼脸给我遮羞吧。

班父里奥 来，敲门进去；大家一进门，就跳起舞来。

罗密欧 拿一个火把给我。让那些欢乐无忧的公子哥儿们去显摆他们的舞步吧；休怪我说句老气横秋的话，我对于这种玩意儿实在是毫无兴趣，还是作个秉烛人到一旁观看吧。

毛求希奥 别乱讲！要是你已经深陷在恋爱的泥潭里——恕我这样说——那么我们应该把你从那爱情里拖出来。来来来，我们别白昼点蜡荒废光阴啦！

罗密欧 不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并没有白昼点蜡。

毛求希奥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别这样拖延下去耽误时光，这个样子就好比白昼点蜡一样。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可以有五倍的观察能力呢。

罗密欧 我们来参加他们的舞会也无恶意，可是恐怕并不是一件聪明的事。

毛求希奥 为什么？我请问你。

罗密欧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毛求希奥 我也做了一个梦。

罗密欧 好，你做了什么梦？

毛求希奥 我梦见做梦的人总是说谎。

罗密欧 一个人在睡梦里往往可以看到真实的东西。

毛求希奥 啊！那么你一定做了春梦。

班父里奥 春梦？你梦见的那个她是谁？

毛求希奥 她是精灵们的接生婆；她的身体还没有市长大人手指上戴着的一颗玛瑙那么大；几匹蚂蚁大小的小马给她拖着车子，飞过沉睡的人们的鼻梁，她的车辐是用蜘蛛的长脚作成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车篷是蚱蜢的翅膀；缰绳是细小的蜘蛛丝，颈带如水的月光；马鞭是蟋蟀的骨头；鞭梢是天际的游丝。为她驾车的是一只小小的灰衣灰背的蚊虫，它的大小还没有从一个肮脏贪懒丫头的指尖上挑出来的懒虫的一半大。她的车子原是一个空了的榛子壳，它们自古以来，就是精灵们的车匠。她每夜驾驶这样的车子，驶过情人们的脑海，于是他们就会梦见心上人在梦里谈情说爱；驰过官员们的膝盖，他们就会在梦里打躬作揖；经过法官们的手指，他们就会在梦里伸手讨要诉讼费；经过女人们的嘴唇，她们就会在梦里跟人家接吻，可是因为春梦总讨厌她们呼吸上带着的糖果的气息，往往惩罚她们满嘴生许多水泡。有时奔驰过廷臣的鼻尖，他立刻就会在梦里寻到好差事；有时她从捐献给教会的猪身上拔下它的尾巴来，撩拨一个牧师的鼻孔，他就会梦见自己又领到一笔收入；有时她驰过一个士兵的脖颈，他就会梦见砍掉敌人的头，梦到进攻、埋伏、锋利的刀剑、淋漓尽致的豪饮——可是忽然被耳边的鼓声惊醒，咒骂了两三句，又翻个身睡去了。就是这个春梦总在夜里把马鬣编成辫子，把懒女人的肮脏至极的乱发结成一处处胶粘的硬块，假若把它们梳通了，就要若祸上身；就是这个丑老婆子在人家女孩子们仰面睡觉的时候，压在她们的身上，教会她们怎样生养儿子；就是她——罗密欧 得啦，得啦，毛求希奥，别说啦！你根本是无中生有在那儿痴人说梦。

毛求希奥 对了，梦本来就是痴人胡思乱想出来的；它的本质像空气一样稀薄；它的变化莫测，就好像是一阵风，刚才还在向着冰雪的北方求爱，忽然发起火来，一转身又到雨露晶莹的南方去了。

班父里奥 你讲述的这一阵风，把我们吹得简直莫名其妙了。人家晚餐都用过了，我们进去怕要太晚啦。

罗密欧 我怕也许是还太早呢；我仿佛感觉到有一种难以预知的命运，将要从我们今天晚上的狂欢开始它的残酷无情的统

治，我这可憎厌的生命，恐怕要遭遇惨酷的天折而提早结束。可是让指引我的行程的万能之主指导我的行动吧！前行吧，快活的朋友们！

班父里奥 来，把鼓擂起来。（同下。）

第五场 同前。

（凯帕莱特家中厅堂乐工各持乐器等候；众仆上。）

仆甲 卜得潘呢？他怎么不来帮忙把这些盘子收拾下去？他就是不愿意搬碟子！他就是不愿意揩砧板！

仆乙 一切事情如果都交给一两个人管，那么叫他们连洗手的工夫都没有了，这真糟糕，真说不过去！

仆甲 把折凳拿进去，把碗柜架搬开，留心别打碎盘子。好兄弟，留一块杏仁酥给我；劳你费神去叫那管门的让苏珊跟耐儿进来。安东尼！卜得潘！

仆乙 哦，伙计，我在这儿。

仆甲 里头正在喊你，叫你，问你，到处寻着你。

仆丙 我们可不会分身术呀。

仆乙 来，伙计们，大家卖点力气！（众仆退后。）（凯帕莱特、朱丽叶及其家族其他人等自一方上；众宾客及假面具跳舞者等自另一方上，相遇。）

凯帕莱特 欢迎啊，各位朋友！凡是脚上不长鸡眼的小姐太太们都要跟你们跳上一回舞呢。啊哈！我的小姐们，你们中间现在有位拒绝跳舞吗？谁要是推三阻四的，我可以打赌，那他脚上一定长着老大的茧子；果真给我猜中了吗？诸位朋友，欢迎欢迎！我年轻时也曾经戴过假面，在一个标致姑娘的耳边讲些使得她心花怒放的话儿；现在是都过去了，过去了。诸位朋友，欢迎欢迎！来，乐工们，奏起音乐来吧。让开些！让开些！腾出地方来。姑娘们，跳起来吧。（奏乐；众开始跳舞）混蛋，把蜡烛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亮一点，把桌子统统搬走，把火炉熄了，这屋子里太热啦。啊，好伙计！这才舞得热闹。啊！请坐，请坐，好兄弟，您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戴着假面跳舞是在什么时候？我们两人现在是跳不起来的了。

凯帕莱特族人 算起来总有三十年啦。

凯帕莱特 什么，兄弟！没有这么久，没有这么久；大概离现在有二十五年光景，在路森修结婚的那年，我们就是在那儿跳过一次。

凯帕莱特族人 不止了，不止了；大哥，他的儿子都有三十岁啦。

凯帕莱特 他的儿子两年之前还乳臭未干呢，我难道不晓得吗？

罗密欧 挽着那位骑士的手的小姐是谁？

仆人 我不知道，先生。

罗密欧 啊！火炬怎能比得上她的明亮；

她皎然悬在广阔的黑夜天边，

就好像黑奴耳边熠熠生辉的珠环；

她是天上明珠降落人间！

看她跟着女伴进退周旋，

像鸦群中一只白鸽蹁跹。

我要等这一场后追其左右，

握一握她那纤纤的素手。

我从前的恋爱是假非真，

今晚才遇见绝世的佳人！

提博尔特 听这个人的声音，好像是蒙太古家里的一个人。孩子，快拿我的剑来。哼！这大胆妄为的奴才，竟敢戴着这么个鬼脸，闯到这儿来嘲笑我们的盛会吗？为了维护凯帕莱特家族的荣耀，我就是把他杀死了也不算罪过。

凯帕莱特 喂哟，怎么，侄儿！你怎么发起这么大的火啦？

提博尔特 姑父，这是我们的世仇蒙太古家里的人；这小子今天晚上到这儿来，一定不怀好意，存心来搅乱我们的盛会。

凯帕莱特 他是不是那个年轻的罗密欧？

提博尔特 正是他，正是罗密欧这小杂种。

凯帕莱特 别生气，由他去吧，我的好侄儿。看他的举止倒也规规矩矩像个绅士；说老实话，在维洛那城里，他也算得上一个品行温和的青年。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我自己的家里跟他产生过结。你还是耐着性子，别理他吧。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你要是听我的话，赶快抛开你的怒容，和和气气的，不要破坏了大家的兴致，它对于这个宴会不大相衬呢。

提博尔特 我怎么能不恼火，这样一个臭小子也来做我们的宾客，我就是不能容他在这儿放肆。

凯帕莱特 不容也得容；哼，我就要容他，目无尊长的孩子！瞧瞧！谁是这里的主人？是你还是我？嘿！你不容他！这是什么话！你要当着这些客人的面造反吗？你是想故意捣乱！你，就是你，想要充好汉！

提博尔特 可是姑父，咱们不能容忍这样的耻辱。

凯帕莱特 得啦，得啦，你还是一点规矩都不懂。——是真的吗？你也许不喜欢我这个腔调。——我知道你一定要跟我闹不痛快！——说得很好，我的孩子！——可你还是个放肆的孩子；去，别胡闹！否则——把蜡烛再点亮些！把蜡烛再点亮些！——真丢脸！我一定要使你安静下来。——啊！痛痛快快地乐一下，我的好人儿们！

提博尔特 我这满腔怒火被他兜头给浇下一盆冷水，直浇得我浑身哆嗦。我且退下去；可是今天由他闯进来得意，不久就要让他尝到代价的苦果。（下。）

罗密欧（向朱丽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是我这双污浊手上的尘污

亵渎了你的神圣的神龛，

这两片嘴唇，像含羞的朝圣者，

愿意用一吻来乞求你宽恕。

朱丽叶 善良的朝圣者，莫把你的手儿委屈，

这样才是最虔诚的恭敬；

神明的手本接受朝圣者恭敬的接触，

诚心的一触远胜亲吻。

罗密欧 信徒的嘴唇有什么用处？

朱丽叶 信徒的嘴唇用来祷告神明。

罗密欧 那么我要祈求你的允许，让唇来代替手的工作吧。

朱丽叶 你的祈求已获得神明的允准。

罗密欧 神明，那么我要来领受我祈祷的结果。（吻朱丽叶）

这一吻涤清了我唇上的罪孽。

朱丽叶 我的嘴唇却沾上你的罪。

罗密欧 啊，沾上了我唇上的罪过？感谢你精心的指摘！让我把我的罪过收回吧。（再吻她。）

朱丽叶 你可以亲一下《圣经》。

乳母 小姐，你妈有话跟你说。

罗密欧 谁是她的母亲？

乳母 小官人，她的母亲就是这儿府上的太太，她是个好太太，又聪明，又贤淑；刚才同您说话的那位小姐就是我给她奶大的，谁要是娶了她去，告诉您吧，才发财咧。

罗密欧 她是凯帕莱特家里的人吗？噫哟！我的生死现在操纵在我的仇人的手里了！

班父里奥 走吧，舞会快要完啦。

罗密欧 是的，我只怕盛筵易散，良会难逢。

凯帕莱特 不，诸位，不要这么早就走；我们还要请你们用

一点茶点。真的要走吗？那么谢谢你们；各位朋友，谢谢，谢谢，晚安！再会！再拿几个火把来！来，我们去休息吧。啊，好小子！天色不早了；我要去休息一会儿。（除朱丽叶及乳母外俱下。）

朱丽叶 过来，奶妈。那位年轻的绅士是谁？

乳母 是提伯里奥那老头儿的儿子。

朱丽叶 现在跑出去的那个人是谁？

乳母 呃，我想他就是那个年轻的彼特鲁乔。

朱丽叶 那个跟在人家后面不跳舞的又是什么人？

乳母 我不认识。

朱丽叶 那去问问他叫什么。——要是他已经结过婚，那么我的坟墓便是我的婚床。

乳母 他的名字叫罗密欧，是蒙太古家里的人，是你家世仇的独子。

朱丽叶 仇恨的灰中竟燃起了融融爱火，要是不该相识，何必有今日的相逢！昨天的仇敌，今日的情人，恐怕这场恋情要种下祸根。

乳母 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

朱丽叶 那是适才一个陪我跳舞的人教给我的几句诗。（内呼，“朱丽叶！”）乳母 就来，就来！来，客人们都已经散了，咱们也去吧。（同下。）

开场诗

（致辞者上。）

旧日的温情已付诸东流，

新生的爱恋正如日初升；

为了朱丽叶的绝世温柔，

忘却了曾为谁魂牵梦萦。

罗密欧爱着她迷人容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一片痴心呈献给仇敌；
朱丽叶恋着他风流倜傥，
甘愿从可怖的金钩上盗来香饵。
只恨化不开的世仇嫌怨，
这段似海深情向谁乞诉？
深闺中锁住了柔媚佳人，
要相见除非是梦魂来去。
可是热情总会战胜艰辛，
苦味过后才有无限甘甜。（下。）

第二幕

第一场 维洛那。凯帕莱特花园墙外的小巷

(罗密欧上。)

罗密欧 我的心还逗留在这里，我怎么能就这样掉头而去，转回去，你这浊重的躯体，去找寻你的灵魂吧。(攀登上墙，跳入墙内。)

(班父里奥及毛求希奥上。)

班父里奥 罗密欧！罗密欧我的兄弟！

毛求希奥 我敢说这乖巧的家伙一定早已溜回家去睡了。

班父里奥 他往这条路上跑过来，一定跳进这花园的墙里去了。好毛求希奥，你叫叫他吧。

毛求希奥 哼，我还要叫他的魂喊他出来呢。罗密欧！痴人！疯子！风流鬼！情郎！你就是用一声叹息出现也行！我不要你多说什么，只要你念一句诗，叹一口气，向咱们那位饶舌的维纳斯恭维几句，给她的瞎眼儿子丘比特少爷取个外号，这位小爱神本是个神射手，竟让国王爱上了叫化子的丫头！他装没听见，既不作声，也没有动静；这猴崽子难道死了吗？待我咒他的魂出来。凭着罗瑟琳的明亮的眼睛，凭着她的宽额角，她的红艳艳的嘴唇，她的玲珑的脚，挺直的小腿，颤动的大腿和大腿附近的那一部分，凭着这一切的名义，赶快给我现出原形来吧！

班父里奥 他要是听见了，一定会生气的。

毛求希奥 这不致于叫他发火；他要是生气，除非是逼得他在他情人的圈儿里唤来一个古怪的妖精，让它在那儿直挺挺的不动，直等她使点法术降伏了它，并使它低下头来；那样做的话，才是怀着恶意呢；我的咒语既公正又恰当，我无非借着他情人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名字逗引他出来罢了。

班父里奥 走吧，他已经躲到树丛里，要那寒冷多露的黑夜陪伴着他；让他在黑暗里慢慢摸索去吧，因为爱情本来是盲目的。

毛求希奥 如果爱神是个瞎子，他就射不中靶。此刻他大概坐在批把树下，恨不得他的情人就是他口中的批把。——啊，罗密欧，但愿，但愿她真的成了你口中的枇杷！罗密欧，晚安！我要上床睡觉去；叫我睡在这草地上太冷啦，我可受不了。来，咱们走吧。

班父里奥 好，走吧；他要存心不叫我们找到他，找他也是枉费功夫。（同下。）

第二场 同前。凯帕莱特家的花园

（罗密欧上。）

罗密欧 没有受过伤的才会讥笑别人身上的伤疤。（朱丽叶自上方窗户中出现）轻声！那边窗子里射出来的是什么光？那里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升起来吧，美丽的太阳！赶走那因为忧郁而已然憔悴的妒忌的月亮，她因为她的使女比她美得多，已经忌妒得脸色惨白了。既然她这样妒忌着你，你就不要再忠于她吧；脱下她给你的这一身惨绿色的贞女的道服，它是只配给愚人穿的。那是我的意中人；啊！那是我的爱；唉，但愿她知道我在爱着她！她的眼睛已经道出了她的心事，虽然她欲言又止。待我去回答她吧；不，她也许不是对我说话，我不该太大胆了。天上有两颗最灿烂的星星，为了一些事要离开它们的宝座，现在请求她的双眸替代它们在空中闪耀。要是她的眼睛变成了天上的星，天上的星星变成了她的眼睛，那又会怎样呢？她面颊上的光辉会淹没了一切明亮的星光，正像灯光在朝阳下黯然失色一样；她的眼睛在天上，便会在广阔的天空中洒下明亮的光辉，使鸟儿

误认为黑夜已经过去而引颈欢歌。看！看她用纤手托着腮，那姿态是多么曼妙！啊，但愿我变成那只手上的一只手套，好让我亲一亲她芳香柔嫩的脸！

朱丽叶 唉！

罗密欧 她说话了。啊！光芒四射的天使，再说下去吧！你高高在上，我在这夜色之中仰视着你，就像一个尘世里的凡天俗子，张大了出神的眼睛，痴望着你这生着翅膀的天使，驾着白云缓缓地飞过天空一样。

朱丽叶 罗密欧啊，罗密欧！你为什么要叫罗密欧呢？否认你的父亲，抛弃你的名字吧；如若你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只要你发誓做我的情人，我便从此不再姓凯帕莱特了。

罗密欧（旁白）我是继续听下去呢，还是现在就开口对她说话？

朱丽叶 只有你的名字才是我的仇敌；你即使不姓蒙太古，仍然还是你自己。姓不姓蒙太古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不是手，又不是脚，不是手臂，又不是脸，更不是身体上任何其他的部分。啊！换一个别的名字吧！名字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如果换了个名字，它的气味还是同样的芬芳；罗密欧要是换了别的名字，他也仍然会保有那种可爱的完美。罗密欧，丢掉你的名字吧；然后我愿意献出我整个的心灵，补偿你一个身外的空名。

罗密欧 你只要肯唤我做情人，那么我一定听你的话，我要立刻重新受洗，重新命名；从今以后，永远不再叫罗密欧了。

朱丽叶 你是什么人，竟敢在黑夜里躲躲闪闪地偷听人家的私语？

罗密欧 我不知怎样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亲爱的仙子，我痛恨我自己的名字，因为它是你的仇敌；要是把它写在纸上的话，我一定把这几个字撕成粉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朱丽叶 我的耳朵里还没有听过从你嘴里吐出来的一百个字，可是我分辨得出你的声音；你不是罗密欧，蒙太古家里的人吗？

罗密欧 不是，美人，要是你不喜欢这个名字，就不是。

朱丽叶 告诉我，你怎么进来的，为什么到这儿来？花园的墙这么高，而且又很难爬上来；如果我家里的人发现你在这儿，他们一定会要你的命。

罗密欧 我借着爱的翅膀飞过高墙，砖石的墙垣是不能把爱情禁阻的；凡是爱情敢于尝试的，我都会冒险尝试，所以我不怕你家里人。

朱丽叶 要是他们看见了你，他们一定会把你杀死的。

罗密欧 唉！在你眼中所有危险比他们二十柄刀剑还厉害；只要你用温柔的目光看着我，他们的仇恨就一点都不能伤害我的身体。

朱丽叶 即使把全世界都给我，我也不愿让他们看见你在这儿。

罗密欧 朦胧的夜色可以替我遮挡他们的眼睛。如果你爱我，就让他们发现我在这儿吧；因为与其得不到你的爱情而苟活在这世上，还不如在仇人的刀剑下结束我的生命。

朱丽叶 是谁指引你找到这儿来的？

罗密欧 爱情之神怂恿我探寻出这一个地方；我借给他眼睛，他替我出主意。我不是个领航人，但是假使你在遥不可及的海滨，我也会顶着风浪寻访你这颗珍宝。

朱丽叶 幸亏黑夜为我罩上了一重帷幕，否则因为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被你听去的话，一定有一片少女的羞赧染红我的颜面。我很愿意遵守礼法，否认已经说过的话，可是永别了，礼法，现在只好一切都置之不理了！你爱我吗？我知道你一定会说“是的”；我也一定会相信你的话；可是也许你发的誓只是一个谎言，

人家说，对于恋人们的伪誓背信，约瑟是会一笑置之的。温柔的罗密欧啊！你要是真的爱我，就请你诚心诚意地告诉我；若是你嫌我太轻浮、太容易倾心相许，我也会堆起怒容，扮出不可侵犯的神气，拒绝你的好意，好让你继续向我苦苦婉转求情，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你的。美好俊秀的蒙太古啊，我真的太痴心了，所以也许你会觉得我的行为举止有点轻浮；可是相信我，先生，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诚心远胜过那些善于惺惺作态的人。然而我也必须承认，假若不是你在我不提防时偷听去了我的真情的告白，我一定会更加自持庄重一点的；所以请你原谅我吧，不要把我的允诺看作无耻的轻狂，是黑夜泄漏了我心底的秘密。

罗密欧 姑娘，凭着那把这些果树的顶尖全染上了一层银光的月亮，我发誓——

朱丽叶 啊！不要指着月亮发誓，它每个月都有盈亏圆缺，总是变幻无常的；你要是指着它起誓，唯恐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变幻无常。

罗密欧 那么我指着什么起誓呢？

朱丽叶 完全不用发誓；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凭着你优美的本人发誓，因为你便是我所崇拜的偶像，而我一定会相信你的。

罗密欧 要是我的出自深心的爱情——

朱丽叶 好，别立誓啦。我虽然喜欢你，却并不喜欢今天晚上的这种密约；它太仓卒、太轻率、太出人意料了，正像一道闪电，还等不及人家喊一声“看”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好人，再会吧！这一朵爱的蓓蕾，因夏日和风的吹拂，在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也许会绽放出一朵鲜艳的花来。晚安，晚安！但愿恬静的安眠与休憩同样降临到我们俩个人的心头！

罗密欧 啊！你就这样不给我一点满足就离去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朱丽叶 你今夜还希求什么满足呢？

罗密欧 你还没有把你的忠实的爱情的盟誓跟我交换。

朱丽叶 在你还没有要求我以前，我已经把我的爱给了你了；可是我

倒愿意重新给你一遍。

罗密欧 你要把它收回去吗？为了什么缘故，亲爱的人？

朱丽叶 我要把它重新给你，以示我的慷慨。可是我只希望你给我已有的东西：我的慷慨像海一样广阔无限，我的爱情也像海一样深沉；我给你的越多，我自己也越是富有，因为这两者都是无限的。（乳母在内呼唤）我听见里面有人在叫；亲爱的，再会吧！——就来了，好奶妈！——亲爱的蒙太古，守住誓言愿你不要负心。再等一会儿，我就会来的。（自上方下。）

罗密欧 真是幸福的，幸福的夜啊！我真怕我只是做了一个夜梦，这样美满的事不会是真实的。

（朱丽叶自上方重上。）

朱丽叶 亲爱的罗密欧，再说三句话，我们就真的要再会了。要是你的爱情的确是光明正大的，你的目的是在于婚姻，那么明天我会差遣一个人到你那里去，让他告诉我你愿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举行婚礼；我就会把我的全部命运交付给你，跟随你到天涯海角，把你当作我的主人。

乳母 （在内）小姐！

朱丽叶 就来。——可是要是你没有诚意，那么我请求你

乳母 （在内）小姐！

朱丽叶 等一等，我就来。——中止你的求爱，让我一个人独自伤心吧。明天我就差人来看你。

罗密欧 凭着我的灵魂——

朱丽叶 一千次的晚安！（自上方下。）罗密欧 失去了你的

光辉，我只有一千次的心伤！情人与情人的会面，像一个放学归来的抛下书本的儿童；可是当他和情人分别的时候，却像上学读书一般愁眉苦脸。（退后。）（朱丽叶自上方重上。）

朱丽叶 嘘！罗密欧！嘘！唉！我希望我会发出呼鹰的声音，招这只鹰儿回来。我不能高声说话，否则我的喊声就会传进厄科的洞穴，让她的无形的喉咙因为反复叫喊着我的名字而变得嘶哑。

罗密欧 那是我的灵魂在呼唤着我的名字。恋人的声音在晚间多么宛转甜美，听上去就像最轻柔美妙的音乐！

朱丽叶 罗密欧！

罗密欧 我的爱！

朱丽叶 明天我应该在几点钟差人到你那里去？

罗密欧 就在九点钟吧。

朱丽叶 我一定不失约；从现在挨到那个时候，该有二十年那么长久！我都忘记为什么要叫你回来了。

罗密欧 让我站在这儿，等你记起了告诉我。

朱丽叶 你这样站在我的窗前，我一心想着多么想跟你在一起，一定永远记不起来了。

罗密欧 那么我就永远等在这儿，让你永远记不起来，忘记除了这里以外还有什么家。

朱丽叶 天快要亮了；我只得让你走了；可是我就有如一个淘金的女孩子，像释放一个囚犯似的让她心爱的鸟儿暂时跳出她的内心，却又用一根丝线把它拉了回来，爱的私心使她不愿意给它自由。

罗密欧 我但愿我是你的鸟儿。

朱丽叶 好人，我也但愿这样；不过，我过份爱抚你也许要害死你。晚安！晚安！离别是这样甜蜜而痛苦流连，我真要向你道晚安了！（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罗密欧 但愿睡眠安息在你的眼睛上！
但愿宁静安息我的心灵！
我如今要去向神父求教，
把今宵的艳遇让他知晓。（下。）

第三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劳伦斯神父携篮上。）

劳伦斯 黎明笑向狰狞的黑夜，
东方的乌云上浮上片片金鳞；
看赤轮驱走了斑斑乌云，
像一群醉汉向四处狂奔。
趁太阳还没有睁开精晶火眼，
晒干那深夜里的涔涔露水，
我待要采摘下满柳盈筐，
毒草灵葩充实我的青囊。
大地是生养天地万类的慈母，
她又是坦葬群生的坟墓，
且看她无所不容的胸怀，
哺育着多少的母女婴孩！
天下生物都有多种美好的德行，
什么都有它各自的特色，
冥顽的石块，无知的草木，
都含着玄妙的造化天恩。
莫看那蠢蠢的恶木莠蔓，
对世间都有它独特贡献；
即使最纯良的美谷嘉禾，
用得失当也会戕害性命。
美德的误用也会变成罪过，

罪恶有时反会造成善果。
这一朵有毒的弱蕊纤苞，
也会把熬煎的痼疾医治；
它的香味可以祛除百病，
吞进腹中却致昏迷不醒。
草木和人心并没有不同，
各自有善意和恶念争雄；
恶的威力假若占了上风，
死便会蛀蚀它的心灵。

（罗密欧上。）

罗密欧 早安，神父。

劳伦斯 上帝祝福你！是谁这么早就来温柔的问候我？孩子，你一定有什么心事不然不会这么早起来。老年人因为多忧多虑，往往容易失眠，可是身心强健的青年，一上了床就应该酣然入梦；所以你的早起，倘若不是因为有什么烦恼，一定是昨夜确实没有睡过觉。

罗密欧 你的第二个猜测是对的；我昨夜享受到比睡眠更甜蜜的安息。

劳伦斯 上帝饶恕我们的罪恶！你可是跟罗瑟琳在一起吗？

罗密欧 我的神父，跟罗瑟琳在一起吗？不，我已经忘记了那个名字，和那个名字所带来的痛苦。

劳伦斯 那才是我的好孩子；可是你究竟又到什么地方去了？

罗密欧 我愿意这就告诉你，在你没问第二遍的时候。昨天晚上我到我的仇敌家赴宴会去了，突然有一个人伤害了我，同时她也被我伤害了；只有你的帮助和你的圣药，才能医治我们两人的重伤。神父，我来向你请求的事，不只是为了我自己，也同样为了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劳伦斯 好孩子，说明白一些，把你的意思明明白白告诉我，别打哑谜了。

罗密欧 那么老实告诉你吧，我的一腔深情，已经完全倾注在凯帕莱特的美丽的女儿身上了。她也同样全心爱着我就像我全心爱她一样；只要你肯为我们主持神圣的婚礼，一切就都完全结合了。至于我们在什么时候相逢，在什么地方求爱，怎样彼此交换着盟誓，这一切我都可以慢慢详细告诉你；可是无论如何，请你一定答应就在今天尽快给我们举行婚礼。

劳伦斯 圣芳济啊！多么快的变化！难道你就这样一下子抛弃了你曾深爱的罗瑟琳吗？这样看来，年轻人的爱情，都不是发于真心的，容易见异思迁的。耶稣，马利亚！你曾经因为罗瑟琳用多少的眼泪洗过你消瘦的面庞！为了给这无味的爱情添加一点辛酸的味道，曾经浪费掉多少的咸咸的眼泪！太阳还没有滤清你吐向苍穹的怨艾，我这老迈的耳朵里还兀自响着你昨日的呻吟！看！就在你自己的颊上，还剩着一丝不曾揩去的旧时的泪痕。如果你不曾变了一个人，那么你是罗瑟琳的，这些悲哀也是为罗瑟琳而发的；难道你现在已经变心了吗？男人既然这样没有恒心，那就休怪女人家朝三暮四了。

罗密欧 你过去常常因为我爱罗瑟琳而责备我。

劳伦斯 我的学生，我不是说你不该爱她，我只叫你不要因为迷她而发痴。

罗密欧 你还叫我把爱情埋葬在坟墓里。

劳伦斯 我没有叫你把旧的爱情埋葬了，再去另结新欢。

罗密欧 我求你不要责备我；我现在所爱的她，不像前面那个，她真的跟我心心相印。

劳伦斯 啊，罗瑟琳知道你对她的爱情是完全照着别人亦步亦趋的，你还没有上过怎样恋爱入门的一课哩。可是跟我来吧，意志不坚的年轻人；为了一个理由，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因为

你们的结合也许会使你们两家尽释前嫌，生出可喜的结果，那就是天大的幸事了。

罗密欧 啊！我们就走吧，我恨不能越快越好。

劳伦斯 凡事要三思而行；跑得太快是会跌倒的。（同下。）

第四场 同前。街道

（班父里奥及毛求希奥上。）

毛求希奥 见鬼了，这罗密欧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昨天晚上没有回家吗？

班父里奥 没有，我问过他的仆人了。

毛求希奥 噯哟！那个白面孔狠心肠的罗瑟琳，一定把他折磨得要发疯了。

班父里奥 提博尔特，凯帕莱特那老头子的亲戚，有一封信送到他父亲那里。

毛求希奥 我敢打赌，一定是一封挑战书。

班父里奥 罗密欧一定会回敬他的。

毛求希奥 凡是会写几个字的，都会写一封复信。

班父里奥 不，我说他一定会接受他的挑战。

毛求希奥 唉！可怜的罗密欧！一个白女人的黑眼睛戳穿了他的心；一支情歌穿过了他的耳朵；瞎眼的丘比德的箭已把他当胸射中；他几乎是死了，现在还能够对付得了提博尔特吗？

班父里奥 提博尔特是个什么人？

毛求希奥 我可以告诉你，他不是个寻常的小人物啊！他是个胆大心细、剑法高超的人。他跟人打起架来，就像照着乐谱唱歌一样，一板一眼都不放松，几乎只有一秒钟的停顿，然后迅速刺进人家的胸膛；他根本是个穿礼服的屠夫，一个决斗的专家，一个名门贵胄，一个击剑能手。啊！那一手了不得的侧击！还有那反击！那直中要害的一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班父里奥 那些什么？

毛求希奥 那些古古怪怪、扭扭捏捏的装腔作势的家伙，说起话来怪声怪腔的荒谬鬼的对头。他们只会说，“耶稣哪，好一柄锋利的刀子！”——好一个魁梧的汉子，好一个风流的娼妇！嘿，我的老爷子，咱们中间有这么一群满嘴法国话的时髦人像一群苍蝇一样，他们因为喜欢标新立异，坐在一张旧凳子上也会不舒服，这不是一件让人觉得可悲的事吗？

（罗密欧上。）

班父里奥 罗密欧来了，罗密欧来了。

毛求希奥 看他的神气，倒像一条风干的咸鱼。啊，你这块肉呀，你是怎样变成了鱼的！现在他又要念起彼特拉克的诗句来了：罗拉虽然她有一个会做诗的爱人来赞美她，但比起他的情人来不过是个烧饭的丫头；狄多是个蓬头垢面的村妇；克莉奥佩屈拉是个吉卜赛姑娘；海伦、希罗都是下流的娼妓；提斯柏可也是也不配相提并论，虽然她有一双美丽的灰色眼睛。罗密欧先生，给你个法国式的敬礼！昨天晚上你给我们开了多大的一个玩笑哪，害得我们好苦。

罗密欧 两位大哥早安！昨晚我开了什么玩笑？

毛求希奥 那个“溜之大吉”的先生，“溜之大吉”；你想不起来了么？

罗密欧 对不起，毛求希奥，我在那种情况下我只好失礼了，因为当时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毛求希奥 这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你不得不屈一屈膝了。

罗密欧 你的意思是说，要我赔个礼。

毛求希奥 你回答得正对。

罗密欧 真是十分讲礼的说法。

毛求希奥 何止如此，我最是讲究礼的。

罗密欧 像是花儿鞋子的尖头，讲到头了。

毛求希奥 说得对。

罗密欧 那么我的鞋子已经全是洞儿了。

毛求希奥 讲得妙；你就跟着我把这个笑话一直追到底吧，直追得你的鞋子都磨破了，只剩下了鞋底，而那笑话也就变得又秃又呆了，你可就要孤零零地显身了。

罗密欧 啊，好一句孤零零的笑话，只配傻子来说。

毛求希奥 快来帮忙，好班父里奥；我不行了。

罗密欧 要来就快马加鞭地过来；不然我就宣布胜利了。

毛求希奥 不，如果比聪明像赛马，我承认我输了；我的马儿哪有你的野？说到野，我的五官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的任何一个。我几时跟你在一起过，尤其在你野的时候？

罗密欧 哪一次撒野没有你这呆头鹅？

毛求希奥 你这话真有意思，我真想咬你一口才好。

罗密欧 啊，好鹅儿，莫咬我，千万别咬。

毛求希奥 你的口才真是又甜又辣；简直是辣酱油。

罗密欧 美鹅加辣酱，岂不绝妙？

毛求希奥 啊，妙语横生，这种笑话都快成小羊皮了，越拉越宽！

罗密欧 宽得好；把你这呆头鹅变成一只横胖鹅了。

毛求希奥 呀，我们这样打着趣，岂不比哼哼呀呀地害相思好得多吗？此刻你多么和气有意思，此刻你真像是罗密欧了；不论是先天还是后天，此刻是你的本来面目了；为了爱，急得愁眉苦脸，就像一个天生的傻子一样一天到晚心神不定，奔上奔下，还不是找洞儿藏他的棍儿。

班父里奥 打住吧，打住吧。

毛求希奥 你不让我把话讲完，留着尾巴好不顺眼。

班父里奥 不打住你，你的故事可就要又臭又长了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毛求希奥 啊，你错了；我正想把它缩短呢；我的话已经讲到了底，不想老占着位置啦。

罗密欧 看哪，好戏来啦！

乳母 及彼得上。

毛求希奥 一条帆船，一条帆船！

班父里奥 两条，两条！一公一母。

乳母 彼得！

彼得 在这里！

乳母 彼得，我的扇子。

毛求希奥 好彼得，给她把脸遮住；因为她的扇子比她的脸好看一点。

乳母 早安，列位先生。

毛求希奥 晚安，好太太。

乳母 是互道晚安的时候了么？

毛求希奥 我告诉你，那日晷上的指针正指着正午一点呢。

乳母 你胡说！你是什么样的人！

罗密欧 好太太，他可不知好歹，虽然上帝造了他。

乳母 说得好：你说他不知好歹哪？诸位先生，你们有谁能够告诉我年轻的罗密欧在哪里？

罗密欧 我可以告诉你；年轻的罗密欧已经比你寻访他的时候老一些了，等你找到他的时候就知道了。我因为取不到一个更好一点的名字，所以我现在就叫做罗密欧；而且在名叫罗密欧的人们当中，我是最年轻的一个。

乳母 您说得真好。

毛求希奥 呀，这样一个最坏的家伙你也说好？你真是想得周到；好聪明，好聪明。

乳母 先生，要是您就是他，我要跟您单独讲几句话儿。

班父里奥 她要请他吃晚饭去。

毛求希奥 一个老鸨母，一个老鸨母！有了！有了！

罗密欧 有了什么？

毛求希奥 不是什么野兔子；要说是兔子的话，也不过是斋节里做的兔肉饼，在没有吃完之前就发了霉。（唱）

老兔肉，发了霉，

老兔肉，发了霉，

原是斋节中的美味：

可是霉了的兔肉饼，

二十个人都吃不完，

没吃完就先发了霉。罗密欧，你到不到你父亲那儿去？我们要在那边吃饭。

罗密欧 我就来。

毛求希奥 再见，老太太；（唱）再见，老小姐！（毛求希奥、班父里奥下。）

乳母 好，再见！先生，这个满嘴胡说八道的放肆无礼的家伙是谁？

罗密欧 奶妈，这位先生最爱说话；他在一分钟里所说的话，比他在一个月里听人家讲的话还多。

乳母 要是他对我说了一句不客气的话，纵然他力气再大一点，我也要给他一顿教训；这种家伙二十个我都应付得了，要是应付不了，我会叫那些对付得了他们的人来。混帐东西！他把老娘看做什么人啦？我不是那种肯和他打情骂俏的女人；由他随便取笑。（向彼得）你居然站在一旁，看着人家把我欺侮却动也不动！

彼得 我没有看见有人随意欺侮你；要是我看见了，一定会立刻拔出刀子来的。碰到吵架的事，只要理直气壮，打起官司来就不怕人家。

乳母 噯哟！天呀，气得我浑身发抖。混帐的东西！对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起，先生，请过来让我跟您说句话儿。我刚才告诉过你，我家小姐叫我来找您；她叫我说些什么话我可不能告诉您；可是我要先清楚明白地对您说一句，如果您想跟她做一场春梦，那可是顶恶劣的行为；因为我们姑娘年纪还小，所以您要是欺骗了她，那可真是对不起任何好人家的姑娘的事情，而且也是一桩很卑鄙的行为。

罗密欧 奶妈，请你代我向你家小姐致意。我可以向你发誓

乳母 很好，我就如此告诉她。主啊！主啊！她听见了一定会变成一个快活的女人。

罗密欧 奶妈，你去告诉她什么话呢？你没有听我说什么呀。

乳母 我就对她说您发过誓了，证明您是一位正人君子。我认为这就是绅士的态度。

罗密欧 你请她今天下午设法出来到劳伦斯神父的寺院里作忏悔，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举行婚礼。这几个钱是答谢你的酬劳。

乳母 不，真是的，先生，我一个钱也不拿。

罗密欧 别客气了，你还是收下吧。

乳母 今天下午吗，先生？好，她一定会来的。

罗密欧 好奶妈，请你在这修道院墙后面等一等，一小时内，我要叫我的仆人和你相会给你带去一捆扎得像船上的软梯一样的绳子来；在这秘密的夜里，我要靠着它攀登我的幸福的最高峰。再会！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辛劳，愿你对我们忠心。再会！代我向你的小姐致意。

乳母 愿上帝保佑您！先生，我对您说。

罗密欧 你还有什么话说，我的好奶妈？

乳母 您那仆人靠得住吗？您没听见有句古话说，如果两个

人知道是秘密，三个人知道就不是秘密吗？

罗密欧 你安心吧，我的仆人是再可靠不过的。

乳母 好先生，我们小姐是个顶可爱的姑娘——主啊！主啊！——在她还只是个咿咿呀呀说怪话的小东西的时候——啊！本地有一位叫做帕力斯的贵人，他恨不得把我家小姐抢到手；可是她，好人儿，觉得他比一只蛤蟆还讨厌。你才不知道哩，我有时候对她说帕力斯人还不错，她一听见这样的话，就会吓得面如土色。请问罗丝玛丽花和罗密欧是不是同样一个字开头的呀？

罗密欧 是呀，奶妈；怎么样？都是罗字开头的哪。

乳母 啊，你开玩笑哩！那是狗的名字啊；阿罗就是那个——不对；我知道一定是另一个字开头的——她还把你同罗丝玛丽花连在一起，我也不明白，反正你听了一定喜欢的。

罗密欧 代我向你家小姐致意。

乳母 一定一定。（罗密欧下）彼得！

彼得 有！

乳母 给我带路，拿着我的扇子，快些走。（同下。）

第五场 同前。凯帕莱特家的花园

（朱丽叶上。）

朱丽叶 我在九点钟差奶妈去；她答应在半小时之内回来。也许她没有碰见他；可那是不会的。啊！她的腿脚走起路来不大利索。传递恋情的使者应当是思想，因为它比驱散山坡上的阴影的太阳光还要快十倍；所以维纳斯的坐车是由白鸽驾驶的，所以凌风而飞的丘比特生着翅膀。现在太阳已经升上中天，可是她还没有回来，从九点钟到十二点钟是多么漫长的三个钟头。如果她是个有感情的流淌着青春的血液的人，她的动作一定会像球儿一样敏捷，我一句话就可以把她遣到我的心爱的情人那里，他也可以一句话把她遣回到我这里；可是上了年纪的人，大多像半死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一般，手脚迟顿，呼唤不灵，磨磨蹭蹭地没有一点精神。（乳母及彼得上。）

朱丽叶 啊，上帝！她来了。啊，好心肠的奶妈！有什么消息？你见到他了吗？叫那个人出去。

乳母 彼得，到门口去等着。（彼得下。）

朱丽叶 亲爱的好奶妈——噯呀！你怎么一脸的懊丧？纵然是坏消息，你也应该快快活活地讲出来；如果是好消息，你就不该用这副难看的面孔把好消息给糟塌了。

乳母 我累死了，让我休息一会儿吧。噯呀，我的骨头好痛！我奔波得好苦！

朱丽叶 我但愿可以把我的骨头给你，把你的消息告诉我。求求你，快说呀；好奶妈，说呀。

乳母 耶稣哪！你忙什么？你不能等一会儿吗？你没看见我喘不过气来吗？

朱丽叶 你既然气都喘不过来，那么你怎么会告诉我说你连气都喘不过来？你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推三阻四的，要是痛快地告诉了我，还不是用几句话就讲完了。我只要你回答我，你的消息是好的还是坏的？只要先回答我一个字，详细的情节慢慢再说好了，我可以等。快让我知道了吧，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乳母 唉，你是个傻孩子，你不知道怎样选一个男人，糊涂地选中了这么一个人。罗密欧他长得比人家漂亮一点；可是他的腿才长得有样子；讲到他的手、他的脚、他的身体，虽然这种话不大好说出口，可是的确谁也比不上他。他并不顶彬彬有礼，可是就像一头羔羊一般温柔。好，看你的运气吧，姑娘；好好敬奉上帝。怎么，家里吃过饭了吗？

朱丽叶 没有，没有。你这些话我早就都知道了。关于我们结婚的事他怎么说？

乳母 主啊！我的头痛死了！我害了多要命的头痛！它痛得

好像要裂成二十块似的。还有我脊背的那一边；噯哟，我的背！我的背！你好狠心呢，叫我到外边东奔西走地寻死。

朱丽叶 累你这样不舒服，我真是说不出的抱歉。亲爱的，亲爱的奶妈，快告诉我，我的爱人说了些什么？

乳母 你的爱人说——他很像个老老实实的绅士，很有礼貌，很和气，很漂亮，而且也很规矩——你的妈妈呢？

朱丽叶 我的妈！她就在里面；她还能在什么地方？你的回答多么古怪：“你的爱人说，他很像个老实的绅士，你的妈呢？”

乳母 噯哟，圣母娘娘！你怎么这样性急呢？哼！反了反了，这就是你给我的治筋骨酸痛而用的药膏吗？以后你还是自己去送信吧。

朱丽叶 你怎么这样难缠！快些，罗密欧到底怎么说？

乳母 你已经得到准许今天去忏悔吗？

朱丽叶 我已经得到了。

乳母 那么你快到劳伦斯神父的斋堂里去，他在那边等着娶你去做他的妻子哩。现在你的脸红起来啦。你赶快到教堂里去吧，我还要到别处去搬一张梯子来，你的爱人等到天黑的时候，就可以借着它爬进鸟窠里。为了使你快乐我不辞辛苦；可是你到了晚上也要担负起重担来啦。去吧，我还没有吃过饭呢。

朱丽叶 我要找寻我的幸福去！好奶妈，再会。（各下。）

第六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劳伦斯神父及罗密欧上。）

劳伦斯 愿上天祝福这神圣的结合，不要让日后的懊恨把我们谴责！

罗密欧 阿门，阿门！可是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悲惨的后果，都不能抵得过我在看见她这短短一分钟内的欢欣。不管侵蚀爱情的死亡怎样伸展它的魔手，只要你用神圣的话语，把我们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灵魂结合在一起，让我能够喊她一声我的人，我也就够了不再有什么遗恨了。

劳伦斯 这种突来的快乐将会产生怎样狂暴的结局呢，正像火和火药的亲吻，就在最得意的一瞬间烟消云散。最甜的蜜可以使人味觉麻木；温和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太快和太慢，其结果是一样迟缓。

（朱丽叶上。）

劳伦斯 这位小姐来了。啊！这样轻盈的脚步，永远不会踩坏这神龛前的砖石的；一个恋爱中的人，可以踏在夏日随风飘荡的蛛网上而不会栽下来，虚妄的幸福使她变得轻飘欲仙。

朱丽叶 晚安，神父。

劳伦斯 孩子，罗密欧会代我们两人感谢你的。

朱丽叶 我也同样向他问了好。

罗密欧 啊，朱丽叶！假若你的欢乐之情是和我的一般洋溢，要是你的慧捷的唇舌，能够宣泄你衷心的快乐，那么让空气中弥漫从你嘴里吐出来的芳香，用无比的美妙的音乐把这一次相会时我们给与彼此的无限欢欣倾吐出来吧。

朱丽叶 充实的思想不在于言语的华丽；只有乞丐才能够计数他的家财。我无法估算我所拥有的财富，因为真诚的爱情充溢在我的心里。

劳伦斯 来，跟我来，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早点办完；因为在神圣的教会没有把你们两人结合以前，你们两人是不该长久的在这里私下会面。（同下。）

第三幕

第一场 维洛那。广场

(毛求希奥、班父里奥、侍童及若干仆人上。)

班父里奥 咱们还是回去吧，好毛求希奥。天这么热，要是碰到凯帕莱特家里的人，又免不了吵架；因为在这种大热的天气里，一个人的脾气最容易发作起来。

毛求希奥 你就像这么一种人，跑进了酒店的门，把剑往桌子上一拍，说，“上帝保佑我不要用到你！”等到两杯一下肚，却无缘无故拿出剑来跟酒保吵架。

班父里奥 我难道真是这么一种人吗？

毛求希奥 得啦得啦，你的坏脾气不下于任何一个意大利人；动不动就要生气，一生气就要闹事。

班父里奥 然后怎样呢？

毛求希奥 哼！如果有两个像你这样的人碰在一起，大家都要把对方杀死了才肯罢休，结果一个也剩不下。你！嘿，你会因为人家比你多一根或是少一根胡须，就跟人家争吵起来。看见人家剥栗子，你也会跟他吵翻，你的理由只是因为你有一双栗色的眼睛。除了生着这样一双眼睛的人外，谁还会像你这样无缘无故吹毛求疵地去跟人家闹事？你的脑袋里装满了惹事生非的念头，可是为了招惹是非的缘故，你的脑袋已经被搅得像一只坏蛋那么昏乱了。你曾经因为有个人咳醒了你那条在太阳底下睡觉的狗而跟他吵架。还有一次你不是因为看见一个裁缝在复活节以前穿起他的新背心来，就跟他大吵吗？不是还有一次他因为用旧带子系他的新鞋子，你又跟他大闹吗？现在你却要教训我不要吵架！

班父里奥 要是我像你一样爱吵架，我的性命超不过一时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刻就卖给人家了。

毛求希奥 丢掉性命！哼，算了吧！

班父里奥 暖哟！凯帕莱特家里的人来了。

毛求希奥 啊唷！我不在乎。

（提博尔特及余人等上。）

提博尔特 你们紧跟着我，等我去跟他们两位说话。两位晚安！我要跟你们中间随便哪一位说句话儿。

毛求希奥 您只要跟我们两人中间的一个人讲一句话吗？要是您愿意不只说一句话，还跟我们比划一两手，那我们倒乐意奉陪。

提博尔特 只要您给我一个理由，您就会知道我也很愿意那么做的。

毛求希奥 您不会自己找出一个理由来吗？

提博尔特 毛求希奥，你陪着罗密欧到处瞎闯——

毛求希奥 到处拉唱！怎么！你把我们当作一群沿街卖唱的人吗？要是你把我们当作沿街卖唱的人，那么我们倒要请你听一听刺耳的声音；这就是我的提琴上的弦弓，拉一拉就要叫你跳起舞来。混账！沿街卖唱！

班父里奥 这儿来往的人太多，不大方便讲话，最好还是找个清静一点的地方去谈谈；有什么事不能平心静气理论理论，大家别闹意见；否则各走各的路，也就完了，在这里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呢。

毛求希奥 人们的眼睛就是为看的，让他们看去好了；我可不能为了讨别人欢喜离开这块地方。（罗密欧上。）

提博尔特 好，我的人来了，我不跟你吵。

毛求希奥 他不吃你的饭，又不穿你的衣服，怎么会是你的人？可是他虽然不是你的随从，假如你拔脚逃走，他倒一定会紧紧跟住你的。

提博尔特 罗密欧，我对你的仇恨使我只能用一个名字称呼你——你是一个坏蛋！

罗密欧 提博尔特，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这样无故找茬，我本来是不能容忍的，可是因为我有必须爱你的理由，所以也不愿跟你计较了。再见，我看你还不了解我是个什么人，我不是坏蛋。

提博尔特 小子，你冒犯了我，现在可不能这么轻易的就用花言巧语遮掩过去；赶快转过身子，拔出剑来吧。

罗密欧 我从来没有冒犯过你，我可以郑重声明，除非你知道了我所以爱你的理由，你想不出我是怎样爱你。所以，好凯帕莱特——我尊重这一个姓氏，就像尊重我自己的姓氏一样——咱们还是讲和了吧。

毛求希奥 哼，好卑鄙可耻的屈服！只有过招动剑才可以洗去这种耻辱。（拔剑）提博尔特，你愿意跟我决斗吗？你这捉耗子的猫儿。

提博尔特 你要我跟你干什么？

毛求希奥 猫精，据说你有九条命，我现在要取你一条命，留下另外八条，等以后有机会再跟你算账。莫怪无情，快快拔出你的剑来，否则在你未拔出剑之前，我的剑就要砍到你的耳朵边了。

提博尔特 （拔剑）好，我奉陪便是。

罗密欧 好毛求希奥，收起你的剑。

毛求希奥 来，来，来，我倒要领教一下你的剑法。（二人互斗。）

罗密欧 班父里奥，拔出剑来，把他们的武器打下来。这是干什么？两位老兄，快别闹啦！提博尔特，毛求希奥，亲王已经发布命令严禁在维洛那的街道上打斗。住手，提博尔特！好毛求希奥！（提博尔特及其党徒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毛求希奥 我受伤了。你们这两家真该倒霉！我已经完啦。他一点伤都没受就去了吗？

班父里奥 啊！你受伤了吗？

毛求希奥 嗯，嗯，擦伤了一点儿；可是也够受的了。我的侍童呢？你这家伙，快去帮我找个外科医生来。（侍童下。）罗密欧 放心吧，老兄；这伤口不算什么。

毛求希奥 是的，它没有一口井那么深，也没有一扇门那么阔，但是这一点伤也足够要我的命了；你明天要是找我，就到坟墓里来看我吧。我这一生算是完了。你们这两家真该倒霉！他妈的！狗、耗子、猫儿，都能咬得死人！这个吹牛的家伙，这个混帐东西，打起架来也要根据书本上的数学公式！谁叫你把身子插到我们两个中间来？都是因为你把我拉住了，我才受了伤。

罗密欧 我完全是出于好意才要拉住你。

毛求希奥 班父里奥，我就要晕倒了，快把我扶进什么屋子里去。我已经死在你们这两个倒霉的人家手里了。——你们这两家人！（毛求希奥，班父里奥同下。）

罗密欧 他是亲王的近亲，也是我的好友；如今他为了我的缘故受到了致命的伤害。提博尔特杀死了我的朋友，又玷污了我的名声，虽然他在一小时以前还是我的亲人。亲爱的朱丽叶啊！你的美丽使我变得懦弱，磨钝了我的勇气的锋刃！

（班父里奥重上。）

班父里奥 啊，罗密欧，罗密欧！勇敢的毛求希奥死了；他已经撒手离开这个纷繁的尘世，他的英灵已经升上天堂了！

罗密欧 今天这一场突发的变故，只是开始，恐怕要引来日后的灾祸和悲惨的结局。

（提博尔特重上。）

班父里奥 凶恶的提博尔特又来了。

罗密欧 毛求希奥死了，他却还耀武扬威地活在这世上！现在我只好抛弃一切顾虑，不怕伤了亲戚的情分，让眼睛里喷出的复仇之火作我行动的向导！提博尔特，我要你把刚才骂我恶贼这两个字收回去：毛求希奥的阴魂尚未走远，他在等着你去跟他一同上路；我们两个人中间必须有一个人去陪伴他，或是你，或是我，要不然就是两人一起死。

提博尔特 你这该死的小子，他生前你和他做朋友，死后也该你去陪他！

罗密欧 这柄剑可以替我们决定谁死谁生。（二人互斗；提博尔特倒下。）

班父里奥 罗密欧，快走！提博尔特死了。市民们也已经被这场争吵惊动起来了。亲王就要判你死刑，要是你给他们捉住了。别只管站着发呆，快逃吧！快逃吧！

罗密欧 唉！我是受命运玩弄的人。

班父里奥 你为什么还不走？（罗密欧下。）（市民等上。）

市民甲 杀死毛求希奥的那个人逃到哪儿去了？凶手提博尔特又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班父里奥 躺在那边的就是提博尔特。

市民甲 先生，过来吧，请你跟我去。我用亲王的名义命令你服从。

（亲王率侍从；蒙太古夫妇、凯帕莱特夫妇及余人等上。）

亲王 这一场打斗的肇事的凶犯在哪里？

班父里奥 啊，尊贵的亲王！我可以把这场凶杀的不幸经过向您从头禀告。躺在那边的那个人，勇敢的毛求希奥杀死的人，就是您的亲戚，他现在已经被年轻的罗密欧杀死了。

凯帕莱特夫人 提博尔特，我的侄儿！啊，我的哥哥的孩子！亲王啊！侄儿啊！丈夫啊！嗟哟！我的亲爱的侄儿被人杀死了！殿下，您是大公无私的，我们流的血，应该用蒙太古家里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血来偿还。暖哟，侄儿啊！侄儿啊！

亲王 班父里奥，这场血斗是谁挑起来的？

班父里奥 是死在这儿的提博尔特挑起来的，然后他又被罗密欧杀死。罗密欧非常诚恳地劝阻他，叫他冷静地想一想这种争吵根本毫无意义，并且也提出您的森严的禁令。他用温和的腔调、谦让的态度，陪着笑脸再三向他劝解，可是提博尔特充耳不闻，一味意气用事逞着他的威风，拔出剑来就向勇敢的毛求希奥胸前刺了过去；毛求希奥也动了怒火，就和他两下交起手来，他自认本领超群，毫不在乎地一手挡开了敌人致命的剑锋，一手向提博尔特还刺过去，提博尔特眼疾手快，也把它挡开了。就在那个时候罗密欧就大声喊到，“住手，朋友；两下分开！”说时迟，那时快，他的敏捷的手法已经打下了他们的利剑，他就跑到他们两人中间；不曾料到提博尔特心肠狠毒，冷不丁打罗密欧的手臂下狠刺了一剑过去，竟刺中了毛求希奥的要害致他于死地，然后他就逃走了。但是不久他又回来找罗密欧，罗密欧这时候正是满腔怒火，刚刚起了复仇之心就像闪电似的跟他打斗起来，我还来不及拔剑阻止他们，强壮的提博尔特已经中剑而死，罗密欧见他倒下了，也就转身逃走了。我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的，若有不实之言，可以置我死罪。

凯帕莱特夫人 他是蒙太古家的亲戚，他说的话都是为了徇私情，完全是假的。他们一共有二十来个人参加这场恶斗，二十个人合起来谋害一个人的生命。亲王，罗密欧杀死了提博尔特，我要请您主持公道，罗密欧必须偿命。

亲王 罗密欧杀了他，他杀了毛求希奥；毛求希奥流的血应当由谁抵偿？

蒙太古 殿下，罗密欧不应该偿命；他是毛求希奥的朋友，他的过失在于没有依照法律的程序结果了提博尔特。

亲王 为了这一个过失，我现在宣布立刻把他驱逐出境。你

们双方的仇恨已经牵连到我的身上，在你们残暴的争斗中，已经流下了我的亲人的血；所以我要给你们一个重重的惩罚，让你们后悔不该令我受损。我不要听任何的请求与辩解，哭泣和祈祷都不能使我徇情枉法，所以不用尝试什么挽回的办法，赶快把罗密欧遣送出境吧；如若不然的话，我们什么时候发现他，什么时候把处死他。不许违抗我的命令，把这尸体抬走；对杀人的凶手不可以讲慈悲，否则就是鼓励杀人害命了。（同下。）

第二场 同前。凯帕莱特家的花园

（朱丽叶上。）

朱丽叶 快快跑过去吧，你们这些火脚的骏马，把太阳拉回到它的安息之处；但愿驾车的法厄同鞭策你们飞奔到西方，让昏暗的暮夜赶快降临。张开你密密的帷幕吧，成全恋人们的黑夜！蒙蔽住夜行人的眼睛，让罗密欧悄悄地投进我的怀里，不会被人发现也不被人议论！恋人们可以在他们美貌的光辉里颠鸾倒凤；即使爱情是盲目的，那也正好和黑夜相宜。来吧，庄严的夜，请你教会我如何在一场必胜的赌博中自甘失败，把各人纯洁的童贞互为赌注。用你黑色的面纱遮住我脸上羞怯的红潮，直等我深藏内心的爱情慢慢地变得胆大起来，认为真情流露的爱情行为并不是可羞的事。来吧，黑夜！来吧，罗密欧！来吧，你这黑夜中的白昼！因为你将要睡在黑夜的翅膀上，比乌鸦背上的新雪还要洁白无暇。来吧，温柔的黑夜！来吧，把我的罗密欧给我！可爱的黑夜，等他死了以后，你再把带他去，分散成小小的繁星，把天空装饰得壮观，使全世界都将爱恋黑夜，不再崇拜耀眼的太阳。啊！我已经买下了一所爱情的大厦，可是我还不曾占有；虽然我已经把自己出卖，可是还没被人享受。这日子长得真令人厌烦，好像一个做好了新衣服的小孩，在节日的前夜焦躁地等着天明一样。啊！我的奶妈来了。（乳母携绳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朱丽叶 她带来了消息。谁的舌头上只要吐出罗密欧这个名字，他就在演奏着天上的仙乐。奶妈，什么消息？你拿什么来了？那就是罗密欧叫你去拿的绳子吗？

乳母 是的，是的，这绳子。（将绳掷下。）

朱丽叶 噢哟！什么事？你为什么绞着你的手？

乳母 唉！唉！唉！我们完了，小姐，我们完了！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唉！他去了，他被人杀了，他死了！

朱丽叶 上天竟会这样狠毒吗？

乳母 不是上天狠心，是罗密欧下了这样狠毒的手。啊！罗密欧，罗密欧！谁曾想得到会有这样的事情？罗密欧！

朱丽叶 你是个什么恶魔，这样折磨着我？这种煎熬简直就是地狱里的酷刑。罗密欧自杀了吗？你只要回答我一个“是”字，这一个“是”字就比毒龙眼里射放的死光更要致人于死地。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或者说，那叫你说声“是”的人，从此已把眼睛紧闭。我就将不久于人世了，假如他死了，你就说“是”；倘然他没有死，你就说“不”；短短的一声就可以决定我的终身祸福。

乳母 我看见了伤口，我亲眼看见他的伤口，慈悲的上帝！就在他那宽阔的胸口上。一具可怜的尸体，一具可怜的满是血污的尸体，像灰一样惨白，满身都是血，满身都是一块块的血；我一看见就晕过去了。

朱丽叶 啊，我的心要碎了！——可怜的人，你已经丧失了一切，还是赶快破碎了吧！失去了明亮的眼睛，你从此永不再见天日了！你这鄙俗的泥土之躯，赶快停止呼吸，回到泥土里去，去和罗密欧同眠在一个洞穴里吧！

乳母 啊！提博尔特，提博尔特！我的最好的朋友！啊，温文尔雅的提博尔特，正直诚实的绅士！想不到我今天会亲眼看见你死去！

朱丽叶 这是一阵什么风暴，怎么一会儿又掉转方向！罗密欧被人杀了，提博尔特又死了吗？一个是我的最亲爱的表哥，一个是我的更亲爱的丈夫？那么，宣布世界末日的到来吧！如果这样两个人都要死去，谁还能够活在这世上？

乳母 罗密欧杀死了提博尔特，他现在被放逐了。

朱丽叶 上帝啊！提博尔特是死在罗密欧手上的吗？

乳母 是的，是的；唉！是的。

朱丽叶 啊，花一样的面庞里竟藏着蛇一样的心！那一条恶龙曾经安息在这样清静高雅的洞府里？美丽的暴君！天使般的魔鬼！披着白鸽羽毛的乌鸦！豺狼一样残忍的羔羊！圣洁的外貌裹藏着丑恶可鄙的实质！你的内心刚巧和你的外表相反，一个该下地狱的圣人，一个体面的奸徒！造物主啊！你在地狱里干的好事，竟把一个恶魔的灵魂，安放在这样可爱的一座肉体的天堂里？哪一本内容邪恶的书籍曾经装潢得如此考究？啊！谁想得到这样一座堂皇的宫殿里，会居住着欺人的虚伪！

乳母 男人都靠不住，没有良心，没有诚心的；每个人都是三心二意，反复无常，作恶多端，尽是个骗子。啊！我的佣人呢？快给我倒一点酒来；这些悲伤烦恼，已经使我衰老起来了。愿耻辱降临到罗密欧的头上！

朱丽叶 你说出这样的愿望，你的舌头会要生疮的！耻辱从来不曾和他在一起，它不敢踞在他的额头，因为那是君临天下的荣誉的宝座。啊！我刚才把他这样辱骂，我真是个畜生！

乳母 他杀死了你的族兄，你还替他说好话吗？

朱丽叶 他是我的丈夫，我能说他坏话吗？啊！我的可怜的丈夫！我作了你三小时的妻子都这样凌辱你的名誉，谁还会对你说一句温情慰藉的话呢？可是你这恶人，你为什么杀死我的哥哥？可你要是不杀死我的哥哥，我的凶恶的哥哥就会杀死我的丈夫。愚蠢的眼泪，流回到你的源头去吧；你本来是为悲哀而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洒，可是你却把它错呈给喜悦。提博尔特死了！而我的丈夫活着，他没有被提博尔特杀死；这分明是天大的喜讯，我为什么要哭泣呢？还有两个字比提博尔特的死讯更使我痛心，像一柄利刃刺进了我的心胸；我但愿能忘了它们，可是唉！它们紧紧地驻扎在我的记忆深处，就像盘绕在罪犯脑中的不可饶恕的罪恶一般。“提博尔特死了，罗密欧被放逐了！”放逐了！这“放逐”两个字，就等于杀死了一万个提博尔特。只是提博尔特的死，已经足以令人伤心了；如果祸不单行，必须在“提博尔特死了”这一句话以后，再加上一句不幸的消息，为什么不说你的父亲，或是你的母亲，或是你的双亲都死了，那也可以引起一点人之常情的哀悼？可是在提博尔特的噩耗以后，紧接着一记更大的打击，“罗密欧放逐了！”这句话简直等于说，父亲、母亲、提博尔特、罗密欧、朱丽叶，一起被杀，一起死了。“罗密欧放逐了！”这一句话里面包含着没有穷尽、无可限制的死亡，没有字眼能够形容出这里面包蕴着的悲伤。——奶妈，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呢？

乳母 他们正在抚着提博尔特的尸体号啕痛哭。你要去看他们吗？我带你去。

朱丽叶 我的眼泪是要留着为罗密欧的放逐而洒的，让他们用眼泪清洗他的伤口吧。（拾起那些绳子来）。可怜的绳子，我们俩都失望了，你和我都是无用的，因为罗密欧已经被放逐；他要借着你做了断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一直到死只能独守空闺了。来，绳儿；来，奶妈。我要去睡上我的新床，把我纯洁的童贞奉献给死神！

乳母 我去找罗密欧来安慰你，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你快到房里去吧。听着我说，罗密欧现在躲在劳伦斯神父的寺院里，我就去找他，你的罗密欧今天晚上一定会来看你。

朱丽叶 啊！你快去找他；把这指环拿去给我的忠心的情郎，叫他一定来作最后的诀别。（各下。）

第三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劳伦斯神父上。）

劳伦斯 罗密欧，出来；出来吧，你这倒霉的人，你已经和坎坷的命运结下了不解之缘。

（罗密欧上。）

罗密欧 神父，有什么消息？亲王是怎样判决的，还有其他不幸的事

情将要告诉我知晓吗？

劳伦斯 我的好孩子，你已经遭遇到太多的不幸了。我来报告你亲王的判决。

罗密欧 除了死罪以外，还会有什么其他判决？

劳伦斯 他的裁决已经是很温和的：他并没判你死罪，只宣布放逐你。

罗密欧 嘿！放逐！慈悲一点，还是说“死”吧！不要说“放逐”，因为放逐比死可怕得多。

劳伦斯 你必须立刻离开维洛那城。外面是一个广大的世界，不要懊丧。

罗密欧 在维洛那城以外便没有世界，只有地狱的苦难；所以从维洛那被放逐，就是从这世界上放逐，也就是死。分明是死，你却说是放逐，这就等于用一柄利斧砍下我的头，反因为这致命的一击而扬扬自得。

劳伦斯 喂哟，罪过罪过！你怎么可以这样不明恩德！按照法律你所犯的过失本来应该处死，但是幸亏亲王仁厚，对你特别开恩，把法律放在一边才把可怕的死罪改成了放逐；这明明是极大的恩典，你却看不出。

罗密欧 这分明是酷刑，不是恩典。朱丽叶所在的地方才是天堂；这儿的每一只猫、每一只狗、每一只小小的老鼠，都可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轻易瞻仰到她的美丽容颜，都生活在天堂里，可是罗密欧却不能看见她。污秽的苍蝇都可以亲吻亲爱的朱丽叶的洁白无暇的玉手，从她的纯洁贞淑的嘴唇上窃取天堂中的幸福。那两片嘴唇永远含着娇羞，好像感到它们自身的相吻都是一种罪过；苍蝇都可以这样做，我却必须远走高飞，它们是自由的，我却是一个被放逐的失去自由的流徒。你还说放逐不是死吗？难道你没有配好的毒药、尖锐的刀子或者无论什么致命的利器，而必须用“放逐”两个字把我残害吗？放逐！啊，神父！只有被判下地狱里的鬼魂才会用到这两个字，伴着凄厉的号叫；你是一个教士，一个听取人忏悔的神父，又是我的朋友，怎么忍心用“放逐”这两个字来宰割我呢？

劳伦斯 听我说一句话，你这糊涂的疯子。

罗密欧 啊！你又要对我说这放逐了。

劳伦斯 我要教给你怎样抗拒这两个字的方法，让你忘却被放逐的痛苦，那就是用哲学的甘乳安慰你的厄运。

罗密欧 又是“放逐”！我不要听什么哲学！除非哲学能够塑造一个朱丽叶，搬运一个城市，撤销亲王的判决，否则它就什么用也没有。没有用处的就别再多说了吧。

劳伦斯 啊！那么我看疯人是没有耳朵的。

罗密欧 聪明人不生眼睛，疯人又何必生耳朵呢？

劳伦斯 让我跟你谈谈你现在的处境吧。

罗密欧 你没有感觉到的事情，你是不能谈论的；要是你像我一样年轻，朱丽叶是你的爱人，刚结婚一小时，我就把提博尔特杀了；要是你也像我一样处在热恋中，像我一样被放逐，那时你才有资格谈，那时你才会像我现在这样扯着头发，倒在地上，为自己量一个葬身的墓穴。（内叩门声。）劳伦斯 快藏起来，有人在敲门；躲起来吧，好罗密欧。罗密欧 我不要躲，从我心底里发出来的这痛苦呻吟的叹息，会像浓雾把我蒙蔽起来，让搜寻

的人看不到我。。（叩门声。）

劳伦斯 听！门被打得这么响！——是谁在外面——罗密欧，快躲起来，你会被他们捉住了。——等一等！——站起来；（叩门声）跑到我的书斋里去。——就来了！——上帝啊！看你多么任性！——来了，来了！（叩门声）谁把门敲得这么响？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有什么事？

乳母 （在内）让我进来，我是从朱丽叶小姐那里来的，我进来了就可以知道我的使命。

劳伦斯 那好极了，欢迎欢迎！

（乳母上。）

乳母 啊，神父！啊，快告诉我，神父，我的小姐的丈夫呢？罗密欧呢？

劳伦斯 那边地上哭得死去活来的就是他。

乳母 啊！他正像我的小姐，和她的情形一模一样！

劳伦斯 唉！真是同病相怜，可怜的处境，一般的伤心！她也是这样躺在地上，一边唠叨一边哭，一边哭一边念叨。起来，起来；是个男个汉就该挺立起来；为了朱丽叶，为了她的缘故，站起来吧。为什么您要伤心成这个样子呢？

罗密欧 奶妈！

乳母 唉，姑爷！唉，姑爷！一个人到头来总免不了要死的。

罗密欧 你刚才不是提起朱丽叶吗？她现在怎么样？我现在已经用她近亲的血污浊了我们的燕尔新婚，她不会把我当作一个无情的凶犯吗？她在什么地方？她怎么样？我这位秘密的新妇对于我们这一段被迫中断的情缘说了些什么话？

乳母 啊，她没有说什么话，姑爷，只是哭呀哭的哭个没停；一会儿倒在床上，一会儿又跳了起来；一会儿叫一声提博尔特，一会儿哭一声罗密欧；然后又倒了下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罗密欧 我那一个名字好像是从枪口里瞄准了射出来似的，一弹出去就把她射死，恰似我这一双该死的手杀死了她的亲人一样。啊！告诉我，神父，告诉我，我的名字是在我身上哪一处下流的地方？告诉我，好让我捣毁这可恨的巢穴。（拔剑。）

劳伦斯 放下你的卤莽的手！你是一个男子吗？看你那样子是一个男子，可你却流着妇人的眼泪；你的狂暴的行为举止，简直就像一头不可理喻的怒哮的畜牲。你这样子像男人的丑陋的贱妇，你这又像女人的畜类！我真想不到你的性情会是这样全无涵养。你已经杀死了提博尔特，你还要杀死你自己吗？你没想到你采取了这种万劫不复的暴行就是在杀死与你相依为命的妻子吗？为什么你要怨天恨地，抱怨你自己的生不逢时？你的父母好容易生下你这一个人来，你却要亲手把你自己毁灭丢弃！呸！呸！你有一副堂堂的七尺之躯，有热情和头脑，你却不知道好好利用它们，这难道不是辜负了你这七尺之躯，辜负了你的热情和智慧？其实你的堂堂的外表也不过是一尊蜡像，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魄；你的山盟海誓都是些虚伪的谎语，足以杀害你所发誓要珍爱的情人；你的理智原来可以指导你的行动，控制你的感情，现在它已经变成了愚蠢的偏见，恰似装在一个笨拙的兵士的枪膛里的火药，本来是用来自卫的武器，因为不懂得点燃的方法，反而被自己手中的武器炸断了肢体。孩子！打起精神来吧，你刚才几乎要为了你的朱丽叶而自杀，可是她现在还好好活着，这是你的第一件幸事。提博尔特要把你杀死，可是你却杀死了提博尔特，这是你的第二件幸事。法律上本来规定杀人者偿命，可是它对你特别开恩，换死刑为放逐的处分，这是你的第三件幸事。这许多幸运伴随着你，你却像一个倔强乖戾的女孩，对着你的好运和爱情噘起了嘴唇。当心，当心，像你这样不知足的人是不得好死的。去，按照预定的计划，快去会见你的情人，爬到她的寝室里去，安慰安慰她；可是在夜间巡逻的警卫没有出发以前，你必须赶快

离开，否则你就无法逃到曼陀亚。你可以暂时在曼陀亚住下，等我们寻着机会，就宣布你们的婚姻，使你们两家的亲族重归于好，向亲王请求开恩特赦，那时我们就可以用超过你现在离别的悲痛二百万倍的欢乐叫你回来。奶妈，你先去，代我向你家小姐致意；叫她想办法催促她家里的人早些安睡，他们在遭到这样重大的打击以后，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你对她说，罗密欧随后就到。

乳母 主啊！我就是在这儿听上一整夜这样好的教训都愿意；啊！真是有学问人说的话！姑爷，我就去对小姐说您就要来了。

罗密欧 很好，并且请你再叫我的爱人预备好责骂我一顿。

乳母 姑爷，这是小姐叫我拿来送给您的一个戒指，天色已经很晚了，请您赶快就去。（下。）

罗密欧 现在我又重新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劳伦斯 去吧，晚安！你的命运系于此举：记住你必须在巡逻者没有开始布岗以前脱身逃走，否则就得在黎明时候化装逃走了。你就在曼陀亚住下来；我可以找到你的佣人，假如这儿有什么关于你的好消息，我会叫他及时通知给你的。让我握握你的手。很晚了，再会吧。

罗密欧 若非一个至高无上的喜悦在招呼着我，像这样匆匆的告别，一定会使我黯然神伤。再会！（各下。）

第四场 同前。凯帕莱特家中一室

（凯帕莱特、凯帕莱特夫人及帕力斯上。）

凯帕莱特 伯爵，刚才我们这里因为遭遇不幸的变故，我们还没有时间去开导小女；您知道她跟她那个表兄提博尔特是非常友爱的，我也非常喜欢他；唉！人生不免一死，现在也不必再说他了。现在已经很晚，她今夜不会再下楼来了；倘不是您大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光临，不瞒您说，我也早在一小时以前上了床啦。

帕力斯 我在你们正在伤心的时候到此求婚，真的是太冒昧了。晚安，伯母；请您代我向小姐致意。

凯帕莱特夫人 好，今夜她肯定已经怀着满腔的悲哀懊恼关上门睡了，我明天一早就去打探她的意思。

凯帕莱特 帕力斯伯爵，我想她一定会绝对服从我的意志，所以我可以大胆替我的孩子作主；是的，对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夫人，你在临睡以前先去看看她，把这位帕力斯伯爵向她求爱的意思告诉她知道；你再对她说，听清楚我的话，叫她在星期三——且慢！今天星期几？

帕力斯 星期一，老伯。

凯帕莱特 星期一！哈哈！好，星期三是太快了点儿，那么就是星期四吧。对她说，在这个星期四，她就要和这位尊贵的伯爵成婚。您来得及准备吗？您不会嫌太仓促吗？咱们也不要十分铺张，略为请一两位亲友就够了；因为提博尔特才死不久，他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要是我们大摆欢宴，也许人家会说我们对刚过世的人太没有情分太不放在心上。所以我们只要请五、六个亲友，把仪式举行一下就算完事了。您说星期四如何？

帕力斯 老伯，我但愿明天便是星期四。

凯帕莱特 好，你去吧；那么就是星期四。夫人，你在临睡前先去看看朱丽叶，叫她在结婚的喜期之前预备预备。再见，伯爵。喂！天呀！时候已经这样晚了，过一会儿我们就要说早安了。晚安！（各下。）

第五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罗密欧及朱丽叶上。）

朱丽叶 你现在就要走了吗？离天亮还有一会儿呢。你听到的那刺耳的声音，不是云雀，是每天晚上在那边石榴树上歌唱的

夜莺的声音。相信我，爱人，那是夜莺的歌声。

罗密欧 那是报晓的云雀，不是夜莺。看，爱人，晨曦已经不合作的在东方的云朵上镶起了金边，夜晚的星火已经熄灭，欢乐的白昼轻轻踏上了迷雾的山巅。我必须到其他地方去找寻生路，或者就留在这儿束手待毙。

朱丽叶 我知道，那光亮不是晨曦；那是流星，要在今夜为你照路的，照亮你到曼陀亚去。所以你不必急着就走，再多停留一会儿吧。

罗密欧 只要你愿意让他们捉住我，让他们处死我，我就毫无怨恨心甘情愿。我愿意说那边灰白色的云彩不是黎明睁开的睡眼，那只是从月亮的眉宇间映出来的微光；那响彻云霄的歌声，也不是出自云雀的歌喉。我渴望留在这里，永远不离开。来吧，死神，我欢迎你！因为这是朱丽叶叫我这样做的。怎么，我的灵魂？让我们谈谈；天还未亮哩。

朱丽叶 快走吧，快走吧！天已经亮了，天已经亮了；那天边的云雀唱得这样刺耳、听那粗涩的噪声和讨厌的尖音。有人说云雀有宛转的歌喉会发出千变万化的甜蜜悦人的歌声，这句话一点不对，因为它只使我们黯然分离；有人说云雀曾经和丑恶的蟾蜍交换过眼睛，啊！我希望它们也交换了声音，因为那声音使你离开了我的怀抱，用晨歌催促你起程。啊！现在你快走吧；天越来越亮了。

罗密欧 天越来越亮，我们悲哀的心却越来越晦暗。

（乳母上。）

乳母 小姐！

朱丽叶 奶妈？

乳母 你的母亲就要到你房里来了。小心点儿，天已经亮啦。

（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朱丽叶 那么窗啊，让阳光进来，让生命出去。

罗密欧 给我一个吻，我就下去。再会，再会！（由窗口下降。）

朱丽叶 你就这样走了吗？我的夫君，我的爱人，我的伴侣！我必须每时每刻都能听到你的消息，因为一分钟将似许多天那么漫长。啊！照这样计算起来，等我再看见我的罗密欧的时候，我不知道已经成什么样了。

罗密欧 再会！爱人，我决不放弃任何的机会，向你传达我的一番缠绵的衷忱。

朱丽叶 啊！你想我们还能不能再见见面呢？

罗密欧 一定会的，我决不怀疑；我们现在这一切悲哀痛苦，到将来便是秉烛谈心的甜蜜的资料。

朱丽叶 上帝啊！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现在站在下面，我仿佛看见你像一具坟墓底下的死尸。也许是我的眼睛昏花，要不然就是你的面容太惨白了。

罗密欧 在我的眼中你也是这样，相信我，爱人；我们的血液被忧伤吸干。再会！再会！（下。）

朱丽叶 命运啊命运！大家都说你变化无常；要是你真的反复无常，那么你怎样对待一个忠诚不贰的人呢？希望你不要改变你的善变的天性，因为那样也许你便不会把他扣留过久早早打发他回来。

凯帕莱特夫人 （在内）喂，女儿！你起来了么？

朱丽叶 谁在叫我？是我的母亲吗？——难道这么晚她还没有睡觉，还是这样早就起来了？是什么特殊的缘故使她到这儿来？

（凯帕莱特夫人上。）

凯帕莱特夫人 啊！怎么，朱丽叶！

朱丽叶 母亲，我不大舒服。

凯帕莱特夫人 还在为了你表兄的死而掉泪吗？怎么！你想用眼泪把他从坟墓里拉出来吗？就是拉得出来，你也没有办法叫他复活；所以不要再哭了。适当的悲恸可以表示感情的深厚，过度的伤心却可以证明你欠缺理智。

朱丽叶 可是就让我为了这样一个痛心的损失而哭泣吧。

凯帕莱特夫人 损失固然痛心，可是你却永不可能哭回你失去的那个亲人。

朱丽叶 因为这损失实在太痛心了，我无法不为了失去的亲人而痛哭。

凯帕莱特夫人 好，孩子，人已经死了，你也不用哭得这么厉害了，最可恨的是那杀死他的恶棍仍旧活在世上。

朱丽叶 什么恶棍，母亲？

凯帕莱特夫人 就是罗密欧那个恶棍。

朱丽叶 （旁白）恶人跟他相去不只有十万八千里呢。——上帝饶恕他！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使我心里充满了悲伤而我愿意全心饶恕他。

凯帕莱特夫人 就是因为这个万恶的凶手还活在世上。

朱丽叶 是的，母亲，我恨不得能把他抓在我的手里。但愿我能够亲手为我的表兄复仇！

凯帕莱特夫人 我们一定要报仇的，你不必担心；别再哭了。这个亡命的家伙现在放逐到曼陀亚去了，我要派一个人到那边去，用一种罕有的毒药把他毒死，让他尽快跟提博尔特见面；那时候我想你一定可以满足了。

朱丽叶 说真的，对于罗密欧我心里永远不会感到满足，除非我看见罗密欧在我的面前——死去；我这颗可怜的心，为了一个亲人而痛楚得要死！母亲，要是您能够找到一个愿意带毒药去的人，我要亲手把它调好，好叫那罗密欧服下以后，不久就会安然睡去。唉！一提到他的名字，我心里多么难过，为了我对哥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感情，我巴不得能向那杀死他的人报这个仇！

凯帕莱特夫人 我一定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人，你去想办法弄好毒药吧。可是，孩子，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朱丽叶 在这样不愉快的时候，能听到好消息真是再合适没有了。请问母亲，是什么好消息呢？

凯帕莱特夫人 哈哈，孩子，你有一个细心体贴的好爸爸哩；他为了给你排解愁闷已经为你选定了一个大喜的日子，不但你想不到，就是我也没有想到。

朱丽叶 母亲，快告诉我，是什么日子？

凯帕莱特夫人 哈哈，我的孩子，星期四的一大早，在圣彼得教堂里，那位风流年青的漂亮贵人帕力斯伯爵，要娶你做他的幸福快乐的新娘了。

朱丽叶 我决不做他的幸福的新娘，凭着圣彼得教堂和圣彼得的名字起誓。世间哪有如此匆促的事情，人家还没有来向我求过婚，我倒先做了他的妻子了！母亲，请您对我的父亲说，我现在还不愿意出嫁；如果要出嫁，我可以发誓，我也宁愿嫁给我所痛恨的罗密欧，不愿嫁给帕力斯。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凯帕莱特夫人 你爸爸来啦；你自己对他说去，看他听你的话吗？

（凯帕莱特及乳母上。）

凯帕莱特 太阳西下的时候，天空中落下了迷蒙的细露；可是我的侄儿死了，竟有倾盆的大雨来给他送葬。怎么！变成喷泉了吗，孩子？咦！还在淌泪吗？雨到现在还没有停吗？你这小小的身体里，有船，有海，也有风；因为你的眼睛就是海，永远有泪潮在那儿潮汐涨落；你的身体是一艘船，在这泪海上面航行；你的叹息就是海上的狂风；你的身体经不起风浪的吹打，会在这汹涌的波涛中颠覆的。怎么，太太！你没有把我们的主张告诉她吗？

凯帕莱特夫人 我告诉她了！可是她说谢谢你，她不要嫁人。这傻丫头真不如死了干净！

凯帕莱特 且慢！讲明白点儿，讲明白点儿，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太太。怎么！她不肯嫁人吗？她不感谢我们吗？她觉得荣耀吗？像她这样一个贱丫头，我们给她物色到了这么一位高贵体面的绅士做她的新郎，她难道想不到这是多大的运气吗？

朱丽叶 我不喜欢，只有感激；你们不可以勉强我喜欢一个我对他毫无好感的人，可是我感激你们爱我的一片好心。

凯帕莱特 怎么！怎么！这是什么话？简直胡说八道！什么“喜欢”“不喜欢”，“感激”“不感激”！好孩子，我用不着你感谢，我也不要你喜欢，只要你准备好星期四到圣彼得教堂里去跟帕力斯结婚；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是把你装在木笼里也要拖了去。不要脸的死丫头，贱东西！

凯帕莱特夫人 暖哟！暖哟！你疯了吗？

朱丽叶 好爸爸，请您耐心听我说一句话，我跪下求求您了。

凯帕莱特 该死的小贱人！不孝的畜生！我告诉你，星期四给我到教堂里去，否则以后永远不要见我的面。不许说话，不用回答我；我的手指正在痒着呢。——夫人，我们常常怨叹自己福命太薄，只生下这一个孩子；可是现在我才知道就是这一个也嫌太多了，出了这一个冤孽，真是家门不幸！不要脸的贱货！

乳母 上帝保佑她！您不该这样骂她，老爷。

凯帕莱特 为什么不该！我的聪明的老太太？谁要你多嘴，我的好大娘？你去跟你那些婆婆妈妈们聊天去吧，去！

乳母 我又没有说过一句冒犯您的话。

凯帕莱特 啊，去你的吧。

乳母 人家就不能说话吗？

凯帕莱特 闭嘴，你这唠里唠叨的蠢婆娘！我不要听你的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话。

凯帕莱特夫人 你的脾气太躁了。

凯帕莱特 哼！我气都气疯啦。每天每夜，每时每刻，无论忙着闲着，独自一个人跟别人在一起时，我在心里总是盘算着怎样把她许配给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家；现在好容易找到一位出身高贵的绅士，有家产，年轻，又有高尚的教养，真是多才多艺得很，好得没得说的了；可是这个不懂事的傻丫头，放着送上门来的好福气不要，说什么“我不要结婚”、“我不懂恋爱”、“我年纪太小”、“请你原谅我”；好，你要是不肯嫁人，我可以给你自由，随你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我这屋子里可容不得你了，不要和我住在一起。你给我想想清楚，我是向来不说笑话，说到做到的。星期四就要到了；自己仔细想想明白。你假若还是我的女儿，就要听我的话嫁给我的朋友；你倘若不是我的女儿，那么你去上吊也好，做叫化子也好，挨饿也好，死在街道上也好，都与我无关，因为凭着我的灵魂起誓，我是永远不会认你这个女儿的，我所有的财产你也别想我会分一点什么给你。我不会骗你，你仔细想一想吧；我已经发过誓了，我一定会做到。（下。）

朱丽叶 天知道我心里有多少苦楚，难道它竟一点慈悲也不给我吗？啊，我的亲爱的母亲！不要丢弃我！把这门亲事延缓一个月或是一个星期也好；或者要是您不肯答应我，那么请您把我的新婚床安放在提博尔特长眠的幽暗的坟墓里吧！

凯帕莱特夫人 不要对我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说的。随你的便吧，我是不管你啦。（下。）

朱丽叶 上帝啊！啊，奶妈！怎么阻止这件事情呢？我的丈夫尚在世间，我的誓言已经上达天庭；我如何收回我的誓言，除非我的丈夫已经离开人世，从上天把它送还给我。安慰安慰我，替我出个主意吧。唉！想不到上天竟会捉弄像我这样一个柔弱的

人！难道你没有一句可以使我快乐的话吗？奶妈，你怎么说？给我一点安慰吧！

乳母 好，那么你听我说。罗密欧已经放逐了；我可以随便拿什么东西跟你打赌，他再也不敢回来责问你为何和别人成婚，除非他偷偷地溜了回来。事情既然已是这样，那么我想你最好还是跟那伯爵结婚吧。啊！他确是个可爱的绅士！罗密欧比起他来只能算是一块抹布；小姐，一只鹰也没有像帕力斯那样一双又碧绿又好看、又锐利的眼睛。我想你这第二个丈夫，比第一个丈夫好得多啦；纵然不是好得多，可是你的第一个丈夫虽然还在世上和死也差不多，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你无法和他共享生活的甜蜜。

朱丽叶 你说的都是心里话吗？

乳母 那不但是我心里的话，也是我灵魂里的话；若有虚假，让我的心和灵魂下地狱。

朱丽叶 阿门！

乳母 什么！

朱丽叶 好，你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你进去吧；告诉我的母亲说我因为得罪了我的父亲出去了，要到劳伦斯的寺院里去忏悔我的罪过请求赦罪去了。

乳母 很好，我就这样告诉她；这样做才是聪明的。（下。）

朱丽叶 老不死的魔鬼！丑恶透顶的妖精！她希望我背弃我的誓言；当初她向我几千次夸奖我的丈夫，说他比谁都好无人能比，现在却又用同一条舌头说他的坏话来低毁他！去吧，我的顾问；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把你当作心腹看待了。我要到神父那儿去向他讨要方法；要是一切办法都无法可想，我还可以自杀，可以选择死这条路。（下。）

第四幕

第一场 维洛那。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劳伦斯神父及帕力斯上。）

劳伦斯 在星期四吗，伯爵？时间方面未免太仓促了。

帕力斯 这是我的岳父凯帕莱特的意思；他固然这样性急，我恨不得能再早一点举行。

劳伦斯 您说您还不知道那小姐的意思；我不赞成这种仓促决定的事情。

帕力斯 提博尔特死后她过度伤心，所以我不便跟她多谈爱慕的话，因为在一间充满哭哭啼啼声音的屋子里，维纳斯是露不出笑脸来的。神父，她的父亲因为怕她这样沉溺忧伤，生怕会发生什么意外，所以才决定提早让我们完婚，免得她一天到晚哭得像个泪人儿一样；一个人在房间里最容易触景生情，如果有了伴侣，也许可以替她排遣愁绪了。现在您明白我这次仓促结婚的理由了。

劳伦斯 （旁白）我希望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必须延缓的理由。——看，伯爵，这位小姐到我寺里来了。

（朱丽叶上。）

帕力斯 您来得正好，我的爱人。

朱丽叶 伯爵，等我做了你的妻子以后，也许您可以这样称呼我。

帕力斯 爱人，也许到星期四这是必然会成为事实的。

朱丽叶 事实是无法避免的。

劳伦斯 那是自然的道理。

帕力斯 您是来向这位神父忏悔的吗？

朱丽叶 回答您这一个问题，我便是向您忏悔了。

帕力斯 不要在他的面前否认您爱我。

朱丽叶 我愿意在您的面前承认我爱他。

帕力斯 我相信您也一定乐意在我的面前承认您爱我。

朱丽叶 如果我必须承认，那么在您的背后承认，比在您的面前承认要好得多啦。

帕力斯 可怜的人儿！你的美貌已经被你的泪水毁损得太厉害了。

朱丽叶 眼泪并没有毁损我的美貌；因为我这副容貌在没有被眼泪祸害以前，已经够丑了。

帕力斯 你不该说这样的话毁谤你的美貌。

朱丽叶 伯爵，这不是毁谤，这是实在的话，我是指着我自己的脸说的。

帕力斯 你的脸是属于我的，你不该诽谤它。

朱丽叶 也许是的，因为它不是我自己的。神父，您现在有空吗？是否让我在晚祷的时候再来？

劳伦斯 我还是现在有空，忧愁的孩子。伯爵，我们现在必须请您离开一下。

帕力斯 我不敢打扰你们的祈祷。朱丽叶，星期四一早我就来接你；请你收下这一个神圣的吻，现在我们再会吧。（下。）

朱丽叶 啊！把门关了！关了门，再来陪着我哭吧。没有希望、不能补救、无法挽回了！

劳伦斯 啊，朱丽叶！我早已知道你的悲哀，费尽心机我实在想不出一个万全的良策。我听说你在星期四必须跟这伯爵结婚，而且全无拖延的可能了。

朱丽叶 神父，不要跟我说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就行了，你要能够告诉我如何避免它；倘若你的智慧不能帮助我，那么只要你赞同我的决心，我立刻可以用这把刀解决一切。上帝把我的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罗密欧的心紧紧结合在一起，我们两人的手是你给我们挽结起来的；我这一只已经由你证明和罗密欧结合的手，如果再去和另外一个人缔结新盟，或是我的忠贞的心居然叛变，投进别人的怀里，那么这把刀可以砍断这背盟的手，剜出这叛变的心。所以，神父，请你赶快给我一点主意，凭着你的丰富的见识阅历；否则看吧，这把血腥将染的刀，就可以在我和我的困难之间做一个公正人，替我解决你的经验和才能所不能帮我寻得出路的这个难题。不要总是沉默不说话；要是你不能指示我一个补救的办法，那么我除了一死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和希望了。

劳伦斯 住手，女儿；我已经发现了一线希望，可是那必须用一种非常的手段，方能够避免这一种非常的变故和危险。如果你因为不愿跟帕力斯伯爵结婚，能够毅然立下自杀决心不惜一死避免这一番耻辱，那么你也一定愿意采取一种和死差不多的办法，来避免这种耻辱；如果你敢冒险一试，我就可以把解救的办法告诉你。

朱丽叶 啊！只要不嫁给帕力斯，你可以叫我从那边塔顶的雉堞上跳下来；你可以叫我在盗贼出没、毒蛇藏身的路上匍匐前进；把我和吼叫的怒熊锁禁在一起；或者在夜间把我关在尸骨堆积如山的地窟里，用许多陈死的白骨、霉臭的骨头和失去下巴的焦黄的骷髅掩盖住我的身体；或者叫我到一座新坟里去，把我隐藏在死人的殓衣里；任何使我听了发抖的事，只要让我可以活着给我的爱人做一个纯洁无瑕的妻子，我都愿意毫无恐惧、毫不迟疑地去做。

劳伦斯 好，那么丢掉你的刀；快快乐乐地回家去，答应嫁给帕力斯。明天就是星期三了；明天晚上别让你的奶妈睡在你的房间里，你必须一人独睡；你拿去这个药瓶，等你上床以后，就把这里面的液汁一口喝下去，那时就会有一股昏昏沉沉的寒气通过你周身血脉，接着你的脉搏就会停止跳动；你的嘴唇和颊上的

红色都会褪变成灰白；你的眼睑下垂，就像死神的手关闭了生命的光明；你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失去了灵活的控制，都像死人一样僵硬冰冷；没有一丝热气和呼吸可以证明你还活着；在这种和死没什么差别的状态中，你必须经过四十二小时，然后你就仿佛从一场酣睡中醒过来一样。当那新郎在早晨来催你动身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你已经死了，然后，照着我们这里的规矩风俗，他们就要给你穿上盛装，用柩车载着你到凯帕莱特族中祖先的古坟里。同时在你醒来之前，我可以写信给罗密欧，告诉他我们的计划，叫他立刻到此地来；我跟他两个人就守在你的身边，等你一醒过来，当夜就叫罗密欧带着你到曼陀亚去。只要你不临时反悔改变主意，不中途气馁，产生恐惧，这一个办法一定可以使你避免眼前的耻辱。

朱丽叶 啊，不要对我说什么恐惧两个字！给我！给我！

劳伦斯 拿好了；你去吧，愿你立志坚强，前途顺利！我要派一个修道士赶快到曼陀亚，给你的丈夫送信去。

朱丽叶 爱神啊，给我力量吧！只要有力量就可以救我。再会， 亲爱的神父！（各下。）

第二场 同前。凯帕莱特家中厅堂

（凯帕莱特、凯帕莱特夫人、乳母及众仆上。）

凯帕莱特 这单子上写好的名字，都是要去邀请的客人。
（仆甲下）来人，给我去雇二十个能干的厨子来。

仆乙 老爷，您请放心，我一定要挑选能舔手指头的厨子来做菜，决不会有一个坏的。

凯帕莱特 你怎么可以这样试他们能做菜呢？

仆乙 呀，老爷，不能舔手指头的就不是好厨子：这样的厨子我就不要。

凯帕莱特 好，去吧。咱们这一次实在有点儿措手不及准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很难充分了。什么！我的女儿到劳伦斯神父那里去了吗？

乳母 正是。

凯帕莱特 好，也许他可以劝导劝导她；真是个乖张任性的女孩子！

乳母 你看她已经忏悔完毕，高高兴兴地回来啦。

朱丽叶上。

凯帕莱特 啊，我的倔强的丫头！你又浪荡到什么地方去啦？

朱丽叶 我特地前去忏悔我的罪过，因为我自知不孝，违抗了您的旨意。现在我听从劳伦斯神父的教诲，跪在这儿请您饶恕。爸爸，请您宽恕我吧！从此以后，我永远听您的话了。

凯帕莱特 去请伯爵来，跟他说：我要把婚礼改在明天早上举行。

朱丽叶 我在劳伦斯寺院里遇见这位少年伯爵；我已经在逾越礼法范围的情形下，向他表示过我的一番爱意了。

凯帕莱特 啊，这很好，我很高兴。这样才对，站起来吧。喂，快去请他过来，让我见见伯爵。多谢上帝，把这位可尊敬的神父赐给我们！我们全城的人都感激不尽他的好处。

朱丽叶 奶妈，请你陪我到我的房间里去，帮我挑选明天我该穿戴的衣饰，看有哪几件可以在明天穿戴，好不好？

凯帕莱特夫人 不，到星期四再说也不迟，急什么呢？

凯帕莱特 去，奶妈，陪她去。我们一定明天就到教堂去。
(朱丽叶及乳母下。)

凯帕莱特夫人 我们现在准备恐怕来不及了；现在天已经快黑了。

凯帕莱特 胡说！你看着吧，我现在就动手张罗起来，太太，到明天一定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你快去帮朱丽叶打扮起来；我今天晚上不睡了，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做一次管家妇。喂！

喂！这些人怎么都走了。好，我自己跑到帕力斯那里去，叫他准备明天做新郎。现在这个倔强的孩子回心转意，真叫我高兴得不得了。（各下。）

第三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朱丽叶及乳母上。）

朱丽叶 嗯，那些衣服都很合适。可是，好奶妈，今天晚上请你不要陪我睡，因为我还要念许多祷告，乞求上天饶恕我过去的罪恶，保佑我将来的幸福。

（凯帕莱特夫人上。）

凯帕莱特夫人 啊！你正在忙着吗？要不要我帮你？

朱丽叶 不，母亲！我们已经选好了明天必需的一切，所以现在请您让我独自在这儿吧；我相信这次事情办得如此仓促，您一定忙得不可开交，所以让奶妈今天晚上陪着您熬夜吧。

凯帕莱特夫人 晚安！早点睡觉，你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凯帕莱特夫人及乳母下。）

朱丽叶 再会！天晓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我觉得仿佛有一阵恐惧刺激着我的血脉，简直要把生命的热流冻结起来似的；让我叫她们回来安慰安慰我。奶妈！——要她到这儿来干什么？这凄惨的一景必须让我独自扮演。要是这药水不灵可怎么办呢？那么我明天早上岂不是必须结婚吗？不，不，这把刀会阻止我；就放在这里吧。（将匕首置枕边）也许这瓶里是真的毒药，那神父因为已经给我和罗密欧证婚，现在我再跟别人结婚，恐怕损害他的名誉大失体面，所以故意要我服下去毒死我；我恐怕也许会是这样的；可是他一向是众所公认的德高望重的人，我想大概不至如此；我不能有这样卑劣的念头。要是罗密欧还没有到来救我之前我就在坟墓里醒了过来，那可怎么好？这倒是很可怕的一点！那时我不是要在终年透不进一丝新鲜空气的地窟里活活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死，等不到我的罗密欧到来吗？纵然不被闷死，那死亡和长夜的恐怖，那古墓中阴森可怖的景象也足够我受的，几百年来，我祖先的尸骨都堆积在那里，刚刚入土的提博尔特蒙着他的殓衾，正在那里开始腐烂；人家说，一到晚上，几小时内鬼魂便会重返他们的墓穴；唉！唉！要是我太早醒来，闻到这些恶臭的气味，这些使人听了会发狂的凄厉的叫声；啊！要是太早我醒来，周围都是这种吓人的东西，我不会被吓得心神迷乱，疯狂地抚弄着我的祖宗的骨骼，把肢体溃烂的提博尔特从尸衣里拖出来吗？在这样疯狂的状态中，我不会拾起一根老祖宗的骨头来，当作一根棍棒，打破我的发昏的头颅吗？啊，看！我好像看到提博尔特的鬼魂，正在那里追赶罗密欧，报他的一剑之仇呢？提博尔特，等一等，罗密欧，我来了！等一等！我为你干了这一杯！（倒在幕内的床上。）

第四场 同前。凯帕莱特家中厅堂

（凯帕莱特夫人及乳母上。）

凯帕莱特夫人 奶妈，把这串钥匙拿去，再取一点香料来。

乳母 点心房里在喊着要枣子呢。

（凯帕莱特上。）

凯帕莱特 来，加紧点儿，加紧点儿！鸡已经叫二遍了，晚钟已经打过，到三点钟了。当心看看肉饼有没有烤焦，好安吉丽加。多花几个钱没有关系，不要节省费用。

乳母 女人家的事用不着您多管，走开，走开；快去睡吧，今天忙了一个晚上，明天又要病倒了。

凯帕莱特 不，哪儿的话一点也不会的！嘿，我从前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事，也曾经整夜不睡，几曾害过病来？

凯帕莱特夫人 好啦，你从前也是常去偷女人的夜猫儿，可是现在我却不放你出去胡闹啦。（凯帕莱特夫人及乳母下。）

凯帕莱特 真是个醋坛子！真是个醋坛子！

（三四仆人持炙肉叉、木柴及篮上。）

凯帕莱特 喂，这是什么东西？

仆甲 老爷，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都是拿去给厨子的。

凯帕莱特 抓紧点儿，抓紧点儿。（仆甲下）喂，木头要拣干燥点儿的，你去问彼得，他可以告诉你木头什么地方有。

仆乙 老爷，我自己也长着眼睛会找到木头，用不着为这么一点事儿麻烦彼得。（下。）

凯帕莱特 嘿，倒说得有理，这个怪有趣的小杂种！噫哟！天已经亮了；他说过的，伯爵就要带着乐工来了。（内乐声）我听见他已经走近了。奶妈！太太！喂，喂！喂，奶妈呢？

（乳母重上。）

凯帕莱特 快去叫朱丽叶起来，把她打扮起来；我要去跟帕力斯谈天去了。快去，快去，赶快；赶紧点儿，新郎已经来了！（各下。）

第五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乳母上。）

乳母 小姐！喂，小姐！朱丽叶！她一定是睡熟了。喂，小羊！喂，小姐！哼，你这懒丫头！喂，亲亲！小姐！心肝！喂，新娘！怎么！一声也不响？现在尽你睡去，尽你睡一个星期；到今天晚上，帕力斯伯爵可不让你安安静静休息哪怕一会儿了。上帝饶恕我，阿门，她睡得真熟！可我必须叫她醒来。小姐！小姐！小姐！好，让那伯爵自己到你床上来捉你起来吧，那时你要吓得跳起来了，是不是？怎么！衣服都穿好了，又重新躺下睡过去了么？我必须把你喊醒。小姐！小姐！小姐！噫哟！噫哟！救命！救命！我的小姐死了！噫哟！我生来好命苦！喂，拿一点酒来！老爷！太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凯帕莱特夫人上。)

凯帕莱特夫人 吵闹什么？

乳母 喂哟，好悲惨，好伤心啊！

凯帕莱特夫人 什么事？

乳母 看，看，喂哟，好悲伤啊！

凯帕莱特夫人 喂哟，喂哟！我的孩子，我的唯一的生命！苏醒过来！睁开你的眼睛来！你死了，叫我怎么活得下去？救命！救命！大家快来救命啊！

(凯帕莱特上。)

凯帕莱特 还不送朱丽叶出来，她的新郎已经到啦。

乳母 她死了，死了，她死了！喂哟，好惨啊！

凯帕莱特夫人 唉！她死了，她死了，她死了！

凯帕莱特 嘿！让我看看。喂哟！她的血液已经停止不流凝固了，她的手脚都僵硬了全身完完全全冰凉了；她的嘴唇已经没有了生命的鲜润的气息；死像一阵未秋先降的严霜，突然降落摧残了这一朵最鲜嫩的娇花。

乳母 喂哟，好难过啊！

凯帕莱特夫人 喂哟，好苦啊！

凯帕莱特 死神夺走了我的孩子，他使我悲伤得说不出话来。

(劳伦斯神父、帕力斯及乐工等上。)

劳伦斯 来，新娘有没有预备好到教堂去？

凯帕莱特 她已经预备动身，可是这一去永不复返。啊！贤婿，死神已经在你新婚的前夜降临到你妻子的身上。她躺在那里，像一朵被他摧残得凋零的鲜花。死神是我的新婿，他已经娶走了我的女儿，是我唯一的继承人。我也快要死了，我的生命财产，一切都属于死神的！

帕力斯 难道我眼巴巴盼到天明，却让我看见这一个凄惨的

情景吗？

凯帕莱特夫人 倒霉的、不幸的、可恨的日子！永不休止的永恒的时间的运行中的一个最悲惨的时辰！我就生了这一个孩子，只有一个这样可怜的又可爱的孩子，她是我唯一的宝贝和慰藉，现在却被残忍的死神从我眼前夺走了！

乳母 好悲惨啊！好苦的、好伤心的、好悲痛的日子啊！这是我这一生一世里最伤心的日子，最悲凉的日子！噯哟，这个可恨的日子！从来不曾见过这样倒霉的日子！好苦的、好苦的日子啊！

帕力斯 你这卑鄙可恨的死神，你欺骗了我，杀害了她，你这残忍的残酷的东西拆散了我的姻缘，破坏了一切！啊！爱人！啊，我的生命现在没有了活力，只有被死亡吞噬了的爱情！

凯帕莱特 悲惨的命运，你为什么要来破坏我们的盛礼？孩子啊！孩子啊！我的灵魂，你死了！你已经不是我的孩子了！死了！唉！我的孩子死了，我的快乐也随着我的孩子一齐被埋葬了！

劳伦斯 住口吧！你们这样乱哭乱叫是于事无补的。上天和你们共同享有着这一个漂亮的孩子；现在她已经完全属于上天独有，对小姐而言这是她的幸福，因为你们不能使她的肉体逃避死亡，上天却能使她的灵魂得到永远地超生。你们全力为她找寻的无非是一个美满的前途，因为你们的幸福是寄托在她的身上；现在她高高地升上空中去了，你们却为她哭起来吗？啊！你们看到她享受了这种最大的幸福，却开始发疯一样号啕痛哭，这难道算是痛爱你们的女儿吗？白头偕老，这样的婚姻就有乐趣吗？在年轻时候结了婚而死去，才是最幸福没有的。擦干你们的眼泪，把你们的香花布放在这美丽的尸体上，并且按照着习惯，把她盛装起来抬到教堂里去。愚顽的天性虽然使我们痛哭哀悼，可是在理智眼中，这些因天性而流的眼泪却是可笑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凯帕莱特 我们本来为了婚庆准备好的一切，现在全都要为丧礼派上用场了；我们的乐器要变成愁惨的丧钟，我们的喜筵要变成凄凉的丧席，我们的赞美诗要变成沉郁悲痛的挽歌，新娘手里的鲜花成为坟墓中的殉葬装饰，一切都要相反而行。

劳伦斯 您进去吧，凯帕莱特先生。夫人，您陪他进去；您也去吧，您进去吧；每个人都准备送这具美丽的尸体到坟墓去。不要再违背他的旨意，招致更大的灾祸，因为上天的愤怒已经降临在你们身上。（凯帕莱特夫妇、帕力斯、劳伦斯同下。）

乐工甲 真是的，咱们也可以收起笛子走啦。

乳母 啊！好兄弟们，收起来吧，收起来吧；这实在是一场悲惨的横祸！（下。）

乐工甲 唉，我盼望这事能有什么办法补救才好。

（彼得上。）

彼得 乐工！啊！乐工，奏起《心里的安乐》，《心里的安乐》！啊！为我奏一曲《心里的安乐》，要不然我要活不下去了。

乐工甲 为什么要奏《心里的安乐》呢？

彼得 啊！乐工，因为我的心正在那里唱着《我心里充满了忧伤》。啊！给我奏一支快乐的歌儿，安慰安慰我吧。

乐工甲 不奏不奏，现在不是奏乐的时候。

彼得 那么你们不肯奏吗？

乐工甲 不奏。

彼得 那么我就给你们——

乐工甲 你给我们什么？

彼得 我可不给你们钱，哼！我要给你们一顿奚落；我要骂你们是一群沿街卖唱的穷光蛋。

乐工甲 那么我就骂你是个卑贱的奴才。

彼得 那么我就把奴才的刀架在你们的头顶上。我决不忍受侮辱：不是敲出一声高音，就是得敲出一个低音，你们听见吗？

乐工甲 什么高音低音，你还懂得这一套。

乐工乙 且慢，君子动口，小人动手。

彼得 好，那么我要让你们领教我唇枪舌剑的厉害，定能杀得你们抱头鼠窜。有能耐的，回答我这一个问题：悲哀伤人心，悲歌使人愁惟有音乐的银声——为什么说“银声”？为什么说“音乐的银声”？西门大爷，你怎么说？

乐工甲 因为银子的声音很好听。

彼得 好听！休利培克，你怎么解释？

乐工乙 乐师奏乐的目的，是因为想人家赏给他一些银子。

彼得 说得好！詹姆士三爷，你怎么解释？

乐工丙 不瞒你说，我可不知道该怎么说。

彼得 啊！对不起，你只会唱唱歌；我替你说了吧：因为乐工尽管奏乐奏到老死，也换不到一些金子。只有音乐的银声，可以设法把烦恼悲痛解除。（下。）

乐工甲 真是个讨厌的家伙！

乐工乙 该死的奴才！来，咱们到那边去，等那些送丧的来的时候吹奏两声，然后吃他们一顿饭再走。（同下。）

第五幕

第一场 曼陀亚。街道

（罗密欧上。）

罗密欧 如果睡梦中的幻想果真可以预示现实，那么我的梦预兆着将有好消息到来；我觉得心中的君王雄踞宝座而宁恬，整日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神，可喜的思想使我飘飘然起来。我梦见我的爱人来，并且看见我死了——多么奇怪的梦，一个死人也会思想！——她吻着我，把生命吹进了我的嘴里，于是我复活了，并且成为一个君王。唉！仅仅是爱的影子，便已经给人这样丰富的欢乐，若能享有爱的本身，那该是何等的甜蜜！

（鲍尔萨泽上。）

罗密欧 从维洛那来的消息！啊，鲍尔萨泽！是不是神父叫你给我带信来？我的爱人好么？我父亲好吗？我再问你一遍，我的朱丽叶安好吗？因为只要她安好，一切一定都是好好的。

鲍尔萨泽 那么她是安好的，什么都是好好的；她已经长眠在凯帕莱特家的坟里，她的不朽的灵魂和天使们在一起。我看见她葬在她家族的墓穴里，所以立刻飞马跑来报告。啊，少爷！恕我带来这个噩耗，因为这是您吩咐我做的事。

罗密欧 果真如此！我诅咒你命运！——你知道我的住处；你给我买些纸笔，雇下两匹快马，我今天晚上就要动身。

鲍尔萨泽 少爷，请您镇定一下；您的脸色惨白而慌张，恐怕不是吉祥之兆。

罗密欧 胡说，你看错了。快去，把我吩咐你做的事赶快办好。你没有神父叫你带来的信给我吗？

鲍尔萨泽 没有，我的好少爷。

罗密欧 算了，你去吧，把马匹雇好了；我就来找你。（鲍尔萨泽下）好，朱丽叶，今晚我就要和你睡在一起了。让我想想看有什么办法。啊，邪恶的念头！你这么快就钻进一个绝望者的心里！我想起了有一个卖药的人，他的铺子就在附近，我曾经看见他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皱着眉头在那儿拣药草；他的面容非常消瘦，贫苦把他折磨得只剩一把骨头；他的冷清的铺子里挂着一只乌龟，一头剥剩的鳄鱼，还有几张奇形怪状的鱼皮；他的架子上稀稀落落地散放着几只空匣子、绿色的瓦罐、一些孢囊和发霉的种子、几段用来包扎的麻绳，还有几块陈年的干玫瑰花，作为有胜于无的装点。看到这一种寒伧的样子，我就告诉自己，在曼陀亚城里，谁出卖了毒药是会立刻被处死的，可是假若谁现在需要毒药，这儿有一个可怜的奴才会卖给他。啊！没料到我这个念头，竟会兆示了我自己的需要，这个穷汉的毒药竟要卖给我。我记得这里就是他的店铺；今天是假日，所以这穷鬼没有开门。喂！卖药的！

（卖药人上。）

卖药人 谁这样高声叫喊？

罗密欧 过来，朋友。我看你很穷，这儿是四十块钱，请你给我一点能够迅速要命的毒药，使厌世的人一吞下去便会散布周身的血管，立刻停止呼吸而倒毙，就像从炮膛里放射出去的火药一样快。

卖药人 这种致命的毒药我是有的；可是曼陀亚的法律严禁出售，如果出售就要处死刑的。

罗密欧 难道你这样穷苦，还怕死吗？饥寒已经印刻在你的面颊上，疲乏和迫害已使你的眼睛里喷射出了饿火，你的背上重压着轻蔑和卑贱；这世间没有你的朋友，这世间的法律也保护不到你，没有人为你定下一条律规使你致富；那么你何必苦苦忍耐着贫穷呢？别管这法律，把这些钱收下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卖药人 我的贫穷已经使我答应了你，可是那是违背我的良心的。

罗密欧 我的钱是为了拯救你的穷苦的，不是付给你的良心的。

卖药人 把这一服药放在任何饮料里喝下去，纵然你有二十个人的体力，也会立刻要你的命。

罗密欧 这儿是你的钱，它才是害人灵魂的更厉害的毒药，在这万恶的世界上，它比你那些不准贩卖的药物更会杀人；你并没有把毒药卖给我，是我把毒药卖给你。买些吃的东西，把你自己喂得胖一点，再见；——来，你不是毒药，你是替我解除痛苦的灵丹，我要带着你到朱丽叶的坟墓上去，到时少不了要借助你一下哩。（各下。）

第二场 维洛那。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约翰神父上。）

约翰 喂！师兄你在哪里？

（劳伦斯神父上。）

劳伦斯 这是约翰师弟的声音。欢迎你从曼陀亚回来！罗密欧怎么说？要是他的意思已在信里写明，那么把他的信给我吧。

约翰 我临走的时候，因为要找一个同门的师弟作我的同伴，可他正在这城里探视病人，没想到给本地巡逻的人看见了，他们怀疑我们走进了一家染着瘟疫的人家，便把门封锁住了，不让我们出来，所以耽搁了我的曼陀亚之行。

劳伦斯 那么谁把我的信送去给罗密欧了？

约翰 我没有法子把它送出去，信还在这里：因为他们害怕被传染上瘟疫，所以也没有人愿意把它送还给你。

劳伦斯 糟了！这封信可不能耽误，内容万分重要，假如把它耽误下来，也许会引来更大的灾祸。你快去给我找一柄铁锄，

立刻带到这儿来，约翰师弟。

约翰 好师兄，我这就去给你拿来。（下。）

劳伦斯 我现在必须独自到墓地里去；在这三小时之内，朱丽叶就会醒来，她因为罗密欧还不曾知道这些事情，一定会责怪我。我现在要再写一封信到曼陀亚去，先让她留在我的寺院里，直等罗密欧到来。可怜的活尸竟幽闭在一座死人的坟墓里！（下。）

第三场 同前。凯帕莱特家坟墓所在的墓地

（帕力斯及侍童携鲜花花炬上。）

帕力斯 把你的火把给我，孩子；走开，站到一边去；我不愿给人看见，还是弄灭了吧。你到那边的紫杉树底下直躺下来，把你的耳朵贴着中空的地面，地下挖了许多墓穴，土质是松动的，假若有跌跌撞撞的脚步走到坟地上来，你不会听不到；要是听见有什么声息，便吹个口哨通知我。把那些花给我。照我的话去做，走吧。

侍童 （旁白）我简直不敢独自站在这墓地上，可是我要硬着头皮试一下。（退后。）

帕力斯 这些鲜花为你铺盖新床；

惨啊，一朵娇红永委沙尘！

我要用悲恸的热泪祭洒你，

和着香水浇灌你的芳坟；

夜夜到你墓前洒花哀泣，

这一段情思啊永无止歇！（侍童吹口哨）这孩子是在警告我有人来了。在这晚上哪一个该死的家伙到这儿来干扰我在爱人墓前的哀吊？什么！还拿着火把来吗？——让我躲在一旁看看他的动静。（退后。）

（罗密欧及鲍尔萨泽持火炬锹锄等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罗密欧 把那锄头跟铁钳给我。且慢，拿着这封信；等天一亮，务必把它送给我的父亲。把火把给我。现在听好我的命令，无论你听见什么看见什么，都必须远远地站着不许动，不可干预妨碍我的事情；要是动一动，我就要你的命。我所以要进入这个坟墓里去，一部分的原因是要探望我的爱妻，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要从她的手指上取下一个宝贵的指环，因为这个指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所以你赶快给我走开吧；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胆敢回来窥探我还有什么别的行动，那么，我可以对天发誓，我要把你撕成一块块的，让这饥饿的墓地上散满了你的肢体。我现在是非常凶野，比饿虎或是咆哮的怒海都要蛮横无情，你可不要惹我性起。

鲍尔萨泽 少爷，我快走就是了，决不来打扰您。

罗密欧 你这样才够朋友。愿你一生幸福，这些钱你拿去。再会，好朋友。

鲍尔萨泽 （旁白）虽然这么说，我仍然要躲在附近的地方看着他；他的样子使我害怕，我不知道他究竟打算做些什么事出来（退后。）

罗密欧 你这无情的泥土，吞没了世上最可爱的人儿，我要撬开你的腐臭的嘴巴，（将墓门掘开）索性让你再吃一个饱！

帕力斯 这就是那个已经被放逐的骄横的杀死我爱人表兄的蒙太古，据说她就是因为伤心他的惨死而早亡的。现在这家伙又要来盗尸挖墓了，看我去抓住他。（上前）罪恶的蒙太古！停止你的罪恶的勾当，难道你杀了他们还不够，还要在死人身上发泄你的仇恨吗？该死的恶徒，赶快束手就擒，跟我见官去！

罗密欧 我真该死，所以才到此地来的。年轻人，快快走开吧，不要激怒一个不顾死活的亡命人；想想这些死了的人，你也该吓破胆了。年轻人，请你不要逼得我发火，使我再犯一桩罪；啊，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爱你远过于爱我自己，走吧！因为

我来此的目的，就是要了结自己。好好留着你的活命，以后也可以对人家说，是一个疯子发了慈悲，叫你逃走的。

帕力斯 你是一个罪犯，我要逮捕你，我不听你这种鬼话。

罗密欧 你一定要激怒我吗？那么好，来，看剑吧朋友！（二人格斗。）

侍童 哎哟，主啊！他们打起来了，我去叫巡逻的人来！（下。）

帕力斯 （倒下）啊，我死了！——你如尚有几分仁慈，打开这墓门来，把我安放在朱丽叶的身旁吧！（死。）

罗密欧 好，我愿意成全你的愿望。让我看看他的脸；啊，毛求希奥的亲戚，尊贵的帕力斯伯爵！当我们一路上快马加鞭而来的时候，我的仆人曾经对我说过几句话，那时我因为心烦意乱，没有听得进去；他说些什么来着？好像他告诉我说帕力斯本来预备娶朱丽叶为妻；他是不是这样说的？还是我做过这样的梦？或者还是我神经错乱，听见他说起朱丽叶的名字，所以立刻胡思乱想起来？啊！把你的手给我，你我都是在不幸者之列的人，我要把你葬在一个辉煌的坟墓里；一个坟墓吗？啊，不！这是一个灯塔，被杀害的少年，因为朱丽叶睡在这里，她的美貌使这一个墓穴变成一座充满着光明的欢宴的华堂。躺在那儿吧，你将被一个死人埋葬了。（将帕力斯放下墓中）人们临死的时候，往往反会感觉心中愉快，旁观的人便说这是死前的一种回光返照；啊！这也就是我的回光返照吗？啊，我的爱人！我的妻子！死神虽然已经吸去了你芳蜜的气息，却还没有力量摧毁你的美貌；你还没有被他征服，你的嘴唇上、双颊上，依然有着红润的美艳，不曾让灰白的死亡进占。提博尔特，你也紧裹着你的血淋淋的殓衣躺在那儿吗？啊！现在我来替你报仇来了，你的青春葬送在你仇人的手里，我要亲手杀死那残害了你的人。原谅我吧，兄弟！啊！亲爱的朱丽叶，你为什么还是这样美丽？那虚无的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亡，那枯瘦可怖的怪物，难道也是个多情种子，所以把你隐藏在这幽暗的洞府里做他的情妇吗？为了防备这样的事情，我要永远和你厮守在一起，再不离开这昏暗不见天日的幽宫；我要留在这儿，跟你的侍婢，那些蛆虫们在一起；啊！从我这厌倦人世的凡躯上从此摆脱恶运的束缚，我要在这儿永远长眠。眼睛，再看最后一眼吧！手臂，作你最后一次的拥抱吧！嘴唇，啊！你这呼吸的门户，用一个合法的吻，跟向垄断一切的死亡订立一个永久的契约吧！来，苦味的向导，绝望的领港人，现在赶快把你的厌倦于风涛的小舟向粉碎一切的岩石上冲撞过去吧！我干了这一杯！只为了我的爱人。（饮药）啊！卖药的人果然没有骗我，药性很快地发作了。我就这样在这一吻中死去。（死。）

（劳伦斯神父持灯笼、锄、锹自墓地另一端上。）

劳伦斯 愿圣芳济保佑我！我这双老脚今天晚上怎么老是在坟堆里跌来绊去的！那边的人是谁？

鲍尔萨泽 是一个朋友，也是一个跟您熟识的人。

劳伦斯 祝福你！告诉我，我的好朋友，那边是什么火把，向蛆虫和没有眼睛的骷髅枉自照着？据我看来，那火把亮着的地方，似乎是凯帕莱特家里的坟茔。

鲍尔萨泽 正是，神父；我的主人，您的好朋友，就在那儿。

劳伦斯 他是谁？

鲍尔萨泽 罗密欧。

劳伦斯 他来此地多久了？

鲍尔萨泽 足足半点钟。

劳伦斯 陪我到墓穴里去。

鲍尔萨泽 我不敢，神父。我的主人不知道我没有走开；如果我留在这儿窥探他的动静，他就要把我杀死，他曾经这么对我严辞恐吓。

劳伦斯 那么让我一个人去吧，你留在这儿。我心里有一点恐惧；啊！我很怕会有什么不幸的惨事发生。

鲍尔萨泽 当我在这株紫杉树底下睡着的时候，我梦见我的主人跟另外一个人打斗起来，那个人被我的主人杀了。

劳伦斯 （趋前）罗密欧！噯哟！噯哟，这坟墓的石门上怎么染着这么多血迹？在这个安静的地方，怎么横放着两柄无主的血污的刀剑？（进墓）罗密欧！啊，他的脸色怎么这么惨白！还有谁？什么！帕力斯也浑身浸在血泊里？啊！多么可怕的时刻，是谁造成了这场悲惨的意外！那小姐醒了。

（朱丽叶醒。）

朱丽叶 啊，令人欢心的神父！我的夫君呢？我很清楚记得我应当在什么地方，现在我正在这地方。我的罗密欧呢？（内喧声。）

劳伦斯 我听见有什么声音。小姐，赶快离开这个毒气腐臭密布的死亡的巢穴吧；一种我们所不能抵抗的力量已经破坏了我们的计划的实现。来，走吧。帕力斯也死了，你的丈夫已经在你的怀中死去。来，我可以安排你找一个地方出家当尼姑。巡夜的人就要来了，不要耽误时间盘问我。来，好朱丽叶，去吧。（内喧声又起）我不敢再等下去了。

朱丽叶 去，你尽管去吧！我不愿意走。（劳伦斯下）这是什么？我的忠心的爱人紧紧地握住在手里的一只杯子？我知道了，一定是毒药要了他的性命。唉，冤家！你全都喝干了，不给我留下一滴让我随你而去吗？我要吻一下你的嘴唇，也许这上面还残留着一些毒液，可以让我当作兴奋剂服下而死去。（吻罗密欧）你的嘴唇还是温暖的！

巡丁甲 （在内）孩子，带路；往哪边走？

朱丽叶 啊，人声吗？那么我必须再快一点了结。啊，好刀子！（攫住罗密欧的匕首）这就是你的鞘子；（以匕首自刺）让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你插进去，让我死了吧。（倒在罗密欧身上死去。）

（巡丁及帕力斯侍童上。）

侍童 就是这儿，那火把亮着的地方。

巡丁甲 地上满是血；你们几个人去把墓地四周搜查一下，发现什么人就抓起来。（若干巡丁下）好惨！伯爵被人杀了躺在这儿，朱丽叶胸口流着血，身上还是热热的，可是她已经葬在这里两天了怎么还流着血，身体温暖，像是刚死的。去，报告亲王，通知凯帕莱特家里，再去把蒙太古家里的人喊醒了，其余的人到各处搜搜。（若干巡丁续下）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发生这么大的惨事，可是在没有得到人证以前，却无法明了这些惨事的真相。

（若干巡丁率鲍尔萨泽上。）

巡丁乙 这是罗密欧的仆人；我们看见他躲在墓地里。

巡丁甲 把他好生看管起来，等亲王来审问。

（若干巡丁率劳伦斯神父上。）

巡丁丙 我们看见这个教士从墓地旁边跑出来，神色慌张，一边叹气一边流泪，他手里还拿着锄头铁锹，都给我们夺过去了。

巡丁甲 他有极大的嫌疑；把这教士也看押起来。

（亲王及侍从上。）

亲王 这样早发生了什么事，打搅了我的清晨的安睡？

（凯帕莱特、凯帕莱特夫人及余人等上。）

凯帕莱特 外边这样乱叫乱喊，到底是怎么回事？

凯帕莱特夫人 街上的人们有的喊着罗密欧的名字，有的喊着朱丽叶的名字，有的喊着帕力斯的名字；大家吵吵嚷嚷地向我们家里的坟上奔去。

亲王 出了什么可怕的事这么多人为什么发出这样惊人的叫喊？

巡丁甲 启禀王爷，帕力斯伯爵被人杀死了躺在这儿；罗密欧也死了；已经死了两天的朱丽叶，身上还热着，又被人重新杀死了。

亲王 用心搜查，把这场凶残的杀人命案的真相调查出来。

巡丁甲 这儿有一个教士，还有一个被杀的罗密欧的仆人，他们都拿着掘墓的工具。

凯帕莱特天啊！——啊，我的太太！看我们的女儿流着这么多的血！这把刀插错了地方！看，它的空鞘子还在蒙太古家小子的背上，可它却插进了我的女儿的胸前！

凯帕莱特夫人 噯哟！这死亡的惨象就像惊心动魄的丧钟，警告我快要不久于人世了。

（蒙太古及余人等上。）

亲王 来，你起来得很早，蒙太古，可是你的儿子死去得更早。

蒙太古 唉！殿下，我的妻子因为悲伤小儿的远逐，已经在昨天晚上去世了；还有什么祸事要来打击我这风烛残年？

亲王 看吧，你就可以知道。

蒙太古 啊，你怎么可以抢在你父亲的前面，抢先钻到坟墓里去呢？你这不孝的东西！

亲王 暂时停止你们的悲痛吧，让我把这些疑点审问明白，澄清在众人面前。让我详细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再来组织你们放声一哭吧；也许我的悲哀还要远远胜过你们呢！——把嫌疑犯带上来。

劳伦斯 时间和地点都对我非常的不利；在这场悲惨的命案中，我虽然是一个能力最微弱没有犯罪的人，但却是嫌疑最重的人。我现在站在殿下的面前，一方面要坦白我自己的罪过，一方面也要为我自己辩护。

亲王 那么快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劳伦斯 我要把事情经过尽量简单地叙述出来，因为我的短促的残生还不及这一段冗长的故事长。死了的罗密欧是死了的朱丽叶的丈夫，她是罗密欧的忠实的妻子，他们的婚礼是由我主持的。就在他们秘密结婚的那天，提博尔特死于非命，这样这位才做新郎的人就被从这城里放逐出去；朱丽叶是为了他，不是为了提博尔特，才那样抑郁寡欢。你们因为要替她解除烦恼，把她许配给帕力斯伯爵，还要强迫她嫁给他，她就跑来求救于我，神色慌张地要我给她想个办法逃避这第二次的婚姻，否则她要在我的寺院里当场自杀。所以我就根据我的医药方面的知识，给她一服安眠的药水；它果然应验了我所预知的效力，她一服下去就像死了一样沉睡过去。同时我写信给罗密欧，叫他就在这一个悲惨的晚上到这儿来，帮助我把她搬出她寄住的坟墓，因为药性一过到时候她便会醒过来。可是替我带信的约翰神父却因碰到意外，不能脱身没能及时把信送给罗密欧，直到昨天晚上才把我的信又带了回来。那时我只好按照着预先算定她醒来的时间，一个人前来把她从她家族的墓穴里带出来，准备把她藏在我的寺院里，再去叫罗密欧来；不料我在她醒来以前几分钟到达这儿的时候，尊贵的帕力斯和忠诚的罗密欧已经双双横尸惨死了。她一醒过来，我就要求她出去，苦劝她安心忍受这一种出自上天注定的变故；可是那时我听见了喧闹的人声，吓得我逃出了墓穴，她在万分绝望之中不肯跟我去，看样子我猜想她是自杀了。这是我所知道的一切，至于他们两人的婚姻，她的乳母是知情的。要是这一场不幸的惨祸，是由我的疏忽造成，那么我这条老命甘愿受最严厉的法律的制裁，在我寿终之前请您让它提早几点钟牺牲了吧。

亲王 我知道你一向是一个道行高尚的人。罗密欧的仆人们呢？他有什么话说？

鲍尔萨泽 我通知了我的主人朱丽叶的死讯，因此他从曼陀亚急匆匆地赶到这里，一直到了这座坟堂的前面。这封信他叫我

一早送去给我家老爷；当他走进墓穴里的时候，他还威吓我，说要是我不离开他赶快走开，他就要置我于死地。

亲王 我要看看，把那封信给我。叫巡丁来的那个伯爵的侍童呢？喂，你的主人到这地方来做什么？

侍童 他带了花来散在他夫人的坟上，我听他的话站得离他远远的；不久，来了一个拿着火把的人把坟墓打开了。后来我的主人就拔剑跟他打了起来，我就奔去叫巡丁。

亲王 这封信证实了这个神父的话，信中讲到他们恋爱的经过和她的去世的消息；他还说他从一个穷苦的卖药人手里买到一种毒药，要把它带到墓穴里来准备和朱丽叶长眠在一起。这两家仇人在哪里？——凯帕莱特！蒙太古！看看你们的仇恨已经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上天竟借用爱情的手，夺去了你们最心爱的人；我由于对你们的争执疏于防范，也已经丧失了一双亲眷，大家都受到惩罚了。

凯帕莱特 啊，把你的手给我，蒙太古大哥！这就是你给我女儿的一份聘礼了，我不能再作更大的要求了。

蒙太古 但是我可以给你更多的；我要用纯金给她铸一座雕像，只要维洛那一天不改变它的名称，任何塑像都不会比忠贞的朱丽叶那一座更为富丽堂皇。

凯帕莱特 罗密欧也要有一座同样富丽的金像竖立在他情人的身旁，这两个在我们的仇恨下惨遭牺牲的可怜的人儿！

亲王 清晨带来了凄凉的和平，太阳也惨得在云中不愿露面。走吧，再谈谈这悲惨的情形，该恕的、该罚的再听宣判。古往今来多少悲欢离合，谁曾见这样的哀怨辛酸！（同下。）

奥 瑟 罗

剧中人物

威尼斯公爵

博拉班修 元老 (Brabantio)

诃莱希安诺 博拉班修之弟

罗多维利 博拉班修的族人

奥瑟罗 摩尔族贵裔，供职威尼斯政府

凯希奥 奥瑟罗的副将

衣阿古 奥瑟罗的旗手

洛德里哥 威尼斯绅士

蒙塔诺 塞甫路斯总督，奥瑟罗的前任者

小丑 奥瑟罗的仆人

苔斯狄孟娜 博拉班修之女，奥瑟罗之妻

艾米利亚 衣阿古之妻

毕恩卡 凯希奥的情妇

元老、水手、吏役、军官、使者、乐工、传令官、侍从等

地 点

第一幕在威尼斯；其余各幕均在塞甫路斯之一海口

第一幕

第一场 威尼斯。街道

（衣阿古与洛德里哥上。）

洛德里哥 嘿！衣阿古，你千万不要对我说，你现在其实已经成了他们的同谋，而我却把我的钱袋交给你任你支配，让你凭自己所需任意换你所要的东西，你这样做难道不感觉愧对朋友吗。真让我伤心。衣阿古，你为什么总不肯听我说下去，你这个混蛋。如果我做梦会想到这种可耻事情，那么我情愿从此以后你不要再把我当做一个人。

洛德里哥 你不是告诉我你恨他吗？

衣阿古 如果说我不恨他，那么好吧！从此你就别再来搭理我。那么你知道吗？！在这城里有三个当道要人都已经亲自替我向他打招呼，举荐我做他身边的副将；难道我自己的价值，我会不清楚，而且凭良心说，难道我就做不得一个副将？你知道吗，对于所有人的请求，他全都统统用一套像军事上口头禅一样的空话回绝了；你知道吗，在他眼里从来都没有放下过别人，而对于这些回绝，他的解释是“我已经选定我的将佐了”。你知道他自己选中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哼，那是一个几乎因为娶个娇妻，而误了终身的叫做迈克尔·凯希奥的佛罗伦萨人，也许他可以被称之为一个大算学家吧；对于布阵作战的知识，他自己懂得简直都不比一个老守空闺的女人多多少；因为他从来就不曾在战场上领过一队兵，即使是懂得一些书本上的理论，其实也不过是在纸上谈兵罢了，而那些身穿宽袍的元老大人们讲的也肯定是比他更头头是道；不过所有的这些都只能是空谈，不切实际，这就是他的全部的军人资格。可是，老兄，现在他居然得到了任命；而我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罗得斯岛、塞甫路斯岛，以及其他基督徒和异教徒的国土之上，曾参加过多少战役，并且为他立过多少的军功，所有的事实全部都是他亲眼看见的，但是现在却必须低首下心，从此以后受一个市会的指挥。上帝恕我这样说——我现在只能在这位黑将军的麾下充一名旗手，这不公平。这位书生居然做上了他的副将。

洛德里哥 我宁愿做他的刽子手。

衣阿古 那么，老兄，现在请你告诉我，我究竟有什么理由竟然要跟这摩尔人要好。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呀。说起来真是很叫人恼恨，为什么在军队里升迁都可以全然不管古来的定法，都只是按照各人的阶级依次递补，就好像只要谁脚力大，谁就一定能够得到上官的欢心，并且也就可以越级躐升。

洛德里哥 假如换做是我，我就肯定不愿再跟随着他受这些气了。

衣阿古 现在我之所以跟随着他，其实只不过是想要利用他的权势达到我自己的目的而已。所以说，老兄，请你一定放心吧；每个主人并不是都该让仆人忠心地追随着他。虽然我们不能每个人都是主人，不过有一种天生的奴才，不过你可以看到，他们拼命的卑躬屈膝，甚至为了拚命讨主人的好，他们情愿甘心受主人的鞭策，像一头只会听人调遣的驴子似的，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为一了一些粮草而出卖他们的一生，而将来等到年纪老了，那时它的主人就把他们撵走；可是还有一种人，他们虽然在表面上一再装出一副鞠躬如也唯命是从的样子，但是在他们的骨子里其实一直都在为他们自己打算，他们实际靠着主人的权势发展着自己的实力，虽然看上去好像真的在为主人做事，一但等捞足了油水，他们也就可以知道他所尊敬的主人实际是他本人；现在我承认我自己其实就属于这一类。所以你必须明白，像这种人还有几分头脑；我承认我自己就属于这一类。不过，老兄，我要是做了那摩尔人，我就不会是衣阿古。就好像你吧！你是洛德里哥而不是别

人一样。这些都是同样地没有错，其实我还是跟着我自己，虽说我现在跟着他。我想上天是会做我的公证人，我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不得不装出这一副假脸。我只所以这样对他陪着小心，既不是为了朋友的忠心，也不是为了士兵应尽义务，而世人知道的我，其实并不是实实在在的我。倘若是我表面上的恭而敬之的行为有一天会泄露我内心的活动，那么过不了多久我肯定就要掏出我的心来，我情愿自己的心被乌鸦们乱啄了。

洛德里哥 要是那厚嘴唇的家伙也有这么一手，我敢肯定的说那可让他交上大运了！

衣阿古 千万不要放过他。你不需要打断他的兴致，你只要在各处街道上宣布他的罪恶；并且激怒他的亲族。去叫醒她的父亲来；让他虽然住在气候宜人的地方，却也免不了受蚊蝇的打扰，我们要令他们的快乐减色，给他们增加一点烦恼，虽然他们的快乐是真快乐。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洛德里哥 我要大声的喊了。你瞧，这就是他父亲的家了。

衣阿古 那么你就仿佛见到一座繁华的城市象失了火一般，用最可怕的腔调，甚至是最绝望的哀号，那么现在去喊，去尽力的喊，你醒醒吧！难道你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洛德里哥 喂，喂，博拉班修！博拉班修先生，喂！

衣阿古 醒来！喂，喂！博拉班修！留心你的屋子、你的女儿和你的钱袋！捉贼！捉贼！捉贼！捉贼！捉贼！

（博拉班修出现在上方窗口上。）

博拉班修 出了什么事？大惊小怪地叫什么呀？叫的这样可怕。

洛德里哥 您家里的人没有缺少吗？我亲爱的博拉班修先生。

衣阿古 所有的门都锁上了吗？您家所有的门，你能够肯定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博拉班修 你们为什么这样问我？噢，难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了吗？！我们家人怎么了？

衣阿古 哼！先生，现在已经有人将您最宝贵的东西全都偷走了，就在这时候，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就在这一刻工夫，一头老黑羊在跟您的白母羊交尾哩。现在难道你还不赶快披上您的袍子！您的心已经碎了，您不觉得吗？其实您的灵魂已经丢掉半个；起来，赶快起来！喂，起来！赶快起来去打钟惊醒那些鼾睡的市民，否则的话魔鬼就要让您抱外孙啦。听到了吗？赶快起来。

博拉班修 什么！你发疯了吗？你这个可耻的小人。

洛德里哥 难道说您此刻听不出我的声音吗？最可敬的老先生。请您仔细的听一下吧。

博拉班修 你到底是谁？我听不出你的声音，你怎么敢来骚扰我！

洛德里哥 我的名字是洛德里哥。

博拉班修 难道我没告诉过你不要在我的门前走动吗，真是讨厌！现在你吃饱了饭，而且还喝醉了酒，疯疯癫癫，不怀好意，又要来扰乱我的安静了。但事实上我已经老老实实、明明白白对你说过我一辈子绝对不会把女儿嫁给像你这样的人。那么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这个混蛋。

洛德里哥 先生，先生，先生！我的好先生，难道你不愿听我说吗？

博拉班修 要是你惹我发火，那么你就必须明白，我可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现在我只需要略微拿出一点力量来，凭着我现在的地位，那么你就要叫苦不迭了。所以你最好想清楚。

洛德里哥 好先生，不要生气。请您千万不要生气。

博拉班修 这儿是威尼斯，你都满嘴说什么有贼没有贼？我的屋子并不是一座偏僻的独家的田庄。

洛德里哥 我真是来这里诚心诚意地通知您的，我最尊严的博拉班修先生。

衣阿古 嘿，先生，您一定是把我们全都当作了坏人，所以也就把我们的好心一起全都做了坏人的恶意，而您也是那种因为魔鬼叫他敬奉上帝而把上帝丢在一旁的人。也许您真的宁愿让您的女儿去嫁给一头黑马是吗？然后再给您生下一些马子马孙，攀一些马亲马眷。

博拉班修 你竟敢这样胡说八道？你是个什么混账东西，难道你不想要你的命了吗？

衣阿古 先生，也许您还不知道吧？！您的女儿现在正在跟那摩尔人干那件禽兽一样的勾当哩。而我是一个特意赶来告诉您一个消息的人。您却要这般对待我，所以您肯定会后悔的。

博拉班修 你是个混蛋！

衣阿古 而您是一位——元老呢。

博拉班修 洛德里哥，我认识你，你最好留点儿神吧。如果你依然还是要一再地惹恼我的话！

洛德里哥 不过请您允许我说一句话。先生，我愿意负一切责任；但是，要是您女儿因为得到您的明智的同意，所以才会在这样更深人静的午夜，让一个下贱的谁都可以雇用的船夫，并且在她的身边并没有一个人忠诚的人保护的情况下，把她载到一个贪淫的摩尔人的粗野的怀抱里——而也许您对于这件事情不但知道，而且默许——那么照我看来，我想您至少已经给了她一部分的同意——那么像我们这样的人就的确是非常放肆、非常之冒昧了，而相反的假如您果然不知道这件事，您就确实不应该对我们恶声相向。从礼貌上来说，难道您觉得我会这样一点不懂规矩，竟然敢来这样公开的戏侮一位像您这样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长者吗？请让我再说一句，假如要是您女儿把她的责任、美貌、智慧和全部的财产，全部交到了一个到处为家、四处漂泊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浪的异邦人的身上，并且还从未得到过您的许可，那么她的确已经干下了一件重大的罪行了。要是她现在好好地她的房间里或是在您的宅子里，当然您现在最好立刻去调查一个明白，那么是我深夜打扰了您，当然您可以按照国法惩办我。并且无论怎样惩办我，我都心甘情愿。

博拉班修 喂，把我的仆人全部叫起来！点火来！给我一支蜡烛！这件事情它的极大的可能性已经重压在我的心头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可怕的恶梦一般，天呢！喂，拿火来！拿火来！（自上方下。）

衣阿古 如果我现在还不走，我就要出来跟这摩尔人作对证，所以再会了，我要少陪了——朋友，让我祝贺你吧，你就要成功了。因为那样将不大相宜，并且在我的地位上也很多不便——因为我自己非常明白无论他将要因此而受到什么谴责，塞甫路斯的战事正在非常紧张的进行，政府方面现在还不能就把他免职；因为情况还很紧急，必须马上派他前去，由于他们再也不可能去找到另外一个像奥瑟罗这样可以一下就统帅三军作战的将军来担此重任。因此为了事实上的必要，我不得不和他假意周旋，虽然现在我已经恨他恨得像地狱里所有的刑罚一样，而那些其实都只不过是面上的敷衍而已。过一会儿你等到他们全部都出来就要去找人的时候，你就带领着他们到马人旅馆去，我也肯定会在那边，同他在一起，记住是马人旅店。再见。（下。）

（博拉班修率众仆人持火把自上方下。）

博拉班修 也许她真的是去了；可是为何会有这样的祸事！难道在我这剩下的衰朽的余年！只有悲哀怨恨伴着。洛德里哥，——啊，不幸的孩子！——你说她跟那摩尔人在一起吗？——你能告诉我，你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看见她的，可是——你怎么能知道是她？——真的想不到，为什么她竟然会这样的对待我，谁还愿意做一个父亲！我！——再拿些蜡烛来！赶快去唤

醒我的所有的亲族！——你想他们现在有没有结婚？她对你怎么说？这可怜的孩子。

洛德里哥 说老实话，我想他们大概已经结了婚啦。

博拉班修 天哪！啊，骨肉的叛逆！她是怎么出去的？从此以后，做父亲的人啊，你们千万留心你们女儿的行动，再也不要轻易信任她们的心思。洛德里哥，也许在有的书上你曾读到过这一类的事情，世上有没有一种引诱青年少女失去贞操的邪术？

洛德里哥 是的，我的确读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先生。

博拉班修 唉，说真的，现在我非常的后悔，后悔当初为什么不让你娶了我的女儿呢？快去叫我的兄弟来！洛德里哥，告诉我，你知道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把她和那摩尔人一起捉到？现在你们快去给我分头找寻！

洛德里哥 尊敬的博拉班修，我想如果您愿意多派几个得力的人手跟我一起前去，我想我们一定可以找的到他们的踪迹。

博拉班修 我一定要到这里的每一户人家去搜寻，那么请你带路。这里大部分的人家都在我的势力之下。喂，叫上几个巡夜的警吏一起去，并且再多带一些武器！如果找得到他们，我肯定要好好重谢你的辛苦。我亲爱的洛德里哥。（同下。）

第二场 另一街道

（奥瑟罗、衣阿古及侍从等持火把上。）

衣阿古 正是由于我缺少作恶的本能，所以往往我的良心迫使我不能去做那些我所要做的事，虽然我以前在战场上也曾杀过不少的人，可是对于我而言总觉得有意杀人是违反良心的；事实上确实已经有好多次我想要把我的剑从他的肋骨下刺进去。

奥瑟罗 请你还是对他说去吧。

衣阿古 他毁坏您的名誉，他不停的在那里，唠哩唠叨地讲出了许多男人难以置信的卑鄙下流的难听话。像我这样一个不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宽容的家伙实在是制止不了发自内心的怒火。您和美丽的苔丝狄孟娜究竟有没有完婚？现在我不得不请问主帅，要知道这位元老在这片土地上是深得人心的，他的潜在势力也许比这里公爵的势力还要大上一倍；所以您要注意，我想他一定会拆散你们现在的姻缘，并且一定会运用法律的力量来给您种种压迫和伤害。

奥瑟罗 正是由于我对这片土地上所有贵族们立下的功劳，所以我是绝对有把握可以驳倒他对我们的控诉。所以任由他怎样发泄他的愤恨吧；这世上所有的人都还没有知道——如果说夸讲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一种很荣耀的事情，我就要到处宣布——我是高贵的后裔，而我有最充分的资格，来享受现如今我得到的最值得别人骄傲的一切幸运。让我来告诉你吧，衣阿古，如果不是因为我深深地恋爱着这世上最温柔、美丽的苔丝狄孟娜，那么无论如何我是不愿意放弃那本来属于我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来俯就家室的羁缚的，即使给我大海中所有的珍宝。从那边过来，并且高举着火把的那些人，是什么人？衣阿古，你快瞧瞧。

衣阿古 主帅我想您还是进去躲一躲吧。好像是苔丝狄孟娜的父亲带着他的亲友来找您了。

奥瑟罗 不，我是一定要让他们看得到我的人；我的地位和我的清白的人格可以为我表明一切。是不是他们？

衣阿古 我想不是，我可以凭哲奴斯发誓。

（凯希奥及若干吏役持火把上。）

奥瑟罗 晚安，我亲爱的各位朋友！请问有什么消息要带给我吗？噢，原来是公爵手下的人，还有我的副将。

凯希奥 主帅，请您立刻就过去，公爵在向您致意，因为他很着急。

奥瑟罗 你知道是为了什么事？为什么要公爵这样着急。

凯希奥 照我猜想看来，大概是塞甫路斯方面出现了什么紧急的情况，而且看样子很是紧急。据我所知战船上已经差不多连

续不断派了十二个使者赶来告急；就在这一个晚上，现在许多元老们也都从睡梦中被人叫醒，现在可能已经在公爵府里面集合了。因为您不在家里，所以元老院派了三队人出来分头寻访。他们正在到处找您，并且希望您知道后可以马上赶去

奥瑟罗 请稍等让我到这儿屋子里去说一句话，然后我会马上就来跟你同去。愿上天保佑，幸好在这里被你找到了。（下。）

凯希奥 那不是旗手吗？他到这儿来有什么事？

衣阿古 你有所不知，他今天夜里登上了一艘陆地上的大船；不瞒你说，现在只要有人能够证明那是一件合法的战利品，那么，从此以后主帅他就可以快乐的成家立业了，并且他将要享一辈子福了。

凯希奥 我并不是很明白你所说的话。

衣阿古 傻瓜，那就是说他现在已经结婚了。

凯希奥 是真的吗？！那么新娘是谁！你快告诉我。

（奥瑟罗重上。）

衣阿古 呢，你真是，就是——来，主帅，我们走吧。

奥瑟罗 好，我跟你一起去。

凯希奥 你瞧，主帅，又有一队人来找您了。这回我却不知道是些什么人。

衣阿古 主帅，请您留心点儿，那是博拉班修。而且在我看来他来是不怀好意的。

（博拉班修、洛德里哥及吏役等持火把与武士齐上。）

奥瑟罗 喂！站住！

洛德里哥 没错，这就是那摩尔人。博拉班修先生。

博拉班修 （双方拔剑。）你这个卑鄙小人，来，现在让我们来比个高下。

衣阿古 你，洛德里哥！我一定要杀死你。

奥瑟罗 这些锋利的宝剑，如果沾上露水那么就一定会生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所以请收起你们明晃晃的剑，以免使它生锈。老先生，何必动用您的武器呢？要知道像您这么年高德劭的人，难道说还有什么话不能够直接说出来命令我们吗？

博拉班修 啊，那么请你告诉我，你到底把我的女儿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这个阴险的恶贼。你这下贱的人，难道你就从来都不想想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居然胆敢使用魔鬼的妖法将她诱惑，我们只要根据正常情理判断，就像苔斯狄孟娜这样一个年轻美丽、娇生惯养的姑娘，在我们的国家里有多少个年轻、富有、有权有势的富家少爷她都看不上眼，现在如果不是因为中了魔法，她又怎么能够做出这种不怕人家的笑话，背着尊亲投奔到你这个丑恶的黑鬼的怀里的事情？那还不早把她吓坏了，还有什么乐趣可言！所以显而易见一定是由于你用邪恶的符咒引诱她的娇弱的心灵，所有明理的世人都可以替我做出判断，一定是你用恶魔的药饵丹方将她的知觉迷惑；所以我一定要在法庭上叫大家评一评理，因为这种事情是很可能的。现在大家一定要将他抓住，如果他要是敢做出反抗，那么就立刻用你们手中的武器将他迅速制服。要知道我现在就要逮捕你；并以妨害风化、行使邪术定你的罪名。

奥瑟罗 我要是想打架，我自己会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动手？所以请求所有的我，我是说我请求所有不论是帮助我的、还是反对我的朋友，现在请你们全都放下你们的手，尊敬的先生。那么请您告诉我您究竟要我到什么地方去——答复您对我所提出的控诉。

博拉班修 你只能到监牢里去，然后等法庭上传唤你的时候你再开口。

奥瑟罗 但是如果这样我怎么答复公爵呢？如果我听从您的话去了，而公爵的使者，他现在就正站在我的身旁。等候着带我去见他，因为有紧急的公事在等着我。

吏役 是的，大人，我相信他现在也一定已经派了使者前去您家里请您了。公爵正在举行会议。

博拉班修 怎么！开心了吧！将他一带去，难道公爵现在要举行会议！在这样夜深的时候！今天我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也绝对不是一件无聊的小事，如果公爵和我的同僚们听见了这个消息，我想他们一定会感到这种侮辱简直就像加在他们自己身上一般。如果对于这样的行为，他们可以置之不问。那么奴隶和异教徒都要来主持我们的国政了。（同下。）

第三场 议事厅

（公爵及众元老围桌而坐；吏役等待侍候）

公爵 真是令人难于置信，这些消息彼此分歧。

元老甲 因为在给我的信上，报告说发现的船只只有一百零七艘。我想这些消息它们确是参差不一。

公爵 但是我的信上说是一百四十艘成舰。那么这些数字究竟是怎么回事？

元老乙 不过各位大人，虽然所有的信报上关于船支数目各不相同，但是我想一定是因为它都是根据估计所得的结果，所以结果就难免多少有些出入，而我的信上又说是二百艘。但是不管怎么说所有的信报确实都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现在的确是有一支土耳其舰队现在正在向塞浦路斯岛进发。这的确是事实。

公爵 嗯，不过即使消息不尽正确，我也并不能够就此而放心；因为这种事情的确很有可能，大体上总是有根据的，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现在不得不为此而担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戒备。

水手 （在内）喂！喂！喂！有人吗？

吏役 一个从船上来的使者。

（一水手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公爵 什么事？

水手 安哲鲁大人叫我现在来此禀告殿下，塞甫路斯岛情况紧急，土耳其人现在已经调集舰队，他们正在向罗得斯岛进发。所以请大人派兵支援。

公爵 对于这一个大的变动请问大家都有什么意见？那么现在请马上提出来，我们必须马上得出结果。

元老甲 我想这是不会有的事，因为照常识判断看来，土耳其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想转移我们目标，而这只是他们的一种诡计而已。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只要想一想，便可以知道塞甫路斯岛对于土耳其人的重要性，远在罗得斯岛以上，而且因为塞甫路斯岛整个岛的防范相对比较空虚，它并不像罗得斯岛那样上上下下都戒备森严，所以现在去攻击塞甫路斯岛相对要比攻击罗得斯岛容易得多。我们只要想到这一点，就可以断定土耳其人也是决不会那样愚笨，甘心舍本逐末，避轻就重，来进行这样一场毫无意义的冒险。

公爵 嗯，这是可以断定的，土耳其人真正想攻击的目标决对不会是罗得斯岛。但是……

吏役 又有消息来了。

（一使者上。）

使者 公爵和各位大人，我们现在已经得知正在向罗得斯岛驶去的土耳其舰队，已经和另外一支殿后的舰队会合了。并且现在他们正在充做后备，所以请各位大人速做决策。

元老甲 嗯，那么照你猜想来看，一共有多少船只？噢，这一切果然符合我的预料。

使者 因为它们现在已经全部回过头来，所以我估计大概有三十艘左右，而且显然是要开向塞甫路斯岛去的。蒙塔诺大人，您的忠实英勇的仆人，现在正在本着他应尽的职责，而且正是他派我来向您报告这个你一定可以相信的消息。请毋疑。

公爵 玛克斯·勒西可斯不在威尼斯吗？噢，那么，我想现在他一定是到塞甫路斯岛去了。

元老甲 他现在到佛罗伦萨去了。

公爵 现在马上替我写一封十万火急的信给他。急速送去。

元老甲 看啊，博拉班修和那勇敢的摩尔人来了。真是太好了。

（博拉班修、奥瑟罗、衣阿古、洛德里哥及吏役等上。）

公爵 请原谅，我们现在不得不立刻派你代我们去和我们共同的敌人——土耳其人作战。英勇的奥瑟罗，（向博拉班修）非常欢迎，高贵的博拉班修。请原谅，我刚才没有看见你。事实上我们今晚的确正需要你的指教和帮助呢。土耳其人再次挑起事端。

博拉班修 殿下，请您原谅，我也同样需要您的指教和帮助。不过我并不是因为职责所在，而且也不是因为听到了什么有关国家安危的大事，而从床上惊起？因为我个人的悲哀是那么的沉重，它现在是可以压倒一切。把其余的忧虑一并吞没了。所以现在国家的安危已不能引起我的注意，殿下，现在请你一定要为我做出公证的评判。

公爵 啊，怎么了，究竟是为了什么事？亲爱的博拉班修大人。

博拉班修 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

公爵众元老 难道你的女儿她死了吗？

博拉班修 嗯，现在她已经被恶人所侮辱，那个卑鄙小人竟然把她用魔法从我家拐走，用江湖骗子的符咒药物引诱她堕落；而现实中如果说不是因为中了恶魔的魔法之诱惑。一个没有残疾、眼睛明亮并且理智健全的人，决不会犯这样荒谬的错误的。她对于我，是死了。

公爵 你都可以根据无情的法律，照你自己的解释给他应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严刑；即使这个魔鬼是我的亲生儿子，你也同样可以使用公正的法律向他进行控诉。如果现在胆敢有人竟然使用这样邪恶的恶魔的手段来引诱你善良的女儿，并使她丧失了自己的本性，使你丧失了她，那么无论他是什么人都应受到惩罚。

博拉班修 那个卑鄙的有罪的小人，现在就在这儿，所以感谢殿下。因为他就是这个摩尔人；不过眼下好像您有重要的公事召他来的。

公爵 众元老，那我们就真的抱歉得很。博拉班修大人，你有所不知，眼下我们正需要奥塞罗。

公爵 （向奥瑟罗）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有什么话要分辩吗？英勇的奥塞罗。

博拉班修 事情就是这样。无话可说。

奥瑟罗 我的尊贵贤良的主人们，威严无比、德高望重的各位大人，的确是我把尊敬的博拉班修老人的可爱的女儿带走了，这是完全真实的，我的最大的罪状仅止于此，那就是现在我已经和她结婚了。而别的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我一点不懂得那些温文尔雅的辞令，确实语言是粗鲁的，因为自从我这双手臂长了七岁的臂力以后，直到最近这九个月以前，我这双手臂它们一直都在战场上面对敌人发挥着它们的本领，而我自己除了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以外，对于这一个广大的世界，几乎可以说我对这些是一无所知，所以我也不能用什么动人的字句为我自己辩护。可是现在我可以向你们讲述一段完整而真挚、绝对没有欺骗的只是关于我的恋爱的全部经过的故事，如果你们要是愿意耐心听我说下去，让我来告诉你们我用什么药物、什么符咒、什么驱神役鬼的手段、什么神秘玄妙的魔法，拐骗走了这位大人心爱的女儿，而一切正是他所控诉我的罪名。

博拉班修 她是一个素来胆小的女孩子，有时甚至于只要她在心里只是稍微的动用了一点感情，便会因此而感到满脸羞愧，

苔斯狄孟娜的生性是那么幽雅贞静，像她这样的性格，像她这样的年龄，去跟随着一个也许她看着都会感到异常害怕的人，并且与之发生恋爱！现在竟会不顾国族的畛域，把名誉和一切作为牺牲，假如有人说，像这样一个完美可爱的人竟然会做出这样，有损家门的事、不近情理的事，那这个人的判断可太荒谬了；因此怎么也得查究，我断定他一定曾经用烈性的药饵或是邪术炼成的毒剂麻醉了她的血液。否则，究竟是在这里使用了一种什么样的诡计阴谋，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公爵 博拉班修大人，我觉得如果单单靠着这些表面上的猜测和莫须有的武断，是不能使人信服的。除非有更多的明显的证据。

元老甲 请你告诉大家，你说说你究竟有没有使用过不正当的阴谋诡计来诱惑这样一位美丽善良的小姐，或是用强暴的手段强迫她服从你，再或者，奥瑟罗，你是正大光明地对她披肝沥胆，达到你的求爱的目的？

奥瑟罗 我是否可以请求各位尊敬的大人们，差一个人到马人旅馆去把这位小姐接来，我想让美丽的苔斯狄孟娜当着她父亲的面、亲自来告诉你们，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如果听完了她的述说，你仍就认为我还是有罪的，你们不但可以撤销你们对我的信任，并且你们可以把我判处死刑。你们还可以解除所有你们现在给我的职权。

公爵 赶快派人去马人旅馆去把苔斯狄孟娜带来。

奥瑟罗 你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大旗手，请你带着他们现在去把她找来。（衣阿古及吏役等下）现在请各位尊敬的大人，允许我像对天忏悔我的血肉罪恶一样，把我怎样得到这位美人的爱情和她怎样得到我的爱情的经过情形，忠实地向各位陈诉。并且就在我心爱的、美丽的苔斯狄孟娜还没有赶来之前。

公爵 说吧，奥瑟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奥瑟罗 以前我常常被请到她家里，那是因为她有一个非常看重我的父亲，而在每次谈话的时候，他的父亲便总是问到我过去的历史，他非常喜欢听我仔细地讲我所经历的一年又一年的各次战役，所以我把每次围城和意外的遭遇都讲给他听，从我的童年时代直到他叫我讲述的时候为止，所以我就常常把我这一生所有的事实都讲出来，一字不错原原本本地说出来，说过最可怕的灾祸，我曾经在傲慢的敌人手中被俘为奴隶，在海上和陆上的各种非凡惊人的遭遇，间不容发的脱险，和遇赎脱身的经过，当然我也曾讲过一些奇异的事情，以及旅途中的种种见闻；在那些广大的岩窟、荒凉的沙漠、突兀的崖嶂、巍峨的峰岭；比如我曾遇到过一些彼此相食的野蛮的部落，还有在肩下长着头的化外异民，所有的这些都是我的谈话的题目。而可爱的苔斯狄孟娜对于这种故事，总是能够出神倾听；而且有时就算是她迫不得已为了家庭中的事务，必须要离座而起，可是她总是尽力把事情赶紧办好，再回来孜孜不倦地把我所讲的每一个字都听了进去。我注意到她这种情形，终于有一天从她的嘴里她向我透露出了一个她真诚的心愿，而那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因为平日每回都不能够完全，每回听到的都只是一鳞半爪、残缺不全的片段。所以她希望我能够把我的一生经历，再一次完完全全的对她进行一次详细的复述。而我答应了她的要求；可是当我讲到我在少年时代所遭逢的不幸的打击的时候，善良的苔斯狄孟娜便经常陪着我的故事落泪。她用无数的叹息酬劳我；她发誓说，那是非常奇异而悲惨的；我的故事讲完以后，她甚至告诉我说她希望她宁可从没听到过这段故事，因为她觉的那些故事真的是太可怕了。可是又希望上天为她造下这样一个男子。她希望这个男子来做她的丈夫，她向我道谢，而正是因为我听到这一个暗示，所以我才敢大胆地向美丽的苔斯狄孟娜吐露出我真诚的求婚念头。对我说，要是我有一个朋友现在爱上了她，我只要教他怎样讲述我的故事，就一定

可以得到她的爱情。而现在她之所以深爱着我，是因为过去的我曾经历的各种各样的磨难，我想这就是我的唯一的妖术。而我也正是为了她对我所抱的同情而爱她，现在我亲爱的苔斯狄孟娜已经来了，请她来为我作证吧！

（苔斯狄孟娜、衣阿古及吏役等上。）

公爵 噢，天哪！我正在想我的女儿也一定会着迷的，如果她现在也能够听到像这样的故事。刀剑虽钝，比起赤手无寸铁来，总是略胜一筹。博拉班修，既然现在木已成舟，你就不必太懊恼了。

博拉班修 如果我的苔斯狄孟娜自己也承认了她确实本来也有爱慕他的意思，而我却还要归咎于他，那样就只能让我不得好死吧。请殿下听她说，过来吧，我亲爱的好姑娘，那么现在谁是你所最应该服从的，现在你仔细看看这在座的济济众人之间。

苔斯狄孟娜 我的尊贵的父亲，我在这里所看到的，其实是我的分开的义务：对您来说，正是因为您给我的生命和教养才使我明白我应该怎样敬重您；因为如果没有你，我就不会有机会享受到生养教育的大恩；您始终是最深爱的父亲和严君，而我从始至终都是您的女儿。可是这儿是我的丈夫，正像我的母亲对您克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也应该有权利向这位摩尔人，去尽一些我理应尽的名分，因为此时他正是我的夫主。所以我现在就必须把他要看的比我的亲生父亲还要更重要一些。

博拉班修 现在我想我没有话说了。但愿上帝和你同在！殿下，请您继续处理国家的要务吧。好吧，事到如今，过来，摩尔人，现在我情愿自己从未生养过一个孩子，而是我情愿去抚养一个义子。那么现在我就要用我的全部诚心，把她给了你；假如不是因为你还已经得到了她，我一定不会让她到你手里，我很高兴我没有别的儿女，否则为了你的缘故，宝贝，因为你的私奔，也许将会使我整个人从此变成一个虐待儿女的粗野的暴君，给他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手脚加上镣铐。而现在我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尊敬的殿下。

公爵 请让我现在说几句话给你听听，让我设身处地的帮助这一对恋人，因为我想使他们能够讨得你的欢心。

恶运临头，眼看希望幻灭。

无可挽回，何必满腹牢愁？

无可挽回，何必满腹牢愁？

为了既成的灾祸而痛苦，

徒然招惹出更多的灾祸。

既不能和命运争强斗胜，

不如还是安心忍耐，付之一笑。

那些聪明人遭盗窃时毫不介意；

而如果你痛哭流涕反而伤害自己。

博拉班修 那么让敌人夺去我们的海岛，

我们同样可以付之一笑。

那感激法官仁慈的囚犯，

他可以忘却刑罚的苦难；

倘然他怨恨那判决太重，

他就要忍受加倍的惨痛。

种种解释虽能给人慰藉，

它们也会格外添人悲伤；

可是空言毕竟无补实际，

好听的话儿怎送进心底？

请殿下继续进行原来的公事吧。

公爵 奥瑟罗，我想你应该是十分清楚那岛上一切的实力，现在土耳其人正在向塞浦路斯大举进犯；虽然我们派在那边代理总督职务的，是一个公认为很有能力的人，但谁都不能不尊重大家的意思，现在大家都一至认为一定要由你去负责镇守塞浦路斯岛才可以万无一失，所以不得不辛苦你去跑这一趟了。但是这样会打

扰你新婚的快乐。

奥瑟罗 我已习惯的暴力已经使我把冷酷无情的战场当作我的温软的眠床，而且每回面对艰难和困苦，我总是能够挺身而出。所以各位尊严的元老们，我愿意接受你们的命令，去和土耳其人作战；可是请求各位大人们，能够为我心爱的妻子安排一个非常适当的安置。请你们能够按照她的身份，为她提供所有一切日常的需要，念在我为国家尽心出力。

公爵 奥塞罗，也许我们可以让她这段时间先住在她父亲的家里。当然，我是说如果你同意的话。

博拉班修 不，我不愿意收留她。殿下。

奥瑟罗 我也不能同意。殿下。

苔斯狄孟娜 我不愿意让他每天都看见我的生活。是的，我也不愿住在父亲的家里，最仁慈的公爵，如果您愿意俯听我的陈请，那么就请让我的卑微的衷忱能够从此得到您大度的谅解和无私的帮助。

公爵 苔斯狄孟娜，请问现在你还有什么请求。不如请现在都讲出来吧！

苔斯狄孟娜 因为我爱这摩尔人，所以我不顾一切去跟命运对抗的行动，现在已完全可以代替我向世人宣布，之所以我愿意和他过共同的生活，因为我是先认识了他那颗高贵的心灵，然后才去认识他那伟岸英俊的仪表。而我的心灵完全是被他的高贵的德性所征服；所以我已经把我的灵魂和命运都呈献给他了。我不能让他自己一个人千里迢迢地出征，而我自己则遗留在安全的后方，过着像蜉蝣一般的生活，如果这样，也许我将会因为不能够朝夕侍奉他，而在铭心刻骨的离情别绪中度日如年了。所以各位尊敬的大人，现在请你们允许我同他一起去吧。

奥瑟罗 各位尊敬的大人，万能的上帝可以为我作证，我所以向你们这样请求，并不是为了贪尝人生的甜头，也不是为了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足我自己的欲望，因为所有从前曾经属于过我的青春的热情现在对我而言都已成为过去了。那么现在请你们允许了她吧，而我这样做的唯一动机，其实只是不忍心看到她失望的眼神。所以请你们千万不要抱着那样的思想，不要以为她跟我在一起，会因为爱情而使我懈怠了你们所付托给我的重大的使命。不，不会的，如果长着翅膀的小爱神的风流解数，可以蒙蔽了我的灵明的理智，而使得我因为贪恋欢娱而误了与我们的公敌土耳其作战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就让所有的主妇把我的战盔当作水罐，让一切的污名都丛集于我的一身吧！

公爵 事情很是紧急，而你现在必须立刻出发。至于说关于苔斯狄孟娜斯究竟是否要同你一起，这件事情，你们有充分的自由，所以自己去决定吧！

元老甲 今天晚上你就得动身。并且要迅速！

奥瑟罗 很好。

公爵 奥瑟罗，我想你现在还必须留下一个你信任的副手在这儿，等到将来政府的委任状下来好由他转交给你；那么，明天早上九点钟，我们还必须要在这儿聚会一次，可以叫他把训令传达给你，不管我们以后还有什么不同的决定。

奥瑟罗 殿下，我的旗手官是一个很适当的人物，而且我认为他的为人是非常忠实可靠的，同时我也要请他负责保护我的妻子一起随后到达。要是此外还有什么必须寄给我的物件，那么就请大人也一并交给他，由他带给我。

公爵 很好。各位晚安！（向博拉班修）倘然有德必有貌，那么我想说你这位女婿虽然长得黑，远不如说他长得美。尊贵的先生。

元老甲 好好看顾苔斯狄孟娜。那么，再会吧。勇敢的摩尔人。

博拉班修 你要知道她已经愚弄了她的父亲，所以也许有一

天她也会把你愚弄。(公爵、众元老、吏役等同下。)所以，摩尔人，你最好留心看着她，千万不要视而不见。

奥瑟罗 正直的衣阿古，现在，我必须要把我心爱的苔斯狄孟娜全全托付给你了。所以请你叫你的妻子当心照料她；待到方便可以走的时候，就烦你护送她们起程。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生命来保证她的忠实，来，我最亲爱的苔斯狄孟娜，我想现在我只有一小时的工夫和你诉说衷情，料理庶事了。我们必须服从环境的支配。(奥瑟罗、苔斯狄孟娜同下。)

洛德里哥 衣阿古！

衣阿古 好人儿？你怎么说。

洛德里哥 你想我该怎么办？我简直快疯了。

衣阿古 上床睡觉去吧。不然怎么样。

洛德里哥 我立刻就投水去淹死我自己，我伤心透了。

衣阿古 嘿，你这傻大少爷！好，要是现在你投了水，那么从今往后我就不会再喜欢你了。

洛德里哥 倘若是现在一死便可以了去那些烦恼，那么我真的还不如死了算了。如果活着这样受苦，傻瓜才愿意活下去。

衣阿古 啊，该死！我想我在这世上怎么说也经历过四七二十八个年头了，并且自从我能够辨别出这世上的利害以来，我从来不曾看见过什么人不知道怎样爱惜他自己。现在我宁愿能够变成一头猴子，要是我也会为了爱上一个美人儿的缘故而投水自杀。

洛德里哥 可是我没有力量把它补救过来呀。所以我究竟该怎么办？我也不得不承认像我这样的痴心实在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衣阿古 废话！力量全在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如果我们的意志是这座花园里的园丁，那么请你想想，如果我们的身体本身就好像是一座花园，那么不论我们插荨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种莴苣，栽下牛膝草、百里香，或者把全园种得百花齐放，哪怕只是让它荒废不治也好，把它辛勤耕垦也好，或者用心来单独去培植一种草木，这其中所有的权力都在于我们自己的意志。要是我们的生命之中，如果理智和情欲不能保持平衡，那么我想我们血肉的邪心就会引导我们到一个荒谬的结局；可现实是我们都是有理智的啊！可以冲淡我们汹涌的热情，肉体的刺激和奔放的淫欲；我认为现在你所认为的“爱情”，它说起来也只不过是那样的一样东西罢了。

洛德里哥 不，那不是。你不了解爱情。

衣阿古 那不过是在意志的默许之下一阵情欲的冲动而已。噢！算了吧，洛德里哥，现在请你去做一个真正的汉子吧！算了，你居然还想投水自杀。那么还不如去捉几只大猫小狗扔在水里吧？我承认我对你的友谊绝对是用不可摧折的、坚韧的缆索联结而来的；并且我曾经声明我是你的朋友。而现在也正是我应该为你出力的时候。准备好你的银钱把它放到你的口袋里吧。现在跟他们出征去；然后装上一脸假胡子，让它改变你本来的面目——我说，赶快准备好你的银钱并将它放在你的钱袋里吧！——苔斯狄孟娜爱那摩尔人决不会长久——他也不会长久爱她。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感情的破裂一定会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她一开始就把他爱得这样热烈，你只要把银钱放在你的钱袋里。把你的钱袋装满了钱——也许你还不知道吧，其实他们这些摩尔人真的是很容易变心，所以你别以为现在他吃的是像皂菜一样美味的食物，但是也许不久便要变得像苦瓜一样涩口了。她已经厌倦了，所以，她一定会变心的，当他的肉体使她餍足了以后，她很快就会觉悟到她曾经的那些选择是错误的。她绝对是非换不可的，她必须换换口味，所以把银钱放在你的钱袋里。尽你的力量搜括一些钱。现在如果你依然一定要去寻死，那么你还是想一个比投水巧妙一点的死法。现在如果愿意依照着我的计谋连同魔鬼们的奸

诈，一起来破坏这一个走江湖的蛮子和这一个狡猾的威尼斯女人之间的脆弱的盟誓，我想这还应该不算是一件很难的事。那么你一定可以享受她——所以快去设法弄些钱来吧。难道说你宁可因为追求你的快乐而被人吊死，而在你投水自杀去死之前，难道不愿意亲吻一下苔斯狄孟娜的香甜的嘴唇。啊！天呢，投水自杀，那是些什么事，所以那些话从此以后根本就不必再提。

洛德里哥 那么我想，亲爱的朋友，你一定会尽力帮助我达到我的愿望吗？如果我可以指望着这样的好事。

衣阿古 去，弄一些钱来。亲爱的先生，你现在完全可以信任我。我常常对你说，并且一次一次反复告诉你，我恨那摩尔人；现在同样你也对这个摩尔人抱着同样深刻的仇恨。让我们同心协力向他复仇；而我的怨毒蓄积在心头，只要是你能够亲自给他戴上一顶绿头巾，你固然是如愿以偿，我也可以拍手称快。去，预备好你的钱。无数人事的变化孕育在时间的胚胎里，所以此刻让我们静静地等着看吧。让我们明天再好好谈这件事吧。再见。

洛德里哥 明天早上我们在什么地方会面？天呢！我想我现在简直已经迫不急待了。

衣阿古 那么好吧！不如就在我的寓所里见吧！

洛德里哥 我一早就会来看你，请等着我。

衣阿古 好，再会。你听见吗，洛德里哥？那么好吧！再见，明天见。

洛德里哥 你说什么？

衣阿古 你听见没有？以后别在我面前再提什么要去投水自杀的傻话了。

洛德里哥 现在我要先去把属于我名下的田地拿出去一一变卖了。我想我已经变了一个人了。

衣阿古 好，再会！多往你的钱袋里放些钱。（洛德里哥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总可以让这种傻瓜掏出钱来给我花用；如果我不是为了自己赚些钱，如果我不是打算占些便宜，那我又何必去浪费时间去跟这样一个呆子周旋呢？那才冤枉哩，那么我还能算得什么有见识的人。有人说他和我的妻子私通，虽然我还不能肯定的知道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但是我恨那摩尔人，可是在这种事情上，我也要把它当作实有其事一样看待。就算他只不过是怀疑，称着现在他对我是怀有极大好感，这样可以使我在对他实行我的计策的时候格外方便一些。让我想想看，凯希奥是一个俊美的男子；需要使用什么样的计谋才能夺到他的位置，实现我的一举两得的阴谋，怎么办？让我看，不如等过了一些时候，让我在奥瑟罗的耳边捏造一些鬼话，比如说凯希奥跟他的妻子看上去太亲热了；他长得漂亮，性情又温和，天生一种媚惑妇人的魔力，像他这种人很容易引起疑心的。因为那摩尔人倒确实是一个非常坦白爽直的人，我可以牵着他的鼻子像一头驴子一般牵着鼻子跑。任由我摆布，他常常会因为只看到人家在表面上所装出的一副忠厚诚实的样子，就会因此断定人家一定是个好人。有了！我已经想好了一个阴险的计策了。地狱和黑夜现在正酝酿成这空前的罪恶，所以现在它必须要向世界显露它的面目。（下。）

第二幕

第一场 塞甫路斯岛海口一市镇。码头附近的广场

（蒙塔诺及二军官上。）

蒙塔诺 你看见海里有什么船只没有？现在请你从那边的海岬望过去。

军官甲 海上的波浪现在很高，简直在海天之间，确实连一艘船的船帆都不曾看见，一点也望不见。

蒙塔诺 从来不曾有这么大的暴风摇撼过我们的雉堞。天呢，在陆地居然这风也能吹的如此厉害。如果它在海上也这么猖狂，那么，有哪一艘橡树造成的船身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支持得住山一样的巨涛迎头倒下？真是不知道我们将要从这样一场暴风雨中，得到什么样的消息？而且这场暴风雨将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军官乙 你只要站在白沫飞溅的海岸上，那么你现在就可以看见咆哮的汹涛直冲云霄，还有那一排排被狂风卷起的怒浪奔腾而立，好像要把海水浇向光明的大熊星上，仿佛就要去熄灭那照耀北极的永古不息的斗宿一样。所以我想土耳其人的战舰队是一定要被这暴风浪给冲散了。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惊涛骇浪。

蒙塔诺 这样的风浪土耳其人肯定是抵御不了的。如果说土耳其人的战舰队不懂得找海港进去避风的话，所以我想现在他们一定都已经全部沉没了。

（另一军官上。）

军官丙 报告消息！土耳其人在遭受到这样一场巨大风暴突击之后，现在他们已经不得不放弃他们进攻的计划。所以咱们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战事已经结束了。现在正有一艘从威尼斯来的大船一路上看见他们的船只或沉或损坏，大部分零落不堪。我想他的计划一定不能实现了

蒙塔诺 啊！这是真的吗？但是怎么可能啊！不过这真的是太好了。

军官丙 是一艘维洛那造的船；那艘大船现在已经在这里进港了。但是那勇敢的摩尔人自己却还在海上，他是奉旨全权委任，到塞甫路斯这儿来的。迈克尔·凯希奥，这一定就是那勇武的摩尔人奥瑟罗的副将，他现在好像已经上岸来了。

蒙塔诺 这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总督。现在我真的是非常高兴！

军官丙 不过虽然这位凯希奥副将说起土耳其舰队的损失时，真是兴高采烈，不过他还祈祷着那摩尔人的安全，因为在这巨大的风浪中，他们也彼此失散了。所以现在他却是满脸愁容。

蒙塔诺 因为我曾经在他手下做过事，所以现在我十分清楚这位将军在治军用兵这方面，的确是一个大将之才。但愿这勇敢的摩尔将军可以平安无恙。那么走吧，现在让我们快点儿到海边去，一方面把我们的眼睛遥望到海天相接的远处，一起静静的盼候着勇敢的奥瑟罗。另一方面我们要看看新到的船舶。

军官丙 因为每一分钟都会有更多的人到来。所以，来，我们去吧。

（凯希奥上。）

凯希奥 你们这样褒奖我们的主帅。谢谢，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在

这座尚武的岛上的各位武士。啊！但愿上天能够帮助我的主帅

安全的战胜这巨大的风浪。因为我是在险恶的波涛之中和他失散的。

蒙塔诺 他的船靠得住吗？那船的构造可好吗？

凯希奥 船身很坚固，并且舵手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很有经验的人，所以我依然抱着非常大的希望在等待，坚定的等着它的到来。（内呼声：“一条船！一条船！一条船！”）

（一使者上。）

凯希奥 什么声音？噢！告诉我那是什么声音。

使者 海边站满了人。天啦！我想着不多久整个市的人都出来了。是他们一起在嚷嚷“一条船！一条船！”

凯希奥 天呢！此刻，我希望那就是我们新任的总督。（炮声。）

军官乙 即使不是总督，至少也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你听现在他们正在放礼炮了。

凯希奥 你现在马上就出去看看，然后马上回来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人来了。

军官乙 我就去。（下。）

蒙塔诺 可是，副将，请问你们主帅有没有结过婚？

凯希奥 他娶到了一位小姐，那是一位贤德的小姐。她的美貌才德，简直是可以胜得过这世上一切的形容和盛大的名誉；所以他现在所拥有的婚姻，实在是再幸福不过的了。我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句适当的言语可以充分表达她的天赋的优美。因为所有笔墨的赞美都还不能写尽她的好处。

（军官乙重上。）

凯希奥 啊！谁到来了？

军官乙 一个旗手官，名叫衣阿古。他是元帅手下的一名好旗手。

凯希奥 在这样汹涌的怒涛和咆哮的狂风里，他居然能一帆风顺的到了。所以看来即便是那些埋伏在海底、跟往来的船只作对的礁石沙碛，它们也让神圣而美丽动人的苔斯狄孟娜安然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过。似乎它们此时也突然能够懂得爱惜美人，收敛了它们凶恶的本性，也许都被美人所感动吧！

蒙塔诺 她是谁？

凯希奥 我们大帅的妻子。她就是我刚才向您说起过的。是勇敢的旗手衣阿古护送着她到这儿来的。真是想不到他们在路上竟然走得这么快，她们一定很顺利，并且比我们的预料还早几天。伟大的乔武啊，吹一口你大力的气息在他的船帆上，保佑奥瑟罗，能够让他船上那高大的桅樯很快地出现在这海港中，显现它的雄姿，使整个塞甫路斯充满兴奋！能够让他跳动着的一颗恋人的心去投进美丽的苔斯狄孟娜怀里，然后去重新燃烧我们，使我奄奄欲绝的精神振奋起来。

（苔斯狄孟娜、艾米利亚、衣阿古、洛德里哥及侍从等上。）

凯希奥 塞甫路斯人啊，向她下跪吧。啊！快看啊！船上的宝贵的珍宝已经到岸上来了。但愿天上的神灵能够在您前后左右周遭呵护保佑您。祝福您，夫人。

苔斯狄孟娜 英勇的凯希奥。谢谢您，可是，现在您是否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我丈夫的什么消息呢？

凯希奥 我只知道他安全的，但是他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到来，不过我想大概不久就会到来。

苔斯狄孟娜 啊！天啦！你们怎么会分散的呢？现在我很担心他。

凯希奥 大风和海水的猛烈激战使我们彼此失散。不过现在请您仔细听听，有船来了。（内呼声：“一条船！一条船！”炮声。）

军官乙 到来的也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向我们的城市鸣放礼炮呢？

凯希奥 那么您赶快前去探看。（军官乙下。向衣阿古）我亲爱的旗手，欢迎！（向艾米利亚）欢迎，嫂子！按照我的教养，

我就只能开上这么一个胆大的见面礼了。不过现在请你不要恼怒，好衣阿古，我现在总是得讲究个礼貌。（吻艾米利亚。）

衣阿古 我的老兄，如果她现在向你主动送上她的嘴唇，并且也像她向我主动送她的舌头一样，那么恐怕你就要叫苦不迭了。是不是，老兄？

苔斯狄孟娜 唉！她又不会多嘴。衣阿古，你真是的。

衣阿古 是的，以至于现在每次在我想睡觉的时候，却总是要被她吵得不得安宁。她太会多嘴了。不过，我却不得不再加上一句，她有些话是放在心里说的，所以在您夫人的面前，人家也许以为她不开口，其实她却在心里骂人。你可得要留神啊！

艾米利亚 你没有理由这样冤枉我。为什么你要这么说？

衣阿古 得啦，得啦，害人的时候，表面上把自己伪装得像上帝身边的圣徒一般，所以当人家冒犯了你们的时候，你们便活像恶魔；你们这些女人走到门外，就看起来像图画，不过一旦走进房去，就好像那些野猫一般。一上床却又十足像个忙碌的主妇。叫你们去管家时，你们只会一味胡闹。

苔斯狄孟娜 啊，衣阿古，啐！你这毁谤女人的家伙！别再胡说了。

衣阿古 不，你们下床来游戏，上床工作。我今天说的这些话可都是千真万确的呀！

艾米利亚 我想我再也不要你给我编什么赞美诗了。

衣阿古 好啊！好吧！那么现在你以后就再也不要让我编了。

苔斯狄孟娜 那么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个编法，如果要是叫你赞美我。

衣阿古 求你了，千万别叫我去做这件事。因为我的毛病，那就是要吹毛求疵的。除此之外我不会别的，求你了，好夫人。

斯狄孟娜 有人到港口去了吗？那么来试试看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衣阿古 是，夫人。

苔斯狄孟娜 来，你怎么赞美我？现在的我虽然心里愁闷，但是不管怎样姑且强作欢容。

衣阿古 可是夫人你瞧，我的诗情粘在我的脑壳里，我怕如果我用力一挤就会连同我的脑浆一起给挤出来。我正在想着呢；好吧，好吧，可是我的诗神现在好像正在难产呢！——有了——啊，现在我好不容易总算把孩子给养出来了！如果她要是既漂亮又智慧，那么就不会误用她的娇美。

苔斯狄孟娜 赞美得好！可是如果要是她虽然又黑又丑，但是却很聪明呢？

衣阿古 那么她一定会找到一位如意郎君。如果她要是虽黑丑却聪明？

苔斯狄孟娜 说的越来越不成话。

艾米利亚 假如要是美貌而愚笨呢？那又怎么样呢？！

衣阿古 一般来说，美女人决不是笨冬瓜，哪怕蠢煞也会抱个小娃娃。

苔斯狄孟娜 还有一种女人，她们又丑又笨，那么衣阿古，你还能够勉强赞美她几句吗？刚才这些都是在酒店里逗傻瓜们笑笑的古老的歪诗。

衣阿古 噢！那让我们别嫌她心肠笨相貌丑，关于女人的戏法她一样拿手。

苔斯狄孟娜 啊，为什么你要把最美好的赞美都给予了这种最坏的女人呢？真是岂有此理！可是——就连那种天生的坏蛋看见她这么好时，也会不由得对着上天发誓，说她的的确确是个全美的好女人——那么你又要怎么赞美她呢？如果是对于一个贤惠的女人。

衣阿古 她却从不骄傲，虽然她长的貌美。

她从不叫嚣，虽然她能说会道。

她从不妖艳，虽然她有的是钱。

她嘴里说“我要！”但却摆脱欲念。

她受人欺侮，想把仇报，

却把烦恼打消；情愿自己吃亏。

她不朝三暮四，她明白事理。

不拿鳕鱼头换鲑鱼翅；

她闭紧小嘴，但是却会动脑筋。

她头也不回；即便有人盯梢。

要是有这样的女娇娘——

苔斯狄孟娜 噢！好吧，你来告诉我，那么要她会有什么用呢？

衣阿古 去奶傻孩子，然后去记油盐账。

苔斯狄孟娜 啊，艾米利亚，不要听他的话，虽然他是你的丈夫。这可真是我所听到过的最蹩脚，最松劲的收梢了。衣阿古他难道不是一个粗俗的、胡说八道的家伙吗？对吗？凯希奥？

凯希奥 夫人，假如您要是能够把他当做一个军人的话，而并不把他当作一个文士，那么我想您就不会嫌他出言粗俗了。因为他说得很直爽。

衣阿古 嗯，交头接耳，好得很。（旁白）瞧他捏着她的手心。我可以捉住像凯希奥这样一只大苍蝇。而我只需要张开这么一个小小的网。我要叫你跌翻在你自己的礼貌中间。嗯，对她微笑，很好；——亲爱的先生，您说的真是太对了。正是正是。的确，正是那样。——如果你知道这种鬼殷勤会葬送你的前程，那么你还是不是要老是吻着你的三个指头，你还愿意一再表示你的绅士风度吗？这可真是绝妙的礼貌啊！很好；吻得不错！正是正是。又把你的手指放到你的嘴唇上去了吗？是的，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的。

（喇叭声）主帅来了！我听得出他的喇叭声音。那么现在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的手指头变做你的通肠管我才高兴呢。

凯希奥 确实的是他。一定是他。

苔斯狄孟娜 让我们去迎接他。快！

凯希奥 他来了。看呢！

（奥瑟罗及侍从等上。）

奥瑟罗 啊，我的娇美的战士！我最最想念的苔斯狄孟娜！

苔斯狄孟娜 我的亲爱的奥瑟罗！我真是太高兴了！

奥瑟罗 啊，我的心爱的人！那么尽管让狂风肆意地吹，把一切的死亡都吹醒了吧！现在能看见你平安的比我先到这里，这简直使我又惊又喜。要是每一次暴风雨之后，都会像今天这样有和煦的阳光。让那辛苦挣扎的船舶爬上一座座如山的高浪，就好像从高高的山峰上坠下幽深的地狱一般，那么，让它们一泻千丈地跌下来吧！因为我怕我的灵魂已经尝到了无上的欢乐，在我此生此世里，恐怕再也不会出现同样令我欣喜若狂的事情了。即使上帝要是我现在死去，我想那对于我来说也是最幸福的事。

苔斯狄孟娜 让我们的爱情和欢乐与日俱增！但愿上天眷顾。

奥瑟罗 现在的我简直已不能够充分说出我心头的快乐。阿门，慈悲的神明！因为有太多的欢喜憋住了我的呼吸。（吻苔斯狄孟娜）一个——再来一个——这便是两颗心儿间最大的冲突了。现在我实在是太快乐了。

衣阿古 （旁白）是啊，我想，很快我就可以用不动声色的手段，叫你们完全松了弦线走了音。虽然你们现在是琴瑟调和。

奥瑟罗 现在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们。朋友们；现在我们的战事已经结束，土耳其人已经全部在暴风雨中被淹死了。来，让我们到城堡里去。我的岛上的旧友，您好吗？！我亲爱的人，你在塞甫路斯将要受到众人的宠爱，我觉得这里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热情的。啊，亲爱的，我所以会说出这样忘形的话

来，我想今天我一定是太高兴了。我亲爱的好人衣阿古，请你现在去港口一趟好吗？把我的箱子搬到岸上。并且请你一定带那船长到城堡里来；因为他的才能非常叫人钦佩。你不知道他的确是个很好的家伙，来吧！亲爱的苔斯狄孟娜，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又在塞甫路斯岛团圆了。（除衣阿古、洛德里哥外均下。）

衣阿古 过来。你马上就到港口来会我。人家常说，真诚的爱情可以刺激懦夫，使他能够鼓舞起他以前从未有过的勇气；但是如果你果然有胆量，那么请听我说。第一我必须告诉你，凯希奥副将今晚将在卫舍守夜。而苔斯狄孟娜已经直截了当地跟他发生了恋爱。不管你信不信。

洛德里哥 那是不会有的事。怎么会跟他发生恋爱！

衣阿古 你这个傻瓜，你现在给我好好的听着，别再吵了，闭住你的嘴。她之所以能够一下爱他爱的那么热烈。你看她当初不过因为这摩尔人向她吹了些法螺，撒下了一些漫天的大谎，难道她会继续爱他，只是为了他的吹牛的本领吗？不要以为世上会有这样的事。你不是一个笨蛋，你很聪明。现如今她的视觉必须得到满足；而你仔细想想看，她从那张魔鬼般的脸上能够感到什么情趣，必须换一换新鲜的口味了。因为情欲在一阵兴奋过了以后会渐生厌倦的时候，只有这样才可以把那种麻木的感觉重新刺激醒来，而这种新鲜就必须要么是英俊漂亮的容貌，要么是年轻的生命力，或者是举止的风雅，这些都是这摩尔人所欠缺的；日子久了她就一定会觉得她把自己娇艳的青春给错了人，因为在这些必要的方面不能得到满足，而开始对这摩尔人由失望而憎恨，由憎恨而厌恶，这种情形是很自然而可能的；要是承认了这一点，她的天性就会令她再作第二次的选择。试问哪一个人比凯希奥更有享受这一种福分的便利？一个很会讲话的家伙，凯希奥居然会恬不知耻去装出一副殷勤而又文文雅雅的外表。为了达到他的秘密的淫邪的欲望，哼，在这方面到还真的是谁都比不上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哼，谁也比不上他！他一向都会像这样乘机取利，无孔不钻——钻得进钻不进他才不管呢。一个狡猾阴险的家伙，一个像魔鬼一样狡猾的家伙！而且，这家伙长得又漂亮，又年轻，我想他一定天生就是个害人的家伙。凡是可以使无知妇女醉心的条件，他无一不备。而现在这个女孩子已经把他勾上了。

洛德里哥 她是一位圣洁的女人。所以我不能相信。

衣阿古 如果当初她是真的圣洁，那么她就肯定不会去爱这个摩尔人了。他妈的圣洁！她喝的酒也是用葡萄酿成的；哼，圣洁！你没有看见吗？难道你刚才没有看到凯希奥抓着她的手吗？

洛德里哥 是的，我的确是看见了，但是我认为那样不过是出于礼貌罢了。

衣阿古 这一段意味深长的楔子，就包括无限淫情欲念的交流。但是那却可以举手为誓，因为这明明是奸淫，你难道没有看见，他们的嘴唇那么贴近，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呼吸简直都可以相互拥抱了。你要知道像这种表面上的亲热一旦有了开端，主要的好戏就会跟着上场，肉体的结合是必然的结果。该死的思想，洛德里哥！我特意把你从威尼斯带来，就在今天晚上你要去值班守夜，我会给你把命令弄来，不过老兄，现在你要依着我的话去做。凯希奥现在还是不认识你的；这是非常好的，我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看着你；今晚一但你见了凯希奥就立刻胡乱去找一些借口向他挑衅，或者高声辱骂，破坏他的军纪，无论用什么比较适当的方法。你随机应变吧！

洛德里哥 好。

衣阿古 老兄，他也许会向你动武，因为你要知道他是个性情暴躁、易于发怒的人；即使他不动武，你记住一定要激怒他让他和你打起架来；我就可以在塞甫路斯人中间煽动一场暴动，因为借着这一个理由，如果他们想要平息所有人的愤怒，现在我想除了把凯希奥解职以外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你的阻碍也

可以从此除去，这样你就可以在我的设计协助之下，尽早的来达到你所想要的愿望。否则如果这次失败的话，我想我们的事情就肯定是决无成功的希望了。

洛德里哥 只要我能够找到下手的机会，我愿意这样干。

衣阿古 非常好，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现在必须去把他要用的物件搬上岸来。那么，好，等会儿你在城门口等着见我。再会。

洛德里哥 再会。（下。）

衣阿古 她爱凯希奥，这是一件非常自然并且非常可能发生的事。而凯希奥爱她，这一点我是可以充分相信的；这摩尔人我虽然恨他，我想对于苔斯狄孟娜而言，奥瑟罗一定可以做一个最多情的丈夫。因为他的确有一副非常坚定、仁爱、正直的性格；讲到我自己，虽然也许我犯的罪名也并不轻一些儿，事实上我也非常爱她的。并不完全出于情欲的冲动——因为这有一半为要报复我的仇恨——因为我疑心这个好色的摩尔人也许已经跳上了我的位子。为要报复我的仇恨，什么都不能使我心满意足，因为这一种思想现在正像毒药一般无时不在腐蚀着我的肝肠。除非让我在他身上发泄这一口怨气；那么假使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也要叫这摩尔人心里长起根深蒂固的嫉妒来，现在世上还没有一种理智的药饵可以把它治好。我已经利用了洛德里哥这个威尼斯的瘟神做我的鹰犬，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现在我只要能够抓住我们那位迈克尔·凯希奥的把柄，要是他果然听我的吩咐，因为我疑心这个到处献殷勤的凯希奥副官，跟我的妻子也是有些暧昧的。所以我要在这摩尔人面前大大地诽谤他。方针已经决定，前途未可预料；所有阴谋的面目都只能等到最后下手时才会揭晓。这样我可以让这摩尔人感谢我、喜欢我、报答我，而事实上我其实叫他做了一头大大的愚蠢的驴子。用诡计捣乱他的和平和安宁，我一定要使他因为愤怒而发疯。（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第二场 街道

（传令官上；民众随后。）

传令官 根据我们最近接到最好的消息，土耳其人的舰队已在暴风雨中全军覆没，所以现在请全体军民听到这一个佳音，就马上开始一起来庆祝吧！因为我们尊贵英勇的元帅奥瑟罗有令，城里所有的人都可以尽情的以他们自己高兴的方式去欢乐：跳舞的跳舞、燃放烟火的燃放烟火，因为除了这些可喜的消息以外，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祝贺我们元帅的新婚。因此公家的酒窖中的好酒，伙食房中的各种美味，一律开放，上天祝福塞甫路斯岛和我们尊贵的元帅奥瑟罗！从下午五时起，直到深夜十一时，请大家尽情的去纵情饮酒、宴乐。（同下。）

第三场 城堡中的厅堂

（奥瑟罗、苔斯狄孟娜、凯希奥及侍从等上。）

奥瑟罗 今天请你留心警备；好迈克尔，我们不能因为纵乐无度而造成意外。我们必须随时谨慎，所以今夜就要有劳你了。

凯希奥 我自己也要亲自督察照看。并且我也已经吩咐衣阿古去办理这些事情了。

奥瑟罗 迈克尔，现在我要向你道晚安了。请在明天一早来这里见我，因为我有些话必须和你谈谈。衣阿古是个忠实可靠的汉子。（向苔斯狄孟娜）来，我的爱人，我们的婚姻已经把彼此身心互相交换，愿今后花开结果，恩情美满。晚安！（奥瑟罗、苔斯狄孟娜及侍从等下。）

（衣阿古上。）

凯希奥 欢迎，我们该守夜去了。衣阿古。

衣阿古 现在还不到十点钟。噢！天呢！我亲爱的副将，难

道现在你不觉得时候还很早吗？你瞧，咱们主帅因为舍不得他的新夫人，所以这么早就打发我们出去；不过我们却也不能怪罪他，因为美丽的苔斯狄孟娜就算是天神见了也要动心的。但是他却还没有跟她一度销魂。

凯希奥 她是一位人间无比的佳人。

衣阿古 她迷男人的一套功夫可好着呢。我简直可以担保。

凯希奥 美丽的苔斯狄孟娜，她的确是一个娇艳可爱的女郎。你不得不承认。

衣阿古 简直在向人挑战。她的眼睛是多么的迷人、温柔啊！

凯希奥 确实是一双非常动人的眼睛；可是却有一种端庄贞静的神采。

衣阿古 她说话的时候，不就是爱情的警报吗？

凯希奥 她真是十全十美。我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年轻姑娘。

衣阿古 好，来，副将，我还有一桶酒；此外还有两个塞浦路斯的军官，他们也同样想要为我们勇敢的奥瑟罗将军干一杯。愿他们在被窝里快乐！

凯希奥 好衣阿古。今夜可不能奉陪了，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只要一喝酒就会立刻头脑都糊涂起来。所以我真是非常希望有人能够发明，用另外一种方法在所有大小的宴会举办的时候招待他们。

衣阿古 喝一杯吧——我也可以代你喝。而且，他们几个人都是你们的朋友啊！

凯希奥 可是你看我这张脸，现在已经成什么样子了。我今晚只喝了一杯，可是就连那唯一的一杯酒，也被我偷偷的冲了些水。所以现在我实在不敢再多喝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弱点。

衣阿古 喂哟，朋友！请你不要让那些好军官扫兴。因为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一个狂欢的良宵。

凯希奥 那么好吧，请问他们在什么地方？

衣阿古 请你去叫他们进来吧。他们现在正在门外等着呢！

凯希奥 可是我心里是不愿意的。不过去就去吧！（下。）

衣阿古 只要我能随随便便再灌他一杯酒，我想他就一定会像一只贵妇身边的小狗一样，出去到四处去惹事生非。因为他今晚已经喝过了一些酒，而现在他已经被我派去守夜了。我们那位为表情憔悴的傻瓜洛德里哥今晚也已经为了苔斯狄孟娜也喝了几大杯的酒，还有三个心性高傲、重视荣誉的塞甫路斯少年，他们在这座塞甫路斯岛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们今晚也是要守夜的。所以一定我也要把他们灌得酩酊大醉。我要叫我们这位凯希奥干出一些可以激动这岛上公愤的事来。在这样一群不醒人事的醉汉中间，可是他们来了。要是结果能就像我所梦想的，我这条顺风船儿顺流而下，前程可远大呢。

（凯希奥率蒙塔诺及军官等重上：众仆持酒随上。）

凯希奥 他们已经灌了我一杯啦。仁慈的上帝可以为我作证。

蒙塔诺 是的，顶多也不过一夸脱的分量；只是小小的一杯。我从来不会说谎的。因为我是一名军人。

衣阿古 喂，过来！（唱）

一杯一杯复一杯，

饮酒碰杯响叮当。

我为军人，男子汉无情，

人生倏忽如烟云，

聊持杯酒遣浮生。

孩子们，起来！

凯希奥 好一支歌儿！

衣阿古 英国人的酒量才厉害呢；这是一支我从英国学来的

歌，怎么样？什么丹麦人、德国人、大肚子的荷兰人——起来！——比起英国人来都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确实是非常厉害。

凯希奥 那些英国人真的有这么能喝酒吗？

衣阿古 嘿，他们可以汗都不流地德国人灌得不省人事，而那些英国人，他们总是能够不动声色的把丹麦人灌得烂醉如泥，而那荷兰人已经呕吐狼藉了。就在他还没有倒满下一杯。

凯希奥 大家一起来干杯吧！祝我们的主帅健康！

蒙塔诺 副将，您喝我也喝。赞成，那么现在都来喝吧！

衣阿古 啊，可爱的英格兰！（唱）

做条裤子五百文；

那是我们英明的天子斯蒂芬；

就把裁缝骂一顿，

硬说多花钱六个。

王爷大名天下传，

你这小子是何人？

不如旧衣披在身。骄奢虚荣亡了国，

喂，起来！接着喝！

凯希奥 呃，你瞧这支比你刚才唱的那支歌好听多了。我喜欢！

衣阿古 你要再听一遍吗？亲爱的凯希奥。

凯希奥 不，现在上帝就在我们的头顶上，但是有的灵魂就必须得救，而另外一些就不能得救。因为我认为一个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做出这种事来，便总是有失体统的。

衣阿古 副将。你说对了。

凯希奥 讲到我自己——我并没有冒犯我们主帅或是无论哪一位大人物的意思——我是希望能够得救的。

衣阿古 副将。你要知道，所有这些现在也正是我所希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

凯希奥 嗯，可是，副将得救了，然后才是旗手得救。对不起，我想也许你该明白，你是不能比我先得救的。好了，咱们别提这种话啦，现在还是让我们去干我们的公事吧。你们可千万不要以为我是醉了，各位先生。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恶！各位先生，请你们一定不要忘记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你瞧我现在并没有醉；因为我还依然站得很稳，而且现在我说话也还是很清楚的。瞧！这是我的旗手；这是我的右手，这是我的左手。

众人 非常清楚。

凯希奥 那么很好；所以你们可不要以为我醉了。（下。）

蒙塔诺 来，我们到露台上守望去。各位尊敬的朋友。

衣阿古 平日只要讲到关于指挥三军时的才能， he 可以和恺撒争一日之雄；但是现在你们看看，他这种酗酒后的样子，它正好和他的长处互相抵销。你们看看刚才出去的这一个人；我怕奥瑟罗对他如此信任，但是终有一天可能会被他耽误了大事，而这样会使全岛大受震动的。所以我真为他可惜。

蒙塔诺 可是他常常是这样的吗？这位凯希奥副将。

衣阿古 但是，如果没有的酒来使他睡眠，他可以一昼夜睡不着觉。但是他喝醉了酒总要睡觉。并为此而烦恼。

蒙塔诺 也许他没有觉察，再也许他秉性仁恕，可是，这种情形应该向元帅提起；因为看重凯希奥的才能而忽略了他的短处。这句话对不对？

（洛德里哥上。）

衣阿古 （向洛德里哥旁白）怎么，你现在赶快追到凯希奥副将的后面去吧；去。洛德里哥！（洛德里哥下。）蒙塔诺 难道这位高贵的摩尔竟然会允许一个染上了这种恶癖的人来提认他的副将。的确是一件令人抱憾的事。做为一个正直的汉子。不知道谁可以老老实实的对他这样说。

衣阿古 我很爱凯希奥，要是有什么办法，我愿意尽力帮助他除去这一种恶癖。所以我的好先生，即使您把这一整座大好的岛送给我，我想我也不愿意去说。噢！天呢，快听，这是什么声音！你快听（内呼声：“救命！救命！”）

（凯希奥驱洛德里哥重上。）

凯希奥 混蛋！狗贼！你这个卑贱的小人。

蒙塔诺 副将？出了什么事？！

凯希奥 我要把这混蛋打进一只酒瓶子里去。有一个卑贱的混蛋竟然公开教训起我来。

洛德里哥 你还要打我！

凯希奥 你还要继续利嘴吗！狗贼？（打洛德里哥。）

蒙塔诺 （拉凯希奥）请您住手。副将，请别在打了。

凯希奥 如果你不放开我，否则我要一拳打到你的头上来了。请你放开我，先生。

蒙塔诺 得啦，得啦，你醉了。别再打了，凯希奥副将。

凯希奥 醉了！（与蒙塔诺斗。）

衣阿古 （向洛德里哥旁白）你现在赶快去，就说这里出了大乱子啦。并且马上到外边去高声嚷叫。（洛德里哥下）不，副将！天哪，各位！喂，来人！喂，来人，赶快起来救人啊！副将！蒙塔诺！这算是守的什么夜呀！帮帮忙，各位朋友！难道你们想让全市所有的人都起来吗？！（钟鸣）谁在那儿打钟？该死！天哪！我想你的脸一定要从此丢尽了。天哪！副将，住手！

（奥瑟罗及侍从等重上。）

奥瑟罗 这儿出了什么事情？请问现在有谁可以告诉我吗？！

蒙塔诺 他妈的！我现在受了重伤了。并且我的血流个不停。

奥瑟罗 如果你们还想活命的话，就请马上住手。

衣阿古 难道说你们现在已经忘记你们自己的责任了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喂，住手，副将！蒙塔诺！各位！住手！还不住手！主帅在对你们说话。

奥瑟罗 怎么，怎么！到底因为什么事情。为什么闹起来的？万能的上帝，他能够去阻挠土耳其人的舰队来攻打我们，但是我们倒自相残杀起来了吗？难道你们想让我们都变成野蛮人吗？为了基督徒的面子，停止这场粗暴的争吵；他就是看轻他自己的灵魂，他一举手我就叫他死。如果现在谁要是还敢一味的呕气，再敢拿起武器动一动。它会扰乱岛上的人心。叫他们不要打那可怕的钟。各位先生，刚才发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正直的衣阿古，请你告诉我，谁开始这场争吵的？现在凭着你的忠心，把事情老老实实的全都对我说。是的，我看的出你懊恼得脸色惨淡。

衣阿古 刚才还是很正常，还都是好好的朋友，像正在宽衣解带的新夫妇一般相亲相爱，可是突然一下子就好像受到了什么外界星光的刺激，我不知道，是什么要迷失了他们的本性，他们居然一下子拔出剑来，向彼此的胸前直刺过去，简直就要拚出个你死我活了。如果当初我这双腿不曾在光荣的战阵上失去，否则，我也就不会踏进像这种乱七八糟的是非中了！我说不出这场任性的争吵是怎么开始的。

奥瑟罗 你怎么会这样忘记你自己的身份？迈克尔，你是一名副将啊！

凯希奥 我没有话可说。但是，主帅，我请求您的原谅。

奥瑟罗 尊贵的蒙塔诺，为什么您会这样自贬身价，牺牲您的宝贵的名誉，让人家说您是个在深更半夜里酗酒闹事的家伙？我知道您一向都是位温文文雅，知书达礼的人，而且您的少年端庄为举世所钦佩，在贤人君子之间，您拥有非常好的名声，所以请您马上给我一个回答。

蒙塔诺 尊贵的奥瑟罗，我现在伤的很厉害，我已经不能在

多说话了；您的部下衣阿古可以完整的告诉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今夜说错了什么话或是做错了什么事，除非自重自爱有时会成了过失，而必要的自卫有时在暴力侵袭的时候也许是一种罪恶。

奥瑟罗 苍天在上，我的情感蒙蔽了清明的理性，我现在是真的再也不能遏止住我发自内心的愤怒了。他叫我现在只知道凭着冲动的感情来行事。我可以叫你们中间最有本领的人在我的一怒之下丧失了生命。只要你们敢动一动，或是举一举这一只胳膊。那么现在请你们让我知道这一场可耻的骚扰是怎么开始的，是谁，谁最初挑起事端的那个罪人，那么即便他是我的孪生亲兄弟，现在我也不能放过他。要是证实了你们当中的哪一个人是最初的罪魁，什么！这是一座刚刚遭受到战乱的新的城市，现在人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并且秩序还没有恢复，而你们却在深更半夜，在全岛治安所系的所在为了私人间的事争吵起来！你们真是岂有此理！衣阿古，谁是挑事的人，你必须告诉我。

蒙塔诺 或是同僚相护，我一旦知道如果你所说的话中有和事实不尽相符合的地方。要是你有意袒护，你就不是个军人。

衣阿古 现在我真的是宁可割下自己的舌头，也不愿让它说迈克尔·凯希奥的坏话，所以请不要这样迫我；但是如果事情已到了如此的地步，我想说老实话也不算对不起他。是这样的，主帅。蒙塔诺跟我正在谈话，可是这时候忽然跑进一个人来高呼救命，而在他后面紧跟着凯希奥，他杀气腾腾地提着剑，好像只有把这个人杀死他才甘心似的；所以那时候这位先生就挺身前去并且拦住凯希奥，并且请他息怒；因为恐怕他在外边大惊小怪，扰乱人心我则想马上出去追赶那个叫喊的人，——但是，后来也果然是不出我的所料；可是我追不上，因为他跑得快，所以我就马上又回来了；然后我又听见背后刀剑碰撞和凯希奥高声咒骂的声音，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这样骂过人；然后又一转身就看见他们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儿你一刀、我一剑地厮杀得难解难分，正像您到来喝开他们的时候一样。因为开始我也本来追的不太远，是的，我所能报告的就是这几句话。但人总是人，圣贤也有错误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在愤怒之中，哪怕身边是最好的朋友也会变的翻脸不认的。可是我相信凯希奥一定从那逃走的家伙手里遭到了什么特别不堪的奇耻大辱，所以才会动了那么大的火性来的。虽然凯希奥给了他一点小小的伤害，以至于忍不住动起武来。

奥瑟罗 衣阿古，虽然你一再的把这件事情轻描淡写，让凯希奥减轻他的罪名。不过我很清楚的知道你他忠实和义气，凯希奥，可是从此以后，你不是我的部属了。虽然你是我最亲密最好的朋友。

（苔斯狄孟娜率侍从重上。）

奥瑟罗 噢！瞧，我温柔的爱人也被你们吵醒了！亲爱的苔斯狄孟娜，真是对不起了。（向凯希奥）我想我必须要你做一个榜样了，迈克尔。

苔斯狄孟娜 什么事？这里怎么了？

奥瑟罗 亲爱的，去睡吧。没什么，现在这里一切都很好。先生，由于我部下的过错，您受的伤我愿意亲自为您医治。来人把他扶出去吧！（侍从扶蒙塔诺下）安定安定受惊的人心。好衣阿古，你现在马上出去巡视市街，来，苔斯狄孟娜，才合眼又被杀声惊动。我想这世上最难圆的恐怕就是军人的好梦。

（除衣阿古、凯希奥外均下。）衣阿古 什么！你受伤了吗？副将。

凯希奥 嗯，我的伤是无药可救的了。你就别再管我了！

衣阿古 暖哟，上天保佑没有这样的事！

凯希奥 啊，从此以后我想我的名誉一定是一败涂地了！名誉，名誉，名誉！天！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啊！我现在留下来那么也就跟畜牲没有什么分别了。因为我已经失去我的生命中不死的

一部分，我的名誉，衣阿古，我的名誉！

衣阿古 我还以为你受到了什么身体上的伤害，那些都是比什么名誉之类的损失让人痛苦得多的多。我是个老实人，名誉是一件无聊的空虚的东西！失去它的人也未必有什么过失。而就算是得到他们也未必就有什么功德。而除非你自己已经灰心，认为它们已经扫地了。其实，你的名誉现在仍是好好的，嘿，朋友，其实有的是办法。如果你要恢复主帅对你的欢心，你现在不过一时遭逢他的恼怒；如果你肯向他恳求恳求，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而他现在给你的这一种处分，如果非要说是表示对你的不满。还不如说是遮掩世人耳目的政策，就好像你听说过没有人为了吓退一头凶恶的狮子而故意鞭打他的驯良的狗一样。

凯希奥 像奥瑟罗将这样一位贤能的人手下有这么一个酗酒放荡的不肖将校。我宁愿恳求他唾弃我，也不愿蒙蔽他的聪明，不但纵饮无度，而且还满嘴胡说八道！吵架！吹牛！赌咒！甚至于跟自己的影子去说一些废话！啊，你空虚缥缈的精灵，让我们叫你做魔鬼吧！要是你还没有一个名字。

衣阿古 副将，你可否告诉我，他是怎样冒犯了你？你提着剑追逐不舍的那个人是谁？

凯希奥 我不知道。真的，我一点都记不清了。

衣阿古 你怎么会不知道？

凯希奥 我的确记得跟人家吵了起来，可是现在我一点儿都不记得那是因为什么？我记得一大堆的事情，可是全都是模模糊糊的；上帝啊！而我们居然还很愚蠢的在欢天喜地之中，把自己变成了畜牲！人们居然会把一个仇敌放进自己的嘴里，让它偷去他们的头脑！

衣阿古 那么你是怎么样清醒过来的呢？我想你现在已经很清醒了。

凯希奥 由于一件事情的过失，而又引起了另一件事情的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失。魔鬼一上了身，醉鬼就自动退让。简直使我自己也快不认识自己了。

衣阿古 得啦，凯希奥，别在自责了。照此时此地的环境说起来，我但愿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如今事情既然已经发生成这样了。你还是为自己谋算个好办法吧。对于别的，也别在认真了。

凯希奥 他一定会抱怨我，说我是个十足的恶棍。当我要向他请求恢复我的原职时。而这样即便是我浑身上下长满了一百张嘴，这样一个答复也会把它们一一封住。不一会儿我就变成个傻子，虽然现在我还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人，然后就可能立刻就变成一头畜牲！啊，妖怪！我觉的，每一杯过量的酒，到最后都肯定是一个魔鬼酿成的毒汁。这受过诅咒的东西。

衣阿古 算了，算了，其实他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伙伴。你也不用咒骂它了。好酒只要不滥喝，我亲爱的凯希奥副将，现在我想你一定把我当作一个好朋友看待。

凯希奥 我很信任你的友谊。噢！天呢！现在我醉了。

衣阿古 我的朋友，有时候一个人就算是多喝了几杯，也是免不了的。让我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可以这样说，因为他心里只念着她的好处，眼睛里只看见她的可爱。所以其实在实事中我们的主帅的夫人现在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帅。你只要在她面前坦白忏悔，恳求恳求她，她肯定能够帮助你，使你官复原职。她的性情是那么慷慨仁慈，那么体贴人心，人家请她出十分力，她要是没有出到十二分，就觉得好像对不起人似的。你请她为你弥缝弥缝你跟她的丈夫之间的这一道裂痕，而这样一来你们之间的交情，一定反而会因此而格外的加强！我可以拿我的全部财产打赌。

凯希奥 你的主意出得很好，我的朋友。

衣阿古 我亲爱的朋友，我发誓这一种意思完全出于一片诚心。

凯希奥 明天一早我就请求贤德的苔斯狄孟娜为我尽力说情。我现在充分的信任你，信任你的好意，要是我在这儿给他们革退了，那么从此我的前途也就被毁了。

衣阿古 你说得对。我还要守夜去呢。晚安吧！我的副将。

凯希奥 那么，晚安，正直的衣阿古！非常感谢你。（下。）

衣阿古 我贡献给他的这番意见，不是光明正大、很合理，而且的确是挽回这摩尔人的心意的最好办法吗？难道谁还能说我作事奸恶吗？因为现在只是个正当的请求，苔斯狄孟娜总是有求必应的；因苔斯狄孟娜的为人的确是再慷慨、再热心不过的了。至于叫她去说动这摩尔人，更是不费吹灰之力；无论她要做什么事，或是把已经做成的事重新改变，即使叫他抛弃他的信仰和一切得救的希望，那他依然会唯命是从，让她的喜恶主宰他的无力反抗的身心。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灵魂完完全全的交给她，成为她爱情的俘虏。我既然凑合着凯希奥的心意，向他指示了这一条对他有利的方策，那么现在有谁还能说我是个大恶人吗？佛面蛇心的鬼魅！万恶的魔鬼往往是用神圣的外表，引诱世人干最恶的罪行，正像我现在所用的手段一样；因为当这个老实的呆子恳求苔斯狄孟娜为他转圜，当她竭力在那摩尔人面前去替他说情的时候，我就要用毒药灌进那摩尔人的耳中，说是她所以要运动凯希奥复职，只是为了热恋奸情的缘故。那么如果他越是忠于所托，那么就越是会加强那可恨的摩尔人的猜疑；我就利用她的善良的心肠污毁她的名誉，然后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最后都统统落入到我的网中。

（洛德里哥重上。）

衣阿古 啊，洛德里哥！见到你真高兴。

洛德里哥 我现在不像一头追寻狐兔的猎狗，反而倒是像是来你们凑凑热闹的。而当我跟着大伙匆匆的赶到这儿来，我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而就在今天晚上我竟然还挨了一顿痛打；我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番教训，我想这大概就应该是我费去不少辛苦换来的代价了。而现在我的钱囊已经空空如也，我的头脑里总算增加了一点智慧，我看我要马上回威尼斯了。

衣阿古 什么伤口不是慢慢地回复过来的？一个没有耐性的人将是多么的可怜啊！我想你知道我们干事情都依靠阴谋，并不是用的魔法；而你如果想使用阴谋就必须等待时机成熟。所以难道你不觉的我的计划一切都是进行的很顺利吗？凯希奥固然把你打了一顿，可是你受了一点小小的痛苦，已经使凯希奥把官职都丢了。你懂吗？有时候虽然同样是在太阳底下，各种草木都欣欣向荣，可是最先开花的果子就肯定会是最先成熟。你安心点儿吧。暖哟，天已经亮啦；又是喝酒，又是打架，就这样闹哄哄的所有的时间都这样飞过去了。你去吧，现在先回到你的宿舍里去；去吧，有什么消息我再来告诉你；现在你还是去吧。

洛德里哥 我还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是叫我的妻子在她的女主人面前多多的替凯希奥说两句好话；不如我现在就去怂恿一下她，同时我就去设法把那摩尔人支开，等到凯希奥去向他的妻子请求的时候，我再想办法让这个摩尔人亲眼看见这幕把戏。好，言之有理；那么就要马上行动，不能迟延不决，耽误了锦囊妙计。（下。）

第三幕

第一场 塞甫路斯。城堡前

(凯希奥及若干乐工上。)

凯希奥 就在这儿奏起来吧；我会酬劳你们的。各位出色的乐师们，奏一支简短一些的乐曲，现在我们要敬祝我们勇敢的主帅晨安。(音乐。)

(小丑上。)

小丑 怎么，各位朋友，难道是因为你们曾经演奏过的乐曲都曾到过那不勒斯，所以会这样嗡嗡地用鼻音说话吗？

乐工甲 怎么，大哥，发生了什么事？

小丑 请问这些都是管乐，我说的对吗？

乐工甲 正是，大哥。你说的对极了。

小丑 啊，怪不得下面竟然会有那样的玩儿艺儿。

乐工甲 怪不得有个什么玩艺儿，大哥？

小丑 我说，有好多管乐就都是这么回事。可是，各位尊敬的朋友，这儿是赏给你们的钱；说句实话，我们的将军真的非常喜欢你们的音乐！但是现在他请求你们千万不要再奏下去了。

乐工甲 好，大哥，那么我们不奏就是了。

小丑 将军对于听音乐这件事，似乎并不是很感兴趣。可是正像人家说的，所以要是你们会奏听不见的音乐，那么现在就请马上奏起来吧。

乐工甲 可是我们不会奏那样的音乐。

小丑 因为我要去了。去，消灭在空白里吧；去！所以现在最好把你的笛子都藏起来吧！(乐工等下。)

凯希奥 不知道你到底听见没有。我的好朋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小丑 不，我没有听见您的好朋友；我只听见您。

凯希奥 天哪！求你了，现在可不是说笑话的时候，这一块小小的金币你拿了去；要是侍候将军夫人的那位奶奶已经起身，那么就请你立刻告诉她有一个凯希奥请她出来说话。不知道你肯不肯？

小丑 她已经起身了，先生；要是她愿意出来，那我马上去告诉她。

凯希奥 谢谢你，我的好朋友。十分感谢。（小丑下。）

（衣阿古上。）

凯希奥 来得正好，衣阿古。

衣阿古 你还没有上过床吗？难道你昨天一整夜都不曾休息吗？！

凯希奥 噢，是的，是的，天早就亮了。在我们分手的时候。衣阿古，就在刚才我已经大胆叫人去请你的妻子出来；我现在想请她帮忙让我设法见一见贤德的苔斯狄孟娜。

衣阿古 我去叫她立刻出来见你。似乎现在我还要想一个法子把那摩尔人调开，好让你们谈话方便一些。

凯希奥 （衣阿古下）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一个比他更加善良正直的佛罗棱萨人了。我真的是要好好的谢谢你的好意了。

（艾米利亚上。）

艾米利亚 早安，副将！这是一件令人懊恼的事；可是我想很快这一切就会转祸为福的。我刚刚听说昨天晚上您触怒了我们的主帅。将军和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谈论此事，夫人竭力为您辩白，但是，刚才听将军说，被您伤害的那个人，在整个塞甫路斯是很有名气、很有权力的，他为了避免别的人对您有什么别的说法，所以他不得不把您斥革；可是他说他很喜欢您，所以现在即使没有别人为您说情，而他自己由于喜欢您，也一定会找一个他认为适当的机会，就让您恢复原职的。

凯希奥 谢谢你，好心的太太，不过现在我还要有一件事想求您。我想要是您认为没有妨碍，或是可以办得到的话，那么请您设法让我独自见一见苔斯狄孟娜，因为我只是想跟她作一次简短的谈话。

艾米利亚 我可以带您到一处可以让您从容吐露您的心曲的所在。那么现在，请您进来，请您跟我来。

凯希奥 那简直使我感激万分了。（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一室

（奥瑟罗、衣阿古及军官等上。）

奥瑟罗 衣阿古，我就在堡垒上走走！请你把这几封信拿着去交给舵手，并且叫他回去代我呈给元老们，并代我向元老们致敬。你把事情办好以后，就马上到那边来见我。

衣阿古 是，主帅，我就立刻去！

奥瑟罗 各位，我们要不要去看看这儿的防务？

众人 噢，是的，我们非常愿意奉陪。（同下。）

第三场 城堡前

（苔斯狄孟娜、凯希奥及艾米利亚上。）

苔斯狄孟娜 好凯希奥，现在请你放心吧。我一定尽力为你说情就是了。

艾米利亚 好夫人，不瞒您说，所以请夫人您千万出力了。因为我的丈夫为了这件事情，竟然也觉的懊恼的不得了。好像就像是他自己身上的事情一般。

苔斯狄孟娜 啊！不得不承认，其实你的丈夫他确实是个好人。所以放心吧，凯希奥，我一定会设法使我的丈夫对你恢复原来的友谊。

凯希奥 无论迈克尔·凯希奥将来会有什么成就，最大恩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德的将军夫人，他永远是您的忠实的仆人。

苔斯狄孟娜 我知道；你爱我的丈夫，我也非常的感谢你的好意，而且你又是他的多年的知交；所以请你放心吧，其实他除了表面上因为避免嫌疑而对你略示疏远以外，决不会真的要把你见外的。

凯希奥 亲爱的夫人，我想您说的很对；可是为了这“避嫌”，时间可能就要一下子拖得很长，或是为了一些什么细碎小事，使得主帅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最后还是决定，结果我失去了在帐下奔走的机会，而那样在日久之后，有人代替了我的地位，等到那时恐怕主帅就把我的忠诚和微劳一下子都忘记了。

苔斯狄孟娜 当着艾米利亚的面，我保证你一定可以恢复原职，关于这件事你是不用担心的；请你相信我，要是我发誓帮助一个朋友，那么我是一定会帮助他到底的，从现在起，我的丈夫将要不得安息，因为以后的日子里，无论睡觉吃饭的时候，我都要在他耳旁聒噪；无论他干什么事，我都要插进嘴去替凯希奥说情。所以现在请你立刻高兴起来吧！亲爱的凯希奥，因为你的辩护人宁死不愿放弃你的权力的。

（奥瑟罗及衣阿古自远处上。）

艾米利亚 夫人，将军来了。

凯希奥 夫人，我想我应该告辞了。

苔斯狄孟娜 副将，你请等一等，听我说。

凯希奥 我现在心里很不自在，见了主帅恐怕反多不便。所以夫人，不如我们改日再谈吧！

苔斯狄孟娜 好，随您的便吧。（凯希奥下。）

衣阿古 嘿！我不喜欢那种样子。

奥瑟罗 你说什么？亲爱的衣阿古。

衣阿古 要是——我不知道。啊，其实没有什么的，主帅。

奥瑟罗 那不是凯希奥副将吗？那从我妻子身边走开去的。

衣阿古 不，不会有那样的事，怎么可能会是凯希奥副将，我不能够设想，他一看见您来了，就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他怎么偷偷地溜走了。

奥瑟罗 我相信是他。对，一定是他。

苔斯狄孟娜 刚才有人在这儿向我请求，请我代他说情，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失去了您的欢心，非常抑郁不快呢。啊！我亲爱的人，我的主人，现在你听到我说的了吗？

奥瑟罗 你说的是什么人？我亲爱的苔斯狄孟娜！

苔斯狄孟娜 我的好夫君，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就是您最喜欢的副将，凯希奥啊，要是我还有几分面子，或是几分可以左右您的力量，那么我请求您现在立刻对他恢复原来的恩宠吧；因为他是一个心爱您的人，我向您保证，如果这次他的过失倘不是无心而是有意的，那么我就是看错了人啦。请您叫他回来吧。

奥瑟罗 他刚才从这儿走开吗？我刚才好像看见了。

苔斯狄孟娜 他是那样满含着羞愧，你也看见了不是吗？使我不禁对他感到同情的悲哀。亲爱的人，所以请你现在快去叫他回来吧？

奥瑟罗 亲爱的苔斯狄孟娜；慢慢再说吧。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还不必。

苔斯狄孟娜 可是那不会太久吗？你不觉的吗？

奥瑟罗 不过，我亲爱的苔斯狄孟娜，为了你的缘故，所以我叫他早一点复职就是了。

苔斯狄孟娜 您可不可以答应我，能不能在今天晚餐的时候？

奥瑟罗 不，今晚可不能。这也太快了。

苔斯狄孟娜 可是，那么明天午餐的时候？

奥瑟罗 明天我不在家里午餐；我还没有告诉你吗？因为我要跟将领们在营中会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苔斯狄孟娜 那您总要给一个确定的回答吧？那么明天晚上吧；或者后天早上，后天中午，晚上，星期三早上，怎么样，总之您指定一个时间，但是我请求您千万别超过三天以上。超过三天以上。他对于自己的行为失检，他现在也的确是非常的悔恨，固然在这种战争的时期，听说必须惩办那最好的人物，给全军立个榜样，可是现在依我们正常的眼光来看，昨天他的过失实在是微乎其微，不必受什么个人的处分。那么什么时候让他来？请告诉我，亲爱的奥瑟罗。要是您有什么事情要求我，我发誓我一定决不会对拒绝你的，或是这样吞吞吐吐的。什么！迈克尔·凯希奥，您向我求婚的时候，是他陪着您来的；而从前曾经有好多次表示出对您有一点不满意的时候，他总是为您辩护；所以现在我才要一定把他重新重用，却会这样为难！相信我，我可以——

奥瑟罗 好了，不要说下去了。让他随便什么时候来吧；记着，只要是你要的，我是不会拒绝的。

苔斯狄孟娜 不过您要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恩惠，就好像我请求您戴上您的手套，劝您吃些富于营养的饭菜，一定记住还要多穿些温暖的衣服，或是叫您做一件对您自己有意义的事情一样。不，要是我再向您提出什么要求，来试探试探您的爱情，那一定是一件非常棘手而难以应允的事。

奥瑟罗 我什么都不愿拒绝你；不过现在你必须答应暂时离开我一会儿。

苔斯狄孟娜 我会拒绝您的要求吗？不。再见了，我亲爱的主人。

奥瑟罗 我会马上就回来看你，再会，我的苔斯狄孟娜。

苔斯狄孟娜 艾米利亚，来吧。现在您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因为我总是服从您的。（苔斯狄孟娜、艾米利亚同下。）

奥瑟罗 可爱的女人！如果是不爱你的话，那么愿我的灵魂永堕地狱！当我不爱你的时候，那么世界也要复归于混沌了。

衣阿古 尊贵的主帅——

奥瑟罗 衣阿古？你在说什么？

衣阿古 迈克尔·凯希奥也知道你们在恋爱吗？我是说当您向您美丽的妻子求婚的时候。

奥瑟罗 你为什么要这么问，衣阿古？当然他从头到尾都知道。

衣阿古 不过是为了解释我心头的一个疑惑，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用意。

奥瑟罗 亲爱的衣阿古，难道说你有什么疑惑吗？

衣阿古 我以为他本来跟夫人是不相识的。

奥瑟罗 啊，不，他常常在我们两人之间传递消息。他常常做我们的信使。

衣阿古 当真吗？！

奥瑟罗 当真！嗯，当真。难道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难道你已经看出了什么吗？难道他这人不老实吗？

衣阿古 老实，我的主帅？

奥瑟罗 老实！嗯，老实。我说的就是老实。

衣阿古 主帅，照我所知道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老实的。

奥瑟罗 你有什么意见？衣阿古，请告诉我。

衣阿古 意见，我的主帅！

奥瑟罗 天哪，你不停的一句一句的学我的舌，好像在他的思想之中，已经藏着什么丑恶得不可见人的怪物似的。你的话里含着意思。你说“意见，我的主帅”。刚才凯希奥离开我的妻子的时候，我好像是听见你说过，你不喜欢那种样子；你不喜欢什么样子呢？当我告诉你在我求婚的全部过程中他都参预我们的秘密的时候，你马上又喊着说“当真！”蹙紧了你的眉头，简直就好像是在把一个十分可怕的思想锁在你的脑筋里一样。所以现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你所想到的事情告诉我吧。要是你爱我的话。

衣阿古 您知道我是爱您的。我尊敬的主帅。

奥瑟罗 好衣阿古，你知道我一向都相信你的话。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忠诚正直的人，从来不让一句没有忖度过的话轻易出口，所以像你今天这种吞吞吐吐的口气就格外的使我惊疑。如果是放在一个正人君子身上，那就是从心底里不知不觉自然流露出来的秘密的抗议。但是如果在一个奸诈的小人，这些不过是一套习惯了戏法。

衣阿古 我的主帅，要是讲到迈克尔·凯希奥，我敢发誓我相信他是忠实的。

奥瑟罗 我也这样想。

衣阿古 现在在这世上人们的内心是应该跟他们的外表保持一致。有的人却不是这样；要是他们能够脱下了假发，那就好了！

奥瑟罗 人们的内心应该跟他们的外表一致。这话是一点错都没有。

衣阿古 所以我尊敬的主帅。我想凯希奥是个忠实的人。

奥瑟罗 请你老老实实把你心中的意思告诉我，请你尽管用最坏的字眼来完整的说出你所想到的最坏的事情。因为我觉的你好像还有一些别的用意。

衣阿古 请你原谅我吧！我最尊敬的主帅，凡是我名分上应尽的责任，我当然不敢躲避，但是您可不能够勉强我做那一切奴隶们也没有那种义务的事。那就是您要我吐露我的思想，也许它们是邪恶而卑劣的；在哪一座圣洁庄严的宫殿里面，不会有时被下贱的东西闯入呢？在哪一个人的纯洁的心中，没有一些污秽的念头和正大的思想分庭抗礼呢？

奥瑟罗 要是你以为你的朋友受人侮辱了，但是你却又不让他知道你真实的思想，这样一来岂不成合谋卖友了吗？亲爱的衣

阿古。

衣阿古 那么好吧，也许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我不得不承认我有一种坏毛病，是个秉性多疑的人，常常会无端的做一些无中生有的事，错怪了人家；所以请您凭着您的见识，千万不要把我的无稽猜测放在心上，更不要因为我的胡乱妄言而自寻烦恼。因为要是我让您知道了我的思想，那样一则将会破坏您的安宁，而这样对您没有什么好处；二则那会影响我的人格，而那样对我也是一件不智之举。

奥瑟罗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你一定要告诉我。

衣阿古 无论男人女人，我的好将军，名誉是他们灵魂里最切身的珍宝。如果说谁偷窃我的钱囊，那只不过是一些被偷窃的废物罢了。那只是一些虚无的东西，它只是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而它也曾做过千万人的奴隶；但是，如果有一天谁将我的名誉偷去了。那么他虽然也并不会因为这样而富足，我却因为失去它而成为赤裸裸的了。

奥瑟罗 我一定要知道你的思想。我的上帝啊，我发誓。

衣阿古 您不可能从这知道我所有的思想，即使我的心在您的手里，当它还在我的保管之下，我就更不能让您知道了。

奥瑟罗 嘿！

衣阿古 您要留心嫉妒啊；因为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并且无论是谁，只要是做了它的牺牲，那么就一定要受它的玩弄。那些本来并不爱他们妻子的一些丈夫，就是那种丈夫，虽然明知被他的妻子无情欺骗，算来还是幸福的；可是啊！如果有一方面是那样的痴心疼爱，而另一方面又是那样满腹狐疑，那么这才是活活地受罪！

奥瑟罗 这将是多么难堪的痛苦！

衣阿古 倘若一个人虽然贫穷但是他知道知足，那么便可以赛过富有；而如果有钱的人要是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他会有一天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成穷人，那么即使他有无限的资产，但是在实际上，他也会像冬天一般的贫困。天啊，保佑我们不要嫉妒吧！

奥瑟罗 你以为我会在嫉妒里消磨我的一生，对着每一次月亮的变化，发生一次新的猜疑吗？你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行，我一定要立刻把它们解决掉，当有一天我感到怀疑的时候，要是我会让这种捕风捉影的猜测支配我的心灵，像你所暗示的那样，我就是一头愚蠢的山羊。谁说我的妻子貌美多姿，不但是爱好交际，口才敏慧，能歌能舞，并且还能够弹得一手好琴，决不会使我嫉妒；对于一个贤淑的女子，其实所有的这些都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的美妙外饰。我也绝不因为我自己的缺点而担心她会背叛我；如果她不是一个独具慧眼的女人，决不会选中我的。不，我亲爱的衣阿古，我在没有亲眼目睹以前，是绝对不会妄加猜疑，当我感到怀疑的时候，我就要把它证实；我要一了百了，让爱情和嫉妒同时毁灭，如果一旦有一天我果然有了确实的证据。

衣阿古 所以我亲爱的将军，您这番话使我听了很是高兴，因为这些话使得我现在可以用更坦白的精神，向您披露我的忠爱之情了；那么好吧！既然我现在已经不能不说，您且听我说吧。我还能给您确实的证据。请您一定要注意留心尊夫人的举止行动。留心观察她对凯希奥的态度；用冷静的眼光看着他们，当然也请您一定不要只是一味的多心。也不要过于大意。我不愿您的慷慨豪迈的天性被人误会；留心着吧。因为我知道我们国里娘儿们的脾气；在威尼斯她们背着丈夫干的风流韵事，并且是公开不瞒天地的，她们可以不顾羞耻，去任意干她们所要干的事，只要不让丈夫知道，就可以问心无愧。

奥瑟罗 天呢！难道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衣阿古 要知道当初她跟您结婚的时候，曾经骗过她的父亲；当她好像对您的容貌战栗畏惧的时候，她的心里却在热烈地爱着它。不是吗？！

奥瑟罗 她正是这样。

衣阿古 好，她这样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有了这般的能耐。并且能够做得不露一丝破绽，把她父亲的眼睛完全遮掩过去，并且让他疑心您用了什么妖术把她骗走——可是我不该说这种话；请您原谅我对您的过分的忠心吧。

奥瑟罗 不，衣阿古。我现在要永远的感激你的好意！

衣阿古 我看这件事情有点儿令您扫兴，我亲爱的主帅。

奥瑟罗 一点不，一点不。

衣阿古 我希望您把我这番话当作有意的警戒。是的，因为我觉的您似乎已经在生气了。可是我看您真的在动怒啦。现在我想也许我必须请求您不要因为我这么说了，所以就不顾一切武断地下了结论；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点嫌疑而已。还不能就认为是事实哩。

奥瑟罗 我不会的。

衣阿古 要知道凯希奥副将他可是我的好朋友，您要是这样，主帅，那么恐怕我的话就要引起不幸的后果，完全违反我的本意了。——主帅，我看您在动怒啦。

奥瑟罗 我怎么也不能不相信苔斯狄孟娜是贞洁的。所以，不用担心，现在我还并不怎么动怒。

衣阿古 但愿您永远这样想！但愿她永远如此！

奥瑟罗 可是一个人往往容易迷失本性——

衣阿古 说句大胆的话，当初多少跟她同国族、同肤色、同阶级的人向她求婚，嗯！你瞧我想问题就出在这。照我们看来，要是成功了，那就简直是天作之合了，可是她都置之不理，而这一举动却明明是违反常情的。嘿！从这儿就可以看到个荒谬的意志、乖张的习性和不近人情的思想。可是原谅我，我这样说并不一定就指她，虽然我恐怕她因为一时的冲动所以才跟了您，也许后来会觉得您在各方面都不能符合她自己国中的标准而懊悔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选择的错误。

奥瑟罗 再会，再会。那么请你记住一定要让我知道。要是你还观察到什么事，叫你的妻子留心察看。衣阿古。现在离开我吧。

衣阿古 主帅，那么我现在告辞了。（欲去。）

奥瑟罗 这个诚实的汉子所看到、所知道的事情，一定比他向我宣布出来的多得多。上帝，我究竟为什么要去结这个婚呢？

衣阿古 （回转）主帅，我想！一切都请您慢慢再说吧。我想请您最好把这件事情搁一搁，凯希奥当然应该让他复职，因为他对于这一个职位是非常胜任的；不过，我想提醒您一下，可是您要是愿意对他暂时延宕一下，那您就可以借此窥探他的面相，并且看他到底钻的是哪一条门路。而现在您只要注意尊夫人在您面前是不是着力为他说情；因为我觉得从那上头就可以看出不少事情。那么好吧！我现在请您把我所提出的意见，认作无谓的多虑——我相信我的确太多疑了——仍旧把尊夫人看成一个清白无罪的人。

奥瑟罗 你放心吧，我不会失去我美丽的苔斯狄孟娜的。

衣阿古 那么我告辞了。（下。）

奥瑟罗 这是一个对于人情世故再熟悉不过的人了。衣阿古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家伙。要是我能够在最近的日子里，证明她是一头没有驯伏的野鹰，虽然我用我的心弦把她系住，但是我也要放她随风远去，追寻她自己的命运。我之所以这样做也许因为我生得黑丑，缺少绅士们温柔风雅的谈吐；也许因为我年纪老了一点儿——虽然还不算顶老——所以她才会背叛我；我已经自取其辱，那么我也只能去割断对她的这一段痴情，啊，结婚的烦恼！我们可以在名义上把这些可爱的人儿占为我们所有，但是却永远不能支配她们的爱憎喜恶！所以我宁愿做一只蛤蟆，一生都只是呼吸着牢室中的浊气，也不愿占住了自己心爱之物的一角，让别

人把它享用。可是那是富贵者也不能幸免的灾祸，因为他们也并不会因此而比那些贱者们享有更多的特权；那是像死一样不可逃避的命运，也许我们一生下来就已经在冥冥中注定了要戴那顶倒楣的绿头巾。噢，我亲爱的苔斯狄孟娜她来了。倘若她是不贞的，啊！那么上天在开自己的玩笑了。我不信。

（苔斯狄孟娜及艾米利亚重上。）

苔斯狄孟娜 您所宴请的那些岛上的贵人们都在等着您去就席哩。知道吗？！我最亲爱的奥瑟罗。

奥瑟罗 是我失礼了，亲爱的。

苔斯狄孟娜 您怎么说话这样没有劲？难道您有什么不舒服吗？

奥瑟罗 我只是有点儿头痛罢了。没什么的。

苔斯狄孟娜 那一定是因为觉少的缘故，所以不要紧的；现在请让我用自己的小手帕帮您绑紧了，一小时内就可以痊愈。

奥瑟罗 我想你的手帕太小了。（苔斯狄孟娜手帕坠地）把它拿开吧；来，我跟你一块儿进去。

苔斯狄孟娜 我很懊恼。由于您的身体不舒服。

（奥瑟罗、苔丝狄蒙娜下。）

艾米利亚 这是她从那摩尔人手里第一次得到的礼物。我真的很高兴，今天我能够在这拾到了这块手帕。因为我那古怪的丈夫向我说过了不知多少好话，他一定要我把这块手帕偷出来，可是她非常喜欢这玩意儿，那是因为将军要她永远把它保护好，所以她时时带在身边，当一个人的时候就拿出来把它亲吻，还要不停的对它说话。我要去把那花样描下来，然后再赶快把它送给衣阿古；但是真奇怪他拿去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天才知道，我可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只不过为了讨他的喜欢。

（衣阿古重上。）

衣阿古 啊！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吗？有什么事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艾米利亚 我有一件好东西给你。是你一直都想要的，所以你先别管。

衣阿古 还说是一件好东西要给我。一件不值钱的东西。

艾米利亚 嘿！

衣阿古 娶了一个愚蠢的老婆。这是为什么？

艾米利亚 要是我现在把那方手帕给了你，你给我什么东西？难道我只能落得这样一句话吗？

衣阿古 什么手帕？

艾米利亚 什么手帕！就是那摩尔人第一次送给苔丝狄蒙娜，你老是叫我偷出来的那方手帕呀。

衣阿古 真的已经偷来了吗？

艾米利亚 不是的，不瞒你说，是她自己不小心掉下来了，我恰巧就在旁边乘此机会就把它拾起来了。你瞧，这不正是吗？

衣阿古 好女人，给我。

艾米利亚 你拿它究竟有什么用呢？要如此坚持地让我去将它偷到手。

衣阿古 哼，这干你何事？（夺帕。）

艾米利亚 如果这对你没什么要紧的用途。还是把它还给我吧。可怜的夫人！她若找不到这方心爱的手帕，准要发疯了。

衣阿古 我自有用处。你可不要说出去。去，离开我。（艾米利亚下）这块手帕将被我丢在凯希奥的寓所里，让他得到它。对于一个嫉妒的人，像空气一样轻的小事，也会变成像圣经一样有力的确凿的证据。这也许就可以引起一场是不大不小的是非了。现在这摩尔人已经中了我的毒药的毒，他的心理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危险的思想本来就是一种毒药，虽然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也许品尝不到苦涩的味道，可是在血液慢慢地活动起来之后，就会像硫矿一样燃烧着爆发，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我的话果然不差；你看！他又来了！

(奥瑟罗重上。)

衣阿古 罂粟、曼陀罗以及世上一切使人昏迷的药草，它们都不能使你再得到安然享受的睡眠，正如你昨天晚上得到的那样。

奥瑟罗 哈！哈！是你对我不贞吗？

衣阿古 啊，您说什么，主帅！我希望您别老想着那件事啦。

奥瑟罗 去！滚开！可是正是由于你的存在才让我如此苦恼，与其对事情的真相知道得不明不白，还不如糊里糊涂受人愚弄好得多。

衣阿古 怎么，主帅！

奥瑟罗 她竟然瞒着我跟人家私通，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我既没有看到，也没有想到，本来它对我而言是毫不相干的，那么到了晚上，我可以还像往常一样，睡得无比香甜，逍遥自得，无忧无虑，在她的嘴唇上我也找不到凯希奥吻过的痕迹。就好像被盗的人要是不知道盗贼盗去了他什么东西，并且旁人也不向他提及此事，他就好像没有损失一样。

衣阿古 听见您说这样的话。我很抱歉。

奥瑟罗 即使全营的将士，从最低微的工兵到兵士及其他，都曾领略过她的肉体的乐趣，但只要我对此一无所知，那么我仍然是快乐的。啊！从今以后，永别了，平静的心绪！永别了，满足和幸福！永别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永别了，威武善战的大军！永别了，激发壮志豪情的战争！啊，永别了！永别了，嘶鸣千里的骏马、锐利无比的号角、惊魂动魄的鼙鼓、尖锐刺耳的军笛、庄严肃穆的大纛和一切战阵上的威严仪式！还有你，那让人致命的大炮，啊！连同你那在粗暴的喉管里摹仿着如天神般威武的怒吼。永别了！奥瑟罗的时代已经完了。

衣阿古 难道事态已到这般境地了吗？主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奥瑟罗 你这个恶人，你必须证明我的爱人是一个十足的淫妇，你必须给我那些目击的证据；以此来证明一切，否则我将怀着人类永生的灵魂发誓，我将会把我那一腔已被激发了的怒火无情地喷射在你的身上。使你悔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去投胎做一条庸俗的狗！

衣阿古 竟会到了这样的地步，让人难以置信。

奥瑟罗 你必须让我亲眼看见这种事实，或者至少让我看见那些无可置疑的切实的证据，你不得不这么干。否则我会活生生地要了你的性命！

衣阿古 尊贵的主帅……

奥瑟罗 不过，我必须提醒你，你要是故意捏造谣言，来毁坏她的名誉，并且使我遭受这种痛苦的、难堪的打击。那么你永远都不必要祈祷了；放弃一切恻隐之心，让各种骇人听闻的罪恶都丛集于你原本罪恶的一身，尽管去做一些使上天悲愤、使世人惊愕的暴行吧，因为现在的你已经罪大恶极了，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你在地狱里沉沦得更深的了。

衣阿古 天啊！您是一个伟人吗？您有上帝赐予的灵魂吗？您有做人的知觉吗？愿上帝和您同在！请您赶紧撤了我这微不足道的职务吧！啊，倒霉的傻瓜！你一生只想做个老实人，到头来人家却把你的老实当作了罪恶！啊，丑恶的世界！注意，注意，世人啊！要知道，说老实话，做老实人，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哩！谢谢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有益的教训，既然友爱反而遭人嗔怪，那么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对什么朋友贡献我的半点友情了。

奥瑟罗 不，请你等等，你原本就应该做一个老实人。这一点没错。

衣阿古 我原本应该做一个聪明人，难道不是吗？因为老实人就是笨蛋，虽然拥有一副好心肠，结果还是自己吃了亏，且费

心劳神，得不偿失。

奥瑟罗 我想我的妻子是贞洁的，可是又担心她干出对我不贞的事来，我想你是忠诚的，可是又担心你干出对我不忠的事来。我必须得到一些证据，才能让我信服她的名誉本来是像狄安娜那皎洁的容貌一样的，但是现在已经染上了污垢，就好像我自己的这张黝黑的脸一样了。要是这儿有绳子、刀子、毒药、火焰或是使人停止呼吸的河水，我决不能再忍耐一刻。但愿我能够尽快扫除这一块疑团！安下心来。

衣阿古 主帅，我看您已经完全被感情所左右了。我非常后悔，不该惹来您的疑心。那么您愿意知道真相吗？

奥瑟罗 愿意！唉！我一定要知道。

衣阿古 我想这并不难，总会知道的。可是怎么办呢？怎样才算知道了真相呢，主帅？难道您愿意眼睁睁地看她当场被人玷污吗？

奥瑟罗 啊！该死！你这该死的家伙！

衣阿古 我想叫他们当场出丑，是很不容易的；他们既然要干这种事，总是要避人耳目的。那么那又怎么样呢？我又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如何表达呢？怎样才可以拿到真凭实据呢？即使他们淫荡得像风骚的山羊，好色得像交尾期中的野猴，贪淫得像发情的豺狼，即使他们是糊涂透顶的傻瓜，您也很难看到他们上演的这一幕幕把戏。可是依我看来，只要有了确凿的线索，就可以探出事情的真相。如果这一类间接的旁证就可以帮助您解除疑惑，那么这件事办起来就容易多了。

奥瑟罗 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证明她为什么对我不贞。

衣阿古 说实话，我相当不喜欢这份差使，可是由于我那颗愚蠢的忠心，已经使我深深地陷入了这桩纠纷而难以自拔，我也已经无法再保持沉默了。要知道，世上总有那么一种人，他们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灵魂告诉他们不要保守秘密，于是他们的那些所谓的私事往往会在睡梦中被吐露无余，凯希奥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最近我曾经和凯希奥同过榻，我因为牙痛不能入睡，所以听见他在梦寐中说，“亲爱的苔斯狄孟娜，我们必须要小心，不要让别人窥探了我们的爱情！”主帅，于是他就牢牢地把我的手握住，嘴里喊，“啊，可爱的人儿！”然后拼命地吻着我，好像那些吻已经长在我嘴唇上的，他恨不得把它们连根拔掉一样；然后他又把他的脚搁在我的大腿上，叹了一口气，亲一个吻，接着又喊一声“该死的命运，竟把你给了那可恶的那摩尔人！”

奥瑟罗 啊，可恶！简直可恶之极！

衣阿古 不，这还只不过是一个梦而已！

奥瑟罗 虽然只是一个梦，但是过去发生过什么事已经可想而知；你怎么能让我对此不表示怀疑呢？

衣阿古 原来只是一件很无所谓的事，现在这样一看，却也大有文章了。

奥瑟罗 我要把她碎尸万段，以此来发泄我的满腔怒火。

衣阿古 不，您千万不能太鲁莽了；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见真实的情景，不能轻举妄动；也许她还是贞洁的。不过先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您是否看见过在尊夫人的手里有一方手帕，上面绣着美丽的草莓花样？

奥瑟罗 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那块绣着草莓花样的手帕。那是我第一次送给她的礼物。我给过她这样一方手帕。

衣阿古 那我不知道；可是今天我看见凯希奥用来抹胡子的那方手帕，就绣着相同的草莓花样。我相信它一定就是尊夫人的那一块。

奥瑟罗 假如就是那一方手帕……

衣阿古 假如就是尊夫人的那一方手帕，或者是属于她的任何其他一方她所用过的手帕，那么对她来说，这将又是一个不利

的证据。

奥瑟罗 啊，那么我希望上帝能够赐予那家伙四万条生命！因为单单让他死一次是无法将我心中的怒火发泄而空的。现在我终于明白这件事情全然是真的了。衣阿古，你看看，我把我的全部痴情吹散在无边的空中；它已经渐渐随风消失了。令人憎恶的复仇之神，快从你那幽深的洞穴中升起来吧！爱情啊！让我残暴地憎恨你那至高无上的皇冠和心灵深处的宝座吧！膨胀起来吧！我的胸膛，因为你已经被毒蛇的毒舌所占据了。

衣阿古 请不要发怒，主帅！

奥瑟罗 啊，血！血！血！

衣阿古 忍耐点儿吧；主帅！也许您的心思会改变过来的。

奥瑟罗 休想！衣阿古。正像黑海的寒涛滚滚奔流，奔进浩瀚的马尔马拉海，直冲达达尼尔海峡，永远无法回流一样，我的思想如风驰电掣的血流一般，在复仇的目的没有完全达到以前，是决不会犹豫返顾的，化为发指的柔情。（跪）苍天在上，我如果不能报复这奇耻大辱，就誓不在这人世偷生。

衣阿古 且慢，请起来。主帅！（跪）永古炳耀的日月星辰，环抱宇宙的风云雨雾，请你们为我作证：从现在起，衣阿古愿意耗尽我的全部生命，为被欺侮的奥瑟罗效劳；无论是多么残酷、恶劣的事。只要是他的旨意，我一定唯命是从。

奥瑟罗 为了表示我的诚心嘉纳，我不用空口的感谢接受你的好意，我要请你立刻履行你的诺言：在这三天以内，我希望能够听见凯希奥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

衣阿古 看来我的朋友已经没有活着的希望了。因为这是您的旨意；可是我请求您放他一条生路吧！

奥瑟罗 该死的淫妇！来，跟我去；啊，咒死她！我要想出一个干脆的方法将这个美貌的恶魔置于死地。现在我任命你为我的副将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衣阿古 您放心，我永远是您的忠实奴仆？（同下。）

第四场 城堡前

（苔斯狄孟娜、艾米利亚及小丑上。）

苔斯狄孟娜 喂，凯希奥副将的家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小丑 我可不敢说他有“家”，夫人。

苔斯狄孟娜 为什么，好人儿？告诉我，为什么吧！

小丑 因为他是个军人，要是说军人心中有“家”，那可是性命攸关的事儿，明白吗？尊敬的夫人。

苔斯狄孟娜 那么，好吧，请您告诉我他住在什么地方，好吗？

小丑 要我告诉您他住在什么地方，那就是要我告诉您我在撒谎，两者没有什么分别。

苔斯狄孟娜 您这是什么意思？

小丑 要是我说他“家”住在这儿，“家”住在那儿，那就是我诚心说“假”话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这些地方就是我胡乱编造出来的？

苔斯狄孟娜 那你可否帮我在四周打听一下？

小丑 好，如果您愿意，我这就到处去向人家打听打听——不过，那就是说，我要去盘问人家，看他们是怎样回答我的。

苔斯狄孟娜 你一找到他就叫他到这儿来见我；一定要转达到，对他说我已经帮他在将军面前说过情了，事情也许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小丑 我愿意去干一下。因为干这件事是一个正常人的智力所能及的。（下。）

苔斯狄孟娜 我究竟把这方手帕掉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呢？艾米利亚，你听见了吗？我的手帕……

艾米利亚 哦！我真的不知道，夫人。

苔斯狄孟娜 相信我，我宁愿失去我的装满的一袋金币；也不情愿失去这方心爱的手帕。倘使我的摩尔人不是这样一个光明磊落心胸开阔的汉子，倘使他也像那些生性多疑，容易嫉妒的卑鄙男人一样，这件事是很可以引起他的疑心的。

艾米利亚 难道你认为他不会为此而嫉妒吗？

苔斯狄孟娜 谁！他？我想在他生长的地方，长年阳光普照，那灼热的阳光已经把这种恶劣的本质完全从他身上吸干了。

艾米利亚 哦！我的夫人，你看他来了。

苔斯狄孟娜 我决不离开他一步，在他没有把凯希奥叫到他跟前来以前，我决不离开他一步。

（奥瑟罗上。）

苔斯狄孟娜 您好吗，我的主帅？

奥瑟罗 很好，我的好夫人。（旁白）啊，装假笑脸不容易！——你好吗？苔斯狄孟娜。

苔斯狄孟娜 我很好，我的好夫君。

奥瑟罗 快把你的手给我。好一只潮润的小手啊！我的夫人。

苔斯狄孟娜 因为它还没有感到岁月的侵袭，也没有受过忧虑的损害。

奥瑟罗 这一只手这么热，这么潮，表明它的主人是一个胸襟宽大并且心肠慷慨的人；恕我奉劝夫人一句，你要努力克制心中的邪念，常常斋戒祷告，反躬自责，礼拜神明，因为在我们这个城堡中有一个少年风流的魔鬼，他总是善于在人们的血液里捣乱。啊！这可是一只好手，一只很慷慨的手。

苔斯狄孟娜 是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只手，才将我的心献给了你，完全可以这样说，难道不是吗？

奥瑟罗 是啊！一只慷慨的手。从前的姑娘只要把手给了人，同时把心也一并给了他；可是现在的时世变了，得到一位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娘手的人可不一定能够得到她的心。

苔斯狄孟娜 这种话不是我所能谈及的。来，您曾经答应我的事办得怎么样啦？

奥瑟罗 哦！我答应你什么了，乖乖？

苔斯狄孟娜 哦，您怎么能忘记呢？我已经叫人去请凯希奥来跟您谈谈了。

奥瑟罗 因为伤风，我的眼睛有些胀痛，老是不自觉地淌着眼泪。把你的手帕借给我一用。

苔斯狄孟娜 这儿，我的主帅，让我替您擦去它吧！

奥瑟罗 我给你的那一方绣着草莓花样的呢？

苔斯狄孟娜 真是对不起！我没有将它带在身边。

奥瑟罗 没有带？

苔斯狄孟娜 是的，真的没有带，我的主帅。

奥瑟罗 那你可真是不应该了。那方手帕是我母亲从一个神秘的埃及女人那里得到的；她是一个能够看穿别人心思的女巫，她曾经对我的母亲说，当她保存着这方手帕的时候，它便可以使我的母亲拥有我父亲的欢心，享受专房的宠爱，可是她要是失去了它，或是把它送给旁人，我的父亲就要另觅新欢了。他的心就要对她发生憎厌。于是她一直将它保存到死，然后把它传给我，叫我有了妻子以后，就把它交给新妇。我遵照她的吩咐把它给了你，所以你必须格外小心，像珍惜你自己宝贵的眼睛一样珍惜它；万一不幸失去了，或是把它送给别人，那将会发生一场可怕的，不可避免的灾难。

苔斯狄孟娜 真会有这种事吗？太不可思议了。

奥瑟罗 是的，这虽是一方小小的手帕，却有神明的魔力织在里面，它是一个二百岁的神巫在一阵心血来潮的时候缝制出来的；它那一丝一缕的丝线，也不是世间的一般的蚕所吐；并且在手帕织成以后，它曾经在用处女的心炼成的丹液里浸泡过。

苔斯狄孟娜 当真！这是真的吗？主帅。

奥瑟罗 这千真万确！所以你必须留心藏好它吧。

苔斯狄孟娜 上帝啊，那么我情愿从来没有见过它！

奥瑟罗 嘿！为什么？

苔斯狄孟娜 哦！您为什么要用如此暴躁的口吻对我说呢？

奥瑟罗 难道它已经不见了吗？你已经将它丢失了吗？说，它是不是已经丢了？

苔斯狄孟娜 愿上天祝福我们吧！主帅。

奥瑟罗 你说什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苔斯狄孟娜 我说它没有失去；可是如果失去了，那可怎么办才好呢？

奥瑟罗 什么！

苔斯狄孟娜 听我说，它没有失去。

奥瑟罗 那么，去，拿来，我看！我要马上见到它！

苔斯狄孟娜 我可以去把它拿来，可是我现在不高兴去。我知道，这只是你的一个诡计，要想把我的要求赖了过去。求你把凯希奥重新录用了吧！算是对您的请求。

奥瑟罗 快给我把那手帕拿来。我已经在这儿顿生疑心了。

苔斯狄孟娜 得啦，得啦，听我说，我敢保证您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能干的人了。

奥瑟罗 手帕！

苔斯狄孟娜 还是让我们先来谈谈关于你和凯希奥之间的事情吧！

奥瑟罗 手帕！

苔斯狄孟娜 在您的眷爱之下，他一向寄托了他的前途，而且他又跟着您南征北战，同甘共苦，历尽艰辛……

奥瑟罗 手帕！

苔斯狄孟娜 凭心而论，这件事，是您的不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奥瑟罗 去！（下。）

艾米利亚 难道这个人不是在嫉妒吗？

苔斯狄孟娜 这手帕一定有着不可思议的魔力；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子。我怎么如此不幸，把它弄丢了昵！

艾米利亚 一个好的男人是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才能看出来的。俗话说得好，男人是一张胃，我们是一块肉；他们饥饿时贪馋地把我们吞下去，当他们吃饱了，就恨不得把我们呕吐出来。我的丈夫带着凯希奥来啦！

（衣阿古及凯希奥上。）

衣阿古 你现在只好求助于她了，因为你别无选择。哦！你的运气真不错！去，求求她吧。

苔斯狄孟娜 啊！你好，凯希奥！您有什么要指教的吗？

凯希奥 夫人，我来还是要向您重提我原来提过的请求，希望您鼎力相助，能够在我所尊敬的主帅麾下再次享受恩眷。让我重新做人，因为我再也不能这样耽误下去了。假如我真的罪大恶极，并且无论过去的微劳、现在的悔恨以及将来立功赎罪的决心，都不能博取他的同情与宽恕，那么我只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明白的答复，然后我就死心塌地向别处去另寻途径讨命运的布施了。

苔斯狄孟娜 唉，善良的凯希奥！很抱歉我的话已经变成刺耳的亵渎了；我的丈夫已经不再是我的丈夫了，要是他的容貌也像他的性情一样变了样的话，我简直要不认识他了。愿神灵保佑我！我已经尽力为您说话；为了我的言辞的憋拙，我已经遭到了他的憎恶。但是只要我能够派上用处，我都愿意为您一试；所以您必须暂时忍耐；请您相信我，如果这事仅仅是关于我自己的，我是不会这样热心的。这样的回答，我想您心里总该满意了吧。

衣阿古 这么说，主帅发怒了吗？

艾米利亚 说的没错，他刚才离开这儿时，神色异常暴躁。

衣阿古 他也会发怒吗？我曾经看见大炮像魔鬼一样把他的兄弟从他身边轰掉，大面积地冲散他的军队，他仍旧不动声色。镇定自若，他也会发怒吗？那么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他从来都不会没有缘故地乱发脾气。我一定要去看看他。

苔斯狄孟娜 请你这就去吧！（衣阿古下）一定是从威尼斯传来了什么国家大事，或是塞甫路斯发现了他在这儿有什么秘密的阴谋，以至于扰乱了他的清明的神志；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往往会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而生气，虽然实际激怒他们的却是其他那些更重大的原因。就好比我们在一个指头疼痛的时候，浑身都会觉得疼痛难忍。所以我们不能把男人当作完美的天神，也不能希望他们像新婚之夜那样永远对你殷勤体贴。艾米利亚，我真是该死，我是个实足的糊涂虫，所以方才面对他的凶横才会在心里抱怨他的无情；现在我才发觉我刚才收买的都是些虚假的证据，所以才让他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

艾米利亚 真是谢天谢地，希望果然像您所想的那样，是为了些国家的事情，而不是因为对您起了什么疑心。

苔斯狄孟娜 唉！扪心自问，我从来都不曾做过一些事情能够引起他的怀疑的。

艾米利亚 但是，对于一个生性多疑的人来说，是不会仅仅满足于此的！他们往往只是为了嫉妒而嫉妒，而不是因为有了什么真正要嫉妒的理由而嫉妒，那是一个凭空而来、自生自灭的怪物。

苔斯狄孟娜 愿上帝保佑我主，奥瑟罗，不要让他的心灵被这种怪物所占据。

艾米利亚 但愿如此，夫人。

苔斯狄孟娜 我得立刻找他去。凯希奥，请您自便；要是我有机会能够跟他说几句话，我会当面向他提出您的请求，尽力给您解围就是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凯希奥 多谢了，尊敬的夫人！（苔斯狄孟娜、艾米利亚下。）（毕恩卡上。）

毕恩卡 你好，凯希奥我的朋友！

凯希奥 你好，我的最最美丽动人的毕恩卡，你怎么不在家里？不瞒你说，亲爱的，我这就在往你家的路上赶呢！

毕恩卡 我也正要去尊寓，凯希奥。可是为什么！一个星期都不来探望我了，整整七天七夜，总共一百六十八个小时？你可知道在相思里度过的时辰，比时钟是要慢上一百六十倍的；啊，这真是一笔难以计算的糊涂账！

凯希奥 实在对不起，毕恩卡，这几天来有太多的事堆积心头，使我心事重重，改日一定加倍补偿你就是了。亲爱的毕恩卡，（以苔斯狄孟娜手帕授毕恩卡）帮我把这手帕上的花样描下来吧！我将对你万分感激。

毕恩卡 啊，凯希奥！你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他的？这一定是你和哪个新情人之间相互交换得来的定情信物。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不来看我的真正原委了。真是这样的吗？好，好。

凯希奥 得啦，女人！快快将你这种胡乱猜忌的心思用在魔鬼身上吧！你在吃醋了，那么你认为这是什么情人送给我的纪念物呢？不，不是的，我以我的人格发誓。毕恩卡。

毕恩卡 那么这块手帕的主人会是谁呢？

凯希奥 和你一样，我对此也一无所知，亲爱的；我在寝室里发现它的。那花样正是我所喜欢的，所以我想赶在我还没有找到失主并将其归还之前，把它描了下来。我想请你来帮我这个忙。现在请你暂时离开我。

毕恩卡 你是让我离开你吗？并且是现在？这是为什么呢？

凯希奥 因为等一会儿，主帅会到这儿来；如果让他看见有女人在我的身边陪伴，恐怕是不大体面的，我不愿意这样。

毕恩卡 我倒要请问。为什么？

凯希奥 请别误会，亲爱的，不是因为我不爱你。

毕恩卡 那么是因为你并不爱我。好吧，那么请你陪我稍微走一程，告诉我今天晚上你是否会来拜访我。

凯希奥 我不能陪你走得太远，因为我在这儿等候主帅；不过我保证我一定会来看你的，并且就在今晚。

毕恩卡 那好吧；也只能这样，因为我不能勉强你。（各下。）

第四幕

第一场 塞甫路斯。城堡前

（奥瑟罗及衣阿古上。）

衣阿古 您愿意将事情想成这样吗？

奥瑟罗 将事情想成这样，衣阿古！

衣阿古 怎么！真的背着人接吻了吗？

奥瑟罗 要知道，正统的礼法是不会容许存在这样的接吻的。

衣阿古 您认为会有人赤身裸体地和她的朋友睡在一床，却能在一个多小时里不动一丝一毫的邪念吗？

奥瑟罗 衣阿古，赤身裸体地睡在床上，竟然没有动邪念！这明明是对魔鬼的假意矜持；虽然我们相信他们原本都是老实人，但是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魔鬼是必定会诱惑他们的美德的，而他们也会让上天对他们有所怀疑的。

衣阿古 假如他们能够不受诱惑，那么这还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越轨行为，可是假如我把一方手帕给了我的妻子……

奥瑟罗 给了她那又如何呢？

衣阿古 啊，这东西就完全属于她了！主帅，既然是属于她的东西，我想她就有权把它送给无论什么人的。

奥瑟罗 那么照此推论，她的贞操也是归她所有的东西，难道她也有权把它送给无论什么人吗？

衣阿古 她的贞操是一种高深莫测的东西；你看，真正贞洁的妇人在这世上又有几人？可是讲到那方手帕……

奥瑟罗 天哪，真希望我能将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你说……啊！它笼罩着我的记忆，就好像在染疫人家的房顶上盘旋的

乌鸦一样，预示灾难将至。——你说他手里拿的是我的手帕吗？

衣阿古 是的，在他手里，那又怎么样呢？

奥瑟罗 那可是大大的不妙了。

衣阿古 什么！要是我说我看见他干了对您有辱的事，或是听见他亲口这样说——要知道，世上这样的家伙比比皆是，他们总是靠着死命的追求和征服女人的容貌和肉体，或者得到什么情妇的自动的垂青，就禁不住要在外界大肆宣扬……

奥瑟罗 他还在外界宣扬过什么话吗？

衣阿古 当然啦！主帅；可是您放心吧，他一定会在您面前发誓否认他曾经说过的话的。

奥瑟罗 他究竟说了些什么？

衣阿古 他说，他曾经——我不知道他曾经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

奥瑟罗 什么？什么？你快说！

衣阿古 跟她睡……

奥瑟罗 同在一张床上？

衣阿古 睡在同一张床上，睡在她的身上；总之，随便您怎么说都行。

奥瑟罗 跟她睡在同一张床上！睡在她的身上！我们说他睡在她的身上，这难道不是对她进行一种人身攻击吗？——睡在同一张床上！该死，真是岂有此理！手帕——口供——手帕！先叫他招供了，再把他绞死。先把他吊起来，然后叫他招供。我一想到这件事就禁不住气得发抖。人们总是先有了某种感应，阴暗的情绪才会笼罩他的心灵；仅凭一两句空洞的话是不能在我的心灵深处引起如此大的震动的。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呸！我要磨平他们的鼻子，割下他们的耳朵，咬掉他们的舌头。天哪，会有这样的事吗？口供！——手帕！——啊，魔鬼！（晕倒。）

衣阿古 快让你的魔力显灵吧！我的妙药，快让你的魔力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灵吧！轻信人言的蠢人就是这样掉进了陷阱，就像许多不幸的贞洁贤淑的娘儿们，都是这样蒙上了不白之冤。喂，主帅！主帅！醒醒！奥瑟罗！（凯希奥上。）

衣阿古 啊，凯希奥！

凯希奥 发生了什么事？

衣阿古 我们的主帅忽然发癫痛了，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发作；就在昨天也发生了同样的事。

凯希奥 在他太阳穴上按摩按摩。

衣阿古 不，不行。在这种昏迷状态中，必须让他保持安静！要不然的话，白沫就会从他的嘴里冒出来。慢慢地又会疯狂地发作起来。看！他在动了。他马上就会恢复原状的。请你暂时走开一下。好吗？等他离开以后，我还有十分重要的话跟你说。（凯希奥下）哦！主帅，您现在感觉如何？您没有摔痛您的头吧？

奥瑟罗 你这是在讽刺和讥笑我吗？

衣阿古 我讽刺和讥笑您！不，没有这样的事！我怎会如此冒失？希望您能像一个大丈夫那样经受住命运的考验。

奥瑟罗 一个被戴上了绿帽子的人，难道还能算是一个人的吗？

衣阿古 这种不算人的人在这座热闹的城市里多如牛毛。

奥瑟罗 他自己真的公然承认了吗？

衣阿古 主帅，您还是看开一点吧！您的情形还不算最坏。您只要仔细想想，哪一个有家室的须眉男子，没有遭到跟您同样命运呢？世上不知有多少男人，他们的卧榻上都曾经容留过无数素昧平生的人，可他们自己还满以为这是一块私人的禁地哩；并且还为此沾沾自喜。啊！这是魔鬼的最大的玩笑，最刻毒的恶作剧，让一个男人心安理得地搂着枕边的荡妇接吻，还以为她是一个忠贞不二的女人！不，我要睁开我的双眼，只要先看清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也就看准了该如何处置她。

奥瑟罗 啊！你说得简直对极了。你无疑是个聪明人。

衣阿古 现在请您，竭力耐住您的怒火。暂时站在一旁。刚才您气得昏过去的时候——作为一个大人物是不应该为一些琐事而感情冲动的——凯希奥刚才来过这儿；我推说您不省人事是因为一时不舒服，便把他打发走了，不过，他已经答应过会儿来跟我谈谈。您只要找一处地方躲起来，就可以看见他满脸得意忘形、冷嘲热讽的神气样儿；因为我会引诱他将每次跟尊夫人幽会的情景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还要让他道出他们重温好梦的时间、地点。您留心观察他那副无耻的表情吧。但是决不要动怒；否则我就要责备您一味义气用事，全无大丈夫的气概啦！

奥瑟罗 告诉你吧，衣阿古，我会很巧妙地应对，不动声色；你听着，而且我还会包藏一颗最最凶残的杀人之心。

衣阿古 那很好；请您走远一点吧。可是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别忘了要看准时机。（奥瑟罗退后）现在我要跟凯希奥谈谈毕恩卡，一个靠着出卖风情维持生活的荡妇；她一直热恋着凯希奥；这真是娼妓的报应，她们往往迷惑了许多的男子，结果却让一个男子迷惑住了她们的心。我相信只要我一说出她的名字，他就会忍不住捧腹大笑，洋洋自得一番。瞧！他来了。

（凯希奥重上。）

衣阿古 他一笑起来，奥瑟罗肯定会发疯；可怜的凯希奥他那可笑的神情和轻浮、狂妄的举止，在他那充满着无知盲目的嫉妒的心头，一定可以引起轩然大波。——您好吗，我亲爱的副将？

凯希奥 我正在为此事懊恼得要死了，因为我丢掉了这个头衔，你却还要故意这样称呼我。

衣阿古 只要在苔斯狄孟娜跟前多说几句央求的话，包你官复原职。（低声）要是换成毕恩卡自始至终介于这件事情当中，那早就已经不成问题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凯希奥 唉，可怜的女人！

奥瑟罗 （旁白）看！他已经在笑出声来了！

衣阿古 说实话，像她这样爱一个男人的女人，我还从来没见过。

凯希奥 唉，可怜的小东西！我看她倒是真的爱我的。

奥瑟罗 （旁白）现在他想把这事情用一笑搪塞过去，含糊否认。

衣阿古 凯希奥，你在听我说吗？

奥瑟罗 （旁白）说下去；很好，很好。现在他缠住他，要他讲一讲经过情形啦。

衣阿古 她跟别人说你会娶她做你的妻子。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凯希奥 哈哈！这太可笑了。你相信吗？

奥瑟罗 （旁白）丑陋的家伙，瞧你那得意的样子。哼！你这样得意吗？

凯希奥 什么？我跟她结婚！什么？一个卖淫的荡妇？实在对不起，恕我直言，你这样想真是看轻了我的为人，再愚蠢也不至于会到这等地步哩。哈哈！

奥瑟罗 （旁白）好，好，好，好。只有得胜的人才会发出如此开怀的笑声。

衣阿古 难道不是你吗？人家都在说你娶她作为你的妻子。

凯希奥 非常抱歉！请别再拿我开玩笑啦。

衣阿古 如果我要是诽谤了你，那我就是个大大的混帐王八蛋了。

奥瑟罗 （旁白）好。你这算是一报还一报吗？

凯希奥 一派胡言！我可没有答应她。她自己一厢情愿，相信我会跟她结婚。

奧瑟羅 （旁白）衣阿古在向我作出暗示了；现在他要开始讲他的风流韵事啦。

凯希奥 不瞒你说，她刚才还在这儿；她总是没完没了地缠着我。前天，我跟几个威尼斯人正在海边谈话，那傻东西竟然就跑来啦；不瞒你说，她就是这样攀住我的脖子……

奧瑟羅 （旁白）叫一声“啊，我最亲爱的凯希奥”！这一切在他那张愚蠢的脸上已经暴露无疑了。

凯希奥 她还如此这般地拉住我的衣服，一头扎进我的怀里，开始抹眼泪，没完没了的，并且还像这样地把我推来推去，哈哈哈！

奧瑟羅 （旁白）现在他在讲他是如何被她拖到她的寝室里去的啦！啊！我看见你那“尊贵”的鼻子，却不知道应该将它赏赐给哪一条恶狗当美食了。

凯希奥 你知道，我只好离开她。因为我别无选择。

衣阿古 啊！天哪，她来了。

凯希奥 好一只涂脂抹粉的臭猫！

（毕恩卡上。）

凯希奥 亲爱的，你这样到处盯着我不放，是要暗示我什么吗？

毕恩卡 只有魔鬼跟他的老娘才会愿意盯着你。那么，你刚才给我的那方手帕也算是要暗示我些什么吗？我竟将它收下了，真是个大傻瓜。还叫我描下那花样！世上好看的花手帕可多得是，居然让你得到一块，并且是在你的寓所里。却不知道失主是谁！我敢肯定这一定是哪一个贱丫头送给你的定情物，你竟有脸叫我帮你描下它的花样来！岂有此理！拿去，还给你那个相好吧；我可不高兴描下它的花样。不管这手帕你是从哪个贱丫头那儿得来的。

凯希奥 怎么，我最亲爱的毕恩卡！怎么！这到底是怎么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回事？

奥瑟罗 （旁白）天哪，那不正是我的手帕吗？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毕恩卡 你要是愿意来吃饭，今天晚上就尽管来吧；不过要是不愿意来就等以后你心情好的时候再来光临吧！（下。）

衣阿古 追上去，追上去。凯希奥，你怎么还愣着！

凯希奥 说得对，我必须挡住她。不然，她一定会当街侮辱我的品行。

衣阿古 那么你准备今晚同她共进晚餐吗？

凯希奥 我想我还是会去的，男子汉大丈夫应该言而有信。

衣阿古 好吧，祝你好运！也许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因为我非常想找

个机会和你妈妈谈谈。

凯希奥 那么我一定等着你的前来，我的好朋友，真的欢迎你前来拜

访。

衣阿古 得啦，别再多说啦。（凯希奥下。）

奥瑟罗 （趋前）衣阿古，我要怎么做才能将他置于死地？

衣阿古 您亲眼看到了，听见了，当别人提及他的丑事，他笑得多么

高兴啊！

奥瑟罗 啊，衣阿古！

衣阿古 您看见那方手帕了吗？主帅？

奥瑟罗 你肯定那就是我送给苔丝蒙娜的那一方吗？

衣阿古 我可以对天发誓，那千真万确就是您的。您那位痴心的太

太！他竟然把您妻子赠予他的手帕给了他的一位情妇。

奥瑟罗 我要让她在九年中被我慢慢地折磨至死。好一个高雅的女

人！一个美貌的女人！一个温顺的女人！

衣阿古 不，您必须忘掉那些可怕的事。

奥瑟罗 不，我的心已经变成铁石了；我打它，反而打痛了我的手。

嗯，让她今夜腐烂、死亡、堕入地狱吧，因为在这个世上她不

能再活下去了。啊！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胜过她的可爱。

她

可以睡在一个皇帝的身边，命令他干任何事情。

衣阿古 主帅，您素来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奥瑟罗 让她死吧！我不过说说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而已。她能够

做出世界上最最精美的针线活儿。她能唱出世界上最最动听的

歌曲，仿佛一名出色的音乐家，可以将一头野熊的心驯服！

啊！她的心思是如此地聪颖，她的智慧简直无与伦比！

衣阿古 正是这样多才多艺的人，干出这种丑事来，才格外叫人感到

气恼万分。

奥瑟罗 而且她的性格又是这样温顺！啊！一千倍、一千倍的可恼！

衣阿古 嗯，简直太温顺了。

奥瑟罗 对啦，说得没错。可是，衣阿古，可惜！啊！衣阿古！衣阿古！太可惜啦！

衣阿古 对于一个失节之妇，要是您还是这样优柔寡断、恋恋不舍，那么索性放任她的行为吧！因为只要您自己觉得这没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么大不了的，那么别人就更不可能对此事有所介意了。

奥瑟罗 叫我当一个王八，简直太可恶了！我要把她剁成一堆肉酱。

衣阿古 啊，她太不知羞耻啦！

奥瑟罗 竟敢跟我的部将通奸！

衣阿古 我认为这是尤为可恶且卑鄙的事！

奥瑟罗 我命令你今天晚上，给我弄些毒药来，衣阿古。我不想跟她多费唇舌，以免她会用她的美貌和肉体来打动我的心。

衣阿古，今天晚上，记住，就在今天晚上！

衣阿古 不要用毒药，就在那被她玷污了的床上，把她活活掐死。那不是可以更解恨吗？

奥瑟罗 好，好；这将是一个大快人心的处置办法，太妙了！

衣阿古 至于凯希奥，您在午夜前后，一定可以听到好消息。让我去替您取他的命吧！

奥瑟罗 好极了！（内：喇叭声）那是哪种喇叭发出的声音？

衣阿古 一定是有什么人从威尼斯来了。——是罗多维可，他定是奉公爵之命到这儿来了；您那位圣洁的太太也跟他在一起。

（罗多维可、苔斯狄孟娜及侍从等上。）

罗多维可 上帝保佑您，尊贵的主帅！

奥瑟罗 同样祝福您，大人。

罗多维可 公爵和威尼斯的元老们让我代为转告他们对您最真挚的问候。（以信交奥瑟罗。）

奥瑟罗 我敬吻他们的恩命。请代为转达我的谢意。（拆信阅读。）

苔斯狄孟娜 罗多维可大哥，你从威尼斯来？带来了什么消息？

衣阿古 能见到你，我很高兴！大人，欢迎您到塞甫路斯来！

罗多维可 谢谢。凯希奥副将，近来可好？

衣阿古 托您的福，他还健在。

苔斯狄孟娜 大哥，他跟我的丈夫之间发生了一点小误会。实在让我大伤脑筋呢！可是我想您的到来可以使他们言归于好。

奥瑟罗 你就这么有把握吗？亲爱的！

苔斯狄孟娜 难道您不这么认为吗，我的主帅？

奥瑟罗 （读信）“务必照信上指示办妥，不得有半点延误……”

罗多维可 他没有回答；亲爱的，他正在忙着读信。将军跟凯希奥之间真有矛盾了吗？

苔斯狄孟娜 是的，这很不幸；我很愿意从中调解他们的矛盾，尽力让他们重归于好，为了我对凯希奥所抱的好感。

奥瑟罗 真是该死！

苔斯狄孟娜 您说什么，我的主帅？

奥瑟罗 你认为你是个聪明人吗？

苔斯狄孟娜 什么！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罗多维可 也许这封信激怒了他；照我的判断，他们是要召他回国一趟，并且叫凯希奥代理他的职务。

苔斯狄孟娜 那好极了。是真的吗？亲爱的。

奥瑟罗 当然！这正如了你的心愿，不是吗？

苔斯狄孟娜 您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主帅？

奥瑟罗 你要是发了疯，我会更高兴的。

苔斯狄孟娜 为什么，亲爱的奥瑟罗？

奥瑟罗 魔鬼！离我远点儿。（击苔斯狄孟娜。）

苔斯狄孟娜 您不该这样对待我。我没有犯错。

罗多维可 将军，我要是把这事情告诉威尼斯人，不过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也一定不会相信我。即使对天发誓说我亲眼所见，这太过分了；她在哭了。快向她赔罪吧。

奥瑟罗 啊，魔鬼！魔鬼！要是妇人的眼泪有生儿育女的力量，那么她的每一滴泪，一落到地上就立刻会变成一条鳄鱼。走开，请你在我的眼前消失！

苔斯狄孟娜 我不愿留在这儿惹您气恼。（欲去。）

罗多维可 将军，请您叫她回来吧。她实在是一位温顺的夫人。

奥瑟罗 夫人！

苔斯狄孟娜 是的，我的主？

奥瑟罗 大人，您还有什么要跟她说的吗？

罗多维可 谁？您是指我吗？将军。

奥瑟罗 嗯，难道你认为还会有别人吗？您要我叫她回来，现在她转回来了。她会来来回回地走一步路回一欢身；你瞧！她还会哭，大人，她还会哭；她是非常顺从的，正像您所说，非常顺从。尽管流你的眼泪吧。大人，这信上的意思——好一副若无其事，装腔作势的模样！——是要叫我回去——你先退下，等会儿我会再派人召见你——大人，对于他们的命令，我会服从，立刻动身准备车马上路，不日便可回到威尼斯去——去！滚出去！（苔斯狄孟娜下）凯希奥可以接任我的职位。大人，今天晚上，您能否赏光在这儿吃一顿便饭，以表示我们对您的欢迎，欢迎您到塞甫路斯来！——山羊和猴子！（下。）

罗多维可 这就是那位我们整个元老院所一致称道的英勇善战、全才全德的摩尔人吗？这就是那不受个人喜怒之情左右的高贵的品性吗？这就是那命运之神的利箭都无法将它射穿摧毁的坚定意志吗？

衣阿古 他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罗多维可 那么他的头脑是不是出了问题？他的神经是不是

也发生了错位？

衣阿古 他其实就是他现在这个样子，我实在不敢说他这会向什么样子变化。如果他并不像你们所希望应该是的样子的话，那么我也不希望他像您刚才所形容的那样！

罗多维可 什么！他还打他的妻子！

衣阿古 真是这样吗？那可不太妙！可是我希望他不要再对她做出比这更残暴的事情来了。

罗多维可 他一向都是这样的吗？还是因为被那封信上的话激怒了，才会有这种史无前例的失态的行为？

衣阿古 唉！唉！凭我现在的地位，我实在是不便把我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一切向大人您说出口来。您不妨留心观察他，他会用他自己的行动来说明问题的。用不着我多费口舌。请您跟在他的后面，看他还会做出什么出乎您的意料的事来。

罗多维可 他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真的令我太失望了！并且为此感到惋惜。（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一室

（奥瑟罗及艾米利亚上。）

奥瑟罗 那么你没有看见什么可疑的事情吗？

艾米利亚 我什么也不曾看见，也不曾听见，也不曾起过什么疑心？

奥瑟罗 你难道没有看见凯希奥跟她在一起吗？

艾米利亚 是的，主帅。可是我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且他们两个人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在耳里。

奥瑟罗 什么！他们从来不曾轻声交谈吗？

艾米利亚 从来不曾，主帅。

奥瑟罗 他们也不曾将你打发走开过吗？

艾米利亚 从来没有，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将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奥瑟罗 也不曾叫你去取她的扇子、手套、面纱，或是其他什么东西吗？

艾米利亚 从来没有，将军。

奥瑟罗 那可真是让人太费解了。

艾米利亚 圣明的主帅，我敢用我的灵魂打赌，在这世上没有比她更贞洁的女子了。要是您怀疑她有了对不起您的越轨行为，那请您赶紧遏制这种可怕的思想发展吧！因为那将成为您心灵上的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要是哪一个混蛋促使这种可怕的思想钻进您的脑袋里。那么就让他变成一条毒蛇，永远受到诅咒和惩罚！假如她已不再是一个贞洁、贤淑和忠诚的女子了，那么世上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幸福的男人了；假如她不是一个贞洁的女子，那么最纯洁的女子，也会变成最最丑陋的淫妇。

奥瑟罗 去，叫她到这儿来。（艾米利亚下）多动听的一席证词啊！可是这种习惯拉皮条的人，天生就有一副灵牙利齿。这是一个狡猾的淫妇，一肚子刁钻的古怪念头，竟还能当众下跪对天发誓做祷告？我就亲眼见过她的这副嘴脸。

（艾米利亚偕同苔斯狄孟娜重上。）

苔斯狄孟娜 我的主帅，您有什么吩咐吗？

奥瑟罗 过来，亲爱的。

苔斯狄孟娜 您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呢？

奥瑟罗 让我看看你那美丽的大眼睛，请你正视我的面庞。

苔斯狄孟娜 这是一个怎样的怪念头？

奥瑟罗 （向艾米利亚）你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吧！请把门关上，让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安安静静地谈会儿心。要是有人登门拜访，你就在门口咳嗽一声。现在，忙你自己的事儿去吧！快，快！

（艾米利亚下。）

苔斯狄孟娜 我现在就跪在您的面前，请求您告诉我，您说

的这番话到底是什么用意？我知道您正在生我的气，可是我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

奥瑟罗 嘻，你是什么人？敢这么问我。

苔斯狄孟娜 我的主帅，我是您的妻子，您的最最忠诚善良纯朴的妻子。

奥瑟罗 来，当着上帝的面发一个誓吧！保证你死后一定能够下地狱。因为所有当你再发一个虚假的誓言说自己是贞洁无比时，魔鬼们才可能不被你的美貌所打动，而毫不留情地将你送进地狱之门，使你永不超生。

苔斯狄孟娜 是的，天可以作证我是贞洁的。

奥瑟罗 天可以作证，你是淫邪的，简直可以入地狱。

苔斯狄孟娜 我的主帅，我对谁干了有愧于良心的事？我跟哪一个人发生了越轨的行为？你怎么能说我是淫邪的呢？

奥瑟罗 啊，苔斯狄孟娜！滚开！滚开！滚开！

苔斯狄孟娜 唉，这日子真是太不幸！——为什么您要流泪呢？您的眼泪是为我而流的吗，我的主帅？要是您疑心这次将你召奉回国，是我父亲的意见，那么请您不要迁怒于我；因为如果说，您失去了他的好感，那么也意味着我也已经失去了他的慈爱了。我和您一样，感到很难过。

奥瑟罗 如果这是上天的旨意，要让我在这人世间历尽种种苦难；如果他用诸般的痛苦和耻辱降临我的毫无防卫的头顶之上，把我深埋在难以自拔的泥沼里，让我丧失一切自由和希望，那么我也还是可以在我的灵魂斗争的深处，找到一滴忍耐的甘露。可是，唉！可怜的我却要在这冷酷无情尖酸刻薄的世上，做一个被人用手指着取笑和谩骂的对象！但即使是这个样子，我也可以完全容忍；可是我的心灵将从此失去了停靠的港湾，我的生命将从此失去了依托的支柱，我的活力的源泉将就此枯竭了，变成一片肮脏的池塘，仅供蛤蟆们繁衍生息！忍耐，好一个慈眉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目的天之骄子啊！请你赶快转变你的脸色，让地狱般的狰狞来取而代之吧！

苔斯狄孟娜 在我的尊贵的丈夫眼中，我希望我是一个贤良贞洁的妻子。

奥瑟罗 啊，是的，就像夏天生长在腐肉里的苍蝇一样贞洁——一边排出它的卵子，一边就在受孕。你就是路边的一颗野花，野花！虽然你的颜色是如此的娇艳，你的香味是如此的芳香迷人，人家只要一看见你或是嗅到你就会心疼；但我还是忠心地希望这个世上从来不曾有过你！

苔斯狄孟娜 唉！连我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究竟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竟要遭到这样的惩罚！看在上帝的份上，您能告诉我吗？

奥瑟罗 你是要让人家在如此白净的一张纸上，如此圣洁的一本书册上明明白白地写下“娼妓”两个字吗？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啊，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我只要一想到你所干的那些事，我的两颊就会变得像两座沸腾的熔炉一样滚烫，把“廉耻”二字化为乌有。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天神见了它定将捏住鼻子四处逃窜；月亮看见了它定将羞得闭上眼睛不忍目睹；就连碰见什么都要亲吻的轻浮的风，也要安安静静地躲在岩石的洞穴中，不愿听见人家说起它的名字。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真是个不要脸的娼妇！

苔斯狄孟娜 天啊，您怎么可以这样侮辱我！太令我震惊和痛心了。

奥瑟罗 你难道还要否认你是个娼妇吗？

苔斯狄孟娜 不，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信徒，我敢对天发誓。我不是一个娼妇，我是一个贞洁的女子！我为我那圣明的主帅保持这一个身子的清白，不让淫邪污秽的手把它沾污摧毁，如果这样的行为可以使我免去娼妇的丑恶头衔的话，那么我就可以

说，我不是娼妇。

奥瑟罗 什么！你敢说你不是一个娼妇吗？

苔斯狄孟娜 不，我当然不是娼妇，否则我死后就永远没有超生的一天了。

奥瑟罗 情况真是像你说的那样吗？

苔斯狄孟娜 啊！愿上天饶恕我们吧！

奥瑟罗 那么我们是多么的冒昧和无知啊！我还以为嫁给奥瑟罗的那个女子就是威尼斯的狡猾的娼妇哩。——喂，你这位刚刚和圣彼得担负着相反的差使的，看守通往地狱的大门的奶奶！（艾米利亚重上。）

奥瑟罗 你，你，对了，就是你！我们已经完事了。作为酬劳这几个钱是给你的；请你将门上的铁锁打开，并且为我们保守住这个秘密，不要向外界泄露半点风声。（下。）

艾米利亚 唉！在这位老爷的头脑里究竟转了些什么奇怪的念头呢？您这是怎么啦，夫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好夫人？

苔斯狄孟娜 我是在半梦半醒之中。

艾米利亚 哦！我的好夫人，我的主帅到底有些什么心事？才会使他如此失态呢？

苔斯狄孟娜 谁？

艾米利亚 我的主帅呀，我的好夫人。

苔斯狄孟娜 谁是你的主帅？

艾米利亚 我的主帅不就是你的丈夫吗？好夫人。

苔斯狄孟娜 我没有这样的丈夫。我不想和你说话，艾米利亚；我不能哭，可是除了我的眼泪，我无法用言语来回答你的问题。今天晚上，请你把我结婚时用过的被褥放在我的床上；千万别忘记然后再去替我把你的丈夫叫来。

艾米利亚 真的发生了变故？这是真的吗？（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苔斯狄孟娜 我完全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这全然是应该的。我究竟有些什么越轨的行为——哪怕只是最最微不足道的过失才会引起他的猜疑呢？

（艾米利亚率衣阿古重上。）

衣阿古 夫人，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吗？哦，您这到底是怎么啦？

苔斯狄孟娜 我不知道。作为父母，他们总是以温和的态度和轻微的责备与惩罚来教训犯了错误的孩子；那么他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责备我呢？因为我还是一个该受管教的小孩子。

衣阿古 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尊敬的夫人？

艾米利亚 唉！衣阿古，主帅一口一个“娼妇”地骂她，用那样难以入耳的名字来称呼我们贞洁的妇人，只要稍有一点良知的人，都是没有勇气听下去的。

苔斯狄孟娜 我应该得到那样一个低贱下流的称呼吗，衣阿古？

衣阿古 究竟是什么样的称呼，好夫人？

苔斯狄孟娜 就像她说的，我的主帅将我唤作“娼妇”。

艾米利亚 他居然叫她娼妇！即使是一个酩酊大醉的叫化子，也不会把这种低贱下流的名字用在像她这样的一位夫人的身上。

衣阿古 是为了什么他才会这么做呢？

苔斯狄孟娜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相信我自己不是他所说的那种女人。

衣阿古 不要哭，千万不要哭。唉！

艾米利亚 想当年有多少名门贵族都想娶她为妻，她都拒绝了；结果她抛下了年迈的老父亲，离开了生活了多年的故土，告别亲朋好友，却只换取了他赐予的“娼妇”的称号？这还不够叫人痛心吗？

苔斯狄孟娜 那都只能怪我自己的命薄。

衣阿古 他太无理了！真是天理难容！他怎么会存有这样可怕的心思呢？

苔斯狄孟娜 天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艾米利亚 我可以打赌，一定有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一个爱管闲事、好拍马屁的家伙，一个善于编造假话低毁的奴才，因为要想上下钻营，求得显赫的职位，才造出这样的谣言来。要是我说的有半句是假话，我情愿让人家把我绞死。

衣阿古 呸！不要胡言乱语了！哪里会有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人的。

苔斯狄孟娜 如果世上果真有这样的一个人，也愿上天宽恕他！

艾米利亚 宽恕他！我真希望能用一条绳子箍住他的脖子，再让地狱里的恶鬼将他的骨头咬碎！他为什么叫她娼妇？难道有谁跟她在一起干了那种娼妇的勾当吗？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有什么根据？这可恶的、愚蠢的摩尔人一定是中了不知哪一个卑鄙无耻的坏人的圈套，一个下流的大混蛋，一个卑鄙的家伙；上帝啊！愿你快快将这等家伙的嘴脸暴露给世人吧！让每一个本份的手里都拿一根粗壮的大鞭子，把这些混蛋们衣服脱光，恨恨地抽一顿，从东方一直抽到西方！

衣阿古 别嚷嚷，外面的人都要听见了。

艾米利亚 哼，可恶的家伙！上回使你神昏颠倒，神志不清，疑心我跟这摩尔人有什么暧昧关系的坏蛋也就是这种家伙。

衣阿古 好了，好了；你这个傻瓜，别在这儿胡言乱语了。

苔斯狄孟娜 好衣阿古啊，我要怎么样才能让我丈夫像从前那样对我呢？好朋友，求你帮我向他解释解释吧！因为我可以对着天上的太阳立下誓言，我实在不明白我是怎样失去他的宠爱的。我愿当天跪下，要是我曾经在思想上、行动上，有意背叛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爱情；要是我曾经用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或是我的任何其他感觉对别人发生过爱慕之情；要是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给他始终如一的深切的爱意，即使他恨我，我也不会因此而动摇我对他的忠诚；要是我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那么就让我这辈子都不要过上一天幸福的日子！这给人的打击是十分重大的，也许我的生命会被他的无情所击垮。但是我对他的爱情是坚不可摧的。我不愿意提及“娼妇”这两个字，只要一想到它就会使我心生憎恶，更不用说，亲自去干那种败坏名声、招此臭名的勾当了。即使整个世界的荣华放在我面前，我也不为所动。

衣阿古 请您不要过于激动，这不过是他一时的心情恶劣，又加之在国家大事方面受了点打击，所以就来找你发泄心中的怒火。

苔斯狄孟娜 没有别的其他原因了吗？……

衣阿古 我可以保证，只是为了这个原因，（喇叭声）听！晚餐的喇叭已经奏响了；威尼斯的使者正准备出席晚宴。请您进去吧！不要伤心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苔斯狄孟娜、艾米利亚下。）

（洛德里哥上。）

衣阿古 啊，我们尊贵的客人，洛德里哥！

洛德里哥 我看你全然是一副虚假面孔恭维我。

衣阿古 我怎么会对你虚情假意呢？

洛德里哥 衣阿古，你每天在我面前耍花样，设法将我敷衍过去，照我现在看来，你不但没有为我敞开一扇方便的大门，反而使我的希望一天一天地变小了。我对此实在是难以忍受了。由于我本人在这一点上的愚蠢无知，我已经吃了不少的苦头，不过这一笔账我会从长计议的跟您慢慢地算。

衣阿古 你愿意听我解释吗，洛德里哥？

洛德里哥 哼，少来这套，我已经听得太多了；你的行为和

你的言论永远都是不相符合的。

衣阿古 哦！亲爱的大人，这您可就冤枉我了。

洛德里哥 我对你绝对没有半点冤枉。我的钱都已经花光啦。你从我手里拿去送给苔斯狄孟娜的金银手饰，即使一个圣徒也会被它诱惑的；你对我说她已经全部笑纳了，而且告诉我不久就有喜讯会传入我的耳中，是到现在事情却毫无一点起色。

衣阿古 好，得了；很好。

洛德里哥 很好！得了！我不能就此放过你，朋友；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好办的。我可以举手起誓，这种手段是极其卑鄙的；我开始觉得我自己受了一次莫大的欺骗。

衣阿古 那么好吧！

洛德里哥 我告诉你这事情是不那么好办的。我要亲自去拜访苔斯狄孟娜，如果她肯把我的金银手饰还我，我愿意为我这种无礼的追求而忏悔，并且灭绝了对她的非份之想。如果不能的话，你可得留神过日子了，这笔帐我一定会跟你算的。

衣阿古 你现在把你说的都说完了吗？

洛德里哥 喂，我做人向来都是说到做到的。

衣阿古 好，现在我才看出来你是一个有点儿骨气的人；从这一刻起，你已经使我对你另眼相看了。让我看看你的手吧！洛德里哥，你对我的这些指控，都非常有理；可是我还要为我自己辩护一句，在帮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的的确确是尽了我的全力，不敢对此有半点怠慢。

洛德里哥 那为什么还没有事实的证明呢？

衣阿古 我承认我确实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你的疑心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可是，洛德里哥，要是你真的有这样的决心，并且具备这样的勇气和胆量——我现在打赌你一定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今晚你就可以充分表达出来；要是明天夜里你还不能得到苔斯狄孟娜，你可以取去我的生命，无论您用什么凶残的手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什么阴险的方法，对此，我都将毫无怨言。

洛德里哥 好，你要我怎么干？这次你可是说到做到？

衣阿古 老兄，已经有特使从威尼斯带来意旨，叫凯希奥代替奥瑟罗的职位。

洛德里哥 真的吗？那么美丽的苔斯狄孟娜会随奥瑟罗一同回到威尼斯去吗？

衣阿古 啊，不，他要到毛里塔尼亚去，会把美丽的苔斯狄孟娜带着一同上路，除非在这期间发生什么意外，使他耽搁下来。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除掉凯希奥。

洛德里哥 你说要除掉凯希奥，到底是什么意思？

衣阿古 敲碎、砸碎他的脑袋，让他无法胜任奥瑟罗的职位。

洛德里哥 那就是你要我完成的任務嗎？

衣阿古 嗯，如果你有胆量为自己做一件有利的事的话。他今晚会有一个妓女家里去吃饭，到时我也会到那儿去和他见面。现在他对于自己命运还一无所知。在十二点钟到一点钟之间。我可以设法让他从那儿出来，你只要留心守候在门口，就可以照你的意愿把他解决了；而且我还会在旁边协助你，在我们俩人联手的情况下他一定逃不了。来，不要愣在那里了，跟我来；我现在要告诉你为什么他的死是不可避免的，听我说完以后你就会知道这是你的一件必须执行的任务。现在正是准备享用晚餐的时间，夜晚是过得很快的，请你回去准备一下，马上就来吧！

洛德里哥 我还想要知道您是出于什么理由要指使我这么做。

衣阿古 我一定会让你明白一切的。（同下。）

第三场

城堡中另一室

（奥瑟罗、罗多维利、苔斯狄孟娜、艾米利亚及侍从等上。）

罗多维利 主帅，请您留步。

奥瑟罗 啊，完全可以，放慢脚步行走对我来说应该是很有好处的。

罗多维利 夫人，晚安；谢谢您的盛情款待。

苔斯狄孟娜 您能大驾光临，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奥瑟罗 这边请，大人。啊！苔斯狄孟娜……

苔斯狄孟娜 我的主帅？

奥瑟罗 你先进去休息吧；不要忘记，在我回来之前，把你的侍女们打发开了，我马上就回来的。

苔斯狄孟娜 遵命，我的主帅。（奥瑟罗、罗多维利及侍从等下。）

艾米利亚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现在怎么又对你如此和颜悦色啦！

苔斯狄孟娜 他说他就会回来的；他叫我去休息，还叫我把你打发走。

艾米利亚 他让你把我打发走！他是这么说的吗？

苔斯狄孟娜 是他吩咐我这么做的；所以，我最最亲爱的艾米利亚，请你把我的睡衣给我，你先下去吧，我们现在可不能再让他生我们的气了。

艾米利亚 夫人，我真希望您从来都不曾和这个人相遇！

苔斯狄孟娜 我却不希望这样；你知道我是那么爱慕他，即使他是固执的，对我大声叫骂，还毫不掩饰地发泄他的怒火——请你帮我取下礼服上的胸花——在我看来，他仍然是我那个可爱的丈夫。

艾米利亚 夫人，照您的吩咐，我已经把那些被褥准备妥当了。

苔斯狄孟娜 太好了。天哪！我们的想法是多么愚蠢！要是我先你而死去，就请你把那些被褥当作我的殓衾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艾米利亚 夫人，得啦！得啦！您又在说傻话啦。

苔斯狄孟娜 我的母亲有一个美丽、善良的侍女名叫巴巴拉，她跟一个年轻人发生了恋情，可是他的恋人将她抛弃了，我想他一定发了疯。她会唱一首古老久远的歌谣名叫《杨柳枳》，正好唱出了她的遭遇；一直到死的时候，她嘴里还不停地唱着这首歌谣。今天晚上，这首古老的歌谣老是萦回在我的脑海；我的心绪很纷乱，使我不知不觉地低下我的头，学着可怜巴巴的样子把它吟唱。哦！请你快点儿吧！

艾米利亚 夫人，我是不是有必要这就去把您的睡衣拿来？

苔斯狄孟娜 不，先帮我取下这儿的胸花。这个罗多维利真是一个俊美端正的男子。

艾米利亚 一个相当漂亮的人。

苔斯狄孟娜 他的谈吐相当高雅。

艾米利亚 夫人，据我所知，有一个威尼斯女郎，甘愿赤着脚从威尼斯步行到巴勒斯坦，只为了能够吻一吻他的下唇。

苔斯狄孟娜 （唱）

可怜的她坐在枫树下哭泣？

吟唱那青青杨柳；

她手抚着胸口，她低头靠着膝盖，

歌唱吧杨柳，杨柳，杨柳。

清澈的流水诉说着她的悲哀，

歌唱吧杨柳，杨柳，杨柳。

她的热泪溶化了坚如顽石的心——

把这一切放在一边。——（唱）

歌唱吧杨柳，杨柳，杨柳。

快一点，他马上就要回来了。——（唱）

青青的柳枝结成一个翠绿的花环；

不要责备他，我心甘情愿受他笑骂——

不，下一句歌词不是这样的。听！有人在敲门了？

艾米利亚 夫人，那是风吹门的声音。

苔斯狄孟娜 （唱）

我叫情哥负心郎，他又怎么讲？

歌唱吧杨柳，杨柳，杨柳。

我见异思迁，由你另换情哥哥。

你去吧；祝你晚安。我的眼皮跳得厉害，那是哭泣的征兆吗？

艾米利亚 亲爱的夫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

苔丝狄蒙娜 我可曾经听见人家这样说过。啊，这些男人！这些可恶的男人！你真的相信他们的话吗？对我说实话，艾米利亚，这个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女子，忍心这样无耻地去辱没自己丈夫的尊严。

艾米利亚 当然，这样女人是存在的，这毫无疑问。

苔斯狄孟娜 如果有优厚的利益放在你的面前，你会这么干吗？

艾米利亚 那么，你干么？

苔斯狄孟娜 哦！我可以对天发誓，绝不干这等蠢事。

艾米利亚 我也起誓不会干的，即使要做也是在暗地里，也就是说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

苔斯狄孟娜 那么有这么优厚的利益时，你便会干此事了？

艾米利亚 要是说到优厚的利益，包含的东西那可太多了，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罪恶，这算得上是一个很大的代价了。

苔斯狄孟娜 说实话，我才不信你会这么干呢！

艾米利亚 说实话，我相信我一定会这么干，干完之后再想想用什么方法可以弥补，当然仅仅为了一只戒指，几匹绫缎，几件漂亮衣裳，裙子、帽子等等这些小恩小利，我是不会干这种事的，但要是把这整个的世界都给了我，谁会不愿意让自己的丈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最终当上皇帝呢，即使在最开始的时候他做了一次王八。我心甘情愿地为了这一切而冒着被扔进地狱的危险。

苔斯狄孟娜 即使将全世界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我也不会干的，如果我犯了这样的错误，那么就任凭上天如何处置我吧！

艾米利亚 哼，就算这是个错误，那也只是世上的人这么认为，既然在你犯了错之后整个世界将置于你的脚下，那么这个错误也就成为了你自己的世界里的一个错误，你可以很快地、随心所欲地将它扭转过来。

苔斯狄孟娜 总之，我不相信世界会有这样的女子。

艾米利亚 这样的女子世界多得是，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她们所拥有的私生子可以轻易地充满她们所换来的世界。但是，我要提醒你，我认为妻子在外面发生这样的错误一定是她们的丈夫先犯了错。如果他们实实在在地尽到了一个做丈夫的责任，不把原本应该属于我们的金银珠宝献给别的女人，或者不会凭空地醋性发作，把我们囚禁起来，或是他们不随意打骂我们，或是不会因为发怒而减少我们原来的零用钱。那么我们会死心塌地地对他们忠诚。否则，就算我们都是些心地善良的妇人。我们也会要想报仇的。丈夫们应该明白，她们的妻子也都是有血有肉的，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酸甜苦辣，这一点和她们的丈夫没什么区别。他们为了寻找新的就抛弃我们，这叫什么事，是游戏吗？我想没错，是爱情导致的后果吗？我想没错。这种越轨的行为是由于薄弱的意志吗？我想也没错。但是难道我们就没什么爱情，游戏的兴趣，以及薄弱的意志，如他们那些男人一般吗？他们应该善待我们，否则就是他们的错误才导致我们像他们学习的。

苔斯狄孟娜 去吧！去吧！希望上帝能让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去仿效他们，而是要引以为戒。

第五幕

第一场 塞甫路斯。街道

（衣阿古及洛德里哥上。）

衣阿古 来，站在这间屋子的后面；他马上就会来的。把你的宝剑从剑鞘中拔出来，看准了他马上刺过去。快，快；不要害怕；我就在你左右。无论成功或是失败就在今晚这一次行动了。要知道我们没有别的机会了。你得下定决心。

洛德里哥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也许我会失手。

衣阿古 我就在这儿，你的旁边。胆子放大些，站稳了。
（退后。）

洛德里哥 我虽然对于这件事情不是非常关心；可是他讲的理由十分充足可信。反正不过是除掉一个人。出来，我的剑。他必死无疑了！

衣阿古 我已经激发出了他的作战热情了，他居然动起了怒来。不管是他杀死凯希奥，还是凯希奥杀死他，或者两败俱伤，对我来说，这都是一件好事。如果洛德里哥继续活在世上，总有一天他要向我讨还那许多我从他手里欺诈过来的并谎称将其送给苔斯狄孟娜的金银手饰，我可不能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但如果是凯希奥活在世上，他那种翩翩的风度和过人的才智，叫我每天在他身旁就有自愧弗如的感觉，而且万一那摩尔人向他当众质问起来，我的阴谋就会被戳穿，那时候我就会把自己逼上绝路，处于危险之中。不，他非死不可。就这样吧。我好像已经听见他来了。

（凯希奥上。）

洛德里哥 我认得出他走路的姿势，没错；正是他。——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你给我死吧！（拔剑刺向凯希奥。）

凯希奥 幸亏我穿着一身上好的盔甲，否则那一剑一定会将我的性命取走。让我也来试一试你的盔甲是否坚实吧！（拔剑刺伤洛德里哥。）

洛德里哥 啊，我一定要死了！（衣阿古自后刺伤凯希奥腿，下。）

凯希奥 我将从此终身成为一个跛足！救命啊！杀了人啦！杀了人啦！救命啊！（倒地。）

（奥瑟罗自远处上。）

奥瑟罗 是凯希奥的声音。衣阿古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我没有看错人。

洛德里哥 啊，我的的确确是个恶人！

奥瑟罗 千真万确。

凯希奥 啊，救命哪！快把火拿来！快去找医生过来！

奥瑟罗 那声音的确是他的。勇敢正直的衣阿古呀，你这样全心全意，为你的朋友报仇雪恨，真是难得！你给我一个榜样了。贱人，你的心上人已经在这儿死去了，你的末日离得也不远了。亲爱的淫妇，我来了！将你那狐媚的双眼的魔力从我的心头抹去；让你那充满淫邪的污点的枕席被淫邪的鲜血溅洒。（下。）

（罗多维利及诃莱希安诺自远处上。）

凯希奥 喂！怎么！没有守夜的巡逻兵？没有路人从这里经过？杀了人啦！杀了人啦！

诃莱希安诺 周围出了什么乱子啦？这叫声听来很是凄惨。

凯希奥 救命啊！救命啊！

罗多维利 听！

洛德里哥 啊，去死吧！该死的恶人！

罗多维利 好像不止一个人在那儿呻吟。今天的夜色特别阴冷黑暗，也许他们只是故意装腔作势引诱我们过去的，我们势单

力薄，如果就这么冒冒失失过去了，恐怕会有什么不测发生。

洛德里哥 没有人来吗？那么我要在这世上流尽我身上的最后一滴血了！

罗多维利 听！

（衣阿古持火把重上。）

诃莱希安诺 有人过来了，那人穿着衬衫，一手拿着火把，一手还握着武器。

衣阿古 那边是谁？什么人在那儿呼救？

罗多维利 我们不知道。

衣阿古 你们听见有人在远处呼救吗？

凯希奥 这儿，这儿！我在这儿！看在上天的分上，救救我！我的血快流干了！

衣阿古 到底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诃莱希安诺 这个人好像是奥瑟罗麾下的副官。

罗多维利 说得没错；一个勇敢无畏的汉子。

衣阿古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儿叫喊得这样凄惨？

凯希奥 来人是衣阿古吗？啊，我在这儿遭人暗算了，这辈子可能都要成为残疾人了！快来救救我！

衣阿古 噯哟，可怜的副将！这是什么卑鄙小人干的恶事？

凯希奥 我想在这儿还应该有个暴徒，他被我刺伤了，一定跑不了。

衣阿古 啊，该死的奸贼！（向罗多维利、诃莱希安诺）你们是什么人？还不快过来帮忙。

洛德里哥 啊，救救我！我在这儿。

凯希奥 他就是奸贼中的一人。

衣阿古 好一个杀人的暴徒！啊，恶人！（刺洛德里哥。）

洛德里哥 啊，不得好死的衣阿古！你的良心一定是被狗吞掉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衣阿古 竟敢暗剑伤人，想置人死地！这些凶恶的奸贼都躲到哪儿去了？这地方静得像一片墓地！喂！杀了人啦！杀了人啦！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罗多维利 请你自己识别我们吧。

衣阿古 是罗多维利大人吗？

罗多维利 您说得对极了，老总。

衣阿古 请宽恕我刚才的无礼言词。求救的是凯希奥，有一群奸贼刺伤了他，他倒在地上。

诃莱希安诺 凯希奥！哦！可怜的人儿！

衣阿古 怎么样，我的兄弟？

凯希奥 我的腿被刺伤了。

衣阿古 暖哟，真是罪过！真是罪过！两位先生，请帮我拿着火把照明，我要脱下我的衫子，把这血淋淋的伤口包扎起来。

（毕恩卡上。）

毕恩卡 喂，出了什么事？谁在这儿大声呼叫？

衣阿古 谁在这儿喧哗！

毕恩卡 暖哟，我的最最亲爱的凯希奥！我的最最温柔的凯希奥！啊，凯希奥！凯希奥！凯希奥！

衣阿古 哼，你这个臭名昭著的娼妇！凯希奥，照你推测起来，大概是些什么人才会向你下如此的毒手？

凯希奥 我不知道。

诃莱希安诺 我原本打算来找你，谁料竟有这样的灾难降临在你的头上，真是太让人气愤了！

衣阿古 借你的吊袜带给我一用。好。啊，要是现在我能舒舒服服地躺在一张椅子上被抬着回去，那该有多好啊！

毕恩卡 暖哟，你们快来看，他晕过去了！啊；凯希奥！凯希奥！凯希奥！

衣阿古 两位尊敬先生，我很怀疑这个低贱的人也是那些凶

残的奸贼之一。——千万要顶住，勇敢的凯希奥。——来，来，借我一个火把。我们是否熟悉这张丑陋的面孔？噢哟！这不是我的同国好友洛德里哥吗？不。唉，真的是他！天哪！洛德里哥！

诃莱希安诺 什么！就是住在威尼斯的洛德里哥吗？

衣阿古 说得没错，正是他，先生。你也认识他吗？

诃莱希安诺 当然认识他！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他？

衣阿古 恕我冒昧，您是诃莱希安诺先生吗？请您原谅，这些血淋淋的丑恶场面，使我对您照顾不周，失敬得很。

莱希安诺 不要计较那么多了。见到您，我很高兴。

衣阿古 你觉得怎么样啦，凯希奥？啊，搬一张椅子来！搬一张椅子来！

诃莱希安诺 洛德里哥！

衣阿古 他，他，果然是他。（众人携椅上）啊！太好了，椅子。你们几个人把他抬走千万要小心。我就去把军医官叫来。（向毕恩卡）你，奶奶，你也不用在这儿虚情假意。——凯希奥，刚才被抬着的是我的好朋友，他死了。你跟他们之间有什么仇恨？

凯希奥 我和他之间毫无关系，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

衣阿古 （向毕恩卡）什么！为什么你脸色变得如此苍白？——啊！快将他抬进屋子里去。（众人偕凯希奥、洛德里哥二人下）等一等，两位尊敬的先生。姑娘。你脸色变的苍白了吗？你们看她的眼睛，里面分明充满了一股惊慌、恐惧的神色。哼，要是你把你的眼睛睁得如此之大，我们还要等着听一些新鲜的话从你口头说出来哩。留心看着她；你们看；你们看见了吗，两位尊敬的先生？哼，犯了罪的人，即使舌头僵住了，无法开口说话，也同样会不打自招的。

（艾米利亚上。）

艾米利亚 亲爱的丈夫，唉！出了什么事啦？出了什么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啦，丈夫？

衣阿古 凯希奥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遭到了洛德里哥等几个奸贼的攻击，洛德里哥已经死了。他也几乎送了性命。

艾米利亚 我最亲爱的丈夫，噯哟，好一位绅士！噯哟，好一个凯希奥！

衣阿古 这是他爱你的结果。艾米利亚，你去问问凯希奥，他今天晚上的晚饭是在什么地方吃的。——什么！你听了这句话就浑身打颤吗？

毕恩卡 他在我家里吃饭；可您要知道我之所以浑身打颤并不是因为你所说的这个原因。

衣阿古 噢，他在你家里吃的晚饭？那么请你跟我走一趟！

艾米利亚 呸，呸，呸，你这不知廉耻的娼妇！

毕恩卡 我不是娼妇；夫人，我跟你一样清白。

艾米利亚 你敢说跟我一样清白！呸！真不要脸！

衣阿古 两位尊敬的好先生，让我们去帮助帮助这可怜的凯希奥吧！我们需要把他的伤口扎好。来，姑娘，对我们你必须讲老实话。艾米利亚，你赶快往城堡跑一趟，告诉将军和夫人这儿所发生的一切。诸位你们先请吧。（旁白）今天晚上是我命运的转折点，如果不能青云直上，那么从此就要一蹶不振了。（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的卧室

（苔斯狄孟娜睡在床上，一束阳光照耀室内；奥瑟罗上。）

奥瑟罗 只是为了这一个原因，只是为了这一个原因，我的灵魂！圣洁的星星啊，我真的不愿向你们说出她的名字！只是为了这一个原因……可是我不愿看见她的鲜血在我面前飞溅，也不愿破坏她那如白雪般皎洁、如石膏般腻滑的肌肤。可是她又不得不死，否则她不知还会陷害多少世间的男子。让我将这一盏明灯

熄灭，然后我就要将你的生命的火种熄灭。柔和的灯光啊，如果我后悔将你的火种吹灭，那么我仍旧可以把你重新点亮；可是你，我美丽的妻子，世间最最漂亮的精灵啊，你的火种一旦被我熄灭，我不知道再到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天上的神火的种子来重新点燃你原本夺目的光彩！我既然摘下了蔷薇，就不能再给它已经失去的生机，只好让它枯萎凋零；但当它还在枝头绽放的时候，我要闻一闻它的迷人芳香。（吻苔斯狄孟娜）啊，甜美的呼吸！你几乎诱动了一颗公道的心，使她折断他的利剑了！再一个吻，再一个吻。希望你到死都保持这样的姿态；我要杀死你，然后再爱你。再一个吻，这是最后的一吻了；这一吻是如此的销魂，却又是如此的惨痛无比！我已无法控制我的泪水了吗？然而这些是无情的眼泪。这一阵阵隐痛是神圣的，因为他最疼爱的娇妻将由他本人来亲自发落。此刻她醒来了。

苔斯狄孟娜 谁？是奥瑟罗吗？

奥瑟罗 嗯，苔斯狄孟娜。

苔斯狄孟娜 您要歇息了吗，我的主帅？

奥瑟罗 你今晚有没有向主祈祷过，亲爱的苔斯狄孟娜？

苔斯狄孟娜 祈祷过了，我的主帅。

奥瑟罗 要是你想到在你以前走过的岁月中，如果还有什么罪孽不曾向上帝坦白并请求得到宽恕的，就赶快恳求他的恩赦吧。

苔斯狄孟娜 暖哟！我的主帅，您为什么要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奥瑟罗 嘿，求您祈祷吧，别拖泥带水；我就在一旁静静地等着你。我不希望在你的灵魂毫无准备的时候杀害你；不，这是天理难容的罪行！我不愿也不希望你的灵魂连同你的肉体一并被我杀害。

苔斯狄孟娜 您是在说杀人之类的事儿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奥瑟罗 嗯，是的。看来你的确很聪明。

苔斯狄孟娜 那么愿上天可怜可怜我吧！

奥瑟罗 阿门，但愿如此！不过已经太晚了。

苔斯狄孟娜 如果您还能这样说，我希望您不至于对我下此毒手。

奥瑟罗 哼！

苔斯狄孟娜 可是您让我觉得害怕；因为当您不停地转动你那副机敏的眼珠子的时候，我知道您起了杀心，我不知道我究竟害怕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犯下了什么罪，可是我就是觉得害怕。

奥瑟罗 好好想想你的罪恶吧。

苔斯狄孟娜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罪，除非我对您忠贞不二的爱情也算是一种罪恶。

奥瑟罗 那么好吧！你必须因此而死。

苔斯狄孟娜 一个人被杀是为了爱，那样的死是理所不容的。唉！您为什么这样用劲咬着您的下唇呢？您的全身已经被一种饮血的欲念所震撼，这便是最好的征兆；可是我希望，我希望您的这一腔怒火不是对我而发的。

奥瑟罗 闭嘴，不要再让我听见你说半个字啦！

苔斯狄孟娜 尊命，主帅。可是请您告诉我究竟为了什么事？

奥瑟罗 那条我给你的心爱的手帕竟被你这个贱如送给了凯希奥。

苔斯狄孟娜 不，我以我的生命和灵魂对天起誓！您去叫他来当面对质。

奥瑟罗 好人儿，当心不要让虚假的誓言欺骗上帝；你的死已在眼前了。

苔斯狄孟娜 不，您现在还不能将我处死。

奥瑟罗 我就要你在此刻死去，所以赶快坦白招认你的罪恶吧；即使你可以对你做过的每一件事发发誓否认，也不能让我对这件使我痛心的事情持半点怀疑的态度。所以你必须立刻死。

苔斯狄孟娜 那么愿上帝可怜可怜我吧！

奥瑟罗 阿门。

苔斯狄孟娜 希望您也能发发慈悲！我生前从不曾得罪过您，也从不曾在凯希奥身上大肆施予过上天所不容的非份的爱慕之情。我没有给过他任何东西。

奥瑟罗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亲眼看见他手里的那方手帕就是我的那方手帕。机敏过人的妇人！你使我的心变得坚硬；我本来想把你作为献祭的牺牲，现在你又激起了我本性中欲为屠夫的恶念来了。我亲眼看见了那方手帕。

苔斯狄孟娜 那么一定是他在什么地方拾到的；我没有给过他。叫他到这儿来，让他供认事实的真相。

奥瑟罗 他已经供认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苔斯狄孟娜 供认了什么，我的主帅？这不可能。

奥瑟罗 供认了他已经和你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苔斯狄孟娜 怎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吗？

奥瑟罗 嗯。

苔斯狄孟娜 我相信，他绝不会这样说的。

奥瑟罗 是的，他的嘴现在是开不了了，他已经死在了正直的衣阿古的手下了。

苔斯狄孟娜 啊，因为我心中的恐惧，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一切！什么！你已经将他处死了吗？

奥瑟罗 即使他的每一根头发就是一个生命，我的复仇的怒火也会把它们一个一个毫不留情地吞下。

苔斯狄孟娜 唉！有人要故意陷害他，以至于我的一生也从此随之断送了！这太不公平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奥瑟罗 不知羞耻的娼妇！你要当着我的面为他伤心哭泣吗？

苔斯狄孟娜 啊，我的主帅，您可以把我放逐，可是请您不要杀我！

奥瑟罗 跪下，娼妇！

苔斯狄孟娜 明天再处决我吧！让我活过今晚！

奥瑟罗 不，如果你想挣扎——

苔斯狄孟娜 求你再给我半分钟的时间！

奥瑟罗 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不存在挽回的余地。你就不必痴心妄想了。

苔斯狄孟娜 那么请允许我作最后一次祷告吧！

奥瑟罗 你不觉得太迟了吗？（扼苔斯狄孟娜咽喉。）

艾米利亚 （在内）喂！主帅！主帅！喂！主帅，主帅！

奥瑟罗 这是谁的声音在大声叫喊？什么？你还没死吗？还没有完全死去吗？虽然我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可是我还是有几分慈悲之心的；我不愿你再在这人世上受一刻痛苦。好，好。（拔剑刺向苔斯狄孟娜。）

艾米利亚 （在内）喂！喂！主帅！主帅！

奥瑟罗 是哪一个人在高声叫喊？

艾米利亚 （在内）是我啊，主帅！我有重要的消息带给你。

奥瑟罗 是吗？这是艾米利亚。——请你稍等！——她已经死了。她一定是来向我报告凯希奥的死讯。在屋里我就已经可以听到外边的嘈杂的声音。嘿！连动弹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吗？沉寂得像一片坟墓。要不要让她进来？合适不合适？我怎么看见她又动了，不，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要是一会儿她进来，她一定会跟我的妻子说话。我的妻子！哦！我的妻子！嘻！什么妻子？我没有妻子。啊，太尴尬了！啊，多么不幸的时光！我想现在日

月应该躲进厚厚的云层了，即便是饱受惊吓的地球看见了这种可怕的场面。也要吓得魂飞魄散。

艾米利亚（在内）啊！啊，仁慈的主帅！请您允许我进去对您说句话儿吧！

奥瑟罗 哦，对不起！我忘记了。啊，进来吧！艾米利亚。请您稍等片刻，我这就来开门。让我先拉下帐幕出来。你在哪儿？（打开门锁。）（艾米利亚上。）

奥瑟罗 你到底有什么事要汇报？

艾米利亚 啊，啊，仁慈的主帅！那边出了一桩人命案啊！

奥瑟罗 你说什么！就在此刻吗？

艾米利亚 是的，就是刚才，主帅。

奥瑟罗 那都是因为月亮所走的轨道发生了偏差，它现在距离地球比往常短，所以人们都常常会失去了常态，近乎于疯狂。

艾米利亚 哦，主帅，一个名叫洛德里哥的威尼斯青年让凯希奥杀死了。

奥瑟罗 洛德里哥被杀了！那么凯希奥死了没有？

艾米利亚 不，凯希奥还活在这人世。

奥瑟罗 凯希奥居然还活在这人世！那么是那只蠢驴杀人找错了对象，我本来还想痛痛快快地报复一场，没想到又有了变故啦！

苔斯狄孟娜 啊，可怜的人儿，死得好冤枉呀！

艾米利亚 暖哟！那是什么声音？

奥瑟罗 哪！你说什么？

艾米利亚 暖哟！那不是夫人的声音吗？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夫人，请您再跟我说句话吧！亲爱的苔斯狄孟娜！啊，亲爱的夫人，快醒醒啊？你说一句话呀！

苔斯狄孟娜 我的死是无辜的。

艾米利亚 啊！是谁干这等丧尽天良的事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苔斯狄孟娜 谁也没有干；一切都怪我自己。永别了，我最亲爱的朋友，请代我向我的仁慈的夫君说声谢谢。啊，永别了！（死。）

奥瑟罗 啊！是谁将她这么无情地刺死了？

艾米利亚 唉！唉！天知道是谁？

奥瑟罗 她刚才是不是对你说是她自己干的。我可以对天发誓，不是我杀死她的。

艾米利亚 是的，她确实是这样说的；我只好按照这个事实去报告。

奥瑟罗 就算最后她到了地狱的火牢，都还不愿说出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吧！是我杀死了她。

艾米利亚 啊，啊，那么她将仍是一个可爱的天使，而你却仍是一个黑心的杀人恶魔！

奥瑟罗 她干了让世人不耻的事，她其实是一个十足的淫妇。

艾米利亚 一定是你冤枉她，你是个杀人恶魔。

奥瑟罗 她轻浮得像小溪中的浪花。这我知道，你不用为她辩护。

艾米利亚 主帅，你说她轻浮，你自己才像烈火一样粗暴无情。啊，她是圣洁而忠贞的！

奥瑟罗 她背着我和凯希奥通奸，不信你可以去问你的丈夫吧。啊，要是我对待她并没有理由就采取这种极端恶劣残忍的手段，那么，在我死后就会被打入地狱的底层！对于这一切，你丈夫是最明白的。

艾米利亚 哦，我的丈夫！

奥瑟罗 是的，就是你的丈夫。

艾米利亚 他确实知道她背叛了你的爱情吗？

奥瑟罗 嘿，他知道她跟凯希奥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嘿，

如果她是个贞洁的妇人，那么即使上帝用一颗完整的宝石为我另外造一个世界，我也不愿把她拿去做为交换的条件。

艾米利亚 哦！我的丈夫！

奥瑟罗 嗯，他是最先让我知道这件事的人。他是个正真的人，他最痛恨那些偷鸡摸狗的行为。

艾米利亚 哦！我的丈夫！

奥瑟罗 妇人，为什么你要重复说这句话呢？我是在说你的丈夫。

艾米利亚 啊啊，夫人！因为你的善良多情，反而遭到了奸人的陷害和愚弄！我的丈夫说她不贞！

奥瑟罗 正是他而不是别人，妇人；我说的是你的丈夫；你听得懂这句话吗？我的亲爱的朋友，你的丈夫，真真正正正直的衣阿古。

艾米利亚 上帝啊！要是他真的说了这样的混帐话，愿他恶毒的灵魂每天一分一寸地糜烂！他所说的都是一派胡言，现在看来这个可怜的女人对像你这种卑鄙的男人那么痴情，真是可太可惜了，太不值得了。

奥瑟罗 嘿！你才是一派胡言！

艾米利亚 现在，随便你把我如何处置吧。你不配有这样的好妻子，你这种行为日后定会遭到上天的报应的。

奥瑟罗 给我闭嘴！贱人！

艾米利亚 哼！你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可以伤害我；因为一个心都碎了的女人，是不会惧怕任何伤害的。！啊，笨蛋！傻瓜！像污泥一样愚蠢的家伙！你已经做了一件全世界最最愚蠢的事——对你的剑我毫不畏惧；即使你要将我的生命处死二十遍，我还是要说你是个罪恶的人。救命！救命啊！救命！摩尔人杀死了他的妻子！摩尔人杀死了他的妻子！摩尔人杀死了他的妻子！

（蒙塔诺、诃菜希安诺、衣阿古及其他人等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蒙塔诺 什么事？怎么了，主帅！

艾米利亚 啊！啊！你来了吗，衣阿古？看你做得好事，这下你可是要替人背负杀人的罪名了！

诃莱希安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艾米利亚 如果你还算个正人君子，那么请赶快否认这恶人所说的话吧；他说是你指证他的妻对他不贞的。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说这种话的，你才不至于丑陋到这般田地。快说吧，我的心都要被撕裂了。

衣阿古 我只不过把我自己的看法告诉了他；我对他所说的话，都已经由他自己一一证实了。

艾米利亚 可是你有没有对他说她破坏了她的贞洁？

衣阿古 我确实对他说过。

艾米利亚 天那！你说谎，一个可恶的，十恶不赦的谎！对着我的灵魂发誓，这是一个谎言，一个罪恶的谎言！她跟凯希奥私通！你说她跟凯希奥私通吗？这太荒谬了，不是吗？

衣阿古 跟凯希奥私通，太太。好了，好了，请管好你的舌头吧！

艾米利亚 我就是不愿管好自己的舌头；我必须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我们那美丽善良的妻子就在这张床上被人活活地谋害了。

众人 啊，天下竟然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艾米利亚 这都是你编造的谎言，引起了这场血案。

奥瑟罗 各位尊敬的客人，不必惊慌，这事情完全属实。

诃莱希安诺 真有这样的事，那可新鲜了！

蒙塔诺 啊，恶人的行为！

艾米利亚 啊！诡计！诡计！诡计！我现在想起来了。啊！诡计！那时候我就对你起了疑心；这下我要悔恨至死了！啊！诡计！诡计！

衣阿古 你说什么！你疯了吗？快给我滚回家去！

艾米利亚 各位尊敬的先生，给我个机会在这儿陈述一个事实。照理我应该偏心于我的丈夫，可是现在我的良心无法再让我偏心于他了。衣阿古，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再踏进那个家门一步了。

奥瑟罗 啊！啊！啊！（瘫坐在卧床上。）

艾米利亚 哼，你躺下来抱头痛哭吧；因为你已经亲手杀死一个世间最最温柔和纯洁的人。

奥瑟罗 啊，她是淫荡的！你变得让人难以认识啦！叔父。那边躺着的是您的侄女，刚才是我的双手让她停止了呼吸，我知道这样的行为在世人眼中看来是多么的惊人而残酷啊！

诃莱希安诺 可怜的女主人苔斯狄孟娜！幸亏你父亲已经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人世；而你的婚事是他的致死的唯一原因，使他原本就衰老的生命倍受悲伤的摧残。如果他现在还活在人世，看见这种凄惨的场面，一定会干出一些极其疯狂的事情来的；他会哭天抢地，对天叫骂，赶走了身边的守岁神明，结束自己的生命。

奥瑟罗 这的确是一件伤心的事；可是据衣阿古所说她曾经跟凯希奥有过许多次下流无耻的行为，并且凯希奥自己也已经招供了。她还把我给他的定情礼物送给凯希奥，作为他对她殷勤侍奉的报酬。这种事让我蒙受了极大的耻辱。我看见他手里就拿着它；那是一方手帕，是我母亲从我父亲那里得来的一件古老神秘的纪念品。

艾米利亚 天啊！天啊！天上的神明啊！

衣阿古 够了，闭住你的那张臭嘴！

艾米利亚 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暴露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暴露的。闭住我的臭嘴？不，决不，我要像北风一样自由地说话，就算天神、世人和魔鬼都一齐来嘲笑，辱骂，羞辱我，我也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出我心里想说的话。

衣阿古 你还是放聪明一些，回家去歇着吧。

艾米利亚 我说了，我不愿回家。（衣阿古拔剑欲刺艾米利亚。）

诃莱希安诺 呸！你难道还会向一个妇人动用武力吗？

艾米利亚 天哪！你这愚蠢的摩尔人啊！你所提及的那方手帕，是我偶然拾到的，并且把它给了我的丈夫；虽然这块小小的手帕算不得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却几次三番恳请我帮他偷出来。

衣阿古 多嘴多舌的淫妇！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艾米利亚 唉！她怎么会送给凯希奥！唉！不，它是被我拾到了，我又把它交给了我的丈夫。

衣阿古 贱人，你说谎！你在说谎！

艾米利亚 苍天在上，我没有说谎；我没有说谎，各位尊敬先生。请相信我，我没有说谎。杀人的蠢货啊！像你这样一个愚笨的人，怎么配得上这样完美的一位妻子呢？

奥瑟罗 真希望天上能够有像雷霆一样的石头打下来。好一个奸贼！

（向衣阿古冲过去；衣阿古举剑刺向艾米利亚逃下。）

诃莱希安诺 这妇人被刺倒在地；他也亲手杀死了他的妻。

艾米利亚 是，是，是；啊！把我放在夫人的身旁陪伴她而去吧！

诃莱希安诺 他逃跑了，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蒙塔诺 这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暴徒。这剑是我从这摩尔人手里夺下来的，现在你拿着它。来，在外面将门把守好了，不准他出去；他如果想逃走，你就将他就地处决。我要去追捕另一个罪大恶极的犯人，那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蒙塔诺、诃莱希安诺下。）

奥瑟罗 我的勇气也离我而去了，即使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

的懦夫都可以轻易地从我手中夺下我的剑来。但是现在，正直最终还是败在了奸恶的手里，那么，哪里还会有荣誉这种东西的存在呢？让一切都归于幻灭消失吧！

艾米利亚 您唱的歌谣是一个预兆吗，夫人？听，你可否听见我的声音？我要像天鹅一般，在临死时分有人为你歌唱。（唱）

杨柳，杨柳，杨柳……摩尔人，她是忠贞圣洁的；她非常爱你，凶狠的摩尔人。我说的话全部属实，愿我的灵魂能够享受上天传播的福音；我的话是跟我的思想相符的。我将要死去，我将要死去。（死。）

奥瑟罗 在这屋子里我还有一柄剑，那是一柄西班牙的宝剑，是浸泡在冰泉的水中炼制出来的。啊，我找到它了！叔父，请放我出去。

诃莱希安诺 （在内）你要是敢轻举妄动，那么就会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你现在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所以只好束手就擒了。

奥瑟罗 那么请进来陪陪我吧，我有话对你说；否则我就算是手无寸铁，也会不顾一切跟你拚一拚的。

（诃莱希安诺重上。）

诃莱希安诺 又出了什么事？

奥瑟罗 哦！我有一柄剑；任何一个战士，只要佩上这把剑，就永远没有人能够与之比美了；就是凭着我这柔弱的臂膀和这柄利剑，我曾经冲在二十倍于你们这样人数的包围之中，奋力杀敌；这只是无聊时说起的大话啊！没有人能够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现在我也已经失去了那样的本领了。虽然你看我手里握着利剑，可是不必害怕，我已经走到了我人生旅程中的终点了，这儿就是我的航程的最后的目標。你是害怕地后退了吗？这是完全不必要的恐慌；谁只要拿一根小草向奥瑟罗的胸前刺去，就可以使他向后退缩的。奥瑟罗，你应该去往什么地方呢？——啊，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命的女郎，让我再看看你的脸吧！你的脸像你的衬衣一样惨白！我们在天底争辩的时候，你这一副惨白的脸色就可以把我的灵魂赶出天堂，狠狠地投入地狱之门。你的全身冷得像冰，我的爱人！正像你的贞洁一样冷若冰霜。啊，该死的、该死的奴才！魔鬼啊，把我从这天仙般美丽的女子面前鞭打着赶出去吧！让我经受狂风的吹卷、硫磺的熏烤、沸腾的滚烫的深渊的浸泡吧！啊！苔斯狄孟娜！苔斯狄孟娜！死了！啊！啊！啊！

（罗多维利、蒙塔诺，二侍从以卧椅抬凯希奥及吏役等押衣阿古同上。）

罗多维利 快叫那个卤莽而不幸的人出来受审。

奥瑟罗 这就是从前的奥瑟罗；我在这儿。你的面前。

罗多维利 那条杀人不见血的毒蛇呢？把这罪犯先带上来。

奥瑟罗 据说魔鬼脚上的指头是分开的，让我看看他的脚是不是长成了这样。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魔鬼，连我也不能把你杀死。（刺伤衣阿古。）

罗多维利 夺去他手里紧握着的这把利剑！

衣阿古 我不过只被刺伤了一点皮。他还不至于将我杀死。

奥瑟罗 那也好，我要你留着这半条命活着；因为在我看来，最幸福的事就莫过于死了。

罗多维利 啊，奥瑟罗！你本来是一个正直的男子汉，却会中这么一个卑鄙小人的诡计，此时此刻，我们该对你说些什么好呢？

奥瑟罗 随便你们怎么说吧，大人；要是你们愿意，不妨把我说成是一个正直的凶手吧。因为我所干的事，都是出于维护荣誉和名声的考虑，而不是出于猜忌和私人恩怨。

罗多维利 这恶人已经招供了一部分他的罪行；杀死凯希奥是你跟他共同策划的吗？

奥瑟罗 是的。

凯希奥 主帅，我从来不曾因为做了什么事而得罪了您。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地对待我？

奥瑟罗 现在我相信你的话；希望你原谅我的无知吧。你们问一问那个穿着人形外衣的恶魔，为什么他要对我的灵魂和肉体进行如此恶劣的陷害？

衣阿古 什么都不要问我；你们所知道的，你们已经知道了；从这一刻开始，我不会再说一句话。

罗多维利 什么！你也不要向上帝做一个祷告吗？

诃莱希安诺 酷刑一定可以撬开你的嘴，让你开口说话的。

奥瑟罗 嘿，这可是对付他最好的办法。

罗多维利 主帅，慢慢地你将会明白一切的经过，我相信你现在对事情真相还是一无所知的。这封信是从已死的洛德里哥衣袋里找出来的；这儿还有另一封；其中一封信里说到由洛德里哥动手执行杀死凯希奥的事情。

奥瑟罗 啊，奸贼！

凯希奥 野蛮残忍的阴险计划！

罗多维利 剩下的那封是从他的衣袋里找到的，一封满纸牢骚的信，看来好像是洛德里哥准备寄给这个卑鄙的奸人的；可是信还没有来得及寄出，衣阿古就给了他一个回复了。

奥瑟罗 啊，恶毒的奸贼！凯希奥，你的手里怎么会有我送给我爱妻的那方手帕？

凯希奥 我在我的寓所里捡到它；他刚才已经亲口承认这块手帕是被他有意丢在那里的，这么一来，就可以达到他自己的阴险目的了。

奥瑟罗 啊，笨蛋！笨蛋！笨蛋！

凯希奥 在洛德里哥的信里，他又责怪衣阿古不该煽动他在我守夜值勤的时候向我挑衅；就是为了那一回事情我才被取消了职务。就在刚才，经过了长时间的昏迷，他醒了过来，还说原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一切都受衣阿古的指挥调遣，结果他自己的性命却丧失在了衣阿古的手中。

罗多维利 你必须离开这所屋子，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必须让你交出你全部的军队和兵权，让凯希奥主持塞甫路斯的军政重务。对于这一个家伙，我们将会在他身上实施一种极其巧妙的酷刑，使他尝尽种种的折磨，但又不至于立刻断气儿。我们还要把你严密地监禁起来，等候威尼斯政府派人来判决你的罪行。来，把他拖下去。

奥瑟罗 各位尊敬的大人，请等一等，在你们离开以前，请再听我说几句话。对于国家我曾经立过屡屡的战功，这是诸位执政大公都知道的；但是这些话在现在看来已经是十分多余的了。当你们把这种不幸的事情告诉给他们的时候，我恳请你们在公文上原原本本照我现在的样子叙述，不要善意包庇，也不要恶意中伤；你们应当说我是一个在恋爱上头脑愚蠢而又过于深情的人；一个原本不容易生起嫉妒之心的人，只要有一天被人激起了嫉妒之心以后，就会愚蠢到极点；一个像印度人一样愚蠢的人，会把一颗比他整个部落所有的财产更贵重的珍珠随手抛弃了；一个从来不曾像妇人一样轻易流泪的人，可是当他被真情所打动的时候，就会像阿拉伯胶树涌流胶液一样地泪如泉涌。请你们务必把这些记在脑中，顺便再说一句：在阿拉伯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充满敌意的土耳其人，他用头巾裹着头，殴打一个威尼斯人，并且诋毁我们的国家，那时候我就一把抓住了这只受过宫刑的狗仔子的喉咙，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拔剑自刎。）

罗多维利 啊，悲惨的结局！

诃莱希安诺 现在你又要将一切说过的话，颠倒过来了。

奥瑟罗 我在杀死你以前，曾经用一吻与你诀别；现在在我的生命终结之前，也让我以一吻来诀别吧！（扑倒在苔斯狄孟娜身上，死。）

凯希奥 我从一开始就担心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可是我还以为他没有武器用来自杀；他的心地是正直善良光明正大的。

罗多维利 （向衣阿古）你这比饥饿更让人痛苦，比汹涌的大海更让人觉得凶暴的恶犬啊！睁眼看看这床上一对沾满鲜血的尸身吧；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这样触目惊心的凄惨场面，赶快把他们遮盖起来吧。诃莱希安诺，请您接受这一座屋子；这摩尔人的全部财产，都应该由您继承。总督大人，至于这一个恶魔般的奸徒，你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怎样的刑法处置他，都请您全权办理了，千万不要对他有半点宽容和纵容的态度！我现在就要上船回去向政府禀明此事，我将怀着一颗最最伤痛的心来报告这桩令人伤怀的事故的。（同下。）

哈姆雷特

剧中人物

克劳迪斯 丹麦王上

哈姆雷特 前王之子，今王之侄

福丁勃拉斯 挪威王子

霍拉旭 哈姆雷特之友

普隆涅斯 御前大臣

勒替斯 其子

伏底曼特	} 大臣
考尼力斯	
罗森克兰滋	
基腾史登	
奥斯力克	
一侍臣	

玛昔勒斯	} 军官
勃那陀	

弗兰西斯科 兵士

雷瑙陀 普隆涅斯仆人

一队长

英国使臣

众伶人

二小丑 掘坟者

葛特露 丹麦王后，哈姆雷特之母

莪菲莉霞 普隆涅斯之女

贵族，贵妇，军官，兵士，教士，水手，使者及侍从等

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

地点

厄耳锡诺

第一幕

第一场 厄耳锡诺 城堡前的露台

弗兰西斯科在台上守望。勃那陀自对面上。

勃那陀 那边是谁？

弗兰西斯科 不，你先回答我，站住，告诉我你是什么人。

勃那陀 王上万岁！

弗兰西斯科 勃那陀吗？

勃那陀 正是。

弗兰西斯科 你来得很准时。

勃那陀 现在已经打过十二点钟，你去睡吧，弗兰西斯科。

弗兰西斯科 谢谢你来替我，天冷得厉害，我心里也很不舒服。

勃那陀 你守在这儿，一切都很安静吗？

弗兰西斯科 一只小老鼠也不见走动。

勃那陀 好，晚安！若是你碰见霍拉旭和玛昔勒斯，我的守夜的伙伴们，就叫他们赶紧来。

弗兰西斯科 我想我听见了他们的声音。喂，站住！你是谁？霍拉旭及玛昔勒斯上。

霍拉旭 都是自己人。

玛昔勒斯 丹麦王的臣民。

弗兰西斯科 祝你们晚安！

玛昔勒斯 啊！再见，正直的军人！谁替了你？

弗兰西斯科 勃那陀替我值班。祝你们晚安！（下）

玛昔勒斯 喂！勃那陀！

勃那陀 喂，——啊！霍拉旭也来了吗？

霍拉旭 这儿有一个他。

勃那陀 欢迎，霍拉旭！欢迎，好玛昔勒斯！

玛昔勒斯 什么！这东西今晚又出现过了吗？

勃那陀 我还没有瞧见什么。

玛昔勒斯 霍拉旭说那不过是我们的幻想。我告诉他我们已经两次看见这一个可怕的怪像，他总是不肯相信，所以我请他今晚也来陪我们守一夜，若是这鬼再出来，就可以证明我们并没有看错，还可以叫他和它说几句。

霍拉旭 嘿，嘿，它不会出现的。

勃那陀 先请坐下，虽然你一定不肯相信我们的故事，我们还是要把我们这两夜来所看见的情形再向你絮叨一遍。

霍拉旭 好，我们坐下来，听听勃那陀怎么说。

勃那陀 昨天晚上，当那照耀在旗杆西端的天空的明星正在向它现在吐射光辉的地方运行的时候，玛昔勒斯跟我两个人，那时候钟刚敲了一点，——

玛昔勒斯 住声！不要说下去，瞧，它又来了。鬼上。

勃那陀 正像已故的王上的模样。

玛昔勒斯 你是有学问的人，去和它说话，霍拉旭。

勃那陀 它的样子不像已故的王上吗？看，霍拉旭。

霍拉旭 像得很，它使我心里充满了恐怖和惊奇。

勃那陀 它希望我们对它说话。

玛昔勒斯 你去问它，霍拉旭。

霍拉旭 你是什么鬼怪，胆敢僭窃丹麦先王神武的雄姿，在这样深夜的时分出现？凭着上天的名义，我命令你说话！

玛昔勒斯 它生气了。

勃那陀 瞧，它悄悄地走了！

霍拉旭 不要走！说呀，说呀！我命令你，快说。（鬼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玛昔勒斯 它走了，不愿回答我们。

勃那陀 怎么，霍拉旭！你在发抖，你的脸色这样惨白，这不是幻想吧？你有什么高见？

霍拉旭 在上帝的面前，倘不是我自己的眼睛向我证明，我再也不会相信这样的怪事。

玛昔勒斯 它不像我们的王上吗？

霍拉旭 正像你就是你自己一样。它身上的那副战铠，正就是他讨伐野心的挪威的时候所穿的，它脸上的那副怒容，活像他有一次和敌人谈判决裂以后，把那些波兰人打倒在冰上的时候的神气，怪事怪事！

玛昔勒斯 前面两次他也是这样不先不后地在这个静寂的时辰，用军人的步态走过我们的眼前。

霍拉旭 我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想法，但是也许推测起来，这恐怕预兆着我们国内将要有一番非常的变故。

玛昔勒斯 好吧，坐下来。谁若是知道的，请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森严的戒备，使全国的军民每夜不得安息，为什么每天都在制造铜炮，还要向国外购买战具，为什么赶造这许多船只，连星期日也不停止工作，这样夜以继日地辛苦忙碌，究竟为了什么？谁能告诉我？

霍拉旭 我可以告诉你，至少一般人都是这样传说。刚才他的形像还向我们出现的那位已故的国王，你们知道，曾经接受骄矜好胜的挪威的福丁勃拉斯的挑战，在那一次决斗中间，我们的勇武的哈姆雷特，——他的英名是举世称颂的，——把福丁勃拉斯杀死了，按照双方根据律法的武士精神所订立的协定，福丁勃拉斯若是战败了，除了他自己的生命以外，必须把他所有的一切土地拨归胜利的一方，同时我们的国王也是提出相当的土地作为赌注，若是福丁勃拉斯得胜了，就归他所有，正像在同一协定上所规定的，他失败了，哈姆雷特可以把他的土地没收一样。现在

要说起那位福丁勃拉斯的儿子，他生得一副烈火也似的性格，已经在挪威的四境招集了一群无赖之徒，供给他们衣食，驱策他们去干冒险的勾当，他的惟一目的，我们的当局看得很清楚，无非是要用武力和强迫性的条件，夺回他父亲所丧失的土地。照我所知道的，这就是我们种种预备的主要动机，我们这样戒备的唯一缘故，也是全国所以这样慌忙骚乱的原因。

勃那陀 我想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那位国王在过去和目前的战乱中间，都是一个主要的角色，所以无怪他的武装的形像要向我们出现示警了。

霍拉旭 那是扰乱我们心灵之眼的一点微尘。从前在富强繁盛的罗马，当那雄才大略的裘力斯·该撒驾崩以前不久的时候，披着殒衾的死人都从坟墓里走出来，在街道上啾啾鬼语，拖着火尾喷着血露的星辰在白昼殒落，支配潮汐的月亮被吞蚀得像一个没有起色的病人，这一类预报重大变故的征兆，在我们国内也已经屡次出现了，但是不要响！瞧！瞧！它又来了！

鬼重上。

霍拉旭 我要挡住它的去路，即使它会害我。不要走，鬼魂！要是你会开口，对我说话吧，若是我有可以为你效劳之处，使你的灵魂得到安息，那么对我说话吧，若是你预知祖国的命运，靠着你的指示，大概可以及时避免未来的灾祸，那么对我说话吧！或者你在生前曾经把你搜括得来的财宝埋藏在地下，我听见人家说，鬼魂往往在他们藏金的地方徘徊不散，（鸡啼）若是这样的事，你也对我说吧，不要走，说呀！拦住它，玛昔勒斯。

玛昔勒斯 要不要用我的戟刺它？

霍拉旭 好的，若是它不肯站定。

勃那陀 它在这儿！

霍拉旭 它在这儿！（鬼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玛昔勒斯 它走了！我们不该用暴力对待这样一个尊严的亡魂，因为它是像空气一样不可侵害的。我们无益的打击不过是恶意的徒劳。

勃那陀 它正要说话的时候，鸡就啼了。

霍拉旭 于是它就像一个罪犯听到了可怕的召唤似地惊跳起来。我听人家说，报晓的雄鸡用它高锐的啼声，唤醒了白昼之神，一听到它的警告，那些在海里，火里，地下，空中，到处游荡的有罪的灵魂，就一个个钻回自己的巢穴里去，这句话现在已经证实了。

玛昔勒斯 鬼魂在鸡啼的时候隐去。有人说我们的救主将要诞生以前，这报晓的鸟儿彻夜长啼，那时候，他们说，没有一个鬼魂可以出外行走，夜间的空气非常清静，没有一颗星用毒光射入，没有一个神仙用法术迷人，妖巫的符咒也失去了力量，一切都是圣洁而美好的。

霍拉旭 我也听人家这样说过，倒有几分相信。但是瞧，清晨披着赤褐色的外衣，已经踏着那边东方高山上的露水走过来了。我们也可以下班了。照我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我们今夜看见的事情告诉年轻的哈姆雷特，因为凭着我的生命起誓，这一个鬼魂虽然对我们不发一言，见了他一定有话要说。你们以为按着我们的忠心 and 责任说起来，是不是应当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玛昔勒斯 很好，我们决定去告诉他，我知道今天在什么地方最容易找到他。（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的大厅

王上，王后，哈姆雷特，普隆涅斯，勒替斯，伏底曼特，考尼力斯，群臣，侍从等上。

王上 虽然我们亲爱的王兄哈姆雷特新丧未久，我们的心里应当充满了悲痛，我们全国都应当表示一致的哀悼，但是我们凛

于后死者责任的重大，不能不违情逆性，一方面固然要用适度的哀伤纪念他，一方面也要为自身的利害着想，所以，在一种悲喜交集的情绪之下，让幸福和忧郁分据了我的两眼，殡葬的挽歌和结婚的笙乐同时并奏，用盛大的喜乐抵消沉重的不幸，我已经和我旧日的长嫂，当今的王后，这—一个多事之国的共同的统治者，结为夫妇，这一次婚姻事先曾经征求各位的意见，多谢你们诚意的赞助，这是我必须向大家致谢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知道，年轻的福丁勃拉斯看轻了我们的实力，大概他以为自从我们亲爱的王兄驾崩以后，我们的国家已经瓦解，所以挟着他的从中取利的梦想，不断向我们书面要求把他的父亲依法割让给我们英勇的王兄的土地归还。这是他—方面的话。现在要讲到我们的态度和今天召集各位来此的目的。我们的对策是这样的：我这儿已经写好了一封信给王上，年轻的福丁勃拉斯的叔父，他因为卧病在床，不曾与闻他侄子的企图，在信里我请他注意他的侄子擅自在国内征募壮丁，训练士卒，积极进行各种预备的事实，要求他从速制止他的进一步的行动，现在我就派遣你，考尼力斯，还有你，伏底曼特，替我把这封信送给挪威老王，除了训令上所规定的条件以外，你们不得僭用你们的权力，和挪威成立逾越范围的妥协。你们赶紧就去吧，再见！

考尼力斯、伏底曼特 我们不敢不努力执行陛下的旨意。

王上 我相信你们的忠心，再见！（伏底曼特、考尼力斯同下）现在，勒替斯，你有什么话说？你对我说你有一个请求，是什么请求，勒替斯？只若是合理的事情，你向丹麦王说了，他总不会不答应你。你有什么要求，勒替斯，不是你未开口我就自动许给了你？丹麦王室和你父亲的关系，正像头脑之于心灵一样密切，丹麦王上乐意为你父亲效劳，正像嘴里所说的话，可以由双手去执行一样。你要些什么，勒替斯？

勒替斯 陛下，我要请求您允许我回到法国去，这一次我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国参加陛下加冕的盛典，略尽臣子的心意，实在是莫大的荣幸，但是现在我的任务已尽，我的心愿又向法国飞驰，但求陛下开恩允准。

王上 你父亲已经答应你了吗？普隆涅斯怎么说？

普隆涅斯 陛下，我推却不过他几次三番的恳求，已经勉强答应他了，请陛下放他去吧。

王上 好好利用你的时间，勒替斯，尽情发挥你的才能吧！可是来，我的侄儿哈姆雷特，我的孩子，——

哈姆雷特 （旁白）超乎寻常的亲族，漠不关系的路人。

王上 为什么愁云依旧笼罩在你的身上？

哈姆雷特 不，陛下，我已经在太阳里晒得太久了。

王后 好哈姆雷特脱下你的黑衣，对你的父王应该和颜悦色一点，不要老是垂下了眼皮，在泥土之中找寻你的尊贵的父亲。你知道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活着的人谁都要死去，从生存的空间踏进了永久的宁静。

哈姆雷特 嗯，母亲，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王后 既然是很普通的，那么你为什么瞧上去好像老是这样郁郁于心呢？

哈姆雷特 好像，母亲！不，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什么“好像”不“好像”。好妈妈，我的墨黑的外套，礼俗上规定的丧服，勉强吐出来的叹气，像滚滚江流一样的眼泪，悲苦沮丧的脸色，以及一切仪式，外表和忧伤的流露，都不能表示出我的真实的情绪。这些才真是给人瞧的，因为谁也可以做作成这种样子。它们不过是哀伤的装饰和衣服，但是我的郁结的心事却无法表现出来的。

王上 哈姆雷特，你这样孝思不匮，原是你天性中纯笃过人之处，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父亲也曾失去过一个父亲，那失去的父亲自己也失去过父亲，那后死的儿子为了尽他的孝道，必须有

一个时期服丧守制，然而固执不变的哀伤，却是一种逆天背理的愚行，不是堂堂男子所应有的举动，它表现出一个不肯安于天命的意志，一个经不起艰难痛苦的心，一个缺少忍耐的头脑和一个简单愚昧的理性。既然我们知道那是无可避免的事，无论谁都要遭遇到同样的经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地把它耿耿于怀呢？嘿！那是对上天的罪戾，对死者的罪戾，也是违反人情的罪戾，在理智上它是完全荒谬的，因为从第一个死了的父亲起，直到今天死去的最后一个父亲为止，理智永远在呼喊：“这是无可避免的。”我请你抛弃了这种无益的悲伤，把我当作你的父亲，因为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你是王位直接的继承者，我要给你尊荣和恩宠，不亚于一个最慈爱的父亲之于他的儿子。至于你要回到威登堡去继续求学的想法，那是完全违反我们的愿望的，请你听从我的劝告，不要离开这里，在朝廷上领袖群臣，做我们最亲近的国亲和王儿，使我们因为每天能够看见你而感到欢欣。

王后 不要让你母亲的祈求全归无用，哈姆雷特，请你不要离开我们，不要到威登堡去。

哈姆雷特 我将要勉力服从您的意志，母亲。

王上 啊，那才是一句有孝心的答复，你将在丹麦享有和我同等的尊荣。御妻，来。哈姆雷特这一种自动的顺从使我非常高兴。为了表示庆祝，今天丹麦王每一次举杯祝饮的时候，都要放一响高入云霄的祝炮，让上天应和着地上的雷鸣，发出欢乐的回声。来。（除哈姆雷特外均下）

哈姆雷特 啊，但愿这一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讨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想不到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刚死了两个月！不，两个月还不满！这样好的一个王上，比起这一个来，简直是天神和丑怪，这样爱我的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亲，甚至于不愿让天风吹痛了她的脸。天呀！我必须记着吗？嘿，她会偎在他的身旁，好像吃了美味的食物，格外促进了食欲一般，可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能再想下去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短短的一个月以前，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现在还没有破旧，她就，她就，——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得长久一些，——她就嫁给我的叔父，我的父亲的弟弟，但是他一点不像我的父亲，正像我一点不像赫邱里斯一样。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红肿，她就嫁了人了。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那不是好事，也不会有好结果，但是碎了吧，我的心，因为我必须噤住我的嘴！

霍拉旭 玛昔勒斯，勃那陀同上。

霍拉旭 祝福你，殿下。

哈姆雷特 我很高兴看见你身体健康，霍拉旭。

霍拉旭 我也是这样，殿下，我永远是您的卑微的仆人。

哈姆雷特 不，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和你朋友相称。你怎么不在威登堡，霍拉旭？玛昔勒斯！

玛昔勒斯 殿下，——

哈姆雷特 我很高兴看见你。（向勃那陀）午安，朋友。——但是你究竟为什么离开威登堡？

霍拉旭 无非是偷闲躲懒罢了，殿下。

哈姆雷特 我不愿听见你的仇敌说这样的话，你也不能用这样的话刺痛我的耳朵，使它相信你对自己所作的诽谤，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偷闲躲懒的人。但是你在厄耳锡诺有什么事？趁你未去之前，我们要陪你痛饮几杯哩。

霍拉旭 殿下，我是来参加您的父王的葬礼的。

哈姆雷特 请你不要取笑，我的同学，我想你是来参加我的

母后的婚礼的。

霍拉旭 真的，殿下，这两件事情相去得太近了。

哈姆雷特 这是一举两便的办法，霍拉旭！葬礼中剩下来的残羹冷炙，正好宴请婚筵上的宾客。霍拉旭，我宁愿在天上遇见我的最痛恨的仇人，也不愿看到那样的一天！我的父亲，我仿佛看见我的父亲。

霍拉旭 啊，在什么地方，殿下？

哈姆雷特 在我的心灵的眼睛里，霍拉旭。

霍拉旭 我曾经见过他一次，他是一位仁慈的君王。

哈姆雷特 他是一个堂堂男子，整个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

霍拉旭 殿下，我想我昨天晚上看见他。

哈姆雷特 看见谁？

霍拉旭 殿下，我看见您的父王。

哈姆雷特 我的父王！

霍拉旭 不要吃惊，请您静静地听我把这件奇事告诉您，这两位可以替我做见证。

哈姆雷特 看在上帝的份上，讲给我听。

霍拉旭 这两位朋友，玛昔勒斯和勃那陀，在万籁俱寂的午夜守望的时候，曾经连续两夜看见一个自顶至踵全身甲冑，像您父亲一样的人形，在他们的面前出现，用威严而缓慢的步伐走过他们的身边。在他们惊奇骇愕的眼前，他三次步行过去，他手里所握的鞭杖可以碰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吓得几乎浑身都瘫痪了，只是呆立着不动，一句话也没有对他说。怀着惴惧的心情，他们把这件事悄悄地告诉了我，我就在第三夜陪着他们一起守望，正像他们所说的一样，那鬼魂又出现了，出现的时间和他的形状，证实了他们的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我认识您的父亲，那鬼魂是那附酷肖他的生前，我这两手也不及他们彼此的相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哈姆雷特 但是这是在什么地方？

玛昔勒斯 殿下，就在我们守望的露台上。

哈姆雷特 你是否和它说话？

霍拉旭 殿下，我说了，但是它没有回答我，不过有一次我觉得它好像抬起头来，像要开口说话似的，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晨鸡高声啼了起来，它一听见鸡声，就很快地隐去不见了。

哈姆雷特 这很奇怪。

霍拉旭 凭着我生命起誓，殿下，这是真的，我们认为按着我们的责任，应该让您知道这件事。

哈姆雷特 不错，不错，朋友们，但是这件事情很使我迷惑。你们今晚仍旧要去守望吗？

玛昔勒斯、勃那陀 是，殿下。

哈姆雷特 你们说他穿着甲冑吗？

玛昔勒斯、勃那陀 是，殿下。

哈姆雷特 从头到脚？

玛昔勒斯、勃那陀 从头到脚，殿下。

哈姆雷特 那么你们没有看见他的脸吗？

霍拉旭 阿，看见的，殿下，他的脸甲是鼓起的。

哈姆雷特 怎么，他瞧上去像在发怒吗？

霍拉旭 他的脸色哀伤多于愤怒。

哈姆雷特 他的脸上是惨白的还是红红的？

霍拉旭 非常惨白。

哈姆雷特 他把眼睛注视着您吗？

霍拉旭 他直盯着我瞧。

哈姆雷特 我希望我也在那边。

霍拉旭 那一定会使您骇愕万分。

哈姆雷特 多半会的，多半会的。它停留得长久吗？

霍拉旭 也许有一个人用不快不慢的速度从一数到一百的那

段时间。

玛昔勒斯、勃那陀 还要长久一些，还要长久些。

霍拉旭 我看见他的时候，不过这么久。

哈姆雷特 他的胡须是斑白的吗？

霍拉旭 是的，正像我在他生前看见的那样，乌黑的胡须里略有几根变成白色。

哈姆雷特 我今晚也要守夜去，大概它还会出来。

霍拉旭 我可以担保它一定会出来。

哈姆雷特 若是它借着我的父王的外貌出现，即使地狱张开嘴来，叫我不要做声，我也一定要对它说话。若是你们到现在还没有把你们所看见的告诉别人，那么我要请求你们大家继续保持沉默，无论今夜发生什么事情，都请放在心里，不要在口舌之间泄漏出去。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忠诚。好，再见，今晚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之间，我要到露台上来看你们。

众 我们愿意为殿下尽忠。

哈姆雷特 让我们彼此保持着不渝的交情，再见！（霍拉旭、玛昔勒斯、勃那陀同下）我父亲的灵魂披着甲冑！事情有些不妙，我想这里面一定有奸人的恶计。但愿黑夜早点到来！静静地等着吧，我的灵魂，罪恶的行为总有一天发现，虽然地上所有的泥土把它们遮掩。（下）

第三场 普隆涅斯家中一室

勒替斯及莪菲莉霞上。

勒替斯 我需要的东西已经装在船上，再见了，妹妹，在好风给人方便，路上没有阻碍的时候，不要贪睡，让我听见你的消息。

莪菲莉霞 你还不相信我吗？

勒替斯 对于哈姆雷特和他的调情献媚，你必须把它认作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的感情冲动，一朵初春的紫罗兰，早熟而易凋，馥郁而不能持久，一分钟的芬芳和喜悦，如此而已。

莪菲莉霞 不过如此吗？

勒替斯 不过如此，因为像新月一样逐渐饱满的人生，不仅是肌肉和体格的成长，而且随着身体的发展，精神和心灵也同时扩大。大概他现在爱你，他的真诚的意志是纯洁而不带欺诈的，但是你必须留心，他有这样高的地位，他的意志并不属于他自己，因为他自己也要被他的血统所支配，他不能像一般庶民一样为自己选择，因为他的决定足以影响到整个国本的安危，他是全身的首脑，他的选择必须得到各部分肢体的同意，所以若是他说，他爱你，你可以相信他在他的地位之上，大概会把他的说话见之行事，但是那必须以丹麦的公意给他赞许为限。你再想一想，若是你用过于轻信的耳朵倾听他的歌曲，让他攫走了你的心，在他的狂妄的渎求之下，打开了你的宝贵的童贞，那时候你的名誉将要蒙受多大的损失。留心，莪菲莉霞，留心，我的亲爱的妹妹，不要放纵你的爱情，不要让欲望的利箭把你射中。一个自爱的女郎不应该向月亮显露她的美貌，圣贤也不能逃避谗口的中伤，春天的草木往往还没有吐放它们的蓓蕾，就被蛀虫蠹蚀，朝露一样晶莹的青春，常常会受到罡风的吹打。所以留心吧，戒惧是最安全的方策，即使没有旁人的诱惑，少年的血气也要向他自己叛变。

莪菲莉霞 我将要记住你这个很好的教训，让它看守着我的心。可是，我的好哥哥，你不要像有些坏牧师一样，指点我上天去的险峻的荆棘之途，自己却在花街柳巷流连忘返，忘记了自己的箴言。

勒替斯 啊！不要为我担心。我耽搁得太久了，但是我的父亲来了。

普隆涅斯上。

勒替斯 两重的祝福是双倍的恩荣，第二次的告别是格外可喜的。

普隆涅斯 还在这儿，勒替斯！上船去，上船去，真好意思！风息在帆顶上，人家都在等着你哩。好，我为你祝福！还有几句教训，希望你铭刻在记忆之中：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凡事必须三思而行。对人要和气，但是不要过分狎昵。相知有素的朋友，应该用钢圈箍在你的灵魂上，但是不要对每一个泛泛的新知滥施你的交情。留心避免和人家争吵，但是万一争端已起，就应该让对方知道你不是可以轻侮的。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但是只对极少数人发表你的意见，接受每一个人的批评，但是保留你自己的判断。尽你的财力购制贵重的衣服，但是不要炫新立异，必须富丽而不浮艳，因为服装往往可以表现人格，法国的名流要人，在这一点上是特别注重的，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因为债和款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向人告贷的结果，容易养成因循懒惰的习惯。尤其要紧的，你必须对你自己忠实，正像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再见，让我的祝福使你记住这一番话！

勒替斯 父亲，我告别了。

普隆涅斯 时候不早了，去吧，你的仆人都等着。

勒替斯 再见，莪菲莉霞，记住我对你说的话。

莪菲莉霞 你的话已经锁在我的记忆里，那钥匙你替我保管着吧。

勒替斯 再见！（下）

普隆涅斯 莪菲莉霞，他对你说了些什么话？

莪菲莉霞 回父亲的话，我们刚才谈起哈姆雷特殿下的事情。

普隆涅斯 嗯，这是应该考虑一下的，听说他近来常常跟你在一起，你也从来不拒绝他的求见，若是果然有这种事，——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家这样告诉我，也无非是叫我注意的意思，——那么我必须对你说，你还没有懂得你做了我的女儿，按照你的身份，应该怎样留心你自己的行动。究竟在你们两人之间有些什么关系？老实告诉我。

莪菲莉霞 父亲，他最近曾经屡次向我表示他的爱情。

普隆涅斯 爱情！呸！你讲的话完全像是一个不曾经历过这种危险的不懂事的女孩子。你相信他的那种像你所说的表示吗？

莪菲莉霞 父亲，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想才好。

普隆涅斯 好，让我来教你，你应该这样想，你是一个小孩子，竟把这些假意的表示当作了真心的奉献。你应该把你自己的价值抬高一些。

莪菲莉霞 父亲，他向我求爱的态度是很光明正大的。

普隆涅斯 嗯，他的态度，很好，很好。

莪菲莉霞 而且，父亲，他差不多用尽一切指天誓日的神圣的盟约，证实他的言语。

普隆涅斯 嗯，这些都是捕捉愚蠢的山鹑的圈套。我知道在热情燃烧的时候，一个人无论什么盟誓都会说出口来，这些火焰，女儿，是光多于热的，一下子就会光消焰灭，因为它们本来是虚幻的，你不能把它们当作真火看待。从现在起，你还是少露一些你的女儿家的脸，你应该抬高身价，不要让人家以为你是可以随意呼召的。对于哈姆雷特殿下，你应该这样想，他是个年轻的王子，他比你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总而言之，莪菲莉霞，不要相信他的盟誓，因为它们都是诱人堕落的鸩媒，用威严神圣的辞令，掩盖淫邪险恶的居心。我的言尽于此，简单一句话，从现在起，我不许你跟哈姆雷特殿下谈一句话。你留点儿神吧，进去。

莪菲莉霞 我一定听从您的话，父亲。（同下）

第四场 露台

哈姆雷特，霍拉旭及玛昔勒斯上。

哈姆雷特 风吹得人怪痛的，这天气真冷。

霍拉旭 很是凛冽的寒风。

哈姆雷特 现在什么时候了？

霍拉旭 我想还不到十二点。

玛昔勒斯 不，已经打过了。

霍拉旭 真的？我没有听见，那么鬼魂出现的时候快要到了。（内喇叭奏花腔及鸣炮声）这是什么意思，殿下？

哈姆雷特 国王今晚大宴群臣，作通宵的醉舞，每次他喝下了一杯葡萄美酒，铜鼓和喇叭便吹打起来，欢祝万寿。

霍拉旭 这是向来的风俗吗？

哈姆雷特 嗯，是的。但是我虽然从小就熟习这种风俗，我却以为把它破坏了倒比遵守它还体面些，这一种酗酒纵乐的风俗，使我们在东西各国受到许多非议，他们称我们为酒徒醉汉，将卑鄙的污名加在我们头上，使我们各项伟大的成就都因此而大力减色。在个人方面也常常是这样，有些人因为身体上长了丑陋的黑痣，——这本来是天生的缺陷，不是他们自己的过失，——或者生就一种令人作恶的怪癖，虽然他们此外还有许多纯洁优美的品性，可是为了这一个缺点，往往会受到世人的歧视。鬼上。

霍拉旭 瞧，殿下，它来了！

哈姆雷特 天使保佑我们！不管你是一个善良的灵魂或是万恶的妖魔，不管你带来了天上的和风或是地狱中的罡风，不管你的来意好坏，因为你的形状是这样的和蔼可爱，我要对你说话，我要叫你哈姆雷特，君王，父亲！尊严的丹麦先王，啊，回答我！不要让我在无知的蒙昧里抱恨终天，告诉我为什么你的长眠的骸骨不安窠窠，为什么安葬着你遗体的坟墓张开它的沉重的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理石的两颚，把你重新吐放出来。你这已死的尸体这样全身甲冑，出现在月光之下，使黑夜变得这样阴森，使我们这些为造化所玩弄的愚人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恐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说，这是为了什么？你要我们怎样？（鬼向哈姆雷特招手）

霍拉旭 它招手叫您跟着它去，好像它有什么话要对您一个人说似的。

玛昔勒斯 瞧，它用很有礼貌的举动，招呼您到一个僻远的所在去，但是别跟它去。

霍拉旭 千万不要跟它去。

哈姆雷特 它不肯说话，我还是跟它去。

霍拉旭 不要去，殿下。

哈姆雷特 嗨，怕什么呢？我把我的生命看得不值一枚针，至于我的灵魂，那是跟它自己同样永生不灭的，它能够加害它吗？它又在招手叫我前去了，我要跟它去。

霍拉旭 殿下，若是它把您诱到潮水里去，或者把您领到下临大海的峻峭的悬崖之巅，在那边它现出了狰狞的面貌，吓得您丧失理智，变成疯狂，那可怎么好呢？您想，无论什么人一到了那样的地方，望着下面千仞的峭壁，听见海水奔腾的怒吼，即使没有别的缘故，也会吓得心惊胆裂的。

哈姆雷特 它还在向我招手。去吧，我跟着你。

玛昔勒斯 您不能去，殿下！

哈姆雷特 放开你们的手！

霍拉旭 听我们的劝告，不要去。

哈姆雷特 我的命运在高声呼喊，使我全身每一根微细的血管都变得像怒狮的筋骨一样坚硬。（鬼招手）它仍旧在招我去。放开我，朋友们，（挣脱二人之手）凭着上天起誓，谁要是拉住我，我要叫他变成一个鬼！走开！去吧，我跟着你。（鬼及哈姆雷特同下）

霍拉旭 幻想占据了他的头脑，使他不顾一切。

玛昔勒斯 让我们跟上去，我们不应该服从他的话。

霍拉旭 那么去吧。这种事情会引出些什么结果来呢？

玛昔勒斯 丹麦国里恐怕有些不可告人的坏事。

霍拉旭 上帝的意旨支配一切。

玛昔勒斯 不，我们还是跟上去。（同下）

第五场 露台的另一部分

鬼及哈姆雷特上。

哈姆雷特 你要领我到什么地方去？说，我不愿再前进了。

鬼 听我说。

哈姆雷特 我在听着。

鬼 我的时间快到了，我必须再回到硫磺的烈火里去受煎熬的痛苦。

哈姆雷特 唉，可怜的亡魂！

鬼 不要可怜我，你只要留心听着我要告诉你的话。

哈姆雷特 说吧，我在这儿听着。

鬼 你听了以后，必须替我报仇。

哈姆雷特 什么？

鬼 我是你父亲的灵魂，因为生前孽障未尽，被判在晚间游行地上，白昼忍受火焰的烧灼，必须经过相当的时期，等生前的过失被火焰净化以后，方才可以脱罪。但是我不能违犯禁令，泄漏我的狱中的秘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故事，最轻微的几句话都可以使你魂飞魄散，使你年轻的血液凝冻成冰，使你的双眼像脱了轨道的星球一样向前突出，你的纠结的卷发根根分开，像愤怒的豪猪身上的刺毛一样森然耸立，但是这一种永恒的神秘，是不能向血肉的凡耳宣示的，听着，听着，啊，听着！若是你曾经爱过你的亲爱的父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哈姆雷特 上帝啊！

鬼 你必须替他报复那逆伦惨恶的杀身的仇恨。

哈姆雷特 杀身的仇恨！

鬼 杀人是重大的罪恶，但是这一件谋杀的惨案，更是骇人听闻而逆天害理的罪行。

哈姆雷特 赶快告诉我，让我驾着像思想和爱情一样迅速的翅膀，飞去把仇人杀死。

鬼 我的话果然激动了你，若是你听见了这种事情而漠然无动于衷，那你除非比疏散在忘河之滨的蔓草还要顽固不化。现在，哈姆雷特，听我说，一般人都以为我在花园里睡觉的时候，一条蛇来把我螫死，这一个虚构的死状，把丹麦全国的人都骗过了，但是你要知道，好孩子，那毒害你父亲的蛇，头上戴着王冠呢。

哈姆雷特 啊，果然给我猜着了！我的叔父！

鬼 嗯，那个乱伦的奸淫的畜生，他有的是过人的诡诈，天赋的奸恶，凭着他的阴险的手段，诱惑了我的外表上似乎非常贞淑的王后，满足他的无耻的兽欲。啊，哈姆雷特，那是一个多么相去悬殊的差异！我的爱情是那样纯洁真诚，始终信守着我在结婚的时候对她所作的盟誓，她却会对一个天赋的才德远不如我的恶人降心相从！但是正像一个贞洁的女儿，虽然淫欲罩上神圣的外表，也不能把她煽动一样，一个淫妇虽然和光明的天使为偶，也会有一天厌倦于天上的唱随之乐，而宁愿搂抱人间的朽骨。但是且慢！我仿佛嗅到了清晨的空气，让我把话说得简短一些，当我按照每天午后的惯例，在花园里睡觉的时候，你的叔父乘我不备，悄悄溜了进来，拿着一个盛着毒草汁的小瓶，把一种使人麻痹的药水注入我的耳腔之内，那药性发作起来，会像水银一样很快地流过了全身的大小血管，像酸液滴进牛乳般地把淡薄而健全的血液凝结起来，它一进入我的身体里，我全身光滑的皮肤上便

马上发生无数疱疹，像害着癞病似的布满着可憎的鳞片。这样我在睡梦之中，被一个兄弟同时夺去了我的生命，我的王冠和我的王后，甚至于不给我一个忏悔的机会，使我在没有领到圣餐也没有受过临终涂膏礼以前，就一无预备地负着我的全部罪恶去对簿阴曹。可怕啊，可怕！若是你有天性之情，不要默尔而息，不要让丹麦的御寝变成了藏奸养逆的卧榻，但是无论你怎么进行复仇，你的行事必须光明磊落，更不可对你的母亲有什么不利的图谋，她自会受到上天的裁判，和她自己内心中的荆棘的刺戳。现在我必须去了！萤火的微光已经开始暗淡下去，清晨快要到来了，再见，再见！哈姆雷特，记着我。（下）

哈姆雷特 天上的神明啊！地啊！再有什么呢！我还要向地狱呼喊吗？啊，呸！忍着吧，忍着吧，我的心！我的全身的筋骨，不要一下子就变成衰老，支持着我的身体呀！记着你！是的，你可怜的灵魂，当记忆不曾从我这混乱的头脑里消失的时候，我会记着你的。记着你的！是的，我要从我的忘记的碑版上，拭去一切琐碎愚蠢的记录，一切书本上的格言，一切陈言套话，一切过去的印象，我的少年的阅历所留下的痕迹，只让你的命令留在我的脑筋的书卷里，不搀杂一些下贱的废料，是的，上天为我作证！啊，最恶毒的妇人！啊，奸贼，奸贼，脸上堆着笑的万恶的奸贼！我的写字版呢？我必须把它记下来：一个人尽管满面都是笑，骨子里却是杀人的奸贼，至少我相信在丹麦是这样的。（写字）好，叔父，我把你写下来了。现在我要记下我的话，那是“再见，再见！记着我。”我已经发过誓了。

霍拉旭 （在内）殿下！殿下！

玛昔勒斯 （在内）哈姆雷特殿下！

霍拉旭 （在内）上天保佑他！

玛昔勒斯 （在内）但愿如此！

霍拉旭 （在内）喂，呵，呵，殿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哈姆雷特 喂，呵，呵，孩儿！来，鸟儿，来。

霍拉旭及玛昔勒斯上。

玛昔勒斯 怎样，殿下！

霍拉旭 有什么事，殿下！

哈姆雷特 啊！奇怪！

霍拉旭 好殿下，告诉我们。

哈姆雷特 不，你们会泄漏出去的。

霍拉旭 不，殿下，凭着上天起誓，我一定不泄漏。

玛昔勒斯 我也一定不泄漏，殿下。

哈姆雷特 那么你们说，哪一个人会想得到有这种事？但是你们能够保守秘密吗？

霍拉旭、玛昔勒斯 是，上天为我们作证，殿下。

哈姆雷特 全丹麦从来不曾有哪一个奸贼不是一个十足的坏人。

霍拉旭 殿下，这样一句话是用不着什么鬼魂从坟墓里出来告诉我们的。

哈姆雷特 啊，对了，你说得有理，所以，我们还是不必多说废话，大家握握手分开了吧。你们可以去照你们自己的意思干你们自己的事，——因为各人都有各人的意思和各人的事，——至于我自己，那么我对你们说我是要去祈祷去的。

霍拉旭 殿下，您这些话好像有些疯疯癫癫似的。

哈姆雷特 我的话冒犯了你，真是非常抱歉，是的，我从心底里抱歉。

霍拉旭 哪儿的话，殿下。

哈姆雷特 不，凭着圣伯特力克的名义，霍拉旭，我真是大大地冒犯了你。讲到这一个幽灵，那么让我告诉你们，它是一个真实的亡魂，你们若是想知道它对我说了些什么话，我只好请你们暂时不必动问。现在，好朋友们，你们都是我的朋友，都是学

者和军人，请你们允许我一个卑微的要求。

霍拉旭 是什么要求，殿下？我们一定允许您。

哈姆雷特 永远不要把你们今晚所见的事情告诉别人。

霍拉旭、玛昔勒斯 殿下，我们一定不告诉别人。

哈姆雷特 不，你们必须宣誓。

霍拉旭 凭着良心起誓，殿下，我决不告诉别人。

玛昔勒斯 凭着良心起誓，殿下，我也决不告诉别人。

哈姆雷特 把手按在我的剑上宣誓。

玛昔勒斯 殿下，我们已经宣誓过了。

哈姆雷特 那不算，把手按在我的剑上。

鬼（在下）宣誓！

哈姆雷特 啊哈！孩儿！你也这样说吗？你在那儿吗，好家伙？来，你们不听见这个地下的人怎么说吗？宣誓吧。

霍拉旭 请您教我们怎样宣誓，殿下。

哈姆雷特 永不向人提起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把手按在我的剑上宣誓。

鬼（在下）宣誓！

哈姆雷特 又在那边了吗？那么我们换一个地方。过来，朋友们。把你们的手按在我的剑上。

鬼（在下）宣誓！

哈姆雷特 说得好，老鼯鼠！你能够在地底钻得这么快吗？好一个开路先锋！好朋友们，我们再来换一个地方。

霍拉旭 哎哟，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

哈姆雷特 那么你还是用见怪不怪的态度对待它吧。霍拉旭，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里所没有梦想到的呢。但是，来，上帝的慈悲保佑你们，你们必须再作一次宣誓。我今后大概有时候要故意装出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你们若是在那时候看见了 my 古怪的举动，切不可像这样交叉着手臂，或者这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摇头摆脑的，或者嘴里说一些吞吞吐吐的言词，例如“呃，呃，我们知道”，或是“只要我们高兴，我们就可以”，或是“若是我们愿意说出来的话”，或是“有人若是怎么怎么”，诸如此类的含糊其辞的话语，表示你们知道我有些什么秘密，你们必须答应我避免这一类言词，上帝的恩惠和慈悲保佑着你们，宣誓吧。

鬼（在下）宣誓！（二人宣誓）

哈姆雷特 安息吧，安息吧，受难的灵魂！好，朋友们，我以满怀的热情，信赖着你们两位，若是在哈姆雷特的微弱的能力以内，能够有可以向你们表示他的友谊之处，上帝在上，我一定不会有负你们。让我们一同进去，请你们记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守口如瓶。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来，我们一块儿去吧。（同下）

第二幕

第一场 普隆涅斯家中一室

普隆涅斯及雷璫陀上。

普隆涅斯 把这些钱和这封信交给他，雷璫陀。

雷璫陀 是，老爷。

普隆涅斯 好雷璫陀，你在没有去看他以前，最好先探听探听他的行为。

雷璫陀 老爷，我本来就有这个意思。

普隆涅斯 很好，很好，好得很。你先给我调查调查有些什么丹麦人在巴黎，他们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是否有钱，住在什么地方，跟那些人做伴，用度大不大，用这种转弯抹角的方法，若是你打听到他们也认识我的儿子，你就可以更进一步，表示你对他也有相当的认识，你可以这样说：“我知道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对他也略为有点认识。”你听见没有，雷璫陀？

雷璫陀 是，我在用心听着，老爷。

普隆涅斯 “对他也略为有点认识，但是。”你可以说，“不怎么熟悉，不过假如果然是他的话，那么他是个很放浪的人，有些怎样怎样的坏习惯。”说到这里，你就可以随便捏造一些关于他的坏话，当然啰，你不能把他说得太不成样子，那是会损害他的名誉的，这一点你必须注意，但是你不妨举出一些纨绔子弟们所犯的最普通的浪荡的行为。

雷璫陀 譬如赌钱，老爷。

普隆涅斯 对了，或是喝酒，斗剑，赌咒，吵嘴，嫖妓之类，你都可以说。

雷璫陀 老爷，那是会损害他的名誉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普隆涅斯 不，不，你可以在言语之间说得轻淡一些。你不能说他公然纵欲，那可不是我的意思，但是你要把他的过失讲得那么巧妙，让人家听着好像那不过是行为上的小小的不检，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的一时瞎闹，算不了什么。

雷璫陀 但是老爷——

普隆涅斯 为什么叫你做这种事？

雷璫陀 是的，老爷，请您告诉我。

普隆涅斯 呃，我的用意是这样的，我相信我可以有这种权利：你这样轻描淡写地说了我儿子的一些坏话，就像你提起一件略有污损的东西似的，听着，若是跟你谈话的那个人，也就是你向他探询的那个人，果然看见过你所说起的那个少年犯着你刚才所列举的那些罪恶，他一定会用这样的话对你表示同意：“好先生，——”大概他称你“朋友”，“仁兄”，按照着各人的身份和各国的习惯。

雷璫陀 很好，老爷。

普隆涅斯 然后他就，——他就，——我刚才要说一句什么话？哎哟，我正要说一句什么话，我说到什么地方啦？

雷璫陀 您刚才说到“用这样的话表示同意”。

普隆涅斯 说到“用这样的话表示同意”，嗯，对了，他会用这样的话对你表示同意：“我认识这位绅士，昨天我还看见他，或许是前天，或许是什么什么时候，跟什么什么人在一起，正像您所说的，他在什么地方赌钱，在什么地方喝得酩酊大醉，在什么地方因为打网球而跟人家打起架来。”大概他还会说，“我看见他走进什么什么一家生意人家去。”那就是说窑子或是诸如此类的所在。你瞧，你用说谎的钓饵，就可以把事实的真相诱上你的钓钩，我们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往往用这种旁敲侧击的方法，间接达到我们的目的，你也可以照着我上面所说的那一番话，探听出我的儿子的行为。你懂得我的意思没有？

雷璘陀 老爷，我懂得。

普隆涅斯 上帝和你同在，再见！

雷璘陀 那么我去了，老爷。

普隆涅斯 你自己也得留心观察他的行为。

雷璘陀 是，老爷。

普隆涅斯 叫他用心学习音乐。

雷璘陀 是，老爷。

普隆涅斯 你去吧！（雷璘陀下）

莪菲莉霞上。

普隆涅斯 啊，莪菲莉霞！什么事？

莪菲莉霞 哎哟，父亲，吓死我了！

普隆涅斯 凭着上帝的名义，怕什么？

莪菲莉霞 父亲，我正在房间里缝纫的时候，哈姆雷特殿下跑了进来，走到我的面前，他的上身的衣服完全没有扣上纽子，头上也不戴帽子，他的袜子上沾着污泥，没有袜带，一直垂到脚踝上，他的脸色像他的衬衫一样白，他的膝盖互相碰撞，他的神气是那样凄惨，好像他刚从地狱里逃出来，要向人讲述它的恐怖一样。

普隆涅斯 他因为不能得到你的爱而发疯了吗？

莪菲莉霞 父亲，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大概是的。

普隆涅斯 他怎么说？

莪菲莉霞 他握住我的手腕紧紧不放，拉直了手臂向后退立，用他的另一只手这样遮在他的额角上，眼睛一霎不霎地瞧着我的脸，好像要把它临摹下来似的。这样经过了好久的时间，然后他轻轻地摇动一下我的手臂，他的头上上下下地点了三次，于是他发出一声非常惨痛而深长的叹息，好像他的整个的胸部都要爆裂，他的生命就在这一声叹息中间完毕似的。然后他放松了我，转过他的身体，他的头还是向后回顾，好像他不用眼睛的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助也能够找到他的路，因为直到他走出了门外，他的两眼还是注视在我的身上。

普隆涅斯 跟我来，我要见国王去。这正是恋爱不遂的疯狂，一个人受到这种剧烈的刺激，什么不顾一切的事情都会干得出来。我真后悔。怎么，你最近对他说过什么使他难堪的话没有？

莪菲莉霞 没有，父亲，但是我已经遵从您的命令，拒绝他的来信，并且不允许他来见我。

普隆涅斯 这就是使他疯狂缘故。我很后悔看错了人。我以为他不过把你玩弄玩弄，恐怕贻误你的终身，但是我不该这样多疑！正像年轻人干起事来，往往不知道瞻前顾后一样，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总是免不了鳃鳃过虑。来，我们见国王去。这种事情是不能蒙蔽起来的，若是隐讳不报，大概会闹出乱子来。来。（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一室

王上，王后，罗森克兰滋，基腾史登及侍从等上。

王上 欢迎，亲爱的罗森克兰滋和基腾史登！这次匆匆召请你们两位前来，一方面是因为我非常思念你们，一方面也是因为我需要你们帮忙的地方。你们也许已经听到哈姆雷特的变化，我把它称为变化，因为无论在外表上或是精神上，他已经和从前大不相同。除了他父亲的死以外，究竟还有些什么缘故，把他激成了这种疯疯癫癫的样子，我实在无从猜测。你们从小便跟他在一起长大，素来知道他的脾气，所以我特地请你们到我们宫廷里来盘桓几天，陪伴陪伴他，替他解解愁闷，同时乘机窥探他究竟有些什么秘密的心事，为我们所不知道的，大概一旦公开之后，我们就可以替他下对症的药饵。

王后 他常常讲起你们两位，我相信世上没有哪两个人比你

们更为他所亲信了。你们若是不嫌怠慢，答应在我们这儿小作勾留，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希望，那么你们的盛情雅意，一定会受到丹麦王室隆重的礼谢的。

罗森克兰滋 我们是两位陛下的臣子，两位陛下有什么旨意，尽管命令我们，像这样言重的话，倒使我们置身无地了。

基腾史登 我们愿意投身在两位陛下的足下，两位陛下无论有什么命令，我们都愿意尽力奉行。

王上 谢谢你们，罗森克兰滋和善良的基腾史登。

王后 谢谢你们，基腾史登和善良的罗森克兰滋。现在我就要请你们马上去看看我的大大变了样子的儿子。来人，领这两位绅士到哈姆雷特的地方去。

基腾史登 但愿上天加佑，使我们能够得到他的欢心，帮助他恢复常情！

王后 阿门！（罗森克兰滋、基腾史登及若侍从下）

普隆涅斯上。

普隆涅斯 启禀陛下，我们派往挪威去的两位钦使已经喜气洋洋地回来了。

王上 你总是带着好消息来报告我们。

普隆涅斯 真的吗，陛下？不瞒陛下说，我把我对于我的上帝和我的宽仁厚德的国王的责任，看得跟我的灵魂一样重呢。若是我的脑筋还没有出毛病，想到了岔路上去，那么我想我已经发现了哈姆雷特发疯的缘故。

王上 啊！你说吧，我急着要听呢。

普隆涅斯 请陛下先接见了钦使，我的消息留着做盛筵以后的佳果美点吧。

王上 那么有劳你去迎接他们进来。（普隆涅斯下）我的亲爱的王后，他对我说他已经发现了你的儿子心神不定的缘故。

王后 我想主要的缘故还是他父亲的死和我们过于迅速的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婚。

王上 好，我们可以把他试探试探。

普隆涅斯率伏底曼特及考尼力斯重上。

王上 欢迎，我的好朋友们！伏底曼特，我们的挪威王兄怎么说？

伏底曼特 他叫我们向陛下转达他的友好的问候。他听到了我们的要求，就马上传谕他的侄儿停止征兵，本来他以为这种举动是预备对付波兰人的，但是一经调查，才知道它的对象原来是陛下，他知道此事以后，痛心自己因为年老多病，受人欺罔，震怒之下，传令把福丁勃拉斯逮捕，福丁勃拉斯并未反抗，受到了挪威王一番申斥，最后就在他的叔父面前立誓决不兴兵侵犯陛下。老王看见他诚心悔过，非常欢喜，当下就给他三千克郎的年俸，并且委任他统率他所征募的那些兵士，去向波兰人征伐，同时他叫我把这封信呈上陛下，（以书信呈上）请求陛下允许他的军队借道通过陛下的领土，他已经在信里提出若干条件，作为担保。

王上 这样很好，等我们有空的时候，还要仔细考虑一下，然后答复。你们远道跋涉，不辱使命，很是劳苦了，先去休息休息，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在一起欢宴。欢迎你们回来！（伏底曼特、考尼力斯同下）

普隆涅斯 这件事情总算圆满结束了。国王，娘娘，若是我向你们长篇大论地解释君上的尊严，臣下的名分，白昼何以为白昼，黑夜何以为黑夜，时间何以为时间，那不过徒然浪费了昼夜的时间，所以，既然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我还是把话说得简单一些吧。你们的那位殿下是疯了，我说他疯了，因为假如要说明什么才是真疯，那么除了说他疯了以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可是那也不用说了。

王后 多谈些实际，少弄些玄虚。

普隆涅斯 娘娘，我发誓我一点不弄玄虚。他疯了，这是真的，惟其是真的，所以才可叹，它的可叹也是真的，——蠢话少说，因为我不愿弄玄虚。好，让我们同意他已经疯了，现在我们就应该求出这一个结果的缘故，或者不如说，这一种病态的缘故，因为这个病态的结果不是无因而致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步工作。我们来想想吧。我有一个女儿，——当她还不过是我的女儿的时候，她是属于我的，——难得她一片孝心，把这封信给了我，现在请猜一猜这里面说些什么话。“给那天仙化人的，我的灵魂的偶像，最美丽的莪菲莉霞，——”这是一个粗浅的句子，但是你们听下去吧，“让这几行诗句留下在她的皎洁的胸中，——”

王后 这是哈姆雷特写给她的吗？

普隆涅斯 好娘娘，等一等，听我念下去：

“你可以疑心星星是火把，
你可以疑心太阳会移转，
你可以疑心真理是谎话，
但是我的爱永没有改变。

亲爱的莪菲莉霞啊！我的诗写得太坏。我不会用诗句来抒写我的愁怀，但是相信我，最好的人儿啊！我最爱的是你。再见！永远是你的，哈姆雷特。”

这一封信是我的女儿出于孝顺之心拿来给我看的，此外，她又把他一次次求爱的情形，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所在，全都讲给我听了。

王上 但是她对于他的爱情抱着怎样的态度呢？

普隆涅斯 陛下以为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王上 一个忠心正直的人。

普隆涅斯 但愿我能够证明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假如我看见这场热烈的恋爱正在进行，——不瞒陛下说，我在我的女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告诉我以前，早就看出来了，——假如我知道有了这么一回事，却在暗中玉成他们的好事，或者故意视若无睹，假作痴聋，一切不闻不问，那时候陛下的心里觉得怎样？我的好娘娘，您这位王后陛下的心里又觉得怎样？不，我一点儿也不敢懈怠我的责任，马上就对我那位小姐说：“哈姆雷特殿下是一位王子，不是你可以仰望的，这种事情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于是我把她教训一番，叫她深居简出，不要和他见面，不要接纳他的来使，也不要收受他的礼物，她听了这番话，就照着我的意思实行起来。说来话短，他遭到拒绝以后，心里就郁郁不快，于是饭也吃不下了，觉也睡不着了，他的身体一天憔悴一天，他的精神一天恍惚一天，这样一步步发展下去，就变成了他这一种为我们大家所悲痛的疯狂。

王上 你想是这个缘故吗？

王后 这是很可能的。

普隆涅斯 我倒很想知道知道，那一次我曾经断定地说过了“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而结果却并不这样？

王上 照我所知道的，那倒没有。

普隆涅斯 若是我说错了话，把这个东西从这个上面拿下来吧。（指自己的头及肩）只要有线索可寻，我总会找出事情的真相，即使那真相一直藏在地球的中心。

王上 我们怎么可以进一步试验试验？

普隆涅斯 您知道，有时候他会接连几个钟头在这儿走廊里踱来踱去。

王后 他真的常常这样踱来踱去。

普隆涅斯 乘他踱来踱去的时候，我就让我的女儿去见他，你我可以躲在帐幕后面注视他们相会的情形，若是他不爱她，他的理智不是因为恋爱而丧失，那么不要叫我襄理国家的政务，让我去做个耕田的农夫吧。

王上 我们要试一试。

王后 但是瞧，这可怜的孩子忧心愁愁地念着一本书来了。

普隆涅斯 请两位陛下避一避，让我走上去招呼他。（王上、王后及侍从等下）

哈姆雷特读书上。

普隆涅斯 啊，恕我冒昧，您好，哈姆雷特殿下？

哈姆雷特 呃，上帝怜悯世人！

普隆涅斯 您认识我吗？殿下？

哈姆雷特 认识认识，你是一个卖鱼的贩子。

普隆涅斯 我不是，殿下。

哈姆雷特 那么我但愿你是一个老实人。

普隆涅斯 老实，殿下！

哈姆雷特 嗯，先生，在这世上，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老实人。

普隆涅斯 这句话说得很对，殿下。

哈姆雷特 若是太阳能在一条死狗尸体上孵育蛆虫，因为它是一块可亲吻的臭肉，——你有一个女儿吗？

普隆涅斯 我有，殿下。

哈姆雷特 不要让她在太阳光底下行走，怀孕是一种幸福，但是你的女儿若是怀了孕，那可糟了。朋友，留心哪。

普隆涅斯 （旁白）你们瞧，他念念不忘地提我的女儿，但是最初他不认识我，他说我是一个卖鱼的贩子。他的疯病已经很深了，很深了。说句老实话，我在年轻的时候，为了恋爱也曾发狂，那样子也跟他差不多哩。让我再去对他说话。——您在读些什么，殿下？

哈姆雷特 都是些空话，空话，空话。

普隆涅斯 有些什么内容，殿下？

哈姆雷特 一派诽谤，先生，这个专爱把人讥笑的坏蛋在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儿说着，老年人长着灰白的胡须，他们的脸上满是皱纹，他们的眼睛里粘满了眼屎，他们的头脑是空空洞洞的，他们的两腿是摇摇摆摆的，这些话，先生，虽然我十分相信，但是照这样写在书上，总有些有伤厚道，因为就是拿您先生自己来说，若是您能够像一只蟹一样向后倒退，那么您也应该跟我一样老了。

普隆涅斯（旁白）这些虽然是疯话，却有深意在內。——您要走进里边去吗，殿下？

哈姆雷特 走进我的坟墓里去？

普隆涅斯（旁白）他的回答有时候是多么深刻！疯狂的人往往能够说出理智清明的人所说不出来的话。我要离开他，立刻就去想法让他跟我的女儿见面。——殿下，我要向您告别了。

哈姆雷特 先生，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但愿我也能够向我的生命告别，但愿我也能够向我的生命告别，但愿我也能够向我的生命告别。

普隆涅斯 再见，殿下。（欲去）

哈姆雷特 这讨厌的老傻瓜！

罗森克兰滋及基腾史登重上。

普隆涅斯 你们要找哈姆雷特殿下，那儿就是。

罗森克兰滋 上帝保佑您，大人！（普隆涅斯下）

基腾史登 我的高贵的殿下！

罗森克兰滋 我最亲爱的殿下！

哈姆雷特 我的好朋友们！你好，基腾史登？啊，罗森克兰滋！好孩子们，你们两人都好？

罗森克兰滋 不过像一般庸庸碌碌之辈，在这世上虚度时光而已。

基腾史登 无荣无辱便是我们的幸福，我们不是命运女神帽上的纽扣。

哈姆雷特 也不是她鞋子的底吗？

罗森克兰滋 也不是，殿下。

哈姆雷特 那么你们是在她的腰上，或是在她的怀抱之中吗？

基腾史登 说老实话，我们是在她的私处。

哈姆雷特 在命运身上的秘密的那部分吗？啊，对了，她本来是一个娼妓。你们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罗森克兰滋 没有，殿下，我们只知道这世界变得老实起来了。

哈姆雷特 那么世界末日快到了，但是你们的消息是假的。让我再问你们一些私人的问题，我的好朋友们，你们在命运手里犯了什么案子，她把你们送到这儿牢狱里来了？

基腾史登 牢狱，殿下！

哈姆雷特 丹麦是一所牢狱。

罗森克兰滋 那么世界也是一所牢狱。

哈姆雷特 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丹麦是一间最坏的囚室。

罗森克兰滋 我们倒不这样想，殿下。

哈姆雷特 啊，那么对于你们它并不是牢狱，因为世上的事情本来没有善恶，都是各人的思想把它们分别出来的，对于我它是一所牢狱。

罗森克兰滋 啊，那么因为您的梦想太多，丹麦是个不大的地方，不够给您发展，所以您把它看成一所牢狱啦。

哈姆雷特 上帝啊！倘不是因为我有恶梦，那么即使把我关在一个果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的。

基腾史登 那种恶梦便是您的野心，因为野心家本身的存在，也不过是一个梦的影子。

哈姆雷特 一个梦的本身便是一个影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罗森克兰滋 不错，因为野心是那么空虚轻浮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它不过是影子的影子。

哈姆雷特 那么我们的乞丐是实体，我们的帝王和大言不惭的英雄，却是乞丐的影子了。我们进宫去好不好？因为我实在不能陪着你们谈玄说理。

罗森克兰滋、基腾史登 我们愿意侍候殿下。

哈姆雷特 没有的事，我不愿把你们当作我的仆人一样看待，老实对你们说吧，在我旁边侍候我的人太多啦。但是，凭着我们的多年的交情，老实告诉我，你们到厄耳锡诺来有什么贵干？

罗森克兰滋 我们是来拜访您来的，殿下，没有别的缘故。

哈姆雷特 像我这样一个叫化子，我的感谢也是不值钱的，但是我谢谢你们，我想，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专诚而来，只换到我的一声不值半文钱的感谢，未免太不值得了。不是有人叫你们来的吗？果然是你们自己的意思吗？真的是自动的访问吗？来，不要骗我。来，来，快说。

基腾史登 叫我们说些什么话呢，殿下？

哈姆雷特 无论什么话都行，只要不是废话。你们是奉命而来的，瞧你们掩盖不了你们良心上的惭愧，已经从你们的脸色上招认出来了。我知道是我们这位好王上和好王后叫你们来的。

罗森克兰滋 为了什么目的呢？殿下？

哈姆雷特 那可要请你们指教我了。但是凭着我们朋友间的道义，凭着我们少年时候亲密的情谊，凭着我们始终不渝的友好的精神，凭着其他一切更有力量理由，让我要求你们开诚布公，告诉我究竟你们是不是奉命而来的？

罗森克兰滋 （向基腾史登旁白）你怎么说？

哈姆雷特 （旁白）好，那么我看透你们的行动了。——若是你们爱我，别再抵赖了吧。

基腾史登 殿下，我们是奉命而来的。

哈姆雷特 让我代你们说明来意，免得你们泄漏了自己的秘密，有负王上王后的付托。我近来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一点兴致都提不起来，什么游乐的事都懒得过问，在这一种抑郁的心境之下，仿佛负载万物的大地，这一座美好的框架，只是一个不毛的荒岬，这个覆盖众生的苍穹，这一顶壮丽的帐幕，这个点缀着金黄色的火球的威严的屋子，只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尊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不，女人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虽然从你的微笑之中，我可以看到你的意思。

罗森克兰兹 殿下，我心里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哈姆雷特 那么当我说“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的时候，你为什么笑起来？

罗森克兰兹 我想，殿下，若是人类不能使您发生兴趣，那么那班戏子们恐怕要来自讨一场没趣了，我们在路上追上他们，他们是要到这儿来向您献技的。

哈姆雷特 扮演王上的那个人将要得到我的欢迎，我要在他的御座之前致献我的敬礼，冒险的武士可以挥舞他的剑盾，情人的叹息不会没有酬报，躁急易怒的角色可以平安下场，小丑将要使那班善笑的观众捧腹，我们的女主角必须坦白诉说她的心事，不然那无韵诗的句子将要脱去板眼。他们是一班什么戏子？

罗森克兰兹 就是您向来所欢喜的那一个班子，在城里专演悲剧的。

哈姆雷特 他们怎么走起江湖来呢？固定在一个地方演戏，在名誉和进益上都要好得多哩。

罗森克兰兹 我想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立足，是为了时势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变化。

哈姆雷特 他们的名誉还是跟我在城里那时候一样吗，他们的观众还是那么多吗？

罗森克兰滋 不，他们现在已经大非昔比了。

哈姆雷特 怎么会这样的？他们的演技退步了吗？

罗森克兰滋 不，他们还是跟从前一样努力，但是，殿下，他们的地位已经被一群羽毛未丰的黄口小儿占夺了去。这些娃娃们的嘶叫博得了台下疯狂的喝彩，他们是目前流行的宠儿，他们的声势压倒了所谓普通的戏班，以至于许多腰佩长剑的悲剧伶人，都因为惧怕批评家鹅毛管的威力，而不敢到那边去。

哈姆雷特 什么！是一些童伶吗？谁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薪工是怎么计算的？他们一到不能唱歌的年龄，就不再继续他们的本行了吗？若是他们赚不了多少钱，长大起来多半还是要做普通戏子的，那时候他们不是要抱怨他们的批评家们从前不该把他们捧得那么高，结果反而妨碍了他们的前途吗？

罗森克兰滋 真的，两方面闹过不少的纠纷，全国的人都站在旁边恬不为意地呐喊助威，怂恿他们互相争斗。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个脚本非到编剧家和演员争吵得动起武来，是没有人愿意出钱购买的。

哈姆雷特 有这等事？

基腾史登 啊！多少人的头都打破了。

哈姆雷特 那也没有什么稀奇，我的叔父是丹麦的王上，当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对他扮鬼脸的那些人，如今都愿意拿出二十，四十，五十，一百块金洋来买他的一幅小照。哼，这里面有些不是常理可解的地方，若是哲学能够把它推究出来的话。（内喇叭奏花腔）

基腾史登 这班戏子们来了。

哈姆雷特 两位先生，欢迎你们到厄耳锡诺来。把你们的手

给我，按照通行的礼节，我应该向你们表示欢迎。让我不要对你们失礼，因为这些戏子们来了以后，我不能不敷衍他们一番，大概你们见了会发生误会，以为我招待你们还不及招待他们殷勤。我欢迎你们，但是我的叔父父亲和婶母母亲可弄错啦。

基腾史登 弄错了什么，我的好殿下？

哈姆雷特 天上刮着西北风，我才发疯，风从南方吹来的时候，我不会把一只鹰当作一只鹭鸶。

普隆涅斯重上。

普隆涅斯 祝福你们，两位先生！

哈姆雷特 听着，基腾史登，你也听着，两人站在我的两边，听我说：你们看见的那个大孩子，还在襁褓之中，没有学会走路哩。

罗森克兰兹 大概他是第二次裹在襁褓里，因为人家说，一个老年人是第二次做婴孩。

哈姆雷特 我可以猜测他是来报告我戏子们来到的消息的，听好。——你说得不错，在星期一早上，正是正是。

普隆涅斯 殿下，我有消息要来向您报告。

哈姆雷特 大人，我也有消息要向您报告。当罗歇斯在罗马演戏的时候，——

普隆涅斯 那班戏子们已经到这儿来了，殿下。

哈姆雷特 哧，哧！

普隆涅斯 凭着我的名誉起誓，——

哈姆雷特 那时每一个伶人都骑着驴子而来，——

普隆涅斯 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伶人，无论悲剧，喜剧，历史剧，田园剧，田园喜剧，田园史剧，历史悲剧，历史田园悲剧，不分场的古典剧，或是近代的自由诗剧，他们无不拿手，瑟尼加的悲剧不嫌其太沉重，帕劳脱斯的喜剧不嫌其太轻浮。无论在规律的或是在演出方面，他们都是唯一的演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哈姆雷特 以色列的士师耶弗他啊，你有一件怎样的宝贝！

普隆涅斯 他有什么宝贝，殿下？

哈姆雷特 嗨，“他有一个独生娇女，爱她胜过掌上明珠。”

普隆涅斯 （旁白）还在提我的女儿。

哈姆雷特 我念得对不对，耶弗他老头儿？

普隆涅斯 若是您叫我耶弗他，殿下，那么我有一个爱如掌珠的娇女。

哈姆雷特 不，下面不是这样的。

普隆涅斯 那么应当是怎样的呢，殿下？

哈姆雷特 你去查那原歌的第一节吧。瞧，有人来打断我的谈话了。

优伶四五人上。

哈姆雷特 欢迎，各位朋友，欢迎欢迎！我很高兴看见你们都是这样健康。啊，我的老朋友！你的脸上比我上次看见你的时候，多长了几根胡子，格外显得威武啦，你是要到丹麦来向我挑战吗？啊，我的年轻的姑娘！凭着圣母起誓，您穿上了一双高底木靴，比我上次看见您的时候更苗条得多啦，求求上帝，但愿您的喉咙不要沙哑得像一面破碎的铜锣才好！各位朋友，欢迎欢迎！我们要像法国的猎鹰一样，看见什么就飞扑上去，让我们马上就来念一段剧词。来，试一试你们的本领，来一段激昂慷慨的剧词。

甲伶 殿下要听的是哪一段？

哈姆雷特 我曾经听见你向我背诵过一段台词，但是它从来没有上演过，即使上演，也不会有一次以上，因为我记得这本戏并不受大众的欢迎。它是不合一般人的口味的鱼子酱，但是照我的意思看来，还有其他在这方面比我更有权威的人也抱着同样的见解，它是一本绝妙的戏剧，场面支配得很是适当，文字质朴而富于技巧。我记得有人这样批评它，说是没有耐人寻味的名言的

隽句，但是一点不见矫揉造作的痕迹，他把它称为一种规规矩矩的写法，兼有刚健与柔和之美，壮实而不流于纤巧。其中有一段话是我最喜爱的，那就是伊尼阿斯对黛陀讲述的故事，尤其是讲到普赖姆被杀的那一节。若是你们还没有把它忘记，请从这一行念起，让我看，让我看：

——野蛮的披勒斯像猛虎一样，——

不，不是这样，它是从披勒斯开始的：——

野蛮的披勒斯蹲伏在木马之中，

黝黑的手臂和他的决心一样，

像黑夜一般阴森而恐怖，

在这黑暗狰狞的肌肤之上，

现在更染上令人惊怖的纹章，

从头到脚，他全身一片殷红，

溅满了父母子女们无辜的血，

那些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街道，

发出残忍而惨恶的凶光，

照亮敌人去肆行他们的杀戮，

也焙干了到处横流的血泊，

冒着火焰的熏炙，像恶魔一般，

全身胶粘着凝结的血块，

圆睁着两颗血红的眼睛，

他来往寻找普赖姆老王的踪迹。

你接下去吧。

普隆涅斯 上帝在上，殿下，您念得好极了，真是抑扬顿挫，曲尽其妙。

甲伶 那老王正在气喘吁吁，

在希腊人的重围中苦战，

一点不听他手臂的指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的古老的剑锵然落地，
披勒斯瞧他孤弱可欺，
疯狂似的向他猛力攻击，
凶恶的剑锋上下四方挥舞，
把那心胆俱丧的老翁击倒。
这一下打击有如天崩地裂，
惊动了没有感觉的伊利恩，
冒着火焰的屋顶霎时坍下，
那轰然的巨响像一个惊雷，
震聋了披勒斯的耳朵，瞧！
他的剑还没有砍下普赖姆的
白发的头颅，却已在空中停住，
像一个涂朱抹彩的暴君，
对自己的行为漠不关心，
他兀立不动。

在一场暴风雨未来以前，
天上往往有片刻的宁寂，
一块块乌云静悬在空中，
狂风悄悄地收起它的声息，
死一般的沉默笼罩整个大地，
但是就在这片刻之内，
可怕的雷鸣震裂了天空。

经过暂时的休止，杀人的暴念
重新激起了披勒斯的精神，
赛克洛普为战神铸造甲冑，
那巨力的锤击，还不及披勒斯的
流血的剑向普赖姆身上劈下
那样凶狠无情，

去，去，你娼妇一样的命运！
天上的诸神啊！剥去她的权力，
不要让她僭窃神明的宝座，
拆毁她的车轮，让它滚下神山，
直到地狱的深渊。

普隆涅斯 这一段太长啦。

哈姆雷特 它应当跟你的胡子一起到理发匠那儿去剃一剃。
念下去吧。他只爱听俚俗的歌曲和淫秽的故事，不然他就要瞌睡的。
念下去，下面要讲到赫邱琶了。

甲伶 但是啊！谁看见那蒙脸的王后，——

哈姆雷特 “那蒙脸的王后”？

普隆涅斯 那很好，“蒙脸的王后”是很好的句子。

甲伶 满面流泪，在火焰中赤脚奔走，

一块布覆在失去宝冕的头上，

也没有一件蔽体的衣服，

只有在惊惶中抓到一幅毡中，

裹住她瘦削而多产的腰身，

谁见了这样伤心惨目的景像，

不要向残酷的命运申申毒誓？

她看见披勒斯以杀人为戏，

正在把他丈夫的肢体裔割，

忍不住大放哀声，那凄凉的号叫，——

除非人间的哀乐不能感动天庭，——

即使光明的日月也会陪她流泪，

诸神的心中都要充满悲愤。

普隆涅斯 瞧，他的脸色都变了，他的眼睛已经含着眼泪！
不要念下去了吧。

哈姆雷特 很好，其余的部分等会儿再念给我听吧。大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请您去找一处好的地方安顿这一班伶人。听着，他们是不可怠慢的，因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宁可在死后得到—首恶劣的墓碑，不要在生前受他们—场刻毒的讥讽。

普隆涅斯 殿下，我按着他们应得的名分对待他们就是了。

哈姆雷特 哎哟，朋友，还要客气得多哩！若是照每一个应得的名分对待他，那么谁逃得了一顿鞭子？照你自己的名誉地位对待他们，他们越是不配受这样的待遇，越可以显出你的谦虚有礼。领他们进去。

普隆涅斯 来，各位朋友。

哈姆雷特 跟他去，朋友们，明天我们要听你们唱—本戏。（普隆涅斯偕众伶下，甲伶独留着）听着，老朋友，你会演《贡扎古之死》吗？

甲伶 会演的，殿下。

哈姆雷特 那么我们明天晚上就把它上演。大概我为了必要的理由，要另外写下约摸十几行句子的一段剧词插进去，你能够把它预先背熟吗？

甲伶 可以，殿下。

哈姆雷特 很好。跟着那位老爷去，留心不要取笑他。（甲伶下。向罗森克兰兹、基腾史登）我的两位好朋友，我们今天晚上再见，欢迎你们到厄耳锡诺来！

基腾史登 再见，殿下！（罗森克兰兹、基腾史登同下）

哈姆雷特 好，上帝和你们同在！现在我只剩下一个人了。啊，我是一个多么不中用的蠢才！这—个伶人不过在一本虚构的故事，—场激昂的幻梦之中，却能够使他的灵魂融化在他的意象里，在它的影响之下，他的整个的脸色变成惨白，他的眼中洋溢着热泪，他的神情流露着惊慌，他的声音是这么凄凉，他的全部动作都表现得和他的意像—致，这不是极其不可思议的吗？而且一点也不为了什么！为了赫邱琶！赫邱琶对他有什么关系，他对

赫邱琶又有什么关系，他却要为她流泪？若是他也有了像我所有的那样使人痛心的理由，他将要怎样呢？他一定会让眼泪淹没了舞台，用可怖的字句震裂了听众的耳朵，使有罪的人发狂，使无罪的人骇愕，使愚昧无知的人惊惶失措，使所有的耳目迷乱了它们的功能。但是我，一个糊涂颠预的家伙，垂头丧气，一天到晚像在做梦似的，忘记了杀父的大仇，虽然一个王上给人家用万恶的手段掠夺了他的权位，杀害了他的最宝贵的生命，我却始终哼不出一句话来。我是一个懦夫吗？谁骂我恶人？谁敲破我的脑壳？谁拔去我的胡子，把它吹在我的脸上？谁扭我的鼻子？谁当面指斥我胡说？谁对我做这种事？吓！我应该忍受这样的侮辱，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心肝，逆来顺受的怯汉，不然我早已用这奴才的尸肉，喂肥了四境之内的乌鸢了。嗜血的，荒淫的恶贼！狠心的，奸诈的，淫邪的，悖逆的恶贼！啊！复仇！——嗨，我真是蠢才！我的亲爱的父亲被人谋杀了，鬼神都在鞭策我复仇，我这做儿子的却像一个卑鄙女人似的，只会用空言发发牢骚，学起泼妇骂街的样子来，在我已经是了不得的了！呸！呸！活动起来吧，我的脑筋！我听人家说，犯罪的人在看戏的时候，因为台上表演的巧妙，有时会激动天良，当场供认他们的罪恶，因为暗杀的事情无论干得怎样秘密，总会借着神奇的喉舌泄露出来。我要叫这班伶人在我的叔父面前表演一本跟我的父亲的惨死情节相仿的戏剧，我就在一旁窥察他的神色，我要探视到他的灵魂的深处，若是他稍露惊骇不安之态，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我所看见的幽灵大概是魔鬼的化身，借着一个美好的形状出现，魔鬼是有这一种本领的，对于柔弱忧郁的灵魂，他最容易发挥他的力量，大概他看准了我的柔弱和忧郁，才来向我作祟，要把我引诱到沉沦的路上。我要先得到一些比这更切实的证据，凭着这一本戏，我可以发掘王上内心的隐秘。（下）

第三幕

第一场 城堡中的一室

王上，王后，普隆涅斯，莪菲莉霞，罗森克兰兹及基腾史登上。

王上 你们不能用迂回婉转的方法，探出他为什么这样神魂颠倒，让紊乱而危险的疯狂困扰他的安静的生活吗？

罗森克兰兹 他承认他自己有些神经迷惘，但是绝口不肯说为了什么原因。

基腾史登 他也不肯虚心接受我们的探问，当我们想要从他嘴里知道他自己的一些真相的时候，他总是用假作痴呆的神气回避。

王后 他对待你们还客气吗？

罗森克兰兹 很有礼貌。

基腾史登 但是不大自然。

罗森克兰兹 他很吝惜自己的话，但是我们问他的话的时候，他的言辞却很慷慨。

王后 你们是否劝诱他找些什么消遣？

罗森克兰兹 娘娘，我们来的时候，刚巧有一班戏子也要到这儿来，给我们追上了，我们把这消息告诉了他，他听了好像很高兴。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宫里，我想他今晚就要看他们表演的。

普隆涅斯 一点不错，他还叫我来请两位陛下同去看看他们演得怎样哩。

王上 那好极了，我非常高兴听见他在这方面感到兴趣。请你们两位还要更进一步鼓起他的兴味，把他的心思移转到这种娱乐上面。

罗森克兰滋 是，陛下。（罗森克兰滋、基腾史登同下）

王上 亲爱的葛特露，你也暂时离开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暗中差人去唤哈姆雷特到这儿来，让他和莪菲莉霞见见面，就像他们偶然相遇一般。她的父亲跟我两人将要权充一下密探，躲在可以看见他们，却不能被他们看见的地方，注意他们会面的情形，从他的行为上判断他的疯病究竟是不是因为恋爱上的苦闷。

王后 我愿意服从您的意旨。莪菲莉霞，但愿你的美貌果然是哈姆雷特疯狂的缘故，更愿你的美德能够帮助他恢复原状，使你们两人都能安享富贵。

莪菲莉霞 娘娘，但愿如此。（王后下）

普隆涅斯 莪菲莉霞，你在这儿走走。陛下，我们就去躲起来吧。（向莪菲莉霞）你拿这本书去读，他看见你这样用功，就不会疑心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了。人们往往用至诚的外表和虔敬的行动，掩盖一颗魔鬼般的内心，这样的例子是太多了。

王上 （旁白）啊，这句话是太真实了！它在我的良心上抽了多么重的一鞭！涂脂抹粉的娼妇的脸，还不及掩藏在虚伪的言辞后面的我的行为更丑恶。难堪的重负啊！

普隆涅斯 我听见他来了，我们退下去吧，陛下。（王上及普隆涅斯下）

哈姆雷特上。

哈姆雷特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结束了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是更勇敢的，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若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睡着了大概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显了这个原因，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律法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微贱者费尽辛勤所换来的鄙视，若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迫压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这样理智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且慢！美丽的莪菲莉霞！——女神，在你的祈祷之中，不要忘记替我忏悔我的罪孽。

莪菲莉霞 我的好殿下，您这许多天来贵体安好吗？

哈姆雷特 谢谢你，很好，很好，很好。

莪菲莉霞 殿下，我有几件您送给我的纪念品，我早就想把它们还给您，请您现在收回去吧。

哈姆雷特 不，我不要，我从来没有给你什么东西。

莪菲莉霞 殿下，我记得很清楚您把它们送给我，那时候您还向我说了许多甜蜜的言语，使这些东西格外显得贵重，现在它们的芳香已经消散，请您拿了回去吧，因为送礼的人若是变了心，礼物虽贵，也会失去了价值。拿去吧，殿下。

哈姆雷特 哈哈！你贞洁吗？

莪菲莉霞 殿下！

哈姆雷特 你美丽吗？

莪菲莉霞 殿下是什么意思？

哈姆雷特 若是你既贞洁又美丽，那么顶好不要让你的贞洁跟你的美丽来往。

莪菲莉霞 殿下，美丽跟贞洁相交，那不是再好没有吗？

哈姆雷特 嗯，真的，因为美丽可以使贞洁变成淫荡，贞洁却未必能使美丽受它自己的变化，这句话从前像是怪诞之谈，但是现在时间已经把它证实了。我曾经爱过你。

莪菲莉霞 真的，殿下，您曾经使我相信您爱我。

哈姆雷特 你当初就不应该相信我，因为美德不能熏陶我们罪恶的本性，我没有爱过你。

莪菲莉霞 那么我真是受了骗了。

哈姆雷特 进尼姑庵去吧，为什么你要生一群罪人出来呢？我自己还不算是一个顶坏的人，但是我可以指出我的许多过失，一个人有了那些过失，他的母亲还是不要生下他来的好。我很骄傲，任性，不安分，还有那么多的罪恶，连我的思想里也容纳不下，我的想象也不能给它们形像，甚至于我没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把它实行出来，像我这样的家伙，匍匐于天地之间，有什么用处呢？我们都是些十足的坏人，一个也不要相信我们。进尼姑庵去吧。你的父亲呢？

莪菲莉霞 在家里，殿下。

哈姆雷特 把他关起来，让他只好在家里发发傻劲。再见！

莪菲莉霞 哎哟，天啊！救救他！

哈姆雷特 若是你一定要嫁人，我就把这这个咒诅送给你做嫁奁，尽管你像冰一样坚贞，像雪一样纯洁，你还是逃不过谗人的诽谤。进尼姑庵去吧，去，再见！或者若是你必须嫁人的话，就嫁给一个傻瓜吧，因为聪明人都清楚你们会叫他们变成怎样的怪物。进尼姑庵去吧，去，越快越好。再见！

莪菲莉霞 天上的神明啊，让他清醒过来吧！

哈姆雷特 我也知道你们会怎样涂脂抹粉，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又替自己另外造了一张。你们烟行媚视，淫声浪气，替上帝造下了生物乱取名字，卖弄你们不懂事的风骚。算了吧，我再也不敢领教了，它已经使我发了狂。我说，我们以后再不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结什么婚了，已经结过婚的，除了一个人以外，都可以让他们活下去，没有结婚的不准再结婚，进尼姑庵去吧，去。（下）

莪菲莉霞 啊，一颗多么尊贵的心是这样殒落了！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眼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这样无可挽回地殒落了！我是一切妇女中间最伤心而不幸的，我曾经从他音乐一般的盟誓中吮吸芬芳的甘蜜，现在却眼看着他的高贵无上的理智，像一串美妙的银铃失去了谐和的音调，无比的青春美貌，在疯狂中凋谢！啊！我好苦，谁料过去的繁华，变作今朝的泥土！

王上及普隆涅斯重上。

王上 恋爱！他的精神错乱不像是为了恋爱，他说的话虽然有些颠倒，也不像是疯狂。他有些什么心事盘据在他的灵魂里，我怕它大概会产生危险的结果。为了防止万一，我已经当机立断，决定一个办法：他必须马上到英国去，向他们追究索延宕未纳的贡物，大概他到海外各国游历一趟以后，时时变换的环境，可以替他排解去这一桩使他神思恍惚的心事。你看怎么样？

普隆涅斯 那很好，但是我相信他的烦闷的根本缘故，还是为了恋爱上的失意。啊，莪菲莉霞！你不用告诉我们哈姆雷特殿下说些什么话，我们全都听见了。陛下，照您的意思办吧，但是您若是认为可以的话，不妨在戏剧终场以后，让他的母后独自一人跟他在一起，恳求他向她吐露他的心事，她必须很坦白地跟他谈谈，我就找一个所在听他们说些什么。若是她也探听不出他的秘密来，您就叫他到英国去，或者凭着您的高见，把他关禁在一个适当的地方。

王上 就这样吧，大人物的疯狂是不能听其自然的。（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的厅堂

哈姆雷特及若干伶人上。

哈姆雷特 请你念这段剧词的时候，要照我刚才读给你听的那样子，一个字一个字打舌头上很轻快地吐出来，若是你也像多数的伶人们一样，只会拉开了喉咙嘶叫，那么我宁愿叫那宣布告示的公差念我这几行词句，也不要老是把你的手在空中这么摇摆，一切动作都要文雅，因为就是在洪水暴风一样的感情激发之中，你也必须取得一种节制，免得流于过火。啊！我顶不愿意听见一个披着满头假发的家伙在台上乱嚷乱叫，把一段感情片片撕碎，让那些只爱热闹的低级观众听了出神，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是除了欣赏一些莫名其妙的手势以外，什么都不懂。我可以把这种家伙抓起来抽一顿鞭子，因为他把妥玛刚脱形容过分，希律王的凶暴也要对他甘拜下风。请你留心避免才好。

甲伶 我留心着就是了，殿下。

哈姆雷特 但是太平淡了也不对，你应该接受你自己的常识的指导，把动作和言语互相配合起来，特别要注意到这一点，你不能越过人情的常道，因为不近情理的过分描写，是和演剧的缘故相反的，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人生，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若是表演得过分了或者太懈怠了，虽然可以博外行的观众一笑，明眼之士却要因此而皱眉，你必须看重这样一个卓识者的批评甚于满场观众盲目的毁誉。啊！我曾经看见有几个伶人演戏，而且也听见有人把他们极口捧场，说一句并不过分的话，他们既不会说基督徒的语言，又不会学着人的样子走路，瞧他们在台上大摇大摆，使劲叫喊的样子，我心里就想一定是什么造化的雇工把他们造了下来，造得这样拙劣，以至于全然失去了人类的面目。

甲伶 我希望我们在这方面已经相当纠正过来了。

哈姆雷特 啊！你们必须彻底纠正这一种弊病，还有你们那些扮演小丑的，除了剧本上专为他们写下的台词以外，不要让他们临时编造一些话加上去。往往有许多小丑爱用自己的笑声，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起台下一些无知的观众的哄笑，虽然那时候全场的注意力应当集中于其他重要的问题上，这种行为是不可恕的，它表示出那丑角的可鄙的野心。去，准备起来吧。（伶人等同下）

普隆涅斯，罗森克兰兹及基腾史登上。

哈姆雷特 啊，大人，国王愿意来听这一本戏吗？

普隆涅斯 他跟娘娘都就要来了。

哈姆雷特 叫那些戏子们赶紧点儿。（普隆涅斯下）你们两人也去帮着催催他们。

罗森克兰兹、基腾史登 是，殿下。（罗森克兰兹、基腾史登下）

哈姆雷特 喂，霍拉旭！

霍拉旭上。

霍拉旭 有，殿下。

哈姆雷特 霍拉旭，你是我所交往的人们中间最正直的一个。

霍拉旭 啊，殿下！——

哈姆雷特 不，不要以为我在恭维你，你除了你的善良的精神以外，身无长物，我恭维了你又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要向穷人恭维？不，让蜜糖一样的嘴唇吮舐愚妄的荣华，在有利可图的所在屈下他们生财有道的膝盖来吧。听着。自从我能够辨别是非，察择贤愚以后，你就是我灵魂里选中的一个人，因为你虽然经历一切的颠沛，却不曾受到一点伤害，命运的虐待和恩宠，对于你都是一样，能够把感情和理智调整得那么适当，命运不能把他玩弄于指掌之间，那样的人是有福的。给我一个不为感情所奴役的人，我愿意把他珍藏在我的心坎，我的灵魂的深处，正像我对你一样。这些话现在也不必多说了。今晚我们要在王上面前演一出戏，其中有一场的情节跟我告诉过你的我的父亲的死状颇相仿佛，当那幕戏正在串演的时候，我要请你集中你的全副精神，

注视我的叔父，若是他在听到了那一段剧词以后，他的隐藏的罪恶还是不露出一丝痕迹来，那么我们所看见的那个鬼魂一定是个恶魔，我的幻想也就像铁匠的砧石那样漆黑一团了。留心看他，我也要把我的眼睛看定他的脸上，过后我们再把各人观察的结果综合起来，给他下一个判断。

霍拉旭 很不错，殿下，在演这出戏的时候，若是他在容色举止之间，有什么地方逃过了我们的注意，请您唯我是问。

哈姆雷特 他们来看戏了，我必须装作无所事事的神气。你去拣一个地方坐下。

奏丹麦进行曲，喇叭奏花腔。王上，王后，普隆涅斯，莪菲莉霞，罗森克兰兹，基腾史登及余人等上。

王上 你好吧，哈姆雷特贤侄？

哈姆雷特 很不错，好极了，我吃的是变色的蜥蜴的肉，喝的是充满着甜言蜜语的空气，你们的肥鸡还没有这样的味道哩。

王上 你这种话真是答非所问，哈姆雷特，我不是那个意思。

哈姆雷特 不，我现在也没有那个意思。（向普隆涅斯）大人，您说您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曾经演过一回戏吗？

普隆涅斯 是的，殿下，他们都称赞我是一个很棒的演员哩。

哈姆雷特 您扮演什么角色呢？

哈姆雷特 我扮的是裘力斯·凯撒，勃鲁脱斯在朱必特神殿里把我杀死。

哈姆雷特 他在神殿里杀死了那么好的一头小牛，真太残忍了。那班戏子已经准备好了吗？

罗森克兰兹 是，殿下，他们在等候您的旨意。

王后 过来，我的好哈姆雷特，坐在我的旁边。

哈姆雷特 不，好妈妈，这儿有一个更迷人的东西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普隆涅斯 （向王上）啊哈！您看见吗？

哈姆雷特 小姐，我可以睡在您的怀里吗？

莪菲莉霞 不，殿下。

哈姆雷特 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把我的头枕在您的膝上吗？

莪菲莉霞 嗯，殿下。

哈姆雷特 您以为我在转着卑鄙的念头吗？

莪菲莉霞 我没有想到，殿下。

哈姆雷特 睡在姑娘大腿的中间，想起来倒是很有趣的。

莪菲莉霞 什么，殿下？

哈姆雷特 没有什么。

莪菲莉霞 您在开玩笑哩，殿下。

哈姆雷特 谁，我吗？

莪菲莉霞 嗯，殿下。

哈姆雷特 上帝啊！我不过是给您消遣消遣的。一个人为什么不说笑笑呢？您瞧，我的母亲多么高兴，我的父亲还不过死了两个钟头。

莪菲莉霞 不，已经四个月了，殿下。

哈姆雷特 这么久了吗？哎哟，那么让魔鬼去穿孝服吧，我可要去做一身貂皮的新衣啦。天啊！死了两个月，还没有把他忘记吗？那么大概一个大人物死了以后，他的记忆还可以保持半年之久，但是凭着圣母起誓，他必须造了几座教堂，不然他就要跟那被遗弃的木马一样，没有人再会想念他了。

高音笛奏乐。哑剧登场。

一王上及一王后，状极亲热，互相拥抱。后跪地，向王作宣誓状，王扶后起，俯首后颈上。王就花坪上睡下，后见王睡熟离去。另一人上，自王头上去冠，吻冠，注毒药于王耳，下。后重上，见王死，作哀恸状。下毒者率其他二三人重上，佯作陪后悲

哭状。从者舁王尸下。下毒者以礼物赠后，向其乞爱，后先作憎恶不愿状，卒允其请，同下。

莪菲莉霞 这是什么意思，殿下？

哈姆雷特 呃，这是阴谋诡计的意思。

莪菲莉霞 也许这一场哑剧就是全剧的本事了。

致开场词者上。

哈姆雷特 这家伙可以告诉我们一切，演戏的都不能保守秘密，他们什么话都会说出来。

开场词

这悲剧若是演不好，

要请各位原谅指教，

小的在这厢有礼了。（致开场词者下）

哈姆雷特 这算开场词呢，还是指环上的诗铭？

莪菲莉霞 它很短，殿下。

哈姆雷特 正像女人的爱情一样。

二伶人扮王上，王后上。

伶王 日轮已经盘绕三十春秋，

那茫茫海水和滚滚地球，

月亮吐耀着借来的晶光，

三百六十回向大地环航，

自从爱把我们缔结良姻，

亥门替我们证下了鸳盟。

伶后 愿日月继续他们的周游，

让我们再厮守三十春秋！

但是唉，你近来这样多病，

郁郁寡欢，失去旧日高兴，

好教我满心里为你忧惧。

但是，我的主，你不必疑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女人的忧像她的爱一样，
不是太少，就是超过分量，
你知道我爱你是多么深，
所以才会有如此的忧心。
越是相爱，越是挂肚牵肠，
不这样哪显得你我情浓？
伶王 爱人，我不久必须离开你，
我的全身将要失去生机，
留下你在这繁华的世界，
安享尊荣，受人们的敬仰，
大概再嫁一位如意郎君，——
伶后 啊！我断不是那样薄情人，
我倘忘旧迎新，难邀天恕，
再嫁的除非是杀夫淫妇。
哈姆雷特 （旁白）苦恼，苦恼！
伶后 妇人失节大半贪慕荣华，
多情女子决不另抱琵琶，
我若是与他人共枕同衾，
怎么对得起地下的先灵！
伶王 我相信你的话发自内心，
但是我们往往自食前言。
愿望不过是记忆的奴隶，
总是有始无终，虎头蛇尾，
像未熟的果子密布树梢，
一朝红烂就会离去枝条。
我们对自己所负的债务，
最好把它丢在脑后不顾，
一时的热情中发下誓愿，

心冷了，那意志也随云散去。
过分的喜乐，剧烈的悲哀，
反会毁灭了感情的本常。
人世间的哀乐变幻无常，
痛哭转瞬早变成了狂欢。
世界也会有毁灭的一天，
何怪爱情要随境遇变迁，
有谁能解答这一个哑谜，
是境由爱造？是爱逐境移？
失财势的伟人举目无亲，
走时运的穷酸仇敌逢迎。
这炎凉的世态古今一辙，
富有的门庭挤满了宾客，
若是你在穷途向人求助，
即使知交也要情同陌路。
把我们的谈话拉回本题，
意志命运往往背道而驰，
决心到最后会全部推倒，
事实的结果总难符所料。
你以为你自己不会再嫁，
只怕我一死你就要变卦。
伶后 地不要养我，天不要亮我！
昼不得游乐，夜不得安卧！
毁灭了我的希望和信心，
铁锁囚门把我监禁终身！
每一种恼人的飞来横逆，
把我一重重的心愿摧折！
我倘死了丈夫再做新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让我生前死后永陷沉沦！

哈姆雷特 若是她现在背了誓！

伶王 难为你发这样重的誓愿。

爱人，你且去，我神思昏倦，

想要小睡片刻。（睡）

伶后 愿你安睡，

上天保佑我俩永无灾悔！（下）

哈姆雷特 母亲，您觉得这出戏怎样？

王后 我想那女人发的誓太重了。

哈姆雷特 啊，但是她会守约的。

王上 这本戏是什么样的一个情节？里面没有什么要不得的地方吗？

哈姆雷特 不，不，他们不过开玩笑毒死了一个人，没有什么要不得的。

王上 戏名叫什么？

哈姆雷特 《捕鼠机》。呢，怎么？这是一个像征的名字。戏中的故事影射着维也纳的一件谋杀案。贡扎古是那公爵的名字，他的妻子叫做白普蒂丝妲。您看下去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一部很恶劣的作品，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它不会对您陛下跟我们这些灵魂清白的人有什么关系，让那有毛病的马儿去惊跳退缩吧，我们的肩背都是好好的。

一伶人扮琉西安纳斯上。

哈姆雷特 这个人叫做琉西安纳斯，是那王上的侄子。

莪菲莉霞 您很会解释剧情，殿下。

哈姆雷特 若是我看见傀儡戏搬演您爱人的故事，我也会替你们解释的。动手吧，凶手！混账东西，别扮鬼脸了，动手吧！来，哇哇的乌鸦发出复仇的啼声。

琉西安纳斯 黑心快手，遇到妙药良机，

趁着没有看见事不宜迟。

你夜半采来的毒草炼成，

赫凯提的咒语念上三遍，

赶快发挥你的凶恶的魔力，

让他的生命速归于幻灭。（以毒药注入睡者耳中）

哈姆雷特 他为了觊觎权位，在花园里把他毒死。他的名字叫贡扎古，那故事原文还存在，是用很好的意大利文写成的。

底下就要演到那凶手怎样得到贡扎古的妻子的爱了。

莪菲莉霞 国王站起来了！

哈姆雷特 什么！给一场假火吓怕了吗？

王后 陛下怎么样啦？

普隆涅斯 不要演下去了！

王上 给我点起火把来！去！

众人 火把！火把！火把！（除哈姆雷特、霍拉旭外均下）

哈姆雷特 嗨，让那中箭的母鹿掉泪，

没有伤的公鹿自去游玩，

有的人失眠，有的人酣睡，

世界就是这样循环轮转。

老兄，若是我的命运跟我作起对来，凭着我这样的本领，再插上满头的羽毛，开缝的靴子上缀上两朵绢花，你想我能不能在戏班子里插足？

霍拉旭 大概他们可以让您领半额包银。

哈姆雷特 我可要领全额的。

因为你知道，亲爱的台芒，

这一个破碎的国土，

原本是乔武统治的雄邦，

而今王位上却坐着——孔雀。

霍拉旭 您该把它押了韵才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哈姆雷特 啊，好霍拉旭！那鬼魂真的没有骗我。你看见吗？

霍拉旭 看见了，殿下。

哈姆雷特 在那演戏的一提到毒药时候？

霍拉旭 我看得他很清楚。

哈姆雷特 啊哈！来，奏乐！来，那吹笛子的呢？

若是王上不爱这出喜剧，

那么他多半是不能赏识。

来，奏乐！

罗森克兰兹及基腾史登重上。

基腾史登 殿下，允许我跟您说句话。

哈姆雷特 好，你对我讲全部历史都可以。

基腾史登 殿下，国王——

哈姆雷特 嗯，国王怎么样？

基腾史登 他回去以后，非常不舒服。

哈姆雷特 喝醉了吗？

基腾史登 不，殿下，他在发怒。

哈姆雷特 你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医生，才算你的聪明，因为叫我去替他诊视，恐怕反而更会激动他的脾气的。

基腾史登 好殿下，请您说话检点些，别这样拉扯开去。

哈姆雷特 好，我是听话的，你说吧。

基腾史登 您的母后心里很难过，所以叫我来。

哈姆雷特 欢迎得很。

基腾史登 不，殿下，这一种礼貌是用不着的。若是您愿意给我一个好好的回答，我就把您母亲的意旨向您传达，否则的话，请您原谅我，让我就这么回去，我的事情就算完了。

哈姆雷特 我不能。

基腾史登 您不能什么，殿下？

哈姆雷特 我不能给你一个好好的回答，因为我的脑子已经坏了，但是我所能够给你的回答，你——我应该说我的母亲，——可以要多少有多少。所以别说废话，言归正传吧，你说我的母亲——

罗森克兰兹 她这样说：您的行为使她非常惊愕。

哈姆雷特 啊，好儿子，居然会叫一个母亲吃惊！但是在这母亲的惊愕的后面，还有些什么话说？说吧。

罗森克兰兹 她请您在就寝以前，到她房间里去跟她谈谈。

哈姆雷特 即使她十次是我的母亲，我也一定服从她。你还有什么别的事情？

罗森克兰兹 殿下，我曾经蒙您错爱。

哈姆雷特 凭着我这双扒手起誓，我现在还是欢喜你的。

罗森克兰兹 好殿下，您心里这样不痛快，究竟为了什么缘故？若是您不肯把您的心事告诉您的朋友，那恐怕会害您自己失去了自由。

哈姆雷特 我不满足我现在的地位。

罗森克兰兹 怎么！国王自己已经亲口把您立为王位的继承者了，您还不能满足吗？

哈姆雷特 嗯，但是“草儿青青，——”这句老话也有点儿发了霉啦。

乐工等持笛上。

哈姆雷特 啊！笛子来了，拿一枝给我。跟你们退后一步说话，为什么你们这样千方百计地探知我的隐私，好像一定要把我逼进你们的圈套？

基腾史登 啊！殿下，若是我有太冒昧放肆的地方，那都是因为我对于您的敬爱太深了的原因。

哈姆雷特 我不大懂得你的话。你愿意吹吹这笛子吗？

基腾史登 殿下，我不会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哈姆雷特 请你吹一吹。

基腾史登 我真的不会吹。

哈姆雷特 请你不要客气。

基腾史登 我真的一点不会，殿下。

哈姆雷特 那是跟说谎一样容易的，你只要用你的手指按着这些笛孔，把你的嘴放在上面一吹，它就会发出最好听的音乐来。瞧，这些是音栓。

基腾史登 但是我不可能从它里面吹出谐和的曲调来，我没有懂得它的技巧。

哈姆雷特 哼，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东西！你会玩弄我，你自以为摸得到我的心窍，你想要探出我的内心的秘密，你会从我的最低音试到我的最高音，但是在这枝小小的乐器之内，藏着绝妙的音乐，你却不会使它发出声音来。哼，你以为玩弄我比玩弄一枝笛子容易吗？无论你把我叫做什么乐器，我是不让你把我玩弄的。

普隆涅斯重上。

哈姆雷特 上帝祝福你，先生！

普隆涅斯 殿下，娘娘请您马上去见她说话。

哈姆雷特 你看见那片像骆驼一样的云吗？

普隆涅斯 哎哟，它真的像一头骆驼。

哈姆雷特 我想它还是像一头鼯鼠。

普隆涅斯 它拱起了背，正像是一头鼯鼠。

哈姆雷特 还是像一条鲸鱼。

普隆涅斯 很像一条鲸鱼。

哈姆雷特 那么等一会儿我就去见我的母亲。（旁白）我给他们愚弄得再也忍不住了。（高声）我等一会儿就来。

普隆涅斯 我就去这么说。（下）

哈姆雷特 等一会儿是很容易说的。离开我，朋友们。（除

哈姆雷特外均下)现在是一夜之中最阴森的时候,鬼魂都在此刻从坟墓里出来,地狱也要向人世吐放疔气,现在我可以痛饮热腾腾的鲜血,干那白昼所不敢正视的残忍的行为。且慢!我还要到我的母亲那儿去一趟。心啊!不要失去你的天性之情,永远不要让尼罗的灵魂潜入我这坚定的胸怀,让我做一个凶徒,但是不要做一个逆子。我要用利剑一样的说话刺痛她的心,但是决不伤害她身体上一根毛发,我的舌头和灵魂要在这一次学学伪善者的样子,无论在言语上给她多么严厉的谴责,在行动上却要做得丝毫不让人家指摘。(下)

第三场 城堡中的一室

王上,罗森克兰兹及基腾史登上。

王上 我不喜欢他,容忍他这样疯闹下去,对于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你们快去预备起来吧,我立刻就可以发表任命,派遣你们两人护送他到英国去。就我的地位而论,他的疯狂每小时可以危害我的安全,我不能让他留在我的近旁。

基腾史登 我们就去预备起来,许多人的安危都寄托在陛下身上,这一种顾虑是最圣明不过的。

罗森克兰兹 每一个庶民都知道怎样远祸全身,一个身负天下重寄的人,尤其应该时刻不懈地防备危害的袭击。君主的薨逝不仅是个人的死亡,它像一个漩涡一样,凡是在它近旁的东西,都要被它卷去同归于尽,又像一个矗立在最高山峰上的巨轮,它的轮辐上连附着无数的小物件,当巨轮轰然崩裂的时候,那小物件也跟着它一齐粉碎,国王的一声叹气,总是伴随着全国的呻吟。

王上 请你们预备马上出发,因为我们必须及早制止这一种公然的威胁。

普隆涅斯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普隆涅斯 陛下，他到他母亲房间里去了。我现在就去躲在帐幕后面，听他们怎么说。我可以肯定她一定会把他好好教训一顿的。您说得很不错，母亲对于儿子总有几分偏心，所以最好有一个第三者躲在旁边偷听他们的谈话。再见，陛下，在您未睡以前，我还要来看您一次，把我所探听到的事情告诉您。

王上 谢谢你，贤卿。（普隆涅斯下）啊！我的罪恶的戾气已经上达于天，我的灵魂上负着一个元始以来最初的咒诅，杀害兄弟的暴行！我不能祈祷，虽然我的愿望像决心一样强烈，我的更坚强的罪恶击败了我的坚强的意愿。像一个人同时要做两件事情，我因为不知道应该先从什么地方下手而徘徊歧途，结果反弄得一事无成。若是这一只可咒诅的手上染满了一层比它本身还厚的兄弟的血，难道天上所有的甘霖，都不能把它洗涤得像雪一样洁白吗？慈悲的使命，不就是宽宥罪恶吗？祈祷的目的，不是一方面防止我们的堕落，一方面救拔我们于已堕落之后吗？那么我要仰望上天，我的过失已经消灭了。但是唉！哪一种祈祷才是我所适用的呢？“求上帝宽赦我的杀人重罪”吗？那不能，因为我现在还占有着那些引起我的犯罪动机的目的物，我的王冠，我的野心和我的王后。非分攫取的利益还在手里，就可以幸邀宽恕吗？在这贪污的人世，罪恶的镀金的手大概可以把公道推开不顾，暴徒的赃物往往就是枉法的贿赂，但是天上却不是这样的，在那边一切都无可遁避，任何行动都要显现它的真相，我们必须当面为我们自己的罪恶作证。那么怎么办呢？还有什么法子好想呢？试一试忏悔的力量吧。什么事情是忏悔所不能做到的？但是对于一个不能忏悔的人，它又有什么用处呢？啊，不幸的处境！啊，像死亡一样黑暗的心胸！啊，越是挣扎，越是不能脱身的胶粘了的灵魂！救救我，天使们！试一试吧：屈下来，顽强的膝盖，钢丝一样的心弦，变得像新生之婴的筋肉一样柔嫩吧！但愿一切转祸为福！（退后跪祷）

哈姆雷特上。

哈姆雷特 他现在正在祈祷，我正好动手，我决定现在就干，让他上天堂去，我也算报了仇了。不，那还要考虑一下：一个恶人杀死我的父亲，我，他的独生子，却把这个恶人送上天堂。啊，这简直是以恩报怨了。他用下流的手段，在我父亲罪孽方中的时候乘其不备地把他杀死，虽然谁也不知道在上帝面前，他的生前的善恶如何相抵，但是照我们一般的推想，他的孽债多半是很重的。现在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若是我在这时候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不，收起来，我的剑，等候一个更惨酷的机会吧，当他在酒醉以后，在愤怒之中，或是在荒淫纵欲的时候，在赌博，咒骂，或是其他邪恶的行为的中间，我就要叫他颠踬在我的脚下，让他幽深黑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我的母亲在等我。这一服续命的药剂不过延长了你临死的痛苦。（下）

王上起立上前。

王上 我的言语高高飞起，我的思想滞留地下，没有思想的言语永远不会上升天界。（下）

第四场 王后寝宫

王后及普隆涅斯上。

普隆涅斯 他就要来了。请您把他着实教训一顿，对他说他这种狂妄的态度，实在叫人忍无可忍，倘没有您娘娘替他居中回护，国王早已对他大发雷霆了。我就悄悄地躲在这儿。请您对他讲得着力一点。

哈姆雷特 （在内）母亲，母亲！

王后 都在我身上，你放心吧。下去吧，我听见他来了。
（普隆涅斯匿帐后）

哈姆雷特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哈姆雷特 母亲，您叫我干什么？

王后 哈姆雷特，你已经大大得罪了你的父亲啦。

哈姆雷特 母亲，您已经大大得罪了我的父亲啦。

王后 来，来，不要用这种一派胡言的回答我。

哈姆雷特 去，去，不要用这种一派胡言的问我。

王后 啊，怎么，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 现在又有什么事？

王后 你忘记我了吗？

哈姆雷特 不，凭着十字架起誓，我没有忘记你，你是王后，你的丈夫的兄弟的妻子，你又是我的母亲，——但愿你不是！

王后 哎哟，那么我要去叫那些会说话的人来跟你谈谈了。

哈姆雷特 来，来，坐下来，不要动，我要把一面镜子放在你的面前，让你看一看你自己的灵魂。

王后 你要干什么呀？你不是要杀我吗？救命！救命呀！

普隆涅斯 （在后）喂！救命！救命！救命！

哈姆雷特 （拔剑）怎么！是哪一个鼠贼？要钱不要命吗？我来杀了你。（以剑刺穿帐幕）

普隆涅斯 （在后）啊！我死了！

王后 哎哟！你干了什么事啦？

哈姆雷特 我也不知道，那不是王上吗？

王后 啊，多么卤莽残酷的行为！

哈姆雷特 残酷的行为！好妈妈，简直就跟杀了一个王上，再去嫁给他的兄弟一样坏。

王后 杀了一个王上！

哈姆雷特 嗯，母亲，我正是这样说。（揭帐见普隆涅斯）你这倒运的，粗心的，爱管闲事的傻瓜，再见！我还以为是一个在你上面的人哩。也是你命不该活，现在你可知道爱管闲事的危

险了。——别尽扭着你的手。静一静，坐下来，让我扭你的心，你的心倘不是铁石打成的，万恶的习惯倘不曾把它硬化得透不进一点感情，那么我的话一定可以把它刺痛。

王后 我干了些什么错事，你竟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向我摇唇弄舌？

哈姆雷特 你的行为可以使贞节蒙污，使美德得到了伪善的名称，从纯洁的恋情额上取下娇艳的蔷薇，替它盖上一个烙印，使婚姻的盟约变成博徒的誓言一样虚伪，啊！这样一种行为，简直使盟约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神圣的宗教变成一串谰妄的狂言，苍天的脸上也为它带上羞色，大地因为痛心这样的行为，也罩上满面的愁容，好像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一般。

王后 唉！究竟是什么极恶重罪，你把它说得这样惊人呢？

哈姆雷特 瞧这一幅图画，再瞧这一幅，这是两个兄弟的肖像。你看这一个的相貌多么高雅优美：亥披利恩的卷发，乔武的前额，像马斯一样威风凛凛的眼睛，像降落在高吻穹苍的山颠的迈邱利一样矫健的姿态，这一个完善卓越的仪表，真像每一个天神都曾在那上面打下印记，向世间证明这是一个男子的典型。这是你从前的丈夫。现在你再看这一个：这是你现在的丈夫，像一株霉烂的禾穗，损害了他的健硕的兄弟。你有眼睛吗？你甘心离开这一座大好的高山，靠着这荒野生活吗？吓！你有眼睛吗？你不能说那是爱情，因为在你的年纪，热情已经冷淡下来，它必须等候理智的判断，什么理智愿意从这么高的地方，降落到这么低的所在呢？知觉你当然是有的，不然你就不会有行动，但是你那知觉也一定已经麻木了，因为就是疯人也不会犯那样的错误，无论怎样丧心病狂，总不会连这样悬殊的差异都分辨不出来的。那么是什么魔鬼蒙住了你的眼睛，把你这样欺骗呢？你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全都失去了交相为用的功能了吗？因为单单一个感官有了毛病，决不会使人愚蠢到这步田地的。羞啊！你不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惭愧吗？若是地狱中的孽火可以在一个中年妇人的骨髓里煽起了蠢动，那么在青春的烈焰中，让贞操像蜡一样融化了吧。在强力的威迫下失身，有什么可耻呢？霜雪都会自动燃烧，理智都会做情欲的奴隶呢。

王后 啊，哈姆雷特！不要说下去了！你使我的眼睛看进了我自己的灵魂的深处，看见我灵魂里那些洗拭不去的黑色的污点。

哈姆雷特 嘿，生活在汗臭垢腻的眠床上，让淫邪熏没了心窍，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弄爱，——

王后 啊，不要再对我说下去了！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戳进我的耳朵里，不要说下去了，亲爱的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 一个杀人犯，一个恶徒，一个不及你前夫二百分之一的庸奴，一个戴王冠的丑角，一个盗国窃位的扒手！

王后 别说了！

哈姆雷特 一个卑鄙无赖的王上，——
鬼上。

哈姆雷特 上天的神明啊，救救我，用你们的翅膀覆盖我的头顶！——陛下英灵不昧，有什么见教？

王后 哎哟，他疯了！

哈姆雷特 您不是来责备您的儿子不该浪费他的时间和感情，把您煌煌的命令搁在一旁，耽误了我所应该做的大事吗？啊，说吧！

鬼 不要忘记。我现在是来磨砺你的快要蹉跎下去的决心。可是瞧！你的母亲满身都是惊愕。啊，快去抚慰抚慰她的正在交战中的灵魂吧！最柔弱的人最容易受幻想的激动。去对她说话，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 您怎么啦，母亲？

王后 唉！你怎么啦？为什么你把眼睛睁视着虚无，向空中

喃喃说话？你的眼睛里射出狂乱的神情，像熟睡的兵士突然听到警号一般，你的整齐的头发的根根都像有了生命似的耸立起来。啊，好儿子！在你的疯狂的热焰上，浇洒一些清凉的镇静吧！你瞧什么？

哈姆雷特 他，他！你瞧，他的脸色多么惨淡！看见了他这一种形状，若是再知道他所负的沉冤，即使石块也会感动的。——不要瞧着我，因为那不过徒然勾起我的哀伤，也许反而会妨碍我的冷酷的决心，大概我会因此而失去勇气，让挥泪代替了流血。

王后 你这番话是对谁说的？

哈姆雷特 您没有看见什么吗？

王后 什么也没有，若是有什么东西在那边，我不会看不见的。

哈姆雷特 您也没有听见什么吗？

王后 不，除了我们两人的说话以外，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哈姆雷特 啊，您瞧！瞧，它悄悄地去了！我的父亲，穿着他生前所穿的衣服！瞧！他就在这刻，从门口走出去了！（鬼下）

王后 这是你脑中虚构的意象，一个人在心神恍惚的状态中，最容易发生这种幻妄的错觉。

哈姆雷特 心神恍惚！我的脉搏跟您的一样，正按着正常的节奏跳动哩。我所说的并不是疯话，若是您不信，我可以把我刚才说过的话一字不漏地复述一遍，一个疯人是不会记忆得那样清楚的。母亲，为了上帝的慈悲，不要自己抚慰自己，以为我这一番说话，只是出于疯狂，不是真的对您的过失而发，那样的思想不过是骗人的油膏，只能使您溃烂的良心上结起一层薄膜，那内部的毒疮却在底下愈长愈大。向上天承认您的罪恶，忏悔过去，警戒未来，不要把肥料浇在莠草上，使它们格外蔓延起来。原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这一番正义的劝告，因为在这种万恶的时世，正义必须向罪恶乞恕，它必须俯首屈膝，要求人家接纳他的善意的箴规。

王后 啊！哈姆雷特！你把我的心劈为两半了！

哈姆雷特 啊！把那坏的一半丢掉，保留那另外的一半，让您的灵魂清静一些。晚安！但是不要上我叔父的床，即使您已经失节，也得勉力学做一个贞节妇人的样子。习惯虽然是一个可以使人失去羞耻的魔鬼，但是它也可以做一个天使，对于勉力为善的人，它会用潜移默化的手段，使他徙恶从善。您若是今天晚上自加抑制，下一次就会觉得这一种自制的功夫并不怎样为难，慢慢地就可以习以为常了，因为习惯简直有一种改变气质的神奇的力量，它可以使魔鬼主宰人类的灵魂，也可以把它从人们心里驱逐出去。让我再向您道一次晚安，当您希望得到上天祝福的时候，我将求您祝福我。至于这一位老人家，（指普隆涅斯）我很后悔自己一时卤莽把他杀死，但是这是上天的意思，要借着他的死惩罚我，同时借着我的手惩罚他，使我一方面自己受到天谴，一方面又成为代天行刑的使者。我现在先去把他的尸体安顿好了，再来承担这个杀人的过咎。晚安！为了顾全母子的恩慈，我不得不忍情暴戾，不幸已经开始，更大的灾祸还在接踵而至。再有一句话，母亲。

王后 我应当怎么做？

哈姆雷特 我不能禁止您不再让那骄淫的僭王引诱您和他同床，让他拧您的脸，叫您做他的小耗子，我也不能禁止您因为他给了您一两个恶臭的吻，或是用他万恶的手指抚摩您的颈项，就把您所知道的事情一起说了出来，告诉他我实在是装疯，不是真疯。您应该让他知道，因为哪一个聪明懂事的王后，愿意隐藏着这样重大的消息，不去告诉一只蛤蟆，一只蝙蝠，一只老雄猫知道呢？不，虽然理性警告您保守秘密，您尽管学那寓言中的猴子，因为受了好奇心的驱使，到屋顶上去开了笼门，把鸟儿放

走，自己钻进笼里去，结果连笼子一起掉下来跌死吧。

王后 你放心吧，若是言语是从呼吸里吐出来的，我决不会让我的呼吸泄漏了你对我所说的话。

哈姆雷特 我必须到英国去，您知道吗？

王后 唉！我忘了，这事情已经这样决定了。

哈姆雷特 公文已经封好了，打算交给我那两个同学带去，这两个家伙我要像对待两条咬人的毒蛇一样随时提防，他们将要作我的先驱，引导我钻进什么圈套里去。我倒要瞧瞧他们的能耐。开炮的若是给炮轰了，也是一件好玩的事，他们会埋地雷，我要比他们埋得更深，把他们轰到月亮里去。啊！用诡计对付诡计，不是十分有趣的吗？这家伙一死，多半会提早了我的行期，让我把这尸体拖到隔壁去。母亲，晚安！这一位大臣生前是个愚蠢饶舌的家伙，现在却变成非常谨严庄重的人了。来，老先生，让我把您拖下您的坟墓里去。晚安，母亲！（各下，哈姆雷特曳普隆涅斯尸入内）

第四幕

第一场 城堡中的一室

王上，王后，罗森克兰滋及基腾史登上。

王上 这些长吁短叹之中，都含着深长的意义，我们必须设法探索出来。你的儿子呢？

王后 （向罗森克兰滋、基腾史登）请你们暂时退开。（罗森克兰滋、基腾史登下）啊，陛下！今晚我看见了多么惊人的事情！

王上 什么，葛特露？哈姆雷特怎么啦？

王后 疯狂得像彼此争强斗胜的天风和海浪一样。在他野性发作的时候，他听见帐幕后面有什么东西爬动的声音，就拔出剑来，嚷着：“有耗子！有耗子！”于是在一阵疯狂的恐惧之中，把那躲在幕后的好老人家杀死了。

王上 啊，罪过罪过！若是我在那儿，我也会照样死在他手里的，放任他这样胡作非为，对于你，对于我，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极大的威胁。唉！这一件流血的暴行应当由谁负责呢？我们是不能辞其咎的，因为我们早该防祸未然，把这个发疯的孩子关禁起来，不让他到处乱走，可是我们太爱他了，以至于不愿想一个适当的方法，正像一个害着恶疮的人，因为不让它出毒的原因，弄到毒气攻心，无法救治一样。他到哪儿去了？

王后 拖着那个被他杀死的尸体出去了。像一堆下贱的铅铁，掩不了真金的光彩一样，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事，他的纯良的本性就从他的疯狂里透露出来，他哭了。

王上 啊，葛特露！来！太阳一到了山上，我们必须赶紧让他登船出发。对于这一件罪恶的行为，我们必须用最严正的态

度，最巧妙的措辞，决定一个执法原情的措置。喂！基腾史登！
罗森克兰兹及基腾史登重上。

王上 两位朋友，我们还要借用你们一下。哈姆雷特在疯狂之中，已经把普隆涅斯杀死，他现在把那尸体从他母亲的房间里拖出去了。你们去找他来，对他说话要和气一点，再把那尸体搬到教堂里去。请你们快去把这件事情办好。（罗森克兰兹及基腾史登下）来，葛特露，我们要去召集我们那些最有见识的朋友，把我们的决定和这一件意外的变故告诉他们，免得外边无稽的谰言牵涉到我们身上，它的毒箭从低声的密语中间散放出去，是像弹丸从炮口射出去一样每发必中的。啊，来吧！我的灵魂里充满着混乱和惊愕。（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的另一室

哈姆雷特上。

罗森克兰兹、基腾史登 （在内）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殿下！

哈姆雷特 什么声音？谁在叫哈姆雷特？啊，他们来了。

罗森克兰兹及基腾史登上。

罗森克兰兹 殿下，您把那尸体怎么样啦？

哈姆雷特 它本来就是泥土，我仍旧让它回到泥土里去。

罗森克兰兹 告诉我们它在什么地方，让我们把它搬到教堂里去。

哈姆雷特 不要相信。

罗森克兰兹 相信什么？

哈姆雷特 相信我会放弃我自己的意见来听你的话。而且，一块海绵也敢问起我来！一个堂堂王子应该用什么话去回答它呢？

罗森克兰兹 您把我当作一块海绵吗，殿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哈姆雷特 嗯，先生，一块吸收君王的恩宠，利禄和官爵的海绵。但是这样的官员要到最后才会显出他们对于君王的最大的用处来，像猴子吃硬壳果一般，他们的君王先把他们含在嘴里舐弄了好久，然后再一口咽了下去。当他需要被你们所吸收去的东西的时候，他只要把你们一挤，于是，海绵，你又是一块干巴巴的东西了。

罗森克兰兹 我不懂您的话，殿下。

哈姆雷特 那很好，一句卑鄙的话睡在一个傻瓜的耳朵里。

罗森克兰兹 殿下，您必须告诉我们那尸体在什么地方，然后跟我们见国王去。

哈姆雷特 他的身体和王上同在，但是那王上并不和他的身体同在。王上是一件东西，——

基腾史登 一件东西，殿下！

哈姆雷特 一件虚空的东西。带我去见他，狐狸躲起来，大家追上去。（同下）

第三场 同前 另一室

王上，侍从后随。

王上 我已经叫他们找他去了，并且叫他们把那尸体寻出来。让这家伙任意胡闹，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但是我们又不能把严刑峻法加在他的身上，他是为糊涂的群众所喜爱的，他们喜欢一个人，只凭着眼睛，不凭理智，我要是处罚了他，他们只看见我的刑罚的苛刻，却想不到他犯的是什么重罪。为了顾全各方面的关系，叫他迅速离国，不失为一种适宜的策略，应付非常的变故，必须用非常的手段。

罗森克兰兹上。

王上 啊！事情怎样啦？

罗森克兰兹 陛下，他不肯告诉我们那尸体在什么地方。

王上 但是他呢？

罗森克兰滋 在外面，陛下，我们把他看出来了，等候您的旨意。

王上 带他来见我。

罗森克兰滋 喂，基腾史登！带殿下进来。

哈姆雷特及基腾史登上。

王上 啊，哈姆雷特，普隆涅斯呢？

哈姆雷特 吃饭去了。

王上 吃饭去了！在什么地方？

哈姆雷特 不是在他吃饭的地方，是在人家吃他的地方，有一群精明的蛆虫正在他身上大吃特吃哩。蛆虫是全世界最大的饕餮家，我们喂肥了各种牲畜给自己受用，再喂肥了自己去给蛆虫受用。胖胖的王上跟瘦瘦的乞丐是一个桌子上的两道不同的菜，不过是这么一回事。

王上 唉！唉！

哈姆雷特 一个人可以拿一条吃过一个王上的蛆虫去钓鱼，再吃那吃过那条蛆虫的鱼。

王上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哈姆雷特 没有什么意思，我不过告诉你一个王上可以在一个乞丐的脏腑里经过一番什么变化。

王上 普隆涅斯呢？

哈姆雷特 在天上，你差人到那边去找他吧。若是你的使者在天上找不到他，那么你可以自己到另外一个所在去找他。可是你们在这一个月里若是找不到他的话，你们只要跑上走廊的阶石，也就可以闻到他的气味了。

王上（向若干侍从）到走廊里去找一找。

哈姆雷特 他在等着你们哩。（侍从等下）

王上 哈姆雷特，你干出这种事来，使我非常痛心。为了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自身的安全起见，你必须火速离开国境，所以快去自己预备准备。船已经整装待发，风势也很顺利，同行的人都在等着你，一切都已经预备好向英国出发。

哈姆雷特 到英国去！

王上 是的，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 好。

王上 若是你清楚我的用意，你应该知道这是为了你的好处。

哈姆雷特 我看见一个清楚你的用意的天使。但是来，到英国去！再见，亲爱的母亲！

王上 你的可爱的父亲，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 我的母亲。父亲和母亲是夫妇两个，夫妇是一体之亲，所以再见吧，我的母亲！来，到英国去！（下）

王上 跟在他后面，劝诱他赶快上船，不要耽误，我要叫他今晚离开国境。去！这件事情一解决，什么都没有问题了。请你们赶快一点。（罗森克兰兹、基腾史登下）英格兰啊，丹麦的宝剑在你的身上还留着鲜明的创痕，你向我们纳款输诚的敬礼至今未减，若是你畏惧我的威力，重视我的友谊，你就不能忽视我的旨意，我已经在公函里要求你把哈姆雷特立即处死，照着我的意思做吧，英格兰，因为他像是我深入膏肓的痼疾，一定要借你的手把我医好。我必须知道他已经不在人世，我脸上才会有笑容浮起。（下）

第四场 丹麦原野

福丁勃拉斯，一队长及兵士等列队行进上。

福丁勃拉斯 队长，你去替我问候丹麦王上，告诉他说福丁勃拉斯因为得到他的允许，已经按照约定，率领一支军队通过他的国境。你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集合。若是丹麦王有什么话要跟

我当面说，我也可以入朝进谒，你就是这样对他说吧。

队长 是，主将。

福丁勃拉斯 慢步前进。（福丁勃拉斯及兵士等下）

哈姆雷特，罗森克兰滋，基腾史登等同上。

哈姆雷特 官长，这些是什么人的军队？

队长 他们都是挪威的军队，先生。

哈姆雷特 请问他们是开到什么地方去的？

队长 到波兰的某一部分去。

哈姆雷特 谁是领兵的主将？

队长 挪威老王的侄儿福丁勃拉斯。

哈姆雷特 他们是要向波兰本土进攻呢，还是去袭击边疆？

队长 不瞒您说，我们是要去夺一小块徒有虚名毫无实利的土地。叫我出五块钱去把它买了下来，我也不要，无论挪威人波兰人，若是把它标卖起来，谁也不会付出比这大一点的价钱来的。

哈姆雷特 啊，那么波兰人一定不会防卫。

队长 不，他们早已布防好了。

哈姆雷特 为了这一块荒瘠的土地，牺牲了二千人的生命，二万块的金圆，谁也不对它表示一点疑问。这完全是因为国家富足升平了，晏安的积毒蕴蓄于内，虽然已经到了溃烂的程度，外表上却还一点看不出将死的征兆来。谢谢您，官长。

队长 上帝和您同在，先生。（下）

罗森克兰滋 我们去吧，殿下。

哈姆雷特 我就来，你们先走一步。（除哈姆雷特外均下）
我所见到听到的一切，都好像在对我谴责，鞭策我赶快进行我的磋跼未就的复仇大愿！一个人若是在他生命的盛年，只知道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生！上帝造下我们来，使我们能够这样高谈阔论，瞻前顾后，当然要我们利用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所赋予我们的这一种能力和灵明的理智，不让它们白白废掉。现在我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可以动手干我所要干的事，可是我还是在说一些空话：“我要怎么怎么干。”而始终不曾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我不知道这是为了鹿豕一般的健忘呢，还是为了三分懦怯一分智慧的过于审慎的顾虑。像大地一样显明的榜样都在鼓励我，瞧这一支勇猛的大军，领队的是一个娇养的少年王子，勃勃的雄心振起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不可知的结果，为了区区弹丸大小的一块不毛之地，拼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真正的伟大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荣誉遭遇危险的时候，即使为了一根稻秆之微，也要慷慨力争。但是我的父亲给人惨杀，我的母亲给人污辱，我的理智和感情都被这种不共戴天的大仇所激动，我却因循隐忍，一切听其自然，看着这二万个人为了博取一个空虚的名声，视死如归地走下他们的坟墓里去，目的只是争夺一方还不够作为他们埋骨之所的土地，相形之下，我将何地自容呢？啊！从这一刻起，让我摒除一切的疑虑妄念，把流血的思想充满在我的脑际！（下）

第五场 厄耳锡诺 城堡中一室

王后，霍拉旭及一侍臣上。

王后 我不愿意跟她说话。

侍臣 她一定要见您，她的神气疯疯癫癫，瞧着怪可怜的。

王后 她要什么？

侍臣 她不断提起她的父亲，她说她听见这世上到处是诡计，一边呻吟，一边捶她的心，对一些琐琐屑屑的事情痛骂，讲的都是些很玄妙的话，好像有意思又好像没有意思。她的话虽然不知所云，但是却能使听见的人心中发生反应，而企图从它里面找出意义来，他妄加猜测，把她话断章取义，用自己的思想附会上去，当她讲那些话的时候，有时霎眼，有时点头，做着种种

的手势，的确使人相信在她的言语之间，含蓄着什么意思，虽然不能确定，却可以作一些很不好听的解释。

霍拉旭 最好有什么人跟她谈谈，因为大概她会在愚妄的脑筋里散布一些危险的猜测。

王后 让她进来。（侍臣下）

我负疚的灵魂惴惴惊惶，
琐琐细事也像预兆灾难，
罪恶是这样充满了疑猜，
越小心越容易流露鬼胎。

侍臣率莪菲莉霞重上。

莪菲莉霞 丹麦的美丽的王后陛下呢？

王后 啊。莪菲莉霞！

莪菲莉霞 （唱）

张三李四满街走，
谁是你情郎？
毡帽在头杖在手，
草鞋穿一只。

王后 唉！好姑娘，这支歌是什么意思呢？

莪菲莉霞 您说？请您听好了。（唱）

姑娘，姑娘，他死了，
一去不复来，
头上遮着青青草，
脚下石生苔。

嗨呵！

王后 喂，但是，莪菲莉霞，——

莪菲莉霞 请您听好了。（唱）

殒衾遮体莹如雪，——

王上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王后 唉！陛下，您瞧。

莪菲莉霞 鲜花红似雨，

花上盈盈有泪滴，

伴郎坟墓去。

王上 你好，美丽的姑娘？

莪菲莉霞 好，上帝保佑您！他们说猫头鹰是一个面包师的
女儿变成的。主啊！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愿上
帝在您的食桌上！

王上 她父亲的死激成了她这种幻想。

莪菲莉霞 对不起，我们以后再别提这件事了。若是有人问
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就这样对他说：（唱）

情人佳节就在明天，

我要一早起身，

梳洗整齐到你窗前，

来做你的恋人。

他下了床披了衣裳，

他开开了房门，

她进去时是个女郎。

出来变了妇人。

王上 美丽的莪菲莉霞！

莪菲莉霞 真的，不用发誓，我会把它唱完：（唱）

凭着神圣慈悲名字，

这种事太丢脸！

少年男子不知羞耻，

一味无赖纠缠。

她说你曾答应婚嫁，

然后再同枕席，

谁料如今被你欺诈，

懊悔万千无及！

王上 她这个样子已经多久了？

莪菲莉霞 我希望一切转祸为福！我们必须忍耐，但是我一想到他们把他放下寒冷的泥土里去。我就禁不住掉泪。我的哥哥必须知道这件事。谢谢你们很好的劝告。来，我的马车！晚安，太太们，晚安，可爱的小姐们，晚安，晚安！（下）

王上 紧紧跟住她，留心不要让她闹出乱子来。（霍拉旭下）啊！深心的忧伤把她害成这样子，这完全是为了她父亲的死，啊，葛特露！不幸的事情总是接踵而来：第一是她父亲的被杀，然后是你儿子的远别，他闯了这样大祸，不得不亡命异国，也是自取其咎。人民对于善良的普隆涅斯的暴死，已经群疑蜂起，议论纷纷，我们这样匆匆忙忙地把他秘密安葬，更加引起了外间的疑窦，可怜的莪菲莉霞也因此而悲伤得失去了她正常的理智，我们人类也没有理智，不过是画上的图形，无知的禽兽。最后，跟这些事情同样使我不安的，她的哥哥已经从法国秘密回来，行动诡异，居心莫测，他的耳中所听到的，都是那些播弄是非的人所散放的关于他父亲死状的恶意的谣言，少不得牵涉到我们身上。啊，我的亲爱的葛特露！这种消息像一尊杀人的巨炮，到处都在危害我的生命。（内喧呼声）

王后 哎哟！这是什么声音？

一侍臣上。

王上 我的瑞士卫队呢？叫他们把守宫门。什么事？

侍臣 赶快避一避吧，陛下，比大洋中的怒潮冲决堤岸还要汹汹其势，年轻的勒替斯带领着一队叛军，打败了您的卫士，冲进宫里来了。这一群暴徒把他称为主上，就像世界还不过刚开始一般，他们推翻了一切的传统和习惯，高喊着：“我们推举勒替斯做王上！”他们掷帽举手，吆呼的声音响彻云霄：“让勒替斯做王上，让勒替斯做国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王后 他们这样高兴采烈，却不知道已经误入歧途！啊，你们干了错事了，你们这些不忠的丹麦狗！（内喧呼声）

王上 宫门都被打破了。

勒替斯戎装上，一群丹麦人随上。

勒替斯 这王上在哪儿？弟兄们，大家站在外面。

众人 不，让我们进来。

勒替斯 对不起，请你们让我一个人在这儿。

众人 好，好。（众人退立门外）

勒替斯 谢谢你们，把门看守好了。啊，你这万恶的奸王！还我的父亲来！

王后 安静一点，好勒替斯。

勒替斯 我身上若是有一点血安静下来，我就是个杂种，我的父亲是个王八，我的母亲的贞洁的额角上，也要雕上娼妓的恶名。

王上 勒替斯，你这样大张声势，兴兵犯上，究竟为了什么原因？——放了他，葛特露，不要担心他会伤害我的身体，一个君王有神圣呵护的，他的威焰可以吓退叛徒。——告诉我，勒替斯，你有什么气恼不平的事？——放了他，葛特露。——你说吧。

勒替斯 我的父亲呢？

王上 死了。

王后 可是并不是他杀死的。

王上 让他问下去。

勒替斯 他怎么会死的？我可不能受人家的愚弄。忠心，到地狱里去吧！让最黑暗的魔鬼把一切誓言抓了去！什么良心，什么礼貌，都给我滚下无底的深渊里去！我要向永劫挑战。我的立场已经坚决，死也好，活也好，我什么都不管，只要痛痛快快地为我的父亲复仇。

王上 谁可以阻止你？

勒替斯 除了我自己的意志以外，全世界也不能阻止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达到我的目的。

王上 好勒替斯，若是你想知道你的亲爱的父亲究竟是怎样死去的话，你还是先认识清楚谁是友人谁是敌人呢，还是不分皂白地把他们一概作为你的复仇的对象？

勒替斯 冤有头，债有主，我只要找我的父亲的敌人算账。

王上 那么你要知道谁是他的敌人吗？

勒替斯 对于他的好朋友，我愿意张开我的手臂拥抱他们，像舍身的企鹅一样，把我的血供他们畅饮。

王上 啊，现在你才说得像一个孝顺的儿子和真正的绅士。我不但对于令尊的死不曾有份，而且为此也感觉到非常的悲痛，这一个事实将会透过你的心，正像白昼的阳光照射你的眼睛一样。

众人 （在外）放她进去！

勒替斯 怎么！那是什么声音？

莪菲莉霞重上。

勒替斯 啊，赤热的烈焰，炙枯了我的脑浆吧！七倍辛酸的眼泪，灼伤了我的视觉吗！天日在上，我一定要叫那害你疯狂的仇人重重地抵偿他的罪恶。啊，五月的玫瑰！亲爱的女郎，好妹妹，莪菲莉霞！天啊！一个少女的理智，也会像一个老人的生命一样受不起打击吗？

莪菲莉霞 （唱）

他们把他抬上枢架，

哎呀，哎呀，哎哎呀，

在他坟上泪如雨下，——

再见，我的鸽子！

勒替斯 若是你没有发疯，你会激励我复仇，你的言语也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会比你现在这样子更使我感动了。

莪菲莉霞 啊，这纺轮转动的声音多么好听！是那坏良心的管家把主人的女儿拐了去了。

勒替斯 这一种无意识的话，比正言危论还要有力得多。

莪菲莉霞 我是表示记忆的迷迭香，爱人，请你记着吧：这是表示思想的三色堇。

勒替斯 她在疯狂中把思想和记忆混杂在一起了。

莪菲莉霞 这是给您的茴香和漏斗花，这是给您的会香，这儿还留着一些给我自己，啊！您可以把您的芸香插戴得别致一点。这儿是一枝雏菊，我想要给你几朵紫罗兰，但是我父亲一死，它们全都谢了，他们说死得很好——（唱）

可爱的罗宾是我的宝贝。

勒替斯 忧愁，痛苦，哀伤和地狱中的磨难，在她身上都变成了可怜的可爱。

莪菲莉霞 （唱）

他会不会再回来？

他会不会再回来？

不，不，他死了，

你的命难保，

他再也不会回来。

他的胡须像白银，

满头黄发纷乱乱，

人死不能活，

且把悲声歇，

上帝饶赦他灵魂！

求上帝饶赦一切基督徒的灵魂！上帝和你们同在！（下）

勒替斯 上帝啊，你看见这种种惨事吗？

王上 勒替斯，我必须跟你详细谈谈关于你所遭逢的不幸，

你不能拒绝我这一个权利。你不妨先去选择几个你的最有见识的朋友，请你们在你我两人之间做公正人：若是他们评断的结果，认为是我的主动或同谋杀害的，我愿意放弃我的国土，我的王冠，我的生命，以及我所有的一切，作为对你的补偿，但是他们假如认为我是无罪的，那么你必须答应助我一臂之力，让我们两人开诚合作，定出一个惩治的方策来。

勒替斯 就这样吧，他死得这样不明不白，他的下葬又是这样偷偷摸摸的，他的尸体上没有一些战士的荣饰，也不曾替他举行一些哀祭的仪式，从天上到地下都在发出愤懑不平的呼声，我不能不问一个清楚。

王上 你可以清楚一切，谁是真有罪的，让斧钺加在他的头上吧。请你跟我来。（同下）

第六场 同前 另一室

霍拉旭及一仆人上。

霍拉旭 要来见我的是些什么人？

仆人 是几个水手，主人，他们说他们有信要交给您。

霍拉旭 叫他们进来。（仆人下）倘不是哈姆雷特殿下差来的人，我不知道在这世上的哪一部分会有人来看我。

水手等上。

水手甲 上帝祝福您，先生！

霍拉旭 愿他也祝福你。

水手乙 他若是高兴，先生，他会祝福我们的。这儿有一封信给您，先生，——它是从那位到英国去的钦使寄来的。——若是您的名字果然是霍拉旭的话。

霍拉旭 “霍拉旭，你把这封信看过以后，请把来人领去见一见国王，他们还有信要交给他。我们在海上的第二天，就有一艘很凶猛的海盗船向我们追击。我们因为船行太慢，只好勉力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敌，在彼此相持的时候，我跳上了盗船，他们就马上抛下我们的船，扬帆而去，剩下我一个人做他们的俘虏。他们对待我很是有礼，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我还要重谢他们哩。把我给王上的信交给他以后，请你就像逃命一般火速来见我。我有一些可以使你听了挤舌不下的话要在你的耳边说，但是事实的本身比这些话还要严重得多。来人可以把你带到我现在所在的地方。罗森克兰兹和基腾史登到英国去了，关于他们我还有许多话要告诉你，再见。你的哈姆雷特。”来，让我马上就带你们去把你们的信送出，然后请你们领我到那把这些信交给你们的那个人的地方去。（同下）

第七场 同前 另一室

王上及勒替斯上。

王上 你已经用你同情的耳朵，听见我告诉你那杀死令尊的人，也在图谋我的生命，现在你必须清楚我的无罪，并且把我当作你的一个心腹的友人了。

勒替斯 听您所说，果然像是真的，但是告诉我，为了您自己的安全起见，为什么您对于这样罪大恶极的暴行，不采取严厉的手段呢？

王上 啊！那是因为有两个理由，大概在你看来是不成其为理由的，但是对于我却有很大的关系。王后，他的母亲，差不多一天不看见他就不能生活，至于我自己，那么不管它是我的好处或是我的致命的弱点，我的生命和灵魂是这样跟她连结在一起，正像星球不能跳出轨道一样，我也不能没有她而生活。而且我所以不能把这件案子公开，还有一个重要的顾虑：一般民众对他都有很大的好感，他们盲目的崇拜像一道使树木变成石块的魔泉一样，把他所有的错处都变成了优点，我的箭太轻太有力了，遇到这样的狂风，一定不能射中目的，反而给吹了转来。

勒替斯 那么难道我的一个尊贵的父亲就这样白白死去，一个好好的妹妹就这样白白疯了不成？她的完美卓越的姿容才德，是可以傲视一世，睥睨古今的。但是我的报仇的机会总有一天会到来。

王上 不要让这件事扰乱了你的睡眠，你不要以为我是这样一个麻木不仁的人，会让人家揪着我的胡须，还以为不过开开玩笑。不久你就可以听到消息。我爱你父亲，我也爱我自己，那我希望可以使你想到——

一使者上。

王上 啊！什么消息？

使者 启禀陛下，是哈姆雷特寄来的信，这一封是给陛下的，这一封是给王后的。

王上 哈姆雷特寄来的！谁把它们送到这儿来？

使者 他们说几个水手，陛下，我没有看见他们，这两封信是克劳第奥交给我的，他们把信送在他手里。

王上 勒替斯，你可以听一听这封信。出去！（使者下）“陛下，我已经光着身子回到您的国土上来了。明天我就要请您允许我拜谒御容。让我先向您告我的不召而返之罪，然后再禀告您我这次突然而意外回国的缘故。哈姆雷特敬上。”

这是什么意思？同去的人也都一起回来了吗？还是什么人在捣鬼，并没有这么一回事？

勒替斯 您认识这笔迹吗？

王上 这确是哈姆雷特的亲笔。“光着身子”！这儿还附着一笔，说是“一个人回来。”你看他是什么用意？

勒替斯 我可不懂，陛下。但是他来得正好，我一想到我能够有这样一天当面申斥他的罪状，我的郁闷的心也热起来了。

王上 若是果然这样的话，勒替斯，你愿意听我的嘱咐吗？

勒替斯 愿意，陛下，只要您不勉强我跟他和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王上 我是要使你自己心里得到平安。若是他现在中途而返，不准备再作这样的航行，那么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策，怂恿他去做一件事情，一定可以叫他自投罗网，而且他死了以后，谁也不能讲一句闲话，即使他的母亲也不能觉察我们的诡计，只好认为是一件意外的灾祸。

勒替斯 陛下，我愿意服从您的指挥，最好请您设法让他死在我的手里。

王上 我正是这样计划。自从你到国外游学以后，人家常常说起你有一种特长的本领，这种话哈姆雷特也是早就听到过的，虽然在我的意见之中，这不过是你所有的才艺中间最不足道的一种，但是你的一切才艺的总和，都不及这一种本领更能挑起他的妒忌。

勒替斯 是什么本领呢，陛下？

王上 它虽然不过是装饰在少年人帽上的一条缎带，但也是少不了的，因为年轻人应该装束得华丽洒潇一些，表示他的健康活泼，正像老年人应该装束得朴素大方一些，表示他的矜严庄重一样。两个月以前，这儿来了一个诺曼第的绅士，我自己曾经和法国人在立刻比过武艺，他们都是很精于骑术的，但是这位好汉简直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他骑在立刻，好像和他的坐骑化成了一体似的，随意驰骤，无不出神入化。他的技术是那样远超过我的预料，无论我杜撰了一些怎样夸大的词句，都不够形容它的奇妙。

勒替斯 是个诺曼第人吗？

王上 是诺曼第人。

勒替斯 那么一定是拉摩特了。

王上 正是他。

勒替斯 我认识他，他的确是全国闻名的勇士。

王上 他承认你的武艺很了不得，对于你的剑术尤其极口称

赞，说是倘有人能够和你对敌，那一定大有可观，他发誓说他们国里的剑士若是跟你交起手来，一定会眼花缭乱，全然失去招架之功。他对你的这一番夸奖，使哈姆雷特妒恼交集，一心希望你快些回来，跟他比赛一下。从这一点上，——

勒替斯 从这一点上怎么，陛下？

王上 勒替斯，你真爱你的父亲吗？还是不过是做作出来的悲哀，只有表面，没有真心？

勒替斯 您为什么这样问我？

王上 我不是以为你不爱你父亲，但是我知道爱不过起于一时感情的冲动，经验告诉我，经过了相当时间，它是会逐渐冷淡下去的。爱像一盏油灯，灯芯烧枯以后，它的火焰也会由微暗而至于消灭。一切事情都不能永远保持良好，因为过度的善反会摧毁它的本身，正像一个人因充血而死去一样。我们所要做的事，应该一想到就做，因为一个人的心理是会随时变化的，稍一迟疑就会遭遇种种的迁延阻碍。但是回到我们所要谈论的中心问题上来吧。哈姆雷特回来了，你准备怎样用行动代替言语，表明你自己的确是你父亲的孝子呢？

勒替斯 我要在教堂里割破他的喉咙。

王上 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能庇护一个杀人的凶手，复仇不应该在碍手碍脚的地方。但是，好勒替斯，你若是果然志在复仇，还是住在自己家里不要出来。哈姆雷特回来以后，我们可以让他知道你也已经回来，叫几个人在他的面前夸奖你的本领，把你说得比那法国人所讲的还要了不得，怂恿他和你作一次比赛。他是个粗心的人，一点想不到人家在算计他，一定不会仔细检视比赛用的刀剑的利钝，你只要预先把一柄利剑混杂在里面，趁他没有注意的时候不动声色地自己拿了，在比赛之际，看准他的要害刺了过去，就可以替你的父亲报了仇了。

勒替斯 我愿意这样做，为了达到复仇的目的，我还要在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剑上涂一些毒药。我已经从一个卖药人手里买到一种致命的药油，只要在剑头上沾了一滴，刺到人身上，它一碰到血，即使只是擦破了一些皮肤，也会毒性发作，无论什么灵丹仙草，都不能挽救他的性命。

王上 让我们再考虑考虑，看时间和机会能够给我们什么方便。若是这一个计策会失败，若是我们会在行动之间露出了破绽，那么还是不要尝试的好。为了预防失败起见，我们应该另外再想一个万全之计。且慢！让我想来：我们可以对你们两人的胜负打赌，啊，有了：你在跟他交手的时候，必须使出你的全副的精神，使他疲于奔命，等他口干烦躁，要讨水喝的当儿，我就为他准备好了一杯毒酒，万一他逃过了你的毒剑，也逃不过我们这一着，且慢！什么声音？

王后上。

王上 啊，亲爱的王后！

王后 一桩祸事刚刚到来，又有一桩接踵而至。勒替斯，你的妹妹掉在水里淹死了。

勒替斯 淹死了！啊！在哪儿？

王后 在小溪之旁，斜生着一株杨柳，它的毵毵的枝叶倒映在明镜一样的水流之中，她一个人到那儿去，用毛茛，荨麻，雏菊和紫罗兰编成了一个花圈，替她自己作成了奇异的装饰。她爬上一根横垂的树枝，想要把她的花冠挂在上面，就在这时候，树枝折断了，连人带花一起落下呜咽的溪水里。她的衣服四散展开，使她暂时像人鱼一样漂浮水上，她嘴里还断断续续唱着古老的谣曲，好像一点不感觉到什么痛苦，又好像她本来就是生长在水中的一般。但是不多一会儿，她的衣服给水浸得重起来了，这可怜的人儿歌还没有唱完，就已经沉了下去。

勒替斯 唉！那么她淹死了吗？

王后 淹死了，淹死了！

勒替斯 太多的水淹没了你的身体，可怜的莪菲莉霞，所以我必须忍住我的眼泪。但是人类的常情是不能遏阻的，我掩饰不了心中的哀伤，只好顾不得惭愧了，当我们的眼泪干了以后，我们的妇人之仁也会随着消灭的。再见，陛下！我有一段炎炎欲焚的烈火般的话，但是我的傻气的眼泪把它浇熄了。（下）

王上 让我们跟上去，葛特露，我好容易才把他的怒气平息了一下，现在我怕又要把它挑起来了。快让我们跟上去吧。（同下）

第五幕

第一场 墓地

二小丑携锄锹等上。

甲丑 她存心自己脱离人世，却要照基督徒的仪式下葬吗？

乙丑 我对你说是的，所以你赶快把她的坟掘好吧，验尸官已经验明她的死状，宣布应该按照基督徒的仪式把她下葬。

甲丑 这可奇了，难道她是因为自卫而跳下水里的吗？

乙丑 他们验明是这样的。

甲丑 那么故意杀人也可以罪从未减了。因为问题是这样的：要是我有意投水自杀，那必须成立一个行为，一个行为可以分为三部分，那就是干，行，做，所以，她是有意投水自杀的。

乙丑 暖，你听我说，——

甲丑 对不起，这儿是水，好。这儿站着人，好。若是这个人跑到这个水里，把他自己淹死了，那么，不管他自己愿不愿意，总是他自己跑下去的，你听见了没有？但是要是那水走到他的身上把他淹死了，那就不是他自己把自己淹死，所以，对于他自己的死无罪的人，并没有杀害他自己的生命。

乙丑 律法上是这样说的吗？

甲丑 嗯，是的，这是验尸官的验尸法。

乙丑 说一句老实话，若是这个死的不是一位贵家女子，他们决不会按照基督徒的仪式把她下葬的。

甲丑 对了，你说得有理，有财有势的人，就是要投河上吊，比起他们同教的基督徒来也可以格外通融，世上的事情真是太不公平了！来，我的锄头。古时候没有什么绅士，只有一些种地的，开沟的，掘坟的人，他们都继承着亚当的行业。

乙丑 他是一个绅士吗？

甲丑 什么！你是个异教徒吗？你是否读过《圣经》？《圣经》上说：“亚当掘地。”让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若是你回答得不对，那么你就承认你自己——

乙丑 你问吧。

甲丑 谁造得比泥水匠，船匠，或是木匠更坚固？

乙丑 造绞架的人，因为一千个寄寓在这屋子里的人都已经先后死去，它还是站在那儿动都不动。

甲丑 我很喜欢你的聪明，真的。绞架是很合适的，但是它怎么是合适的？它对于那些有罪的人是合适的。你说绞架造得比教堂还坚固，说这样的话是罪过的，所以，绞架对于你是合适的。来，重新说过。

乙丑 谁造得比泥水匠，船匠，或是木匠更坚固？

甲丑 嗯，你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就让你下工。

乙丑 呃，现在我知道了。

甲丑 说吧。

乙丑 真的，我可回答不出来。

哈姆雷特及霍拉旭上，立远处。

甲丑 别尽绞你的脑筋了，懒驴子是打死也走不快的，下回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对他说：“掘坟的人”，因为他造的房子是可以一直住到世界末日的。去，到酒店里去给我倒一杯酒来。（乙丑下，甲丑且掘且歌）

年轻时候最爱偷情，
觉得那事很有趣味，
规规矩矩学做好人，
在我看来真无意义。

哈姆雷特 这家伙难道对于他的工作一点没有什么感觉，在掘坟的时候还会唱歌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霍拉旭 他做惯了这种事，所以不以为意。

哈姆雷特 正是，不大劳动的手，它的感觉要比较灵敏一些。

甲丑 （唱）

谁料如今岁月潜移，

老景催人急于星火，

两腿挺直，一命归西，

世上原来不曾有我。（掷起一骷髅）

哈姆雷特 那个骷髅里面曾经有一条舌头，它还会唱歌哩，瞧这家伙把它摔在地上，好像它是第一个杀人凶手该隐的颞骨似的！它大概是一个政客的头颅，现在却让这蠢货把它丢来踢去，大概他生前是个偷天换日的好手，你看是不是？

霍拉旭 大概是，殿下。

哈姆雷特 大概是一个朝臣，他会说：“早安，大人！您好，大人！”大概他就是某大人，嘴里称赞某大人的马好，心里却想把它讨了来，你看是不是？

霍拉旭 是，殿下。

哈姆雷特 啊，正是，现在却让蛆虫伴寝，他的下巴也脱掉了，一柄工役的锄头可以在他头上敲来敲去。从这种变化上，我们大可看透了生命的无常。难道这些枯骨生前受了那么多的教养，死后却只好给人家当木板一般抛着玩吗？想起来真是怪不好受的。

甲丑 （唱）

锄头一柄，铁铲一把，

殓衾一方掩面遮身，

挖松泥土深深掘下，

掘了个坑招待客人。（掷起另一骷髅）

哈姆雷特 又是一个，谁知道那不会是一个律师的骷髅？他

的玩弄刀笔的手段，颠倒黑白的雄辩，现在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他让这个放肆的家伙用齜齜的铁铲敲他的脑壳，不去控告他一个殴打罪？哼！这家伙生前大概曾经买下许多地产，开口闭口用那些条文，具结，罚款，证据，赔偿一类的名词吓人，现在他的脑壳里塞满了泥土，这就算是他所取得的最后的赔偿了吗？除了两张契约大小的一方地面以外，谁能替他证明他究竟有多少地产？这一撮黄土，就是他所有的一切了吗，吓？

霍拉旭 这就是他所有的一切了，殿下。

哈姆雷特 我要去跟这家伙谈谈。喂，这是谁的坟墓？

甲丑 我的，先生，——

挖松泥土深深掘下，

掘了个坑招待客人。

哈姆雷特 胡说！坟墓是死人睡的，怎么说是你的？你给什么人掘这坟墓？是个男人吗？

甲丑 不是男人，先生。

哈姆雷特 那么是个女人？

甲丑 也不是女人。

哈姆雷特 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那么谁葬在这里面？

甲丑 先生，她本来是一个女人，但是上帝让她的灵魂得到安息，她已经死了。

哈姆雷特 这混蛋倒会分辨得这样清楚！我们讲话必须直接痛快，若是像这样含含糊糊的，可把人烦死了。凭着上帝发誓，霍拉旭，我觉得这三年来，时世变得越发不成样子了，一个平民也敢用他的脚趾去踢痛贵人的后跟。——你做这掘墓的营生，已经多少年了？

甲丑 我开始干这营生，是在我们的老王爷哈姆雷特打败福丁勃拉斯那一天。

哈姆雷特 哪是多少时候以前的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甲丑 你不知道吗？每一个傻子都知道的，那正是小哈姆雷特出世的那一天，就是那个发了疯给他们送到英国去的。

哈姆雷特 嗯，对了，为什么他们叫他到英国去？

甲丑 就是因为他发了疯呀，他到英国去，他的疯病就会好的，即使疯病不会好，在那边也没有什么关系。

哈姆雷特 为什么？

甲丑 英国人不会把他当作疯子，他们都跟他一样疯。

哈姆雷特 他怎么会发疯？

甲丑 人家说得很奇怪。

哈姆雷特 什么奇怪？

甲丑 他们说他神经有了毛病。

哈姆雷特 一个人埋在地下，要经过多少时候才会腐烂？

甲丑 假如他不是在未死以前就已经腐烂，——就如现在有的是害杨梅疮死的尸体，简直抬都抬不下去，——他也许可以过八九年，一个硝皮匠在九年以内不会腐烂。

哈姆雷特 为什么他要比别人长久一些？

甲丑 因为，先生，他的皮硝得比人家的硬，可以长久不透水，尸体一碰到水，是最会腐烂的。这儿又是一个骷髅，这骷髅已经埋在地下二十三年了。

哈姆雷特 它是谁的骷髅？

甲丑 是个婊子养的疯小子，你猜是谁？

哈姆雷特 不，我猜不出。

甲丑 这个遭瘟的疯小子！他有一次把一瓶葡萄酒倒在我的头上。这一个骷髅，先生，是王上的弄人郁利克的骷髅。

哈姆雷特 这就是他！

甲仆 正是他。

哈姆雷特 让我看。（取骷髅）唉，可怜的郁利克！霍拉旭，我认识他，他是一个最会开玩笑，非常富于想象力的家伙。他曾

经把我负在背上一千次，现在我一想起来，却忍不住胸头作恶。这儿本来有两片嘴唇，我不知吻过它们多少次。——现在你还会挖苦人吗？你还会蹿蹿跳跳，逗人发笑吗？你还会唱歌吗？你还会随口编造一些笑话，说得满座捧腹吗？你没有留下一个笑话，讥笑你自己吗？这样垂头丧气了吗？现在你给我到小姐的闺房里去，对她说，凭她脸上的脂粉搽得一寸厚，到后来总要变成这个样子的，你用这样的话告诉她，看她笑不笑吧。霍拉旭，请你告诉我一件事情。

霍拉旭 什么事情，殿下？

哈姆雷特 你想亚力山大在地下也是这副形状吗？

霍拉旭 也是这样。

哈姆雷特 也有同样的臭味吗？呸！（掷下骷髅）

霍拉旭 也有同样的臭味，殿下。

哈姆雷特 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霍拉旭！若是我们用想象推测下去，谁知道亚力山大的尊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

霍拉旭 那未免太想入非非了。

哈姆雷特 不，一点不，这是很可能的，我们可以这样想，亚力山大死了，亚力山大埋葬了，亚力山大化为尘土，人们把尘土做成烂泥，那么为什么亚力山大所变成的烂泥，不会被人家拿来塞在啤酒桶的口上呢？

凯撒死了，他尊严的尸体

大概变了泥巴破墙填砌，

啊！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

现在只好替人挡雨遮风！

但是不要做声！不要做声！站开，王上来了。

教士等列队上，众异莠菲莉霞尸体前行，勒替斯及诸送葬者，王上，王后及侍从等随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哈姆雷特 王后和朝臣们也都来了，他们是送什么人下葬呢？仪式又是这样草率的？瞧上去好像他们所送葬的那个人，是自杀而死的，同时又是个很有身份的人。让我们躲在一旁瞧瞧他们。（与霍拉旭退后）

勒替斯 还有什么仪式？

哈姆雷特 （向霍拉旭旁白）那是勒替斯，一个很尊贵的青年，听着。

勒替斯 还有什么仪式？

教士甲 她的葬礼已经超过了她所应得的名分。她的死状很是可疑，倘不是因为我们迫于权力，按例就该把她安葬在圣地以外，直到最后审判的喇叭吹召她起来。我们不但应该替她祷告，而且还要用砖瓦碎石丢在她坟上，但是现在已经允许给她处女的葬礼，用花圈盖在她的身上，替她散播鲜花，鸣钟送她入土，这还不够吗？

勒替斯 难道不能再有其他仪式了吗？

教士甲 不能再有其他仪式了，若是我们为她奏安魂乐，就像对于一般平安死去的灵魂一样，那就要亵渎了教规。

勒替斯 把她放下泥土里去，愿她的娇美无瑕的肉体上，生出芬芳馥郁的紫罗兰来！我告诉你，你这下贱的教士，我的妹妹将要做个天使，你死了却要在地狱里呼号。

哈姆雷特 什么！美丽的莪菲莉霞吗？

王后 好花是应当散在美人身上的，永别了！（散花）我本来希望你做我的哈姆雷特的妻子，这些鲜花本来要铺在你的新床上，亲爱的女郎，谁想得到我要把它们散在你的坟上！

勒替斯 啊！但愿千百重的灾祸，降临在害得你精神错乱的那个该死的恶人的头上！等一等，不要就把泥土盖上！让我再把她拥抱一次。（跳入墓中）现在把你们的泥土倒下来，把死的和活的一起掩埋了吧，让这块平地上堆起一座高山，那古老的丕利

恩和苍秀插天的奥林帕斯都要俯身在它的足下。

哈姆雷特 （上前）哪一个人的心里装载得下这样沉重的悲伤？那一个人的哀恸的词句，可以使天上的流星惊疑止步？那是我，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跳下墓中）

勒替斯 魔鬼抓了你的灵魂去！（将哈姆雷特揪住）

哈姆雷特 你祷告错了。请你不要抱住我的头颈，因为我虽然不是一个暴躁易怒的人，但是我的火性发作起来，是很危险的，你还是不要激恼我吧。放开你的手！

王上 把他们扯开！

王后 哈姆雷特！哈姆雷特！

众人 殿下，公子，——

霍拉旭 好殿下，安静点儿。（侍从等分开二人，二人自墓中出）

哈姆雷特 嘿，我愿意为了这个题目跟他决斗，直到我的眼皮不再跳动。

王后 啊，我的孩子！什么题目？

哈姆雷特 我爱莪菲莉霞，四万个兄弟的爱合起来，还抵不过我对她的爱。你愿意为她干些什么事情？

王上 啊！他是个疯人，勒替斯。

王后 看在上帝的情分上，不要跟他认真。

哈姆雷特 哼，让我瞧瞧你会干些什么事。你会哭吗？你会打架吗？你会绝食吗？你会撕破你自己的身体吗？你会喝一大缸醋吗？你会吃一条鳄鱼吗？我都做得到。你是到这儿来哭泣的吗？你跳下她的坟墓里，是要当面羞辱我吗？你跟她活埋在一起，我也会跟她活埋在一起，若是你还要夸说什么高山大岭，那么让他们把几百万亩的泥土堆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的地面深陷到赤热的地心，让巍峨的奥萨在相形之下变得只像一个瘤那么大吧！嘿，你会吹，我就不会吹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王后 这不过是他一时的疯话。他的疯病一发作起来，总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等一会儿他就会安静下来，正像母鸽孵育她那一双金羽的雏鸽的时候一样温和了。

哈姆雷特 听我说，老兄，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一向是爱你的。但是这些都不用说了，有本领的，随他干什么事吧，猫总是要叫，狗总是要闹的。（下）

王上 好霍拉旭，请你跟住他。（霍拉旭下，向勒替斯）记住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话，格外忍耐点儿吧，我们立刻就可以实行我们的办法。好葛特露，叫几个好好看守你的儿子。这一个坟上将要植立一块永久的墓碑。平静的时间不久就会到来，现在我们必须耐着把一切安排。（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的厅堂

哈姆雷特及霍拉旭上。

哈姆雷特 这个题目已经讲完，现在我可以让你知道另外一件事情。你还记得当初的一切经过情形吗？

霍拉旭 记得，殿下！

哈姆雷特 在我的心里有一种战争，使我不能睡眠，我觉得我的处境比锁在脚镣里的叛变的水手还要难堪。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乘着一时的孟浪，往往反而可以做出一些为我们的深谋密虑所做不成功的事，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无论我们怎样辛苦图谋，我们的结果却早已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把它布置好了。

霍拉旭 这是无可置疑的。

哈姆雷特 从我的舱里起来，一件航海的宽衣罩在我的身上，我在黑暗之中摸索着找寻他们的所在，果然给我达到目的，摸到了他们的包里，拿着它回到我自己的地方，疑心使我忘了礼貌，我大胆地拆开了他们的公文，在那里面，霍拉旭，——啊，

堂皇的诡计！——我发现一道切实的命令，借了许多好听的理由为名，掩藏着狰狞丑恶的鬼蜮的面貌，说是为了丹麦和英国双方的利益，必须不等磨好利斧，立即枭下我的首级。

霍拉旭 有这等事？

哈姆雷特 有一封就是原来的国书，你有空的时候可以仔细读一下。但是你愿意听我告诉你后来我怎么办呢？

霍拉旭 请您告诉我。

哈姆雷特 在这样重重诡计的包围之中，我的脑筋不等我定下心来思索，就开始活动起来了，我坐下来另外写了一通官样文章的国书。从前我曾经抱着跟我们那些政治家们同样的意见，认为文章写得好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总是想竭力忘记这一种学问，但是现在它却对我有了大大的用处。你知道我写些什么话吗？

霍拉旭 嗯，殿下。

哈姆雷特 我用王上的名义，向英王提出恳切的要求，因为英国是他忠心藩属，因为两国之间的友谊，必须让它像棕榈树一样发荣繁茂，因为和平的女神必须永远戴着她的荣冠，沟通彼此的情感，以及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重要理由，请他在读完这一封信以后，不要有任何的迟延，立刻把那两个传书的来使处死，不让他们有从容忏悔的时间。

霍拉旭 但是国书上没有盖印，那怎么办呢？

哈姆雷特 啊，就在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一切都是上天预先注定。我的衣袋里恰巧藏着我父亲的私印，它跟丹麦的国玺是一个式样的，我把伪造的国书照着原来的样子摺好，签上名字，盖上印玺，把它小心封好，归还原处，一点没有露出破绽。第二天就遇见了海盗，那以后的情形，你早已知道了。

霍拉旭 这样说来，基腾史登和罗森克兰兹是去送死的了。

哈姆雷特 哎，朋友，他们本来是自己钻求这件差使的，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良心上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是他们自己的阿谀献媚断送了他们的生命。两个强敌猛烈争斗的时候，不自量力的微弱之辈，却去插身在他们的中间，这样的事情是最危险不过的。

霍拉旭 嘿，这是一个什么王上！

哈姆雷特 你想，我是不是应该——他杀死了我的父王，奸污了我的母亲，篡夺了我的嗣位的权利，用这种诡计谋害我的生命，凭良心说我是不是应该亲手向他复仇雪恨？上天会不会嘉许我替世上剪除这一个戕害天性的蠹贼，不让他继续为非作恶？

霍拉旭 他不久就会从英国得到消息，知道这一回事情产生了怎样的结果。

哈姆雷特 时间虽然很短促，但是我已经抓住眼前这一刻功夫，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说一个“一”字的一刹那之间了结。可是我很后悔，好霍拉旭，不该在勒替斯之前失去了自制，因为他所遭遇的惨痛，正是我自己的怨愤的影子。我要取得他的好感。但是他倘不是那样夸大他的哀伤，我也决不会动起那么大的火性来的。

霍拉旭 不要做声！谁来了？

奥斯力克上。

奥斯力克 殿下，欢迎您回到丹麦来！

哈姆雷特 谢谢您，先生。（向霍拉旭旁白）你认识这只水苍蝇吗？

霍拉旭 （向哈姆雷特旁白）那是你的运气，因为认识他是一件丢脸的事。他有许多肥田美壤，若是一头畜生做了万兽之王，它也会在御座之前低头吃草。他是个满身泥土气的伧夫。

奥斯力克 殿下，您若是有空的话，我奉陛下之命，要来告诉您一件事情。

哈姆雷特 先生，我愿意恭聆大教。您的帽子是应该戴在头上的，您还是戴上去吧。

奥斯力克 谢谢殿下，天气真热。

哈姆雷特 不，相信我，天冷得很，在刮北风哩。

奥斯力克 真的有点儿冷，殿下。

哈姆雷特 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体质，我觉得这一种天气却是闷热得厉害。

奥斯力克 对了，殿下，真是说不出的闷热。但是，殿下，陛下叫我来通知您一声，他已经为您下了一个很大的赌注了。殿下，事情是这样的，——

哈姆雷特 请您不要忘记了您的帽子。

奥斯力克 不，殿下，我还是这样舒服些，真的。殿下，勒替斯新近到我们的宫廷里来，相信我，他是一位完善的绅士，充满着最卓越的特点，他的态度非常温雅，他的谈吐又显得非常渊博，说一句发自内心的话，他是上流社会的南针，因为在他身上可以找到一个绅士所应有的品质。

哈姆雷特 先生，他对于您这一番描写，的确可以当之无愧，虽然我知道，若是把他的好处一件一件列举出来，不但我们的记忆将要因此而淆乱，交不出一篇正确的账目来，而且他这一艘满帆的快船，也决不是我们失舵之舟所能追及，但是，凭着真诚的赞美而言，我认为他是一个才德优异的人，他的高超的禀赋是那样希有而罕见，说一句真心的话，除了在他的镜子里以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跟他同样的人，纷纷追踪求迹之辈，不过是他的影子而已。

奥斯力克 殿下把他说得一点不错。

哈姆雷特 您的用意呢？为什么我们要用尘俗的呼吸，噓在这位绅士的身上呢？

奥斯力克 殿下？

霍拉旭 就是您自己所用的语言，到了别人嘴里，您就听不懂了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哈姆雷特 您向我提起这位绅士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奥斯力克 勒替斯吗？

霍拉旭 他的嘴里已经变得空空洞洞，因为他的那些好听的话都说完了。

哈姆雷特 正是勒替斯。

奥斯力克 我知道您不是不知道——

哈姆雷特 您既然知道，那就很好，虽然即使您不知道对我也没有什么不好。好，您怎么说？

奥斯力克 您不是不知道勒替斯有些什么特长，——

哈姆雷特 那我可不敢说，因为大概人家会疑心我有意跟他比并高下，但是要知道一个人的底细，应该先知道他自己。

奥斯力克 殿下，我的意思是说他的武艺，人家都称赞他的本领一时无两。

哈姆雷特 他会使些什么兵器？

奥斯力克 长剑和短刀。

哈姆雷特 他会使这两种兵器吗？很好。

奥斯力克 殿下，国王已经用六匹巴巴里的骏马跟他打赌，在他的一方面，照我所知道的，是六柄法国的宝剑和好刀，连同一切鞘带之类的附件，其中有三柄的革绶尤其珍奇可爱，跟剑柄配得非常合式，式样非常精致，花纹非常富丽。

哈姆雷特 您所说的革绶是什么东西？

霍拉旭 我知道您要听懂他的话，非得翻查一下注解不可。

奥斯力克 殿下，革绶就是剑柄上的皮带。

哈姆雷特 好，说下去，六匹巴巴里骏马对六柄法国宝剑，附件在内，外加三条花纹富丽的革绶。为什么两方面要下这样的赌注呢？

奥斯力克 殿下，国王跟他打赌，若是你们两人交起手来，在十二个回合之中，他至多不过有三个回合占到您的上风，殿下

若是答应的话，立刻就可以试一试。

哈姆雷特 若是我不答应呢？

奥斯力克 殿下，我的意思是说，国王要请您去跟他当面比个高低。

哈姆雷特 先生，我还要在这儿厅堂里散散步。您去回陛下说，现在是我一天之中休息的时间。叫他们把比赛用的钝剑预备好了，若是这位绅士愿意，国王也不改变他的意见的话，我愿意尽力为他搏取一次胜利，万一不幸失败，那我也不过丢了一次脸，给他多剁了两下。

奥斯力克 我就是照这样去回话吗？

哈姆雷特 您就照这个意思去说，随便您再加上一些什么花言巧语都行。

奥斯力克 那么，殿下，我告辞了。

哈姆雷特 再见，再见。（奥斯力克下）

霍拉旭 这一只小鸭子顶着壳儿逃走了。

哈姆雷特 他在母亲怀抱里的时候，也要先把他的母亲的奶头恭维几句然后吮吸。像他这一类靠着一些繁文褥礼撑撑场面的家伙，正是愚妄的世人所醉心的，他们的浅薄的牙慧使傻瓜和聪明人同样受他们的欺骗，但是一经试验，他们的水泡就爆破了。

一贵族上。

贵族 殿下，陛下刚才叫奥斯力克来向您传话，知道您在这儿厅上等候他的旨意，他叫我再来问您一声，您是不是仍旧愿意跟勒替斯比剑，还是慢慢再说。

哈姆雷特 我没有改变我的初心，一切服从国王的旨意。现在也好，无论什么时候都好，只要他方便，我总是随时预备着，除非我丧失了现在所有的力气。

贵族 国王，娘娘，跟其他的人都要到这儿来了。

哈姆雷特 他们来得正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贵族 娘娘请您在开始比赛以前，对勒替斯客气点儿。

哈姆雷特 我愿意服从她的教诲。（贵族下）

霍拉旭 殿下，您在这一回打赌中间。多半要失败的。

哈姆雷特 我想我不会失败。自从他到法国去以后，我练习得很勤，我一定可以把它打败。但是你不知道我的心里是多么不舒服，那也不用说了。

霍拉旭 啊，我的好殿下，——

哈姆雷特 那不过是一种傻气的心理，但是一个女人大概会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疑虑而惶惑。

霍拉旭 若是您心里不愿意做一件事，那么就不要做吧。我可以去通知他们不用到这儿来，说您现在不能比赛。

哈姆雷特 不，我们不要害怕什么预兆，一只雀子的死生，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注定在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了，随时准备着就是了。一个人既然不知道他会留下些什么，那么早早脱身而去，不是更好吗？随它去。

王上，王后，勒替斯，众贵族，奥斯力克及侍从等持钝剑等上。

王上 来，哈姆雷特，来，让我替你们两人和解和解。（牵勒替斯、哈姆雷特二人手使相握）

哈姆雷特 原谅我，勒替斯，我得罪了你，但是你是个堂堂男子，请你原谅我吧。这儿在场的众人都知道，你也一定听见人家说起，我是怎样被疯狂害苦了。凡是我的所作所为，足以伤害你的感情的荣誉，激起你的愤怒来的，我现在声明都是我的疯狂中犯下的过失。难道哈姆雷特会做对不起勒替斯的事吗？哈姆雷特决不会做这种事。若是哈姆雷特在丧失他自己的心神的时候，做了对不起勒替斯的事，那样的事不是哈姆雷特做的，哈姆雷特不能承认。那么是谁做的呢？是他的疯狂。既然是这样，那么哈

姆雷特也是属于受害的一方，他的疯狂是可怜的哈姆雷特的敌人。当着在座众人之前，我承认我在无心中射出的箭，误伤了我的兄弟，我现在要向他请求大度包涵，宽恕我的不是出于故意的罪恶。

勒替斯 我的气愤虽然已经平息，但是几句道歉的话，却不能使我放弃我的复仇的誓愿，除非有什么为众人所敬仰的长者，告诉我可以跟你捐除宿怨，指出这样的事是有前例可援的，不至于损害我的名誉，那时我才可以跟你言归于好。但是现在我愿意消除一切的猜疑，诚心接受你的友好的表示。

哈姆雷特 我绝对信任你的诚意，愿意奉陪你举行这一次友谊的比赛。把钝剑给我们。来。

勒替斯 来，给我一柄。

哈姆雷特 勒替斯，我的剑术荒疏已久，不是你的对手，正像最黑暗的夜里一颗吐耀的明星一般，彼此相形之下，一定更显得你的本领的高强。

勒替斯 殿下不要取笑。

哈姆雷特 不，我可以举手起誓，这不是取笑。

王上 奥斯力克，把钝剑分给他们。哈姆雷特侄儿，你知道我们怎样打赌吗？

哈姆雷特 我知道，陛下，您把赌注下在实力较弱的一方了。

王上 我想我的判断不会有错。你们两人的技术我都领教过，现在我们不过要看看他比从前进步得怎么样。

勒替斯 这一柄太重了，换一柄给我。

哈姆雷特 这一柄我很满意。这些钝剑都是同样长短的吗？

奥斯力克 是，殿下。（二人预备比赛）

王上 替我在那桌子上斟下几杯酒。若是哈姆雷特击中了第一剑或是第二剑，或是在第三次交锋的时候争得上风，让所有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碉堡上一齐鸣起炮来，王上将要饮酒慰劳哈姆雷特，他还要拿一颗比丹麦四代王上戴在王冠上的更贵重的珍珠丢在酒杯里。把杯子给我，鼓声一起，喇叭就接着吹响了，通知外面的炮手，让炮声震彻天地，报告这一个消息：“现在王上为哈姆雷特祝饮了！”来，开始比赛吧，你们在场裁判的都要留心看着。

哈姆雷特 请了。

勒替斯 请了，殿下。（二人比赛）

哈姆雷特 一剑。

勒替斯 不，没有击中。

哈姆雷特 请裁判员公断。

奥斯力克 中了，很明显的一剑。

勒替斯 好，再来。

王上 且慢，拿酒来。哈姆雷特，这一颗珍珠是你的，祝你健康！把这一杯酒给他。（喇叭齐奏，内鸣炮）

哈姆雷特 让我先赛完这一局，暂时把它放在一旁，来。（二人比赛）又是一剑，你怎么说？

勒替斯 我承认给你碰着了。

王上 我们的孩子一定会胜利。

王后 他身体太胖，有些喘不过气来。来，哈姆雷特，把我的手巾拿去，揩干你额上的汗。王后为你饮下这一杯酒，祝你的胜利了，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 好妈妈，不要喝。

王后 我要喝的，陛下，请您原谅我。

王上 （旁白）这一杯酒里有毒，太迟了！

哈姆雷特 母亲，我现在还不敢喝酒，等一等再喝吧。

王后 来，让我擦干你的脸。

勒替斯 陛下，现在我一定要击中他了。

王上 我怕你击不中他。

勒替斯 （旁白）但是我的良心却不赞成我干这件事。

哈姆雷特 来，再受我一剑，勒替斯。你怎么一点不起劲？请你使出你全身本领来吧，我怕你在开我的玩笑哩。

勒替斯 你这样说吗？来。（二人比赛）

奥斯力克 两边都没有中。

勒替斯 受我一剑！（勒替斯剑刺伤哈姆雷特，二人在争夺中彼此手中之剑各为对方夺去，哈姆雷特以夺来之剑刺勒替斯，勒替斯亦受伤）

王上 分开他们！他们动起火来了。

哈姆雷特 来，再试一下。（后倒地）

奥斯力克 哎哟，瞧王后怎么啦！

霍拉旭 他们两人都在流血，您怎么啦，殿下？

奥斯力克 您怎么啦？勒替斯？

勒替斯 唉，奥斯力克，正像一只自投罗网的山鹬，我用诡计害人，反倒害了自己，这也是我应得的报应。

哈姆雷特 王后怎么啦？

王上 她看见他们流血，昏过去了。

王后 不，不，那杯酒，——啊，我的亲爱的哈姆雷特！那杯酒，那杯酒，我中毒了。（死）

哈姆雷特 啊，奸恶的阴谋！喂！把门锁上了！阴谋！查出来是哪一个人干的。（勒替斯倒地）

勒替斯 凶手就在这儿，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你已经不能活命了，世上没有一种药可以救治你，不到半小时，你就要死去。那杀人的凶器就在你的手里，它的锋利的刃上还涂着毒药。这奸恶的诡计已经回转来害了我自己，瞧！我躺在这儿，再也不会站起来了。你的母亲也中了毒。我说不下去了。王上，——王上，——都是他一个人的罪恶。

哈姆雷特 锋利的刃上还涂着毒药！——好，毒药，发挥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力量吧！（刺王）。

众人 反了！反了！

王上 啊！帮帮我，朋友们，我不过受了点伤。

哈姆雷特 好，你这败坏伦常，嗜杀贪淫，万恶不赦的丹麦奸王！喝干了这杯毒药，——你那颗珍珠是在这儿吗？——跟我的母亲一道去吧！（王上死）

勒替斯 他死得应该，这毒药是他亲手调下的。高贵的哈姆雷特，让我们互相宽恕，我不怪你杀死我和我的父亲，你也不要怪我杀死你！（死）

哈姆雷特 愿上天宽赦你的错误！我也跟着你来了。我死了，霍拉旭。不幸的王后，别了！你们这些看见这一幕意外的惨变而战栗失色的无言的观众，倘不是因为死神的拘捕不给人片刻的停留，啊！我可以告诉你们——但是随它去吧。霍拉旭，我死了，你还活在世上，请你把我的行事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解除他们的疑惑。

霍拉旭 不，我虽然是个丹麦人，但是在精神上我却更是个古代的罗马人，这儿还留剩着一些毒药。

哈姆雷特 你是个汉子，把那杯子给我，放手，凭着上天起誓，你必须把它给我。啊，上帝！霍拉旭，我一死之后，若是世人不清楚这一切事情的真相，我的名誉将要永远蒙着怎样的损伤！你倘然爱我，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上的幸福，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述我的故事吧。（内军队自远处行进及鸣炮声）这是哪儿来的战场上的声音？

奥斯力克 年轻的福丁勃拉斯从波兰奏凯班师，这是他对英国来的钦使所发的礼炮。

哈姆雷特 啊！我死了，霍拉旭，猛烈的毒药已经克服了我的精神，我不能活着听见英国来的消息。但是我可以预言福丁勃拉斯将被推戴为王，他已经得到我这临死之人的同意，你可以把

这儿所发生的一切事实告诉他，此外仅余沉默而已。（死）

霍拉旭 一颗尊贵的心现在碎裂了！晚安，亲爱的王子，愿成群的天使们用歌唱抚慰你安息！——为什么鼓声越来越近了？（内军队行进声）

福丁勃拉斯，英国使臣及余人等上。

福丁勃拉斯 这一场比赛在什么地方举行？

霍拉旭 你们要看些什么？若是你们想知道一些惊人的惨事，那么不用再到别处去找了。

福丁勃拉斯 好一场惊心动魄的屠杀！啊，骄傲的死神！你用这样残忍的手腕，一下子杀死了这许多王裔贵胄，在你的永久的幽窟里，将要有一席多么丰美的盛筵！

甲使 这一景像大惨了。我们从英国奉命来此，本来是要回复这儿的国王，告诉他我们已经遵从他的命令，把罗森克兰兹和基腾史登两人处死，不幸我们来迟了一步，那应该听我们说话的耳朵已经没有知觉了，我们还希望从谁的嘴里得到一声感谢呢？

霍拉旭 即使他能够向你们开口说话，他也不会感谢你们，他从来不会命令你们把他们处死。但是既然你们都来得这样凑巧，有的刚从波兰回来，有的刚从英国到来，恰好看见这一幕流血的惨剧，那么请你们叫人把这几个尸体抬起来放在高台上面，让大家可以看见，让我向那懵无所知的世人报告这些事情的发生经过，你们可以听到奸淫残杀，反常背理的行为，冥冥中的判决，意外的屠戮，借手杀人的计谋，以及陷人自害的结局：这一切我都可以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

福丁勃拉斯 让我们赶快听你说，所有最高贵的人，都叫他们一起来吧。我在这一个国内本来也有继承王位的权利，现在国中无主，正是我要求这一个权利的机会，但是我虽然预备接受我的幸运，我的心里却充满了哀伤。

霍拉旭 关于那一点，我受死者的嘱托，也有一句话要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的意见是可以影响许多人的，但是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候，让我还是先把这一切解释清楚了，免得引起更多的不幸，阴谋和错误来。

福丁勃拉斯 让四个将士把哈姆雷特像一个军人似的抬到台上，因为若是他能够践登王位，一定会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的，为表示对他的悲悼，我们要用军乐和战地的仪式，向他致敬。把这些尸体一起抬起来。这一种情形在战场上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宫廷之内，却是非常的变故。去，叫兵士放起炮来。（奏丧礼进行曲，众舁尸同下，鸣炮）